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天马霜衣

(下)



## 第二十一章

林寒青出得烈妇冢，两三里处，只见两个手执奇形长刀的大汉，围住了一个手执软鞭的矮子恶斗，那矮子在两个大汉双刀急攻下，已无还手之力，形势危险异常。

那矮子一面挥舞软鞭，力拒双刀的猛攻，一面不住的高声呼叫，道：“两位可是疯了么？怎的连兄弟都认不出来了？”

林寒青仔细看去，果然发现那两个手执奇形长刀的大汉，双目圆睁，神情十分痴呆，似是中了什么迷药。

那两个大汉身法并不十分灵活，但两人的联手攻势，却是紧密异常，双方攻拒间，配合得天衣无缝，而且力大势猛。那矮子被圈入一片刀光中，脱身无望。

林寒青估计形势，不出十合，那矮子定要伤在两个大汉手中，心中暗暗忖道：“这两个大汉神情有些不对，听那矮子呼叫声，分明和这两人是极熟悉之人，我既然遇上此事，岂能不管？”

心念一转，陡然欺身而进，挥手一掌，向那大汉手上长刀拂去。

随手一股潜力，逼住那大汉的刀势，正待伸手去夺下他手中兵刃，却不料斜里一刀，直斩过来，劈向手腕。

原来这两个大汉，合搏之术十分紧密，彼此间互有救应，林寒青出手逼住了一个大汉的刀势，另一个大双手中的兵刃，却极为自然的侧拢来救。

林寒青一沉腕，避开刀势，飞起一脚踢了过去。

那大汉一侧让开，挥刀斩来。

林寒青出手几招，虽未夺得两人兵刃，但却把两人结合紧密的刀光冲破，那矮子却借势收了软鞭，退出圈子。

矮子一退出，两个大汉手中的奇形长刀，立时全力攻向林寒青，这两人刀法不弱，尤以联手合搏之术，更见佳妙，林寒青出手时不愿施展毒手伤人，竟然被两人抢尽先机，一时间刀光如雪，幻起一片刀网，把林寒青圈在刀光中。

那矮子脱困后倒提软鞭，站在两三尺外，运气调息，看着三人搏斗，竟然不肯出手相助。

两个大汉，一轮急攻过后，林寒青突然展开反击，一连三招急攻，扳回劣势，抢了先机。

他已领教这两个大汉的高强刀法，那里还敢大意？指点掌劈，绝招频出。

那两大汉久载身疲，如何还能挡得林寒青凌厉的迫攻？片刻工夫，两人尽为林寒青点中穴道，倒摔在地上。

林寒青点倒两人后，回头望了那矮子一眼，只听一阵急急的喘息声，传了过来，那矮子似是疲累仍未恢复。

林寒青冷哼一声，道：“阁下不用装了。”

那矮子脸一红，道：“兄弟有何见教？”

原来那矮子早调息复元，但他老奸巨滑，却不肯出手相助，眼见林寒青点倒了两个大汉，回目望来，生恐林寒青出言相责，故作喘息，希望蒙混

过去，让林寒青误认他体能未复，无法出手相助。

林寒青目光何等锐利，早已看出他体能恢复，心中暗骂矮子狡诈，忖道：“早知你是此等之人，那就不用出手救你了。”

他究竟是年轻之人，心机不够深沉，忍不住出言点破。

那矮子虽然奸滑，但彼此亲不相识，别人出手相助，解了生死之难，听人叫破，不禁脸上一红，但他究是老走江湖之人，赶忙搬转话题。

林寒青冷冷说道：“这两人可是你的朋友么？”

矮子陪笑道：“兄弟叫地鼠仇速，这两位乃黔北七煞中的老六老七，和兄弟相交甚久了。”

林寒青暗道：“不如徐州发生了何等重大之事，竟有这多武林人物赶来此地？”口中却冷冷的还问道：“既是多年好友，何以会这般拼起命来？”

仇速自被林寒青叫破伪装调息之后，不敢再谎言相欺，当下接道：“他们两位中了邪术，受那妖女之命，竟然不认多年故友，苦苦追杀于我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只怕是中了迷药，世上那有邪术一事？”

仇速摇头说道：“在下亲眼看到，两位和那妖女目光触望一阵，立时神志昏乱，对我出手，岂不是中了邪术么？”

林寒青心中一动，道：“那妖女现在何处？”

仇速道：“就在那烈妇冢旁一座石室之中。”

林寒青暗道：这一定是说那白衣女了，想到她犀利的言词，句句震动人的心弦！确是有着未卜先知之能，不由得心中信了几成，口中却应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仇速已看出林寒青武功虽高，却不是久走江湖之人，当下吹了起来，道：“兄弟看那妖女施用之术，颇似摄魂大法，此术源起于西藏密宗，传入中原，但会者却是不多，如是此术，兄弟就有被解它的办法了。”

林寒青亦听恩师说过，武林有一种摄魂大法，一则此术会为人不多，江湖上极少遇见，会此奇功之人，恩师只不过约略提过，并未深论，听那仇速说的头头是道，忍不住问道：“那要如何破法？”

仇速忖道：“两人穴道被点之后，不知神智是否已复？”口中却应道：“此术迹近诡奇，学它不得。”

林寒青看他卖关子，心中好奇更炽，忍不住说道：“在下只不过随便问问罢了。”

仇速目光一掠两个在地上的大汉，道：“你把他们两位穴道解开，看他们是否神智已复？”

原来仇速眼看林寒青点穴独成一路手法，害怕拍不活两人穴道，放满出言相激，要他自己出手。

林寒青双掌连挥，解开了两个大汉被点的穴道。

仇速生恐林寒青再行追问，赶忙搬转话题，道：“郎兄，常兄，两位可好些了？”

两个大汉睁开四目，四外打量了一阵，拱手对仇速道：“仇兄，那位姑娘呢？”

仇速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贵兄弟双刀联手，逼的兄弟险象环生，兄弟能够未伤在两位刀下，那已是万分侥幸的了。”

这两个大汉。似是对刚才的事，毫无记袁，相互望了一眼，左边一人说道：“有这等事么？在下实在是不知，仇兄这一提起，倒使兄弟想起了拔

刀出手的事来……”两人都凝目而思，似是极力在回忆一件事情。

林寒青春两人神情，心中再无怀疑，暗道：看来这矮子不似说的谎言，世上既有此术，学会了破解之法，日后万一遇上，也可用以自卫，当下追问道：“喂！你说那摄魂大法，如何一个破解之法？”

仇速眼看两人神智恢复，胆气大壮，随口说道：“这个么？岂可随便传人？”

林寒青脸色一变，正待发作，忽然心念一转，暗道：“别人的密技，岂可强人说出。”当下不再追问，放腿而去。

他担心韩士公为自己失踪之事发急，一路急奔，赶回了群英楼。

韩士公正急的像热锅蚂蚁，一见林寒青转了回来，才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兄弟，你可把老哥子我急死啦！你到那里去了？”

林寒青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兄弟通上了一场麻烦，耽误了不少时间，韩兄可见过那铁旗金环秦飞虎了么？”

他不愿说出相救那白衣女的事情，但又不善谎言，只有轻轻带过。

韩士公神情庄严的点点头，道：“见过了。”

林寒青急急道：“可打听出来我那于兄弟的下落么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线索倒是有一点，只是不够详尽，秦总镖头已派人追去了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兄弟，眼下徐州群雄毕集，各大门派都有高手到此，据那秦总镖头相告，五毒宫、玄皇教，都已有人赶来，连那轻易不入江湖的参仙庞天化，也已亲身赶来，估算行程，今晚可到，此刻的徐州城，真可算龙盘虎踞，杀机弥漫，这群英楼更是各路豪雄们，斗智斗力的前哨，混乱异常，承那秦总镖头相邀，要咱迁入神武镖局去暂住几日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兄弟和那秦总镖头不相识，迁入神武镖局，岂不冒昧一些么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那秦飞虎和我相交多年，为人十分豪爽，何况查寻你师弟下落，还得仗凭其人之力，先行认识，办事也方便一些。”

林寒青暗暗想道：这话倒是不错。当下说道：“韩兄既然觉着可行，兄弟敢不从命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咱们这就动身。”

两人出了跨院，但见人如穿梭，个个都是武林中人，大都似是刚刚赶到，马嘶人语，杂乱异常。

林寒青紧随在韩士公的身后而行，将出店门的当地，突然被人撞了一下。

他这些日子中，江湖经验大增，心有警觉，回头望去。

只见一个身着儒衫，头戴方巾，手执折扇的人，一摇三摆的向前走去。

伸手一摸，那参商剑仍然放在怀中，全身既无不适之感，亦未丢什么重要之物，也就不放在心上。

神武镖局，矗立徐州西大街上，重门广院，比起那群英楼，尤有过之。

韩士公进得大门，铁旗金环秦飞虎已得通报，亲自迎了出来。

此人久走江湖，礼数周到，不容韩士公引见，已抱拳说道：“这位想是林兄了？”

林寒青急急还了一礼，道：“在下林寒青。”仔细看去，只见那秦飞虎，身躯高大，紫面浓眉，生像十分魁梧，双目中神光湛湛，威猛中不失情干。

韩士公道：“到此打扰秦兄……”

秦飞虎接道：“什么话，韩兄还要和兄弟见外不成，后厅中已摆好酒菜，兄弟已候驾甚久了！”侧身相让，韩士公也不再客气，当先大步而行。

敞开的后厅中，果然已摆好酒菜，一高一矮两个劲装汉子，早已在厅中相候。

秦飞虎指着两人道：“这两位是兄弟局子里最得力的助手，铁刀童山，铁腿陈进。”

韩士公一抱拳道：“久仰，两位师父大名。”

童山、陈进急急还礼，道：“咱们久闻瘦猴王大名，今日有幸一会。”

秦飞虎道：“几位不用客套，咱们先入席再谈。”牵着韩士公、林寒青，让人上座，秦飞虎自坐主位，童山、陈进打横直陪。

韩士公端起酒杯，道：“兄弟惜花献佛，先敬诸位一杯。”

林寒青暗道：“这些人豪放善饮，我不能扫了人家酒兴。”举杯就唇，还未喝下，忽见快刀童山眉头一皱，脸色大变，手中酒杯，当的一声，跌落在地上。

秦飞虎道：“童师父可是身体不适么？”

童山定了定神，道：“这位林兄？”伸手指着林寒青左腕，却是接不下去。

秦飞虎顺着他手指望去，惊震尤过重山，手中酒杯，竟也跌落在地上。

林寒青暗暗奇怪，忖道：“这两人不知是什么毛病？”抬起在腕一看，只见左面袖口上，插了一朵小小的白梅花，当下伸手拔了出来。

秦飞虎赖然坐了下去，脸色铁青，一语不发。

林寒青手托白梅花，心中念头电转，暗道：“他们这等惊愕，定然为了这朵白梅花了。”

只见那白梅花，雕工精致，托在掌中，十分轻巧，不知用何物打成。

韩士公经验虽然广博，但也是看不出这白梅花的来历，望了林寒青一眼，道：“兄弟，这朵白梅花，从哪里来的？”

林寒青摇摇头道：“不知道！”忽然想起离开那群英楼时，被人撞了一下，接道：“咱们离开那群英楼时，兄弟在店门口被人撞了一下，也许就在那时候，被人在袖口上插下这一朵梅花。”

韩士公拱手对秦飞虎道：“秦兄，这白梅花是何用意？”

秦飞虎叹道：“韩兄当真不知道么？”

韩士公被绿绫在那桃花居中，囚禁了数年之久，对江湖上新近之事，目无所闻，当下说道：“兄弟自是不知，难道还要故问不成？”

秦飞虎突然抓过酒壶，仰起脸来，一口气，把一壶陈年的佳酿，喝个点滴不存，才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白梅花，雕工精巧，雅致异常，但却是死亡的标识，这白梅花出现的地方，决不留一个活口……”

林寒青剑眉耸扬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秦飞虎惜那壶老酒，壮了不少胆子，道：“兄弟目睹这两件惨事，都是和这朵白梅花有关，有次还是和童师父走在一起。”

快刀童山道：“不……错……这……回事……兄弟是一辈子……也……忘不……了，”

他牙齿打颤，这几句话，说的结结巴巴，困苦无比。

林寒青道：“两位可否见告详情？”快刀童山摇着头，抢先说道：“我

瞧是不用说了，不怕林兄见外，你也该去准备一下后事了……”

他颤抖的目光，缓缓由秦飞虎的脸上扫过，道：“咱们是都该有……挖目之罪……”

秦飞虎黯然点头，道：“自挖双目，可免惨死……”童山突然一探手，从腰间摸出了一把锋利的匕首，直向右腕刺去。

林寒青身子一探，右手疾出，扣住了童山的脉脉，一翻掌，夺下匕首。

韩士公一掌拍在桌子上，冷冷说道：“咱们江湖上混，终日里在刀下求生，先死何足畏，杀了头也不过是碗大个疤，两位吓得这等模样，那是赶快收山的好，不用开这缥……”

林寒青接道：“那人把这朵白梅花，插在兄弟的袖口之上，自然是找上了我，这和贵局何干？两位……”

他本想说两位这等害怕，不知何意，但话未出口，那快刀童山道：“因为兄弟看到了这白梅花，见者挖目，触者断手，妄谈者拔舌，妄听者刺聋双耳。”

林寒青冷冷接道：“这是什么人立的规矩？”

童山道：“那白梅花的主人？”

林寒青应声说道：“谁这是白梅花的主人。”

快刀童山，口齿启动，却是不敢说出声来，从他神色之间看出，显是心中十分忧急。

林寒青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想是你怕那拔舌之苦，不说也就算了。”

童山果然闭上双目不言。

韩士公突然说道：“兄弟，你可看到那撞你的人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是一位身着德衫，手摇折扇的书生人物。”

秦飞虎讨然失声道：“是位书生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是啊！不对么？”

秦飞虎闭口不再答话。

林寒青眼看场面尴尬至极，回头对韩士公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韩士公想到这段时日里，遇上的故友、知友，个个都已非昔年的面目，太平堡的连环梭钱大同，把自己诱人罗网，差一点连林寒青也连累被害，这铁旗金环秦飞虎，盛名卓著，神武镖局，号称当今第一大镖局，行镖遍及大江南北，秦飞虎独创神武镖局，以一双铁旗，和十二金杯称雄武林数十年，交游之广，认人之多，一时无两，想不到竟然对一朵小小的白梅花，畏如蛇蝎，愈想心中愈火，忍不住拂袖而起，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堂堂的神武镖局总镖头，竟然是这样贪生怕事这辈，算我韩某人瞎眼，认人不清，咱们数十年的交往之情，也就从此一刀两断，今后各不相干。”袍袖一挑，一阵乒乒乱声，席上的酒杯、酒壶，落了一地。

此老性格，一言不合，竟然是要拂袖绝交而去。

林寒青看的有些过意不去，低声说道：“韩兄，这又何苦呢？也许秦总镖头，确有难言的苦衷。”

韩士公冷哼一声，一把拉住了林寒青，道：“兄弟咱们走！我不信，这样大的徐州府，除了这神武镖局之外，就没有咱们兄弟的安身之处。”

只见秦飞虎脸色连变，突然站了起来，双手向腹中一探，左手摸出了一把手叉子，右手却摸出了五枚金环，托在手掌之上，说道：“韩兄留步。”

韩士公回头望了秦飞虎一眼，看他脸上默然的神色，忽生不忍之感，

忖道：我这当面叱责于他，不留余地，实是过分了一些，当下微一抱拳，道：“秦兄有何见教，只管清说，咱们多年兄弟，只要我力能所及，自当为秦兄代劳。”忽觉此言太过冒昧，当下住口不已。

秦飞虎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韩见不用自咎，其实你骂的很对，大不了一个死字……”

忽听快刀童山，大叫一声：“白梅花！”

林寒青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在那里……”目光转处，果见那筵席之上，端端正正的摆着一朵白梅花。

这朵梅花，来的无声无息，室中这多高手，竟然不知那白梅花何时出现在筵席之上。

秦飞虎站起的身子噗通又坐了下去。

那快刀童山更是全身瘫软，摇摇欲倒。

铁腿陈进突然伸出右手，扶住了童山的身躯，低声说道：“童兄，镇静些，人不了一个死字，世之难道有比死还可怕的么？”

快刀童山大大的喘两口气，重重的咳了一声，道：“陈兄说的是，大不了一个死……”

话还未完，突听一阵阴森的冷等，传了过来，这声音从远处传来，但听却如在耳边响起一般。

林寒青心头微微一震，暗道：这人竟能凭仗他精湛的内功，施展“千里传喜”之术，把一声冷笑传入室，武功之高，的确是不可轻视。

快刀童山刚刚稍复镇静的神情，突然又变的迷乱起来，挣脱了陈进的右手，放腿向厅外奔去。

林寒青左臂一伸，挡住了童山的去路，喝道：“童兄要到那里去？”

快刀童山，面目惨白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叫道：“快放开我。”右拳一幌，直对林寒青捣了过去。

林寒青健腕疾翻，一招“金丝缠腕”，扣住了童山右腕脉穴，随手一指，点了他的穴道，目注秦飞虎朗朗说道：“秦兄请恕在下失礼。”放开脚步，直向厅外行去。

这时，夜幕已垂，星辰微观，厅外一片寂然，不见半点可疑的事物。

韩士公大步追了出来，道：“兄弟，看到了人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没有，他用千里传音之术，把那声冷笑，送入厅中，感人耳目，武功虽是惊人，但用心却是诡诈。”

忽听秦飞虎大叫道：“秦某无知，多有开罪，愿按先生立下的规法自处，先挖双目，再断腕拔青。”

林寒青心头大骇，翻身一跃，重入大厅，只见秦飞虎靠在一张木椅，双手抱拳，面如死灰，正在向人求饶。

转目望去，只见一个身着黑衣的人，面壁肃立在大厅一角，袖口长垂及地，不言不动。

那大厅角边，光线暗淡，如不留心，很难看得出来。

林寒青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阁下能把一声冷笑，施用‘千里传音’之法，送入这大厅之中，足见武功高明。”

那黑衣人生似未曾听得两人之言，仍是静静的站着不动。

秦飞虎突然举步行来，身躯晃动，步后不稳，显是惊骇过甚，全身都已没了气力。

林寒青暗暗叹息一声，忖道：“这白梅花主人，不知是何许人物，竟然能使这秦飞虎震骇如此？”

那秦飞虎越过林寒青三步后，双腿一软，噗通一声，跌坐在地上，说道：“在下冒犯大驾，那是罪该万死，挖目、拔舌，皆是咎由自取，但望能恕在下家小之罪，免予追究，秦飞虎纵然是死在九泉之下，那也是感激不尽！”

林寒青突然大行两步，一把抱起秦飞虎，冷然接道：“阁下可就是那白梅花的主人么？”

那黑衣人仍然不言语。

林寒青怒道：“你装聋作哑，那可不要怪在下得罪了。”扬手一掌，劈了过去。

秦飞虎大为震惊，欲待出手拦阻，却已不及。

林寒青心想：这一掌遥击，掌风极是强猛，那人如不闪避，定将回手封架，那知掌力将要近身之际，那人仍然站在原地不动，有如不知身后有人施袭一般。掌近身侧，林寒青心中忽然一动，觉着这等身后施袭，有欠光明，当下一吸真气，发出的掌力，又陡然收了回来。

只听一个冷漠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敝主人有一件事，想烦清泰总镖头代办！”

敢情这来人并非那白梅花的主人？

秦飞虎听出来人并非那白梅花的主人，不禁胆子一壮，道：“不知何事？只要我秦某力能所及，无不遵命。”

林寒青本想逼那人转过身来，瞧瞧他面貌，但听秦飞虎已和来人接上了话，只好忍了下去。

但闻那黑衣人道：“这次敝主人传下梅花令喻，召请天下武林高人。集会徐州，了却一桩昔年许下的心愿，烦请秦总镖头代为准备上等酒席五十桌，款待天下英雄！”

秦飞虎道：“区区小事，敢不效劳，只不知几时应用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时间充分得很，三日后正午时分，请把五十桌上等酒席摆在烈妇冢。”

秦飞虎道：“秦某记下了，请上覆资主人，就说秦某得效微劳，极感荣幸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不可太早送去，亦不可延误了时刻。”

秦飞虎道：“秦某遵命，决不致有误贵主人的吩咐！”

黑衣人道：“敝主人的做事行经，未得允可前，不得安谈一句，你是知道的了？”

秦飞虎道：“这个秦某当牢记心中！”

黑衣人道：“好！别误了三日后酒席时刻，我要告辞了。”

秦飞虎道：“秦某人恭送梅花主人使者。”

黑衣人一拱手，道：“不用了。”缓缓移动身子，沿着厅壁向外行去。

他和秦飞虎谈话甚多，但始终面壁而立，脚不移步，头不回望，直挺挺的站在那里，有如一座木雕泥塑的神像。

林寒青心中原想他离此时，定然要转身出厅，早就凝神相注，希望能记下他的面貌，却不料他竟面壁移动身子，不肯转身，忍耐不下，大声喝道：“大驾留步！”双足微一用力，凌空飞跃八尺，拦阻在大厅门口。

黑衣人停下身子，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冰冷的声中，微带温意。

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休寒青，和这神武镖局毫无关系，和秦总镖头也不过刚刚相识，如若你要记下在下拦路帐，可用不着和神武镖局扯上关系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咱们既不相识，又无冤仇，不知何故，贵主人却在兄弟身上按上了这朵白梅花？”

插手入怀，摸出了白梅花，托在掌心上，伸了过去。

这时，两人相距，还有三四尺远，那黑衣人突然一抬左臂，长袖飞起，卷出了林寒青掌心中托的白梅花。

林寒青掌托梅花，伸手出去，本是早已有备，去不料那黑衣人出手奇快，长袖一扫之间，暗劲先至，一震之下，白梅花离手飞出，竟被他长袖卷去。

林寒青冷哼一声道：“出手一击，已见高明，在下想领教几招绝艺！”

只见那黑衣人左臂一动，一朵白梅花突然又飞了出来。林寒青左手一伸，接住白梅花。

就在一眨眼间，微风飒然，那黑衣人突然向外冲去。

林寒青左手疾出，一把没有抓住，右手跟着一掌拍了出去。

他已知这黑衣人武功高强，非同小可，这一掌用出了七成内功。

那黑衣人已闪过了林寒青，长袖回拂，疾向林寒青的右掌上迎去。

一招接实，林寒青突觉身子一震，那黑衣人也不自禁的退了一步，借势一个大转身，闪出厅门，隐失在夜色中不见。

两人这动手的几招，快如电光石火，那黑衣人左袖掩面，闯出了大厅，林寒青仍未能看出那人的庐山真面，但那人如不先行抛出白梅花，分散林寒青的精神，想闯出厅门，显非易事。

林寒青手托白梅花，望着寒星闪动的夜空，长长吁一口气，口虽未言，但心中却感慨万千。

厅中群豪，目睹这场闪电一般的快速搏击，虽只一两招的交接，但已使人眼花镜乱，目不暇接。

韩士公目睹林寒青久注夜空，默然不语，心中大感不安，缓步走了过去，道：“兄弟，怎么样？”

林寒青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很好……”转望着秦飞虎道：“秦兄既已允诺，不谈那梅花主人的往事，咱们也不能多问了。”

秦飞虎道：“兄弟所知有限，纵然想说，只怕也难说出个所以然来。”

林寒青一抱拳道：“敝师弟下落，还得借重秦兄大力，林某感激不尽。”

秦飞虎道：“自当效劳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那白梅花的主人，既然遣人相告烦劳代备酒席，想来当不至再对秦兄有所不利，在下就此别过了。”

秦飞虎叹道：“兄弟礼貌不周，还得清两位多多担待。”抱拳送客，竟连一句挽留之言，也不敢说。

韩士公道：“咱们兄弟三日后在那烈妇冢见吧！”

秦飞虎面泛愧色，垂首不语。

韩士公、林寒青离开神武镖局，天色已是初更时分。

林寒青心中一直在想着那梅花主人的事，但觉此中错综复杂，千头万绪，竟理不出一眉目，不禁轻轻一叹，道：“韩兄常说江湖上，诡奇莫测，看来还难道尽个中的诡橘变化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老哥子活了六、七十岁，在江湖上跑了大半辈子，此等事，

我也是初次见到，一个名不见经传，从未听闻过的人，竟能凭一朵白梅花，邀请到天下高手，集会徐州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更奇的是这些应邀之人，并不知邀他们来此是那白梅花的主人。”

韩士公一拍大腿，道：“不错，无怪我打听了甚久，竟打听不出这多武林高手，如何齐聚徐州府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些来人，大半是盲从附和，听得传闻而来，亦有好奇的人，眼看许多武林人而临，听候那梅花主人的摆布，就使人有些费解了！”

韩士公道：“也许他们有难言之隐！”林寒青道：“问题也就在此，几个名重江湖的人，决难凭一朵白梅花信使的传言，而肯轻易赶来徐州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对啊！参仙庞天化何等声威，数十年来未离他避尘山庄一步，拒和武林人物往来，连九大门派中人，一样不予接见，怎肯轻身来此？其中必有原因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知原因何在？”

韩士公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唯一能使他轻身赴约的原因，必然是受了重大的要挟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知是受了何等的要挟？”

韩士公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个就难说了！”两人信步而行，沉吟不语，良久后，林寒青才突然说道：“看来，非去问她不可了！”

韩士公道：“她是谁呢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就是咱们在群英楼见到的那位面垂重纱的白衣女！”

韩士公道：“她在那里呢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烈妇冢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烈妇冢，可是那白梅花的主人，约晤天下英雄之处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大概是吧！除非在这徐州近郊，还有一个烈妇冢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兄弟之意，可是想先到那烈妇冢去瞧瞧么？”

林寒青忽然想起那白衣少女之言，我在这烈妇冢等你三天，三天之内，你如遇上了什么不解和疑难之事，不妨来此间我，为什么她只限定三天呢？这限期似乎和那白梅花的主人，预定会晤天下英雄之事，暗暗的吻合！难道她真的已先知此事了么？”

那白衣女苍白的脸色，秀美的轮廓，和那一双圆圆的大眼睛中，云雾一般的光芒，以及那弱不禁风的娇躯，尖锐的言词，脆若银铃的笑声。

他脑际中清晰的出现那白衣少女美丽的情影，自和那娇弱的白衣女分手之后，他一直没想过那白衣女的容貌，此刻仔细想来，顿觉那娇弱的白衣女，充满着谜样的神秘，那娇弱的身体，和那光芒照耀的智慧，恰成了强烈的反比。

眼下的情景，似是只有去烈妇冢，再找那白衣女了，这隐密，除了那白衣女外，当世之间，已无人能够揭穿。

林寒青反覆的思量着，好像是一切都在那白衣女的预料之中。

他长吁一口气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不错，咱们得先到那烈妇冢去瞧瞧，也许她，真的能解开那白梅花的隐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好吧！要去，咱们现在就走。”

趁着稼眈的夜色，两人放腿奔向那烈妇冢。

以两人的轻功脚程，这一点路程，片刻即到。入夜的烈妇冢，更显得

阴沉、荒凉，耸立的古柏，及膝的乱草，一片肃静。

韩士公四顾了一眼，叹道：“好一片荒凉的所在，那白梅花的主人，选择了这样一处荒凉的所在，决非无因。”

林寒青轻车熟路，带着韩士公，直奔那青家的石室中。

一盏孤灯，照亮了石室，一个全身白衣的少女，靠在石壁间。微闻双目，在她的左右两侧，分坐香菊、素梅。

二婢手中，还握着闪闪生光的宝剑，两人虽也是闭着双目，但身躯却不住轻微颤动着，显然，心中充满着畏惧。

林寒青轻轻咳了一声，还未及开口说话，那香菊却突然尖叫一声，跳了起来，举着手中宝剑，道：“梅姐，快起来，打鬼……”声音中充满了惊悸。

素梅几乎是和香菊同时执剑而起，但她年事较长，不像香菊般的沉不住气，心中虽是和香菊一般害怕，但总算是没有惊呼出来。

林寒青沉声说道：“在下林寒青，有事求见白姑娘。”

那依壁而坐的白衣女，突然挺身坐了起来，睁开双目，笑道：“我知道你一定会来，所以我很耐心坐在这里等你，本来我很累了，早该睡觉的。”

这几句话，说的柔和天真，一片少女娇憨的神态，和她过去那犀利的词锋，大不相同。

林寒青道：“深夜打扰姑娘，在下等甚觉不安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最难风雨故人来，这石室僻处荒凉的孤冢之分，古柏杂草，阴森可怖，你们深夜走访，惠然而临，也可帮我们壮壮胆子。”

林寒青回头指着韩士公道：“这位韩老前辈韩士公……”

白衣女点头一笑，道：“不用引见了，我们早已见过。”

韩士公一抱拳，道：“在下和令尊有过几面之缘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咱们也见过三次。”

韩士公暗暗想道：那日在连云庐上和她见过一面，天鹤上人，随那百毒仙子同赴三毒宫时，和她又见一次，在群英楼中又和她见了一次，只不过那时她面垂重纱，自己倒未看出是她罢了，除开今宵之外，果是不多不少的见了三次，当下说道：“姑娘的记忆惊人，在下佩服的很。”

一阵寒风吹来，灯火摇摇欲熄。

林寒青横跨两步，挡住了风势，说道：“我等深夜惊扰，一来请教一桩疑难之事，二来转请姑娘早日离开这片是非之地。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那就先说第一件吧！”

林寒青心念电转，只觉其事复杂异常，千头万绪，一时间竟不知如何说起，过了良久，才道：“姑娘可识得此物么？”探手入怀，摸出了白梅花，托在掌心，递了过去。

白衣女伸出来纤纤玉手，取过白梅花，笑道：“可是朵白梅花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错，这白梅花的主人，三日后，要在烈妇冢大摆筵席，会晤天下英雄，姑娘在此，岂不是危险的很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说的是第二件了。”

林寒青怔了一怔，只觉脸上一热，泛起来两层红晕，那白衣女虽未明白说出，但言中之意，已隐隐暗示出他说话没有层次。

韩士公哈哈一笑，抱拳说道：“我这位林兄弟，面嫩的很，还是由老朽来说吧！”当下把经过之情，说了一遍。

只见那白衣女缓缓闭上双目有似老僧人入定一般，久久不语。

韩士公心中暗道：这女娃儿不过十九岁的年纪，不论是何等聪慧之人，也难知那白梅花的来历，心念一转，微笑道：“姑娘不用为难，如是你不知那梅花主人来历，那就不用多费心神了。”

只见白衣女突然睁开双目，灯光下，一双圆圆的大眼睛中，云雾迷蒙，低声吟道：“梅花江湖现，血流成第尸如山……”

韩士公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什么？”

只听那白衣女接道：“神剑属天龙，修罗集大成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姑娘可是在念咒么？”

林寒青却已听出眉目，大声说道：“姑娘既知浩劫已临，难道就坐视不管么？”

白衣女微微一叹，道：“我如何能管得了呢？”

林寒青想到她在那群英楼中，被那灰衣人相通传艺之事，却似不会武功，这等杀伐搏斗之事，要她一个不会武功的女孩子，如何能管得了，但对她这神秘奇异的预言，却又有着深沉怀疑，当下一抱拳说道：“姑娘也许是深藏不露……”

白衣女摇摇头道：“我真的不会武功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那姑娘何以知天龙八剑？”

白衣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虽知其穷决，却是无能运用……”忽然两眼翻白，仰面向后倒去。

素梅、香菊，同时伸出手去，扶住了那白衣女的身躯，缓缓在她身上推拿起来。

韩士公摇摇头，道：“林兄弟，我瞧是问不出所以然了，咱们走吧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她已经说出来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说的什么？怎么老猴儿就没有听到呢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她说：梅花江湖现，血流成渠尸如山，岂不是说出了江湖浩劫已临，至于“神剑属天龙，修罗集大成”，是两种武功的名称，可惜咱们的智能难以尽解个中之密。”

韩士公想了一想，道：“证堵那铁旗金环秦飞虎，和快刀童山的畏惧之容，想来那梅花主人当是一个心地阴很，手段毒辣的盖世魔头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兄弟适才和那梅花使者，动手相搏，虽只两拍，已觉对手武功，不在兄弟之下，唉！而且连对方面目也未见到。”

这时，那晕倒的白衣女，已悠悠醒来，只是脸色更见苍白，灯光下不见一点血色。

香菊望了林寒青一眼，道：“林相公，你坐下来休息一会，我们小姐每次病发之后，总得半个时辰以上的休息，才能说话。”

林寒青皱皱眉头道：“她这病可是常常的发作么？”

香菊道：“有时日发数次，有时数日不发……”

素梅白了香菊一眼，想拦阻于她，不让她再说下去，那知香菊全神贯注在林寒青身上，对素梅拦阻她的眼色，竟是未曾看。

只听她脆若银铃的声音接道：“不过，我们小姐不能多费气力，她说话多了，或是做事多了，病势就立刻发作。”

林寒青暗暗忖道：“此女言词坦真，分明是个毫无心机之人，她这话自然是可以深信，奇怪的是她既不会武，胸中却记着世上最上乘的剑术、武功，

而且隐秘外泄，还有人找上门逼她传授武功，她弱不禁风的身体，和那隐含玄机的言词，是这般大不相称。

凝神望去，只见她眼皮轻合，灯光下可见那长长的睫毛，除了苍白的脸色，和稍嫌瘦弱一些之外，实是一位无处不美的佳人。

美丽、娇弱，和那不该有的胆气，构成了她的神秘。

韩士公为人虽然粗豪，但他数十年江湖闯荡的丰富阅历，经一段细心的观察忖思之后，变觉着这娇弱的白衣女，实有些异于常人，只是还不能说出原因何在？

林寒青回顾了韩士公一眼，道：“韩兄，咱们坐下来等一会吧！”

## 第二十二章

韩士公道：“应该等，等一夜也不算长。”

香菊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你们就快些坐下啦！”在这阴森、荒凉之地，她一直心存恐惧，如今有这两人在石室内相陪，自是求之不得。

足足过了一顿饭工夫之久，那白衣女才缓缓地由素梅怀中坐了起来。

韩士公早收敛起对她轻视之情，一抱拳道：“姑娘醒了么？”

白衣女举起纤纤玉手，轻轻操下眼睛，道：“累你们久候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在下等心中还有一桩思解不明之事，还得姑娘指点、指点。”言词之间，十分恭敬。

白衣女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你说吧……唉！不过，不要把我估计的太高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姑娘适才所言‘梅花江湖现，血流成渠尸如山’可就是指这白梅花的主人么？”

白衣女闭目沉思片刻，道：“自然是了！”

韩士公道：“那白梅花主人，邀集天下英雄，三日后在这烈妇冢设筵大会群雄，岂不是大劫就在眼前么？”

白衣人道：“想来不错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姑娘未卜先知，还望能为天下群豪一尽心力。”

白衣女摇头接道：“我手无缚鸡之力，岂能奢言救人？”

韩士公想到她适才那病发之情，此言似非故作谦虚，一时之间，竟不知如何接言，呆了半晌，开不出口。

林寒青一皱眉头，正待开口，白衣女却抢先笑道：“我虽无能救人，但却可告诉你们趋吉避凶的法子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在下恭聆教言。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那白梅花主人，邀集天下英雄，聚会徐州，是何等震动人心的大事，但天下尽多名山胜水，为什么他选择了这样荒凉的所在……”

韩士公喃喃自语道：“是啊！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处荒凉的所在呢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姑娘识见过人，心细如发，确非我等能够及得。”他原想这白衣女，当真的会什么星卜奇数之类旁道异术，但此刻听她分析事物，竟

然见及细微，算无遗策，分明是才智识见，超异常人甚多，不禁油生敬仰之心。

只听那白衣女娇声说道：“他选择这片荒凉所在，既非绝地，亦非死谷，纵然他武功高强，别人打他不过，但此处，四通八达，尽可一走了之……”

韩士公：“姑娘说的不错。”

白衣女喘息一阵，接道：“他要那秦飞虎，准备酒席，在众目设跃之下，送入这烈妇冢，显是未存在酒菜之中下毒之心。”

韩士公点头赞道：“姑娘料事如神，件件叫人心折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他既然无能一网打尽与会之人，何苦尽树天下英雄为敌。”

韩士公一拍大腿，道：“言来有如耳闻目睹，句句使人五体投地。”

白衣女叹道：“你难道还不明白么？”言罢，娇喘不息。

韩士公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还望姑娘指点！”

白衣女取出一方白绢，拭去顶门间的汗水，道：“他如存心已相谋与会之人，定当先作手脚，请君入瓮，此地满生荒草，深可及膝，那手脚必然作在深草之中，凡是进入这荒冢之人，自是无一幸免了。”

韩士公叹道：“姑娘才华，果是并明日月，世无人及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总该明白了吧！”

韩士公道：“明白了，待在下通告与会之人，早作防备就是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不行，你如通告与会之人，那白梅花的主人，岂不一样知道？”

韩士公茫然道：“那该如何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以其人之道，还制其人之身，你们不会先他在这荒冢内，做下手脚么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不错，不错……”

白衣女讲过了这一番话，人又累的娇端起来，缓缓闭上双目，倚在素梅肩上休息。

韩士公连说了几个不错之后，却突然皱起了眉头，原来，他只觉那白衣女说的有条有理，言已尽意，但却不知该在这样深草之中，做下何等的手脚。

沉吟半晌，转望着林寒青，道：“兄弟，老哥已经被闹昏了头，你帮我想想看，咱们该在这深草之中作些什么手脚？”

其实，不用韩士公问，林寒青早已在苦苦思索，但一直想不到一个完善之策，当下摇头苦笑。

韩士公道：“如若那李中慧姑娘在此，那就不用咱们发愁了……”突然间，脑中灵光一闪接道：“有了，有了，咱们可在这深草之中，布下剧毒……”话刚说完，又自摇着头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不行，别说目下还没有用毒的能手，纵然是有，也不能让与会的天下英豪尽管中毒。”

白衣女突然睁开眼来，问道：“李中慧是什么人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提起此人，大大有名，白姑娘可知黄山世家么了？”

白衣女微微点头，道：“听我爹爹说过！”

韩士公道：“那李中慧李姑娘，就是黄山世家第三代的传人，和乃兄李文扬齐名武林，喝！江湖上提起黄山世家李氏兄弟，谁都得伸起大拇指说一声，后起之秀！”

白衣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可惜我未能遇上那位李姑娘，日后倒是得见识

一下。”

韩士公心中一动，暗暗骂自己糊涂，暗道：这眼下现有一个女诸葛，料事才华，只怕更强过那李姑娘，我却不知请教，当下一抱拳，道：“咱老猴儿，跑了半辈子江湖，自觉经验老到，但今宵得姑娘数言指点，深觉自跑了大半辈子江湖。”

白衣女微微一笑，也不谦辞。

韩士公轻轻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姑娘每句每字，无不使在下心折，一事不烦二主，还请姑娘指点指点，对付那白梅花主人之策略。”

此人古道热肠，处处以天下英雄安危为念，好像那与会之人，个个都和他有着深厚的友谊一般。

白衣女缓缓说道：“不能用毒！”

韩士公道：“这个老朽想过了，这法子纵然能够对付那白梅花的主人，但也将伤害到天下英雄。”

白衣女摇头说道：“武功如那梅花主人者，只怕已百毒难侵，世间第一流用毒能手，也不过只能多伤几个与会的江湖英雄。”

韩士公叹道：“姑娘一言，又开了老朽茅塞，老猴儿当真是白活了这把年纪。”

白衣女凝目沉思了一阵，道：“那梅花主人既敢邀集天下英雄，会集于此，自然是早有准备了，江湖上一般计谋，岂能害得了他……”她突然伸出手来，目注林寒青微笑说道：“扶起我到外面瞧瞧地形。”

这话对着林寒青说，韩士公虽想出手效劳，却也是不好出来。

林寒青怔了一怔，缓步走了过去。

白衣女左手扶在林寒青的手腕上，站起娇躯，右手却从怀中取出一枚金针笑道：“接过去。”

林寒青缓缓接过金针，满脸茫然之色。

白衣女道：“你认穴之术如何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自信不致有误。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好吧！刺入我任脉‘紫宫’穴。”

林寒青举起金针，却是不敢下手，他不通医理，那‘紫宫’又是人身要穴，这一针关系非浅，不敢胡乱刺出。

白衣女道：“刺啊！只要你认穴的部位不错，我死了也不关你事。”

林寒青右手一抖，那金针刺入了“紫宫”穴位。

只见那白衣女柳后一耸动，大眼眨动了几下，那神光涣散的双目之中，突然暴射出奕奕神采，娇声笑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左手扶住林寒青肩头之上，缓步向外行去。

韩士公当先开道，香菊、素梅却紧随在白衣女身后而行。

林寒青道：“到哪里去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绕着这巨冢走上一周。”

林寒青暗暗忖道：“此女的举动，诡奇、神秘，莫可预测，就依她吩咐行事吧！”其实此时此情之下，他已身不由主，只好依言行事，绕着那巨大的青冢而行。

那弱不禁风的白衣女，自经金针穿穴之后，精神突然大好起来，竟然能踏着及膝的杂草，绕着那巨大的青冢，行了一周。

她走得很慢，对所经之处的景物，也看得十分仔细，走一圈足足耗去

了近一个时辰的时光。

回转石室，天色已经是三鼓过后。

白衣女慢慢的坐下身子，说道：“我得休息一下了，太阳出来后，咱们再动手布置吧！”右手一抬，疾快地拔下“紫宫”上的金针。

金针一除，双目射出的神光，骤然消失，眉目间，一片困倦，缓缓倒了下去。

素梅展开棉被，盖在那白衣女身上，说道：“两位请找个安身之处，男女有别，不便同处一室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姑娘说的是。”转身向外行去。

韩士公道：“我等就在石室外，替几位守夜。”

香菊笑道：“那是最好不过，有你两位守夜，我们也可以放心的睡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几位尽管放心吧！”大步走了出去。两人在石室一处草丛中，坐了下来，闭上双目运气调息。

韩士公心中盘旋着无数的疑问，那里能静得下心，抬头看去，只见林寒青，胸腹微微起伏，似是已调匀真气。

他心中虽不愿惊动林寒青，但却忍耐不住，终于低声问道：“林兄弟，很累么？”

林寒青睁开眼来，说道：“韩兄有何见教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看样子那白姑娘不会武功，倒不是装的了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她智慧过人，精通医理，故能按时辰计算出血脉运行之理，用金针刺入穴道，激发出生命潜力，至于不会武功，恐非虚言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唉！咱们见过那梅花主人的使者，武功确是高强，想那梅花主人定能强过属下，老朽就是想不通，一个全然不会武功的人，能凭藉智慧之力，和武林间第一流的高手相抗！”

林寒青接道：“也许她别有布置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这就是老朽想不通的所在了，既然不能用毒，那要如何才能使那梅花主人受挫屈服呢？”

林寒青思索片刻，道：“她才智绝世，胸中包罗玄机，想必穷通易理河洛、五行奇术，看她查视四周形势的仔细，或将以奇门阵图之术，挫辱那梅花主人？”

韩士公喜道：“不错啊！老朽也听人说过这门学问，据说参仙庞天化，也很精于此道，避尘山庄中，到处都布奇门阵图……”忽然一皱眉头，尽敛脸上的喜笑之容，说道：“如若武林中，有很多人精于此道，那就谈不上什么绝学，咱们在那六星塘水阵中，冲来摸去难以寻到出路，想来那皇甫崑亦必精于此道，如是那梅花主人，也精于五行奇术，岂不是要白费咱们一番心机了？”

林寒青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明日即可分晓办若那白姑娘是摆奇门阵图，咱们就先行问她一声。”

韩士公心知林寒青也难说出个所以然来，不再多问，闭上双目休息，但心中却是为此翻转不停，难以澄清胸中杂念。

好不容易盼望到太阳出来，立时拉起林寒青，奔入那石室之中。

那白衣女早已起身相候，见两人急急奔来，一笑而起，道：“两位来的正好，咱们也该动手了。”

韩士公生性急躁，直肠直肚，向来是存不住话，接口说道：“姑娘可是



要用奇门阵图，对付那梅花主人么？”

白衣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可是怕他也精此术，咱们白费上一番工夫么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不错啊！老朽确有此忧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河洛、八卦、五行奇术，算不得什么旷世绝学，凡是稍具智慧，肯下功夫的人，都可以识一些此中学问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姑娘不是用奇门阵图，对付那梅花主人了？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我一个柔弱女子，又不能抡刀、弄剑，如若不用奇门阵图对付那梅花主人，那要怎么办呢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姑娘可是料定那梅花主人不懂五行奇术么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我想他不但懂得，而且还十分精于此道。”

韩士公微微一怔，默不作声，心中却暗暗忖道：你这话不是白说了么？明知他精于五行奇术，还要摆出奇门阵来对付他，岂不是自找麻烦？

只见那白衣女缓步走出石室，向北行去，韩士公、林寒青不由己的跟在她身后而行，她身躯桥弱，行走在乱草之中，大有举步难艰之苦。

韩士公伸出左臂，道：“姑娘请扶住在下的手臂走吧！”

白衣女回眸一笑，道：“你这人真好心！”

韩士公轻轻叹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既然明知那梅花……”

白衣女接道：“正因为他自负精通五行奇术，才不把那些阵势放在眼中，才容易轻心涉险，自投罗网。”

韩士公冷哼了一声，虽未言语，但神情间，显然对白衣女这番言语，大不满意。

白衣女纤纤的玉手，抹在韩士公手臂之上，行动间方便不少。听得韩士公冷哼之声，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你哼什么？可是不信我的话么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姑娘之言，在下是无不倾服，只有这几句话，叫在下难以相信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如若那梅花主人，不解五行奇术，看到咱们布成的五行奇阵，不肯进去，你可有方法，迫他进去么？”

韩士公听得一呆，答不上话，暗道：“只见那梅花使者武功，我已非敌，那梅花主人武功，定然强过属下甚多，那我是决然不是敌手了。”

白衣女回顾了韩士公一眼，接道：“正因为他深通五行奇术，我才用五行奇术对付他，使他自陷泥淖，无能自拔，这就叫以其人之道，还加于其人之身……”

她喘息了一阵，又道：“如若我的推想不错，那梅花主人，定然也将在烈妇冢的四周，布置下五行奇阵，以困与会之人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难道与会之人，都不解五行奇术不成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依我推想，与会之人，会那五行奇术的人，恐还不少。”

韩士公摇头叹道：“姑娘越说，老朽是越糊涂了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那五行奇术，正如武功一般，多一分功力，就多一分威势，这其间的变化、繁杂，又非单纯的武功，能望项背了。”

韩士公精神一振，道：“姑娘这番解释，使老朽明白了不少。”

白衣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明白，那就快动手吧！”

在那白衣女口述手指之下，韩士公、林寒青，加上香菊、素梅一齐动作，采集甚多木枝，布成了三罗接连在一起的五行奇阵。

韩士公看那五行奇阵，不过是青竹、木枝插成的一片竹栅木材，心中大为不然，暗道：“凭几个青竹、木枝，也能退得强敌不成？”

付思之间，只见那白衣女带着香菊、素梅，带了甚多鹅卵石，踏着乱草，行人阵中，只见轻折柳腰，缓握玉手，亲自把那些鹅卵石，摆入分阵之中。

韩士公凝目望去，只见那香菊、素梅一个神色紧张的紧随在那白衣女的身后，亦步亦趋，不敢有丝毫大意，好象一步失错，就有失落阵中之虑。

但那白衣女却是十分从容，堆好石头，在二婢护拥之下，缓步走了出来。

她身体娇弱，强打精神，工作完成，已然累得香汗淋漓，透湿了衣服。她举起衣袖，拂拭了一下头上的汗水，说道：“五行专门阵，加上了八阵图，那梅花主人，纵然聪明绝伦，谅他也难解得个中玄机……”一言甫落，忽的身子一仰，向后栽去。

素梅双手疾出，托住了白衣女的身躯，说道：“我家姑娘连连劳累，病势复发，两位要是再麻烦她，只怕她要没有命了！”

回顾了香菊一眼，道：“咱们走啦！”

韩士公和林寒青碰了一个钉子，不禁面面相觑，林寒青低声叹道：“韩兄，这座青竹、林枝布成的阵图，是否真能困住那梅花主人，暂且不会谈它，但咱们已然尽了心力，那白姑娘身体虚弱，势难再受劳苦，咱们也不用打扰她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话虽不错，但那白姑娘应咱们之求，摆这五行奇门阵图，系发旧疾，咱们弃置不管，纵然要走，该等她病势好了再走不迟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韩兄言之有理。”

两人又向那石室走去。

只见素梅双手插腰，当门而立，目注两人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们还来作甚，难道真想要把我小姐累死不成，快些给我滚啦！”

韩士公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骂那个？”

素梅眼圈一红，热泪夺眶而出，道：“骂你们，我家小姐身体素来虚弱，你们问这问那，又要她布的什么奇门阵，岂不是存心要素她么？”喇的一声，抽出宝剑，道：“你们再不走，我就给你们拼命了。”

林寒青知她武功不济，如若出物制服于她，只不过是举手之劳，但想到那白衣女两番晕倒，确都是由己身而起，当下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好男不与女斗，堂堂六尺男儿，岂肯和你个孩子一般见识，韩兄，咱们走吧！”

韩士公一拱手，道：“白姑娘醒来之后，就说韩士公代天下英雄，向她致谢。”

素梅也不理会两人，长剑还鞘，退回石室。

香菊两道秋波，一直针住在林寒青的身上，眼看两人背影远去，冷冷瞧了素梅一眼，道：“你又打人家不过，凶什么？”

素梅缓缓坐了下去，道：“要是不把他们撵走，只怕小姐醒来后，也是难得休息。”

香菊道：“我瞧小姐是高兴帮忙那林相公，她要是不高兴帮他，那也用不着咱们用马车，把他拉到这烈妇冢中来了。”

素梅道：“那是因为林相公救过咱们，小姐才以恩报恩，救他活命。”

香菊道：“是啊！人家林相公既是咱们救命恩人，你干吗凶霸霸的把人

家骂跑？”

素梅道：“谁骂他了？”

香菊道：“我亲眼看到，亲耳听到，你还想赖不成？”

素梅气的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不和你说啦，等小姐醒来之后，咱们请小姐评理就是。”

香菊道：“等就等吧，我瞧八成是你输了？”

且说林寒青和韩士公离开烈妇冢，直向徐州城中行去，林寒青心中闷气，一路上默不作声。

韩士公却在想着那几支青竹木枝，排成的奇阵，如何能挡那梅花主人，越想越觉不对，忍不住大叫道：“不行，兄弟，咱们得回去瞧瞧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瞧什么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如若那几支青竹木枝，排成的奇阵，当真能困得住人，咱们也不用起五更，熬半夜的练武功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纵然是困不住人，咱们去了又有何用？”忽然一皱眉头，道：“马！”一把抓住韩士公，提气飞上道旁一棵大榆树上。

韩士公倾耳听去，果然闻摄蹄声得得，似是一队快马，疾奔而来。

凝目遥望，徐州来路上，飞起了满天尘土，片刻间已可见到一列马队，疾驰而来。

马快如飞，眨眼奔到，韩士公暗中一数，共有一十五骑，每匹马上坐着一个黑衣人，手捧着一捆白色木棒，伏在马背，迷漫尘土中，只可见长发飘飞，看不清楚面貌。

韩士公看那一列马队奔向，正对烈妇冢，心中突然一动，道：“林兄弟，这些人装束诡异，定然是那梅花主人的手下了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韩兄说的不错，如若兄弟看的不错，那当先一骑的快马之上，可能就是咱们在那神武镖局中，见到的梅花使者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怎么？兄弟可是看到他的面貌了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没有，但我留心他穿的衣服，和那晚上所见一般。”

韩士公暗暗忖道：“那晚上我也在场，怎么就没有看出不同呢？”

林寒青似是已瞧出韩士公心中不信，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那梅花使者，穿着一件黑衫后领上裂开了一个三分长短的口子，除非还有一个人，穿着的衣服，和他一般模样，那人当是咱们在神武镖局中所见的梅花使者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那是无可怀疑了。”

林寒青凝目沉思了片刻，道：“果然不出那白姑娘的预料，那梅花主人，也要在烈妇冢中，布一度五行奇阵。”

韩士公一拍大腿，道：“是了，那些人却带了一捆捆白色的木棒，想来那定是布阵之用了？”

林寒青点点头，道：“这么看来，那位白姑娘，当真是有未卜先知之能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老朽在江湖上，闯荡了数十年，见过的是奇人异事，不知好多了，却是从未遇到过像近日这些骇人听闻的事，一朵白梅花，竟能使无数武林高人千里跋涉而来，一位年轻的大姑娘身体弱不禁风，但却胸罗玄机，唉，怪事，怪事！”

林寒青突然举手按在嘴上，嘘了一声，道：“又有人来。”韩士公倾耳一听，不闻声息，正等待出口相调，瞥见遥远处又有两条人影，疾如飘风而

来，不禁暗道了一声惭愧。

那两条人影来势之快，不输那狂奔快马，眨眼间，已到了两人隐身的大榆树下。

韩士公屏住呼吸，从茂密的枝叶中向下看去，只见两个身着天蓝劲装，背上斜插长剑的少年，靠在大榆树下，低声相谈，似是讨论什么事情。

两人研商一阵齐齐探手入怀，摸出两方黑巾，包在脸上，施展开上乘轻功，疾向那烈妇冢方向奔去。

韩士公眼看两人去后，低声说道：“兄弟，你看出这两人的来路了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兄弟从未在江湖上走动过，如何看得出来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这两人都是避尘山庄，参仙庞天化的手下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韩兄何以敢于断言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庞天化世高胆大，特别在属下衣着上做着了鲜明的标识，故而一眼间即可看出是庞天化的底下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原来如此……”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那庞天化究境非没得虚名之士，竟然能查出那黑衣人的落脚所在，暗中派人听梢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庞天化虽然不和武林同道来往，生性孤傲自赏，素不为人留下余地，但他如和那神秘、诡奇的梅花主人相较，老朽倒还是希望他能占得上风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只怕事情难如韩兄之料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唉！那梅花主人……”忽然一皱眉头道：“不好了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韩士公纵身跃落树下，道：“咱们得赶回烈妇冢去，救那位白姑娘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话虽不错，但时间上只怕已是迟了一步？”说着飘身落地。

韩士公道：“难道咱们坐视不管么？”林寒青道：“我想如她早已有拒敌之策，用不着咱们担心？”

韩士公忖道：“这话倒也不错，她既能替我们借着代筹，难道岂不知自避凶锋？”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咱们要不要再回去瞧瞧，那梅花主人的属下究竟是在搞什么鬼……”目光一转，瞥见一条人影，疾如流星而来，急急说道：“又有人来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躲避不及了。”

那人影来势奇快，转眼之间，人已到了两人停身之处，目光一扫林寒青的背影，叫道：“那可是林兄弟么？”

林寒青转身望去，只见来人袭青衫，年不过二十三五，正是那差人送剑，曲意结交的六星塘少庄主皇甫岚，当下一拱手道：“皇甫兄别来无恙，小弟正是林寒青。”

皇甫岚早已急急奔了过来，握住林寒青右手笑道：“别后想念甚切，我也曾遣人到金陵青云观中相访，但林兄已然离去，正愁相见无期，竟然在此相遇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皇甫兄盛情赠剑，兄弟……”

皇甫岚接道：“区区之物，聊表心意，兄弟如再提此，那就是看不起我了……”

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我一向孤傲自负，甚少交游，唯独对兄弟一见投缘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得蒙委顾，极感荣宠，兄不在六星塘中享福……”

皇甫岚一挥手，道：“别提了，兄弟这次是给人逼出来了，不但兄

弟……”突然放低声音，接道：“连二十年未离开六星塘一步的家父，也一齐到了徐州。”

韩士公看两人谈的十分亲热，竟然把自己冷落一旁，忍不住接道：“可是为了那梅花主人么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不错啊，老前辈也是被那白梅花诱迫到此么？”抱拳一揖。

韩士公道：“我和林相公，彼此以兄弟相称，少庄主也不年客气了，咱们也平辈论交吧……”忽然想起，还未答复那皇甫岚相询之事，轻轻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老猴儿四海漂泊，居无定所，那梅花主人纵然能下顾老朽，他也是无法寻得，我和林兄弟是碰上了这件事情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皇甫兄既为那梅花主人而来，想必知这个中内情了？”

皇甫岚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说起来惭愧的很，不怕两位见笑，兄弟虽是被那白梅花逼来徐州，但对那梅花主人内情，却是一无所知……”他脸突然转变的十分严肃，沉吟了一阵，接道：“半月之前一个晚上，六星塘突然被人侵入，无声无息的杀死了两个巡夜之人，留下了一张白笺……！”

韩士公道：“留笺上说些什么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白笺上短短数语，如想找回失去之物，立刻赶往徐州待命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哼！想不到那梅花主人，竟还有鸡鸣狗盗之能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皇甫兄可查出失窃之物么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兄弟遍点存物，竟是找不出失窃什么？正自奇怪，家父忽然派人把兄弟找去，先许我立时收拾应用之物，动身赶来徐州，家父早已不间俗事，就是兄弟，也难得见他一面，突然提起要去徐州，心中甚是奇怪，他老人家吩咐一句之后，立时命我去准备应用之物，不容多问，当天我们就动身赶来徐州。一住旬日不闻消息，但眼看武林人物，连绵涌来徐州城中，想来定然有事，家父日夜盘膝坐息，用功甚勤，绝口不提此来原因，只告诉兄弟留心白梅花，今晨兄弟起床之后，店小二送上一封密函，说是昨夜有人交来，兄弟才开封筒，里面赫然是一朵白梅花，附有短函，要我们明日中午，赶到烈妇冢去取失物，兄弟把封筒呈阅家父，他看完之后，轻轻叹息一声，只说一句咱们依时赴约，就闭目用功，唉！他老人家虽然未肯多言，但我已看出他心情沉重，似有无限的隐衷难言，但却激起我先查一下烈妇冢的念头，想不到竟然和两位在此相遇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么说将起来，那白梅花的主人，确是一位身怀绝技，充满神秘的人物。”

只听蹄声得得，一匹健马，由东北方疾奔而来，一个身着黑色劲装的人横爬在马鞍上。

那快马本是沿着小径奔行，但一见路上有人时，突然一转头，转入荒草地中奔去。

韩士公道：“那马背上的人有点奇怪，咱们过去瞧瞧。”纵身一跃，当先追去。

林寒青、皇甫岚联袂而起，紧随韩士公身后追去。

那快马听得有人追来，全力飞奔，三人追出了一里多路，才把那快马拉住。

韩士公一把托起那马上人的下颚一瞧，只见耳鼻间泪泪流血来，早

已气绝而死，脸上被人用尖利之物，刻着：“不守约定时限者赔死！”身上余温犹存，显是刚死不久。

皇甫岚冷哼一声，道：“这赐死二字，口气未免太狂妄了。”忽然想起父亲那异常的神情，似是对那白梅花，有着极深的畏惧，不禁由心底泛起来一股寒气，

韩士公突然大叫一声：“不好，那白姑娘主婢三人，只怕也已遭了毒手，咱们得去看看。”转身向前奔去。

林寒青心道：此人能在江湖上闯荡多年，结识了无数朋友，这份急公好义的精神，实非常人能及，口中却大喝道：“韩兄不可造次。”纵身一跃，拦住了韩士公的去路。

皇甫岚追了上来，道：“那一位白姑娘？”

韩士公指着那尸体说道：“此人定然是去了烈妇冢，遇到那梅花主人属下，才遭杀害，那白姑娘留在烈妇冢石室之内，岂有不被他们发现之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咱们纵然要去，也得想个妥善之策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救人如救火，还想个什么？”一把推开林寒青，向前奔去。

林寒青不再拦住，随他身后而行。

皇甫岚不明详情，但却听出有一位姓白的姑娘，现在烈妇冢，如是去得晚了，那位姑娘将有杀身之祸，救人事急，也不多问，跟着两人，放腿疾奔。

这三人的脚程，当真是奔马难及，片刻间已近烈妇冢。

忽然间，黑影一闪，韩士公看还没看清楚，突觉颈间一紧，人已离地而起。

原来是一条索绳，飞了过来，正套在韩士公的颈上。

但闻皇甫岚怒喝一声，纵身飞起，寒芒一闪，索绳应手而断。

韩士公一提气，一个大翻身，双脚落着实地。

林寒青低声赞道：“皇甫兄出剑好快！”

皇甫岚道：“林兄过奖，兄弟早已拔剑在手，预作戒备了。”

韩士公四目一望，只见皇甫岚右手中横着一柄寒光四射，长约尺许的短剑，心动中暗叫一声惭愧，道：“多谢老弟相救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鬼蛾伎俩，决不止此，两位要小心一点。”

转脸看去，四无人踪，只有丈余外一棵大树。

林寒青望了那大树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那人隐在树上，敌暗我明，必得先迫他现身出来才好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这事容易。”忽的一扬右腕，一把金钱，脱手飞出，直向那大树上飞了过去。

他手法十分怪异，那把金钱，飞近大树之后，突然相互撞击，只听一阵叮叮略略，六枚金钱，突然向四外散飞开来。

但见枝叶横飞，纷纷落下。

原来，金钱四面的锋刃锐利异常，四外飞去，有如一把利刃在搅剑一般。

直待六枚金钱力尽而落，仍不闻树上有何声息传来。皇甫岚微微一怔，道：“我到树上瞧瞧去。”纵身一跃，直向那大树上飞去。

林寒青暗蓄功力戒备，沉声说道：“皇甫兄小心了。”

但见皇甫岚左手一伸，抓住软技，右手短剑护在前胸，一个跟斗翻上

了大树。

那知事情大大的出人意外，皇甫岚在大树上转了一周，飞身而下，说道：“奇怪呀！”

大树上哪有人踪？”

韩士公呆了一呆，道：“那强索明明是由这大树之上飞下，怎的会没有人呢？”

只听一个冷冰冰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大会限期未到，不能擅越雷池一步，违者死。”

三人急急转脸望去，只见一个全身黑衣，头发长垂的怪人，站在两丈外另一棵大树之下，面对树身，背向三人。

林寒青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朋友，咱们的缘份不浅，这次是二度见面了。”

那黑衣人冷冷说道：“第一次是在那神武镖局了。”

林寒青接道：“第二次，是刚刚不久，只可惜你未察。”

韩士公想到适才索绳加颈之辱，心中大是忿怒，厉声喝道：“既敢现身拦路，何以不转过身来，以面目对人？”

黑衣人冷冷说道：“本门中人，向不愿以面目对人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在下代为效劳了。”双肩一晃，陡然欺了过去，动作奇怪无比，左手一伸，直向黑衣人肩头上搭去。

只见黑衣人回手一抄，五指如钩，疾向皇甫岚左腕脉穴之上扣来。

这黑衣人头不回望，身不移转，但凭两耳听觉，回手一击中，拿脉认穴，竟然是准确无比。

皇甫岚吃了一惊，陡然向后闪开五尺，冷冷说道：“朋友出手一击，已见武功不见，可是那白梅花的主人么？”

黑衣人冷冷道：“如是敝主人出手，那还有你的命在！”

皇甫岚心下更是惊骇，暗道：“听这人的口气，只是那梅花主人手下一名属下，武功竟是如此高强，父亲为此忧心忡忡，实非过多之虑了。”

他自出道之后，除了败在林寒青手下一次之外，从未遇过敌手，这黑衣人的出手一击，使他警觉到，碰上了生平未遇的——。

只听那黑衣人冷漠的接道：“敝主人这次邀集天下英雄，聚会这烈妇冢，限期早已定明，明日午时，自会技武林规矩，迎接诸位，眼下时眼未到，却是不许擅自闯入，此刻你们还来得及全身而退，如是再往前值间一步，那是自寻死路了。”

皇甫岚心前退意，一则因对方武功高强，这些话并非是吓唬之言，二则急于回报父亲，也好使他早作准备，正待回身而去，却听那韩士公大声说道：“咱们要到烈妇冢去接人……”

那黑衣怪人冷冷接道：“不用去了。”

韩士公怒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黑衣怪人道：“如是他已不在烈妇冢，自是不用去接他了，如是他还留在那里，也是早已死了，明天再来收尸不迟。”

韩士公想到白姑娘那弱不禁风的身体，遇上这等武功高强的凶恶霸道之人，只怕是早已死在他们手下，不禁怒火上冲，大声喝道：“这烈妇冢既非你们所有，凭什么不让老夫进去？”

黑衣怪人接道：“你如是不想活了，那就不妨进去试试。”

韩士公心头一震，知他并非故作惊人之言，但他生具暴躁刚烈的脾气，

纵是明知自己武功不济，难以是人敌手，也要闯去试试，当下举步向前行去，双目却盯在那黑衣怪人的身上，严作戒备。

那黑衣怪人虽和几人说话不少，但人却一直面对着那树身而立，始终未转望几人一眼！

但韩士公已移脚步，那黑衣怪人立时警觉，有如背后长有眼睛一般，右手一挥，人已欺到了韩士公的身前，来势虽快，但却仍是背着韩士公。

复黑有如乌爪一般的五指，反臂而出，抓向了韩士公的前胸。

这等背向敌人的攻袭，实为武林中从未闻见之事，但韩士公却未有半点轻敌之心，早蓄内劲的右掌，迎势拍出，左手一招“黑虎偷心”，击向那黑衣怪人背上的“命门穴”。那黑衣怪人突然横里移开两步，身法奇诡，有如莫可捉摸的飘忽幽灵，一转之间，不但避开了韩士公的攻袭之势，而且人也欺近了韩士公的身侧。

韩士公吃一惊，暗道：这是什么身法？右拳呼的一招“飞钱撞钟”，左手却疾施一招“拒虎门外”。封住了全身见处要害。

他闯荡江湖数十年，身经百战，这份对敌经验，实非林寒青和皇甫岚能够及得，这平常的两招，但见他运用的时机恰当，竟是大见威力。

那黑衣怪人欺近的身子，正好吃他击出一拳逼住，左掌又刚好封住那黑衣人反臂点向前胸的一指。

两人电光石火的交手两招，同是退了开去。韩士公左手和那黑衣怪人反臂点出的一指接实，一幢之下，有如和坚石冷冰相接，一胜寒意，由掌指直传内心，心下骇然，一退七八迟远。

林寒青看出了韩士公脸上神色不对，心中甚觉奇怪，这交手两招，本是秋色平分之局，这韩士公却吃了大亏一般，忍不住低声问道：“怎么韩兄吃了亏么？”

韩士公摇摇头，凝目不言，似是正在思索一件往事。

这时，那黑衣怪人仍然是背对着三人而立，凝立不动，长发、衣袂，在风中飘飞，挡在道中，拦住了三人去路。

皇甫岚收了短剑，道：“我再去会他一会。”纵身而上，一拳击向那黑衣人的后背。

他自重身份，不肯暗中施袭，拳势击出的同时，喝道：“小心了！”

那黑衣人仍然静立不动，似是未闻得皇甫岚喝叫之言。

这皇甫岚平日里虽是自负甚高，但今日所遇的敌人太怪，他本是人随那击出的拳势一齐向前冲上，左手却立掌胸前，准备应变，但见那黑衣人闻声不动，十分漠然自己的攻势，突然一沉丹田的真气，硬生生把向前疾冲的身子，停了下来，双脚点着实地，击出的右拳，突然向前一送，内力外传，一股暗劲击向黑衣人的后背。

皇甫岚眼看着拳劲，击中了那黑衣人的后背，忽见那黑衣人身子随着拳劲一侧，竟然的把一股举劲滑了开去，皇甫岚暗叫了一声惭愧，如非我中途变卦，这一击是实拳中敌，势非要吃大亏不可。

付思之间，那黑衣人已然发动反击，随着那侧转的身子，反臂推出一掌。

皇甫岚距那黑衣人还有四五尺远，料他反劈的掌势，决难伤得自己，待他招术用老，正好斯身而进，扣他的脉穴，攻他个措手不及，突听韩士公高声吼道：“小心了，阴风掌。”



一股奇寒的暗劲，无声无息的撞了过来。

皇甫岚听得韩士公喝叫之声，已自警觉，陡的一闪，横移五尺。

饶是他应变够快，也被那奇寒的暗劲余力波及，只觉一股寒风，掠身而过，不禁打了一个寒颤。

忽然间，人影一闪，那黑衣怪人幽灵一般，已然欺到身侧。

五指箕张，抓向前胸。

皇甫岚一提真气，一招：“画龙点睛”，食中二指一骄，点向那黑衣人右腕脉穴，右腿突然飞出，踢向那黑衣人的左肋。

目光一瞥开，只见那黑衣人抓来的五指，都留着很长的指甲，尖锐、森白，有如利齿一般。

黑衣人虽然背对皇甫岚，但举动却是有如日见一般，身子一斜，险险让过一脚，另一条手臂，却疾快的伸了过去一点向小腹。

皇甫岚暗抽一口冷气，一招“手挥五弦”，斜斜扫出。

这是一场武林中从未闻见的搏斗，那黑衣人始终是背对强敌，但他出手诡异，招术辛辣，双臂运转灵活，毫无背后御敌的滞笨情形。

皇甫岚尽展所学，忽掌忽指，突穴斩脱，门户封的十分严紧。

片刻之间，两人已对拆了三十余招。

皇甫岚只觉那黑衣人，每劈出一掌，周围就增强了一些寒气，数十招后，有如置身在寒风冰雪中一般。

他一面要运动抗拒寒冷，一面破解那黑衣人奇诡的招术，掌指适用，渐见迟滞，不似初出手那般灵活。

林寒青有心出手替他下来，但又知他为人高傲自负，出手接替未必为他所欢，只好暗凝聚功力，准备必要时出手相救。

忽听韩士公高声喝道：“那阴风掌是一种十分歹毒的武功，和人动手时，寒气能在不觉间，侵入人体，兄弟不要着了他的道儿。亮家伙对付他吧！”

皇甫岚也觉着，身上感受寒气，愈来愈强，如若这般打下去，终将落败，只是一时间却想不出对付之策，韩士公这一叫，立时警觉，右手一探，取出短剑。

兵器在手，豪气一振，短剑连挥，寒芒电旋，封挡那黑衣人的攻势，大声喝道：“在下手中的宝剑锋利，朋友也亮兵对吧！”

那黑衣人冷冷答道：“我赤手空拳，也一样胜你。”右手突然一抢，由上面拍了下来。

这人的手臂，好似装有活动地机环一般，背身动手，运用自如，灵活异常。

皇甫岚只觉拍下来一掌，如同拉着冰雪而下，掌势未到，阴寒之气，已山涌而至，心头惊骇不已，闭住呼吸，右手短剑反撩而上，横里削了去。

那黑衣人始终未回望一眼，但却知道皇甫岚手中的短剑利害，不落掌，立时收了回去。

右手收回的同时，左手却已攻出，五对齐张，挟张一股冷风，点向皇甫岚的小腹。

皇甫岚被他上下交互攻势，迫的又向后跃返五尺。

他手中有了兵刃，仍然无法胜得这黑衣人，不禁又羞又怕，一退即进，长啸一声，挥舞短剑攻了上去。

短剑流转，愈来愈快，片刻间化成一团寒光，卷袭而上。

这时，皇甫岚虽已觉着全身寒意，愈来愈浓，但一股强烈的求胜之念，迫使他强提真气，通住寒气不能内侵，短剑尽展所学，着着迫攻。

## 第二十三章

又斗了二十余合，皇甫岚已觉不对，只见身上愈来愈冷，双手双腿，运用似已渐失灵活，心中大惊，如若不能在十合之内，胜得对方，不但英名将尽付注流水，且恐要伤在对方的掌指之下，情急之下，突施绝学，一招“流星赶月”手中宝剑，银虹暴长。

但闻一声尖厉的长啸，血雨飞洒，溅落了皇甫岚一脸。那黑衣怪人有如一阵狂风般，飞奔而逝。

荒凉的草地上，遗落两枚枯黑瘦长，留有长指甲的手指。

韩士公急步跑了过来，道：“你留下来的他两个指头……”忽然发觉皇甫岚脸色苍白，神情不对，赶快伸手扶住，道：“皇甫兄，你怎么了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我有些冷。”

韩士公大惊失色，道：“你可是中了他的阴风掌了？”

皇甫岚强行一根精神，道：“不要紧。”

这时，林寒青也已跑了过来，伸手抵在皇甫岚后背之上道：“我助你一臂之力，快些运气调息。”

皇甫岚微微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多谢兄弟了……”一语未毕，已觉出林寒青掌心内的热力，传入了体内，急忙镇定心神，运气和热力相和。

他内功深厚，又是童身，再加林寒青以本身内功助他，果然驱除了不少寒意。

盞茶工夫之后，皇甫岚突然一挺身，脱开了林寒青的掌心道：“有劳兄弟。”

林寒青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些吗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好多了，咱们不能延误那白姑娘的性命，早些冲进去吧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兄弟开道。”

韩士公、皇甫岚都已和敌人动过了手，只有林寒青仍是毫不在意，凝神待敌。

皇甫岚道：“兄弟，听我一句话好么？”

林寒青回过头道：“有何教言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拔出剑来，他们掌指上练有上门功夫，都是不需要兵刃动手的，犯不着和他们硬拼。”

林寒青看他关注之情，溢于言表，不忍负他好意，探手摸出参商剑，握在手中。

皇甫岚接道：“兄弟听我话，他们发出掌力中，有一股侵肌透骨的阴寒之气，这等邪门毒功，原本不足为奇，但如和他久战下去，却是大大的不利，因此，如已出手，不妨全力致胜，小兄的经验，前十招内，他们掌内蓄含阴寒之劲，还难发挥出来，十招内如能伤了他们，那是最好不过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多谢指点。”仗剑当先而行。

那知事情大出意外的是，一路之上，竟然未再遇上拦击，直入了烈妇冢。

荒凉的墓园，高大的冢，依然是那样孤独肃索，所有的黑衣人。都不见踪迹何在？

韩士公看四周景物依旧，也未见黑衣人布下阵势、遗迹，不禁一怔，道：“奇怪呀！”

他们劳师动众而来，岂能一无作为而去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咱们先去瞧瞧那白姑娘再说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不错，兄弟如不提起，老猴儿几乎忘去了此来用心。”大步奔向石室。

但见石室中空空荡荡，那里还有白衣女和两个小婢的人影。

韩士公一跺脚：“糟了，定然是被那些黑衣人生擒而去。”

林寒青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她作事极是谨慎，既有了防范之心，岂有再接人以可乘之机，也许他们主婢三人，早已避敌而去。”

只见一个娇如银铃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林相公，林相公。”

回头望去，只见香菊手横宝剑，急急奔了过来。

韩士公迫不及待的问道：“白姑娘好么？”

香菊道：“小姐很好啊！”

韩士公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我还以为你们被擒了。”

香菊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想的不错啊，我们都被人擒去。”

韩士公知他会错了意，但懒得和她开口，持髯一笑，默不作声。

香菊望了韩士公和皇甫岚一眼，笑道：“林相公，我们小姐请你移驾到她的新居一叙。”

林寒青茫然道：“新居？”

香菊笑道：“就在那五行奇阵中嘛！”

林寒青微微一笑道：“我倒是忘记了……”

香菊接道：“素梅那死丫头，把你们撵走之后，小姐就醒了过来，立刻要我们迁到那五行奇阵之中，她说再晚些就来不及了，果然，我们迁入那阵中之后就有很多黑衣人。”

韩士公听得三女无恙，心情一宽，忽又想起那些黑衣人的行踪来，忍不住问道：“那些黑衣人呢？”

香菊道：“一切都在小姐的算计之中，那些黑衣人带了甚多白色的木棒，竟也在这烈妇冢内布起阵来，那些黑衣人一个个笨的要死，摊开了一张图，左量右划了半天，才插上一根木棒，刚刚见根，就听到一阵凄厉的长啸传来，那些黑衣人闻得啸声；拔起已经插好的木棒，跃上马背，急急如丧家之犬一般跑了！”

韩士公想到那几根木技，青竹插布的奇阵，岂能挡得那些黑衣人的视线，忍不住问到：“你们三人躲在那里，难道就未被黑衣人看到么？”

香菊道：“我们在深草之中，铺上了毛毡，躺在地上，他们自然是瞧不见了。”

林寒青默想那白衣女选择的布阵地势，果是乱草极深之处，如若隐身其间，敌人如不注意搜寻，实是极难发现，但那片地势，却又位居这烈妇冢的心脏之区。

林寒青、皇甫岚、韩士公只得随她身后，向前跑去，绕过那高大的青

绿，素梅早已在阵外相候，欠身说道：“小姐请林相公入阵一叙。”让过林寒青，却挡住了韩士公和皇甫岚。

韩士公一拉皇甫岚，退后了数尺，低声对皇甫岚道：“那白姑娘是一位充满着神奇的人物，我活了这把年纪，连听也没有听过世上有如她那般奇怪人物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如何一个奇怪法呢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她胸中熟记了天下最深奥的武功，但自己却是手无缚鸡之力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这虽是有些奇怪，但也称不上神奇二字，如是她骨胳不适习武，但却有着过目不忘的聪明，机缘巧合，使她看到了那载述武功的秘籍，或是无意中听到别人谈起武功，默记于心，此等事，前有先例。

韩士公笑道：“这一点老朽领教了，她身体弱不禁风，稍有劳累，人就要晕倒过去，可是她竟能借一枚金针刺入穴道之中，立时就精神大振，脸泛红光，精神的健旺，尤过常人。”

皇甫岚沉吟一阵，道：“这或是医道中高深之学，兄弟不解医理，不敢妄论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她体弱胆大，履险如夷，料事之能，如具神通，这又作何解释？”

皇甫岚略作沉吟，道：“兄弟未见过那位白姑娘，但听韩兄口中所言，那白姑娘当是一位具有大智大慧的才人，她信任自己的智慧、判断，虽是不会武功，却能临事镇静，心神不乱……”

他仰起脸来，凝目沉思了片刻，接道：“凡属智慧过人的人，一旦发觉事与愿违，判断错误，又十分轻谈生死，所谓大智者，必具大勇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高论，高论，兄弟这么一说，老哥哥算是增长了一层见闻，唉！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胜旧人，眼看你和林兄弟这等少年英雄，实叫我这老哥哥，又是欢喜，又是感慨。”

皇甫岚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兄弟只不过随口乱言了几句，如何敢当韩兄这等夸奖，倒是那林兄弟……”

韩士公接道：“他怎么样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他气宇轩昂，相非常人，如若投身仕途，不失度相之位，如若是混迹武林之中，亦将为一代宗师身份，还望韩兄多多赞助于他，唉！可惜兄弟父母在堂，不能常年随他身侧，助他创出一番勋业，造福苍生。”

韩士公奇道：“兄弟，你可精通相人之术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家母精于此道，兄弟只不过得蒙指点一二，谈不上精通二字……”

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但林兄的内心之中，似必有着一种难言的苦衷，这使他人生中充满忧郁，如要他振奋雄心，在武林中争一派宗师身份，势必要先解去他心中的忧郁之结，这点还得韩兄随时相劝，如有用得着兄弟之处，只要四指宽一封便函，兄弟当尽起六星塘中精锐，兼程赶往候命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自来英雄最相借，你这般对待那林寒青……”

忽听香菊高声说道：“喂！你们两个人过来啦，我家小姐有请。”

韩士公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兄弟，这小妞儿，说话毫无礼貌，兄弟千万不要介意……”突然放低了声音，接道：“不过，她对咱们林兄弟，倒是温文有礼。”

皇甫岚微微一笑，默然不言。

香菊看两人神色不对，白了一眼，道：“鬼鬼祟祟的不说好话。”

两人也不理她，大步行了过去。

素梅迎上阵外，说道：“两位请紧跟我身后入阵，若是走错了方向，陷入阵中，那可是自找麻烦。”

韩士公心道：“几根区区的木桩、青竹，难道还真的能挡住人不成？”心中虽是不信，但人却紧随那素梅身后而行。

但见素梅在阵中东转西折，明明是几乎可到的地方，她却偏偏绕了两个大圈子，转了几个弯子，进了奇阵中心，只见草地上铺了一幅红毡，那白衣女盘膝坐在毡上，林寒青坐在一侧，两人相距有两尺多远。

皇甫岚仔细打量白衣少女一眼，是人间绝色，除了稍嫌瘦弱些外，无一处不是生的丹青难绘。

韩士公对奇阵阻敌一举，虽然心中存疑，但对她料事之能，确已大为惊服，一抱拳道：“姑娘受惊了！”

白衣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很好，两位请坐啦！”

韩士公、皇甫岚，就地坐下，那白衣女又抢先说道：“那些人被三位逐离此地，决然不肯甘心，我料他们，即将去而后返，此地此刻，不宜和他们正面冲突，特地请三位来此暂避敌锋……”

目光一转，投注到皇甫岚的身上，接道：“你受了伤么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适才和强敌动手时，被他们一种外门掌风所伤，但此刻，在下已自觉不碍事了！”

白衣女摇头接道：“你用内功，抗拒住那阴寒之毒，暂时不能发作，实则阴寒滞积体内，再经据战，或是染患小病，阴寒必将趁势内侵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姑娘高见，在下亦知体内积存的寒毒未除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如你肯信任我，我就用金针过穴之法，替你除去体内阴寒。”

皇甫岚原本打算返回徐州店中，再请父亲以内功代为逐出体内阴寒，但闻那白衣女自愿代为疗治的一番感情，自是不便拒绝，当下笑道：“姑娘尽管出手。”

白衣女缓缓取过三枚金针，笑道：“一点也不疼，不用害怕。”这两句话，说的天真浪漫，尤带稚气。

皇甫岚道：“纵然断去一臂，在下也自信忍受得住！”

白衣女扬起手来，分把三枚金针，刺入他左臂“天府”、“白侠”、“尺泽”三穴之中，说道：“你似是通达医道，竟然把侵入体内的阴寒之气，完全逼入了“手太阴肺经”之中，疗治起来方便不少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略知一二，姑娘见笑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好好静坐一会……”目光一转，望着韩士公道：“从此刻起，到明日午时之前，你们都不能离开这奇阵了……”

她娇喘了两声，接道：“等一会，定然有很多人在这阵外走动，你们且不可大惊小怪，只管伏在草地之中休息就是，也许还从他们的口中，听到一些内情。”

韩士公暗道：此刻离去，明天也要来参与这场盛会，多留在这里一夜也是一样，说道：“好吧！就依姑娘之见。”

忽听守在阵门的素梅叫道：“来了咱们得隐起身子。”

皇甫岚突然接口说道：“在下必得赶回徐州城中一行，只怕是难遵姑娘之命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为什么？你定要回到徐州城中一行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因为家父还留在徐州城中，纵然是此行必死，在下也得冒于死万难而行。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我瞧是不用了。”

皇甫岚骇然道：“百善孝为先，姑娘此言，是何用心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令尊如若是心怀你的安危，定然会找到烈妇冢来，咱们在此相候于他，接迎他入阵就是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如是家父不来呢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如若是令尊不来，他定然是一位智机绝世，大智大勇的人物，虽然父子情深，他不愿轻身涉险，未届时刻，孤身轻试敌锋……”语音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你自己想想看，令尊到底会不会来？”

皇甫岚沉吟了一阵又觉两者皆有可能，竟是拿不定主意，霍然站起身来，拔出臂上金针，道：“多谢姑娘施救，兄弟不愿委作预测，就此别过。”

林寒青突然挺身而出，道：“皇甫岚兄我伴你一行。”

皇甫岚摇头道：“林兄犯不着和我同冒此险，白姑娘说的不错，如若留在此地，生死各半，闯出去的话，却是九死一生。”

白衣女忽然盈盈一笑，道：“你不用劝他，他外貌随和，内心刚复，看去对人冷漠，实则一腔热情，他除非忍下不说，如若是话说出口，劝也无用！”

皇甫岚道：“你明白此去凶险异常，为什么要他轻身涉险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此乃兄弟之意……”白衣女笑道：“你们可听过老僧割肉喂鹰的故事么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你要我们学那老僧，舍身全人，如若在下一己之死，却能救得天下武林同道，那死我一人，也就够了，如若在下之死，无补大局，又何苦让那林兄弟，陪上一条生命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这人满好心嘛……”淡淡一笑，又道：“可惜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这倒要听听高见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一人之力，决难是那梅花主人属下之敌，但如你们两人联手，那情势就大大不同了，纵然失手被擒，亦必将惊动到那梅花主人，至低限度，将使他们大费一番手脚，只有惊动那白梅花的主人，你们才有生存之机。”

皇甫岚、林寒青若有所悟，但却又不尽了了，相互望了一眼，默不作声。

白衣女举手理一下鬓边散发，笑道：“如若你能伤得那白梅花主人几个属下高手，那是最好不过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那才能使他动了生擒你们之心啊！”

林寒青冷冷说道：“大丈夫可杀不可辱，如其为他们生擒受辱，倒不如舍命一战。”

白衣女突然放声咯咯娇笑起来。

林寒青茫然说道：“你笑什么？我说的那里不对了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匹夫之见，何足言勇！”

林寒青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姑娘讲话，最好是不要出口伤人！”

白衣女笑容突敛，圆睁着一双大眼睛，凝注在林寒青的脸上，瞧了良久，缓缓说道：“我不是有心骂你，但就事论事，你们决然逃不出那梅花主人属下的围击！”

只听见素梅急急的跑了进来，说道：“小姐，那黑衣人去而复返，而且来人众多，不下三四十个之多。”

白衣女点头一笑，道：“不用大惊小怪，此事早已在预料之中。”突然取过两枚金针，目光一掠林寒青和皇甫岚，道：“趁他们阵势未成，我送你们出去。”

林寒青急道：“姑娘不是不会武功么？那白梅花主人属下，个个武功高强，只怕我们保护不周。”白衣女淡淡一笑，“我如不送你们，你们两人很难冲得出去……”，回顾了韩士公一眼。接道：“有劳你代守门户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老朽奉陪一行如何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不用了，我们送这位。皇甫兄出阵之后，就立刻回来！”双手一扬，两枚金针尽刺入穴道之中。

金针入穴，白衣女那苍白的脸色上，立时泛现出一片艳红之色，星目中也暴射出奕奕神采。

只见她轻启红毡一角，缓缓取出一个玉盒，说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当先举步向阵外行去。

皇甫岚低声对林寒青道：“兄弟听家母说过，世间有一种深奥针穴之法，可激发一个人生命中的潜力，但此术失传已久，这位姑娘的手法，颇似那失传的针穴之术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她手无缚鸡之力，但那豪勇之气，却是大的惊人！”

说话之间，人已出了奇阵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一群黑衣人，并肩站在数丈之外，长发飘垂，脸上戴着黑色的面具，只露出两只眼睛，看上去诡奇无比。

林寒青一抬手拉出短剑，大近两步，走在那白衣女的身前，神色凝重，横剑胸前，暗中凝集了功力戒备。

皇甫岚却落后一步，拔出短剑，护住那白衣女身后。

只见那并排而立的黑衣人，数十道目光，一齐盯注在三人身上，但却肃立不动，有如几十个木雕泥塑的黑衣神像一般。

那白衣女低声对林寒青，道：“要他们执事人出来答话。”

她语气温柔桥脆，但却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威力，林寒青怔了一怔，高声说道：“那一位当事，请出来答话。”

只听一声冷哼，遥遥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尔等不守信约，提前赶来此地，藐视梅花令主，还是自裁了吧！”

林寒青转脸望去，只见数丈远一株古柏下面，站着一个黑衣人，面对古柏，背向三人。

皇甫岚短剑一挥，欺进了两步，说道：“姑娘请回阵中去吧……”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林兄弟，今日之局，只怕是难免一战，咱们闯吧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好！”短剑挥摇，和皇甫岚联袂向前冲去。

但闻那白衣女娇声喝道：“不要冲动鲁莽，快追回来。”

两人身法奇快，那白衣女活还未及出口时，两人已冲近了那黑衣人。

但见那数十个肃立不动的黑衣人，突然齐齐扬手，劈出一掌。

一股强猛绝伦的暗劲，挟着一股阴寒之气，直撞过来。

林寒青、皇甫岚同一心意，怕这强猛的掌风，伤了那白衣女，不约而同的运起内劲，挥掌硬接一击。

双方力道一接，林寒青、皇甫岚同时觉着心头一震，不禁心中一惊，返身一跃而退。

皇甫岚道：“姑娘有何指教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他们虽是数十人一齐发掌，但却是内息互通，把数十人力量汇集在一起，你们两个纵然是内功深厚，也是难以硬挡锐锋，不过，他们的传力神功，还未练到登堂入室，难以发挥奇效，要不然，你们接那一击，非被震伤不可。”

林寒青心中暗道：“这话倒是不错。”他刚才接得一击，只觉对方力道猛而不继，而且来势先后不同，如若把那些来势先后不同的力道，尽集一起，势非被震伤不可。

只听那数丈外，面树而立的黑衣人答道：“不错，这正是传力神功，你们三人就是武功再高一些，今日也是难逃危运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传力神功何足为奇，想破它还不是容易得很。”

那黑衣人道：“那你就不妨试试？”

白衣女低声对林寒青、皇甫岚道：“你们两人，再冲上去，运气护住身体，凝功手掌，但却蓄而不发，待他们内劲发出，再以内功顺敌来势，引在一起，让他们自相拼斗，可借你们没有学过那“导阴接阳”的手法，只怕难以得心应手，我此刻传你们口诀，你们用心听着，只要能依照去做，纵然不够熟练，难以尽导敌人的内劲相撞，但凭你们两人内功，运气护身，导引他们一半掌力相撞，也就不至受伤了。”

林寒青、皇甫岚来不及转第二个念头，那白衣女已然低声接道：“气聚丹田，劲凝右腕，左手接力，右腕抛出……”

林寒青、皇甫岚都是内家高手，听她低还口诀，不自主的用心思索起来。

只听那白衣女继续说道：“你们初次试用，那是决难得心应手，但当不无小助。”

这时，那些黑衣人已然逼近到几人身外数尺，散布成合围，但见林寒青和皇甫岚，二人屏息凝神，默不作声，毫无准备拒敌的样子，一时间，倒不敢莽撞出手。

那白衣女仍然低声解释那日决所包罗的实用法门，两人听的渐渐入神，各自运用智慧，推敲那出手方位，竟连那黑衣人逼近身侧，亦不自知。

但闻那数丈外，面树而立的黑衣人，冷漠的笑声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你们已陷身入合围的阵中，还不束手就缚，更待何时？”

林寒奇心神一清，冷笑接道：“大丈夫，生死何惧，你们尽管出手吧！”

那黑衣人冷哼一声，突然向后一仰，疾跃过来，这一跃之势，足足有数丈远近，停下身子之后，仍是背对三人而立。

林寒青。动中大为奇怪，低声说道：“皇甫兄，这些人何以始终不肯转过身来，以面目对敌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，江湖中不少标新立异之辈，故作诡奇，以博怪名。”

只听那黑衣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先试我一招看看？”反臂拍出一掌。



他虽是背对敌人，但出手认向，却是准确无比，一股森寒的掌风，直向皇甫岚前胸撞来。

那些困布在四周，戴着黑色面具的长发人，一见那黑衣人出了手，反而各自向后退了几步，空出了一大片草地，显然，是要那黑衣人和林寒青等，先来一场单打独斗。

皇甫岚右掌一探，硬接下了那黑衣人反臂遥击过来的一记掌风，正待探剑欺身还击，林寒青却抢先飞步而出，说道：“皇甫兄，这一阵让给小弟如何？”

说话之间，人已欺身而上，左手一探，向那黑衣人长发抓去。

那黑衣人右手反臂点出，食中二指，直点林寒青腕脉穴。

皇甫岚高声叫道：“兄弟用兵刃，他们双手练有外门毒功犯不着和他们硬拼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多承指点。”右手短剑疾伸，一招“空云摘星”寒芒闪动，指袭向那黑衣人后背的“命门穴”上。

黑衣人左手反臂一抄，疾抓林寒青握到右腕，出手神速，变化无方。

林寒青右腕一流，避开那黑衣人一抓之势，短剑斜里一撩“王母卷帘”，寒芒闪动间，飘起了两朵剑花，扫向那黑衣人的左腕。

那黑衣人虽是背对林寒青，但举动的灵敏，却有如目睹一般，林寒青剑势一变，他左手已然收了回去。

林寒青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此人好快的身法！”短剑疾变，连出三招，刹那间寒芒电闪，幻出一片剑光，分袭那黑衣人数处大穴。

但见那黑衣人身躯乱闪，身法之奇异，竟然把林寒青三剑一齐避开，左手掌劈，右手指点，双手一齐交攻了出来。

两人电光石火的交手了六七招，竟然是谁也未能占到便宜。

林寒青仔细看那黑衣人的背上衣服，不见破裂之处，显是另一个人。

皇甫岚高声说道：“林兄弟，速战速决，不可拖延时间。”

林寒青大喝一声，剑法忽变，刹那间寒芒飞旋，剑气漫天，排山倒海般直压过去。

这一阵猛攻，势道凌厉，只看的皇甫岚击节赞道：“好剑法！”

但见林寒青剑势一变，奇招突出，朵朵剑花中，突然飞射出一道寒芒，笼罩在那黑衣人后背上，一十八处大穴。

那黑衣人似是亦知难以避过这一剑之危，右掌突然反臂疾劈而出，竟然是直入寒芒飞旋的剑花之中。

剑芒突敛，血雨溅飞，那黑衣人却突然一跃而起，飞出去七八尺外。

就在那黑衣人飞起的同时，另一团黑影，越过了林寒青，直向后面飞去。

皇甫岚右手一探，抓在手中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条齐时断了的小臂，正待开口赞扬林寒青几句，忽见那白衣女一撩白裙，疾步向前行去，一直行到了林寒青的身后，取过一枚金针，刺入了林寒青的后肩之上。

只听林寒青长长吁一口气，缓缓回过头来，望了那白衣女一眼，道：“多谢姑娘相救。”

皇甫岚一跃而至，低声说道：“兄弟，你受了伤么？”

林寒青点点头，道：“伤的不重。”

凝目望去，只见林寒青石胸之上，一片血迹，似是那黑衣人的断臂，

击在林寒青的前胸。

这时那断臂的黑衣人，已若飘风闪电般疾奔而去，转眼间踪迹全无。

那四周散布的黑衣人，已然组成一座方阵，把三人团团围在中间。

奇怪的是那些黑衣人并不出手，团团把几人围住，似是别有所待。

只听那白衣人低声说道：“时机转眼即逝，快些向外面冲吧！”

林寒青短剑一挥，当先向外冲去。

那些黑衣人眼看林寒青冲了出来，齐齐挥掌击去。

林寒青吃过一次苦头，心知这般人合力的一击，威势非同小可，当下暗中一提真气，左手伸了出去，依照那白衣女传述的口诀，接下迎击而来的掌力。

这“导阴接阳”手法，是一种内外兼修的神奇之技，林寒青人极聪明，那白衣女传述方法又能兼极细微，是以林寒青听过一次后，竟能牢记心头，左掌一和那迎面撞过来的奇猛力道接触，立时凝劲护住要穴，同时运气内引，果有一段极强的暗劲，循臂而上，内腑五脏都感觉到强烈的震动，有如置身在澎湃的洪流中，虽是早已有备，运真气护住了要穴与心脉，但仍有心神震动，难以禁受的感觉，心头大骇之下，右手一推，蓄劲外发，本身力道引着那承受下来的~股暗劲，激射而出，倒海排山一般涌了出去，撞向那右侧的黑衣人。

但见右侧五个并立的黑衣人，迅快绝伦的变成纵立的姿势，由那当先一人挥掌推去。

一击之势，汇合了五人的内劲。

两股强猛的力道一触，立时旋起了一阵狂脱，沙土飞扬，断草横飘。

皇甫岚长啸而起，短剑挥摇间，化作一道白芒，直向南方冲去。

白衣女突然向前行了两步，紧随林寒青的身后，低声说道：“快些向前冲去！”

林寒青抬头看去，皇甫岚已冲入了阵中，短剑闪动起点点寒芒，和那些黑衣人展开了近身相搏。

原来，林寒青这一招“导阴接阳”手法，承受下一方的力道，反向另一个方向击了过去，使对方阵势一乱，皇甫岚借势冲入阵中，短剑左扫右刺，一阵猛攻，迫使敌阵无法复合，发挥了妙用。

林寒青道：“姑娘也要深入阵中么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我紧随在你的身后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敌人众多，搏斗之间，必定异常混乱，只怕在下保护不周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时机稍纵即逝，趁他们高手还未赶到，快些冲入阵中去吧！”

林寒青短剑一探，道：“姑娘珍重。”疾向近身一个黑衣人刺了过去。

那黑衣人武功不弱，身子一侧，避开了林寒青一剑，人却借势从旁侧欺身攻了上来，反手一把，扣拿林寒青握剑右腕。

林寒青心知眼下情势利在速战速决，拖延时间，无疑予以敌可乘之机，右手短剑刺出的同时，左手却在剑势的掩护之下，悄然递出，点向那黑衣人肋间。

那黑衣人右手抓出时，才发觉了危亡一发，林寒青的指尖，已然将近右肋的“天池穴”。

此人武功确也了得，就在这间不容发的一瞬间，突然一吸真气，向前

欺冲的身子，硬硬生生的向后缩回了半尺，险险避开了林寒青的一指。

林寒青暗暗吃惊道：“想不到这人武功如此高强！”五指一翻，易点为抓，随势一探，抓住那黑衣人飘飞的长发。

只听那黑衣人惊叫一声，一个翻身，疾向人群中冲了过去。

林寒青望着手中握住的长发，也不禁为之一呆，原来那黑衣人头上飘垂的长发，竟然是伪制而成，长发被抓落之后，露出一个光秃秃的脑袋，竟然是一个和尚。

但闻那白衣女娇柔的声音，在耳际响起，道：“趁他们惊魂未定，快冲过去。”

林寒青收好假发，抬头望去，果然见黑衣人排成的阵势，已然大乱，正是破敌良机，长啸一声，探剑直攻过去。

原来，那黑衣人长发被林寒青抓了下来，心中惊骇之下，放腿狂奔，把刚刚重行摆好的阵势，又冲的七零八落。

林寒青、皇甫岚，并肩猛冲，剑刺掌劈，一阵猛攻，阵势更乱，原本出手有序，而持以御敌的奇阵，此刻，却不得不各自为战了。

这群黑衣人，因为人多手杂，阵势一乱，反有着碍手碍脚之感，恐怕伤了自己人，虽有绝艺，亦是难以施展。

林寒青和皇甫岚，虽可放手施为，但两人要兼顾那白衣女的安全，也有着甚多的顾忌，不能全力抢攻。

只听那白衣女高声说道：“你们抓他们的头发，这些人，都是戴的假发。”

此言一出，那些已然各自为战的黑衣人，更觉混乱起来。

要知他们身后飘垂的长发，动手时被风吹飘起，长达数尺，纵然是有着很好的武功，也无法不容这头发不披着。

皇甫岚大喝一声，一剑“浪卷流沙”，逼退了两个近身的黑衣人，左手一探抓住了一绝飘飞的长发。

那人长发被抓，心中似是甚为焦急，右手一抄，搭上了皇甫岚的左腕，左手全力一拳，捣向了皇甫岚，身子也随着拳势向皇甫岚扑了过去，竟然是不避凶险的拼命招数。

林寒青剑尖斜指“神龙摆尾”，横里刺了过去，正中那黑衣人前胸要害，惨叫声中，鲜血喷了出来。

皇甫岚左手用力一顿，那人头上的长发，果然应手而起，露出光秃秃一个脑袋，竟然也是伪装上的假发。

林寒青厉声喝道：“这些都是和尚，那梅花主人，定是伪冒的假名。”喝声中，剑势连变，刹那间寒芒转流，直攻过去。

皇甫岚长啸相和，挥剑抢攻。

这些黑衣人阵势已乱，再被两人先声夺人的气势所摄，更见慌张，片刻之间，被两人短剑连伤五人，冲开了一条血路，脱围而出。

林寒青心头惦记那白衣女，不禁回头望去，那知一转脸，几乎和那白衣女撞个正着，只见她满脸堆笑，说道：“你可是放心我么？”林寒青被她一言道破心事，反而答不上话，放腿向前奔去。

三人行出那烈妇冢，白衣女当先停下脚步，说道“皇甫相公诸吧！我们不送了。”

皇甫岚一抱拳道：“有劳两位相送，咱明日午时再见。”转身急奔而去。

林寒青只待皇甫岚走的踪影不见，才回目望了那白衣女一眼，道：“姑娘，咱们要回阵去么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自是要回去的，怎么？你怕了？”

林寒青吃她一激，豪气忽发，道：“在下只是担心姑娘的安危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这倒不劳费心。”

林寒青暗暗忖道：“她在兵刃拳掌的交飞之中，安然无恙的走了过来，如若完全不会武功，实是叫人难以置信？”心中暗想，口里却未追问，放步向前行去。

那白衣女紧紧的跟随在林寒青的身后，一面笑着说道：“我把生命身体，全都托付了你，你如打不过，咱们两个人，都不能活了。”

林寒青觉心头一震，精神大为紧张起来，他适才和那些黑衣人动手，虽然击清对方的阵势，八面威风，但却觉出了那些人，并非是酒囊、饭袋，全要凭仗阵势变化和联手之力拒敌，每个人都有着深厚的功力，所以能破阵而出，一则是皇甫岚从中相助，二则因那些黑衣人先行自乱手脚。可算胜之不武，这番单人匹马，重陷敌阵，胜负很难预料，听白衣女重言托嘱，心中惶惶不定，回头说道：“白姑娘，生死决战，独御强敌，在下倒不畏惧，只是保护姑娘，在下一人之力，恐难胜任。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不要紧，我帮助你抗拒强敌。”

林寒青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姑娘不是不会武功么？难道是有的隐技自珍，深藏不露？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我虽然不会武功，但却熟记了天下武功最深奥的各种奔决，其中两种专以闪避强敌功袭的步法，只要我精神支持得住，你又能阻挡得住当面来的敌人，他们就伤我不到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姑娘身体素弱，如何能支持得住？”

白衣女推了推手中的玉匣，笑道：“这玉匣中有一十二支金针，可以帮助我振奋精神。”

林寒奇心中忽然泛生起一股寒意，忖道：“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子，如若满是刻着金针，其状实是恐怖至极。”

凝目望去，只见她嫩脸上泛起了一片艳红，双目中神采奕奕，嘴角间似笑非笑，似是毫无畏惧，不禁豪气一振，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短剑护胸，大步向前行去。

就这一阵时光，那黑衣人，似都已悄然退走，阴风森森的古家中，听不到一点声息。

林寒青一皱眉头，回头说道：“白姑娘，他们都退走了么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如若不是那梅花主人亲身驾到……”

一语未完，突闻一阵朗朗的笑声传来，道：“梅花主人何等身份，岂能轻易临敌。”

只见一个身着长衫的人，从一棵大树之后，缓步绕了出来。

林寒青仔细看去，只见那人好一身奇怪恐怖的装着，全身上下，一色红衣，头上带着一顶红色帽子，除了露出一双眼睛之外，全身上下都罩在一身血红的颜色之中。

那人体态康洒，步履间十分轻松，目对两人停身之处走了过来。

林寒青有些手足无措的感觉，他虽有一腔豪气，但却毫无江湖经验阅历，看红衣人直行而来，不知如何才好？

只听那白衣女娇脆的声音，附在他耳际说：“不要怕他！”

林寒青胆气一壮，厉声喝道：“站住！再要向前逼近，可莫怪我要无礼了。”

这时红衣人已然逼近到两人停身处三尺左右，停下了脚步，说道：“兄台贵姓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林寒青。”

那红衣人道：“那青家旁的五行奇阵，可是兄台的杰作么？”

此人虽是衣着诡奇，但言词却温文客气。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没有那份能耐。”

那红衣人双目中寒芒一闪，道：“那是另有高人了？”

林寒青心下为难，不知是否该说出那白衣女来，正感为难之间，那白衣女突然挺身而出，道：“一座区区五行奇阵，算不得甚么？”

那红衣人两道目光凝注在白衣女的身上，由头到脚，仔细的打量一阵，道：“那是姑娘的手笔了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是又怎么样？”

红衣人声音突然转变的十分冰冷，迺：“姑娘能摆出正反奇阵，足见高才。”

白衣女微微耸动了一下柳眉，显然，她的心中，起了一阵波动。

只听那红衣人接道：“姑娘在梅花主人，邀宴天下英雄的会场之中，摆下了这座正反五行奇阵，不知有何用心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既认得，为什么不把它破去，何用多费口舌！”

红衣人道：“一座正反五行奇阵，还难得住区区，但武林中有此才人，在下倒是不得不见识一下。”

林寒青突然厉声接道：“你究竟是何人？如若是那梅花主人，何以又不敢承认？”

红衣人一阵冷厉大笑，道：“如若你们想见梅花主人，眼下倒有一条捷径。”

林寒青豪气飞扬地说道：“那种捷径？”

## 第二十四章

红衣人道：“那就先胜得区区在下。”

白衣女抢先接口说道：“咱们要比些什么？”

红衣人道：“武功、文才任凭选择，琴棋书画，在下亦都奉陪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的口气不小啊！”

红衣人道：“如非姑娘那一座正反五行奇阵，只怕也引不出在下现身？”

林寒青暗暗忖道：此情此景，只有比试武功，才能决定胜负，琴棋书画，徒耗时间。

当下说道：“在下想领教武功。”

红衣人道：“很好，你出手罢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你这身诡异的装束，既是吓不倒人，比武却是硬碰硬的事，你脱下，咱们再打不迟，也免得我胜之不武。”

红衣人道：“你如能够胜得，我再脱下这身红衣不迟。”

林寒青短剑平胸，说道：“那就清亮兵刃吧！”

红衣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和你动手，大概还用不着兵刃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倒是忘了梅花主人门下，都练有外门奇功。”

那红衣人冷冷说道：“武功一道，博大精深，阳刚阴柔，各有所长，奇正变化，互相为用，内家外门，万流同源，阁下偏见，未免是坐并观天。”

白衣女桥声接道：“好一篇荒谬之论，强词夺理，还道人坐并观天，百流虽渊同源，但功分宗门，法有邪正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”

红衣人冷冷接道：“载舟之水，亦能覆舟，姑娘之论，不过化简为繁之说。”

林寒青暗暗忖道：眼下情势，不宜拖延时间，此地距那奇阵，不过十丈左右，如若能尽早击败红衣人，或可不失重返阵中的机会。

心念一转，接口说道：“各人修养不同，有以掌指见长，有以兵刃见胜，阁下既不愿意亮出兵对动手，想必在掌指上定有惊人之学。”

红衣人道：“阁下如是迫不及待，何妨出手一试？”

林寒青短剑一吐“白鹤亮翅”缓缓递了过去。

红衣人左手圈打，斜里拍出，身躯却凝立不动，显是心存轻视，未把林寒青放在眼中。

林寒青冷哼一声，剑势突快，幻起三点寒芒，分袭那红衣人三处大穴。

那红衣人似未料到他剑势变的如此决，红衣飘动，退开了三尺，右手在胸前划了一个圆圈，疾推出去。

林寒青登时觉得一股潜力，涌了过来，道住剑势，不能变化，不禁心头一震，暗道：“这人好雄浑的掌力！”暗中一握真气，短剑连环扫出。

他已把全身的真力，贯注在剑身上，攻出的剑势，挟带着强烈的剑风。

那红衣人已尽收轻敌之念，双目中精芒闪动，显出心中的凝重，忽而掌劈，忽而指点，着着袭向林寒青的握剑双腕脉穴，逼使他的剑势难以尽展威力。

林寒青一连攻出三十多剑，仍然是一个不胜不败之局，那红衣人果然奇招百出，掌指变化莫测。

那白衣女静站一侧，冷眼旁观，对两人博斗的情形，暗暗担心，那林寒青手中虽有兵刃，看上去攻势也十分凌厉，实则局势已逐渐为那红衣人控制；十招之后，那红衣人必将展开凌厉的反击，林寒青是否能够接得下来，大有疑问，立时用尽全力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

林寒青不知不觉中，已为那白衣女的绝世智慧倾倒，听得她呼喝之声，立时疾攻三剑，当先跃退。

那红衣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姑娘洞察细微，先知局势变化，这声呼喝，及时而发，这当真叫在下佩服的很！”

白衣女淡淡一笑道：“你自信能够胜他么？”

红衣人道：“如若不是你喝令他停手退下，在下相信十招内可控制全局，展开反击；二十招内可叫他兵刃离手，三十招内可以取他性命。”

白衣女娇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你如把他打败了，我们岂不是见不到那梅花主人了么？”

那红衣人虽是口齿伶俐的善辩之士，但也未料到那白衣女竟有此一问，不禁一呆，半晌答不上话。

只听那白衣女清脆的声音，接道：“因此，他不能打败。”

红衣人怒道：“姑娘之意，可是要在下和他订下后会之约，等他几年不成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谁知道你能不能活上几年？”

红衣人更是恼怒，厉声喝道：“明天午时，就是敝主人约会天下英雄的限期，在下事务繁忙，无暇和姑娘斗口。”

白衣女接道：“你能等多少时间？”

红衣人仰脸望望天色，道：“他在我手下，走上三十余招不败，也算得武林中一流高手，让他多活上半个时辰就是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太多了，我只要一盏热茶工夫。”

红衣怪人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一盏热茶功夫之后，他就能胜得过我？”口气中充满着不信和讥讽之意。

白衣女道：“是啊！一盏热茶后，你如能接得下他三招；那就算我们败了，连我也束手就缚，任凭处置。”

她的夸大口气，显然使那红衣怪人心中有些震动，两道目光凝注在她脸上，瞧了良久，道：“在下。动中有些不信。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那就试试看吧！”举手对林寒青招了一招，接道：“你过来。”转身向前行去。

她的娇唤轻呼中，似是有着莫大的威力，林寒青身不由己地走了过去。

那白衣女行约丈余左右停了下来，回头对林寒青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你听到没有？我已把自己的生死，当作赌注，这一场决胜之战，你不能输给他！”

林寒青摇摇头，黯然说道：“我打他不过，你明明知道，何苦要订此赌约？”白衣女道：“打得过，想着我已把生死付托于你，就会激发出生命中的潜力。”

林寒青接道：“武功一道，岂能取巧？我技不如人，死亦无憾，但你却何苦作茧自缚？唉！等我和他动手时，你借机会，绕入那阵中去吧！”

白衣女道：“一言如山，岂可悔约？”

林寒青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在下只有全力以赴，但取胜之机，微小的很，姑娘多多珍重。”

白衣女突然取出一枚金针，说道：“你信任我的医道么？”

林寒青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白衣女接道：“时间不多了，别害怕。”她脸上浮现出慈母般的光辉，嘴角露出了柔婉的笑意，纤纤玉指，举着金针，刺向林寒青的穴道之中。

林寒青但觉心头一胜寒意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

但觉胸前一麻，金针已刺入了任脉“紫宫”穴中。

白衣女微微一笑，又取过一根金针，笑道：“转过身子，不要害怕，目下咱们是生死同命，我决然不会伤害你。”

林寒青似是已失去了自主的能力，缓缓转过身去。

白衣女金针疾落，刺入林寒青督脉的“灵台”穴中，笑道：“你运气试试看，有些什么反应？”

林寒青一提丹田真气，顿觉一股热流，在任督二脉中流动，似是要冲

破分限，连在一起，当下说道：“我二脉之中，真气流转激烈，人欲升空而去。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那就对了，这其气，被我金针过穴之术诱发，流转不息，你的内力，也就如长江大河一般，不会遏止，再和他动手时，就不用怕内力不继了……”

她那娇柔细细的声音，突然转变的十分严肃，道：“记着，天龙八剑第二招‘龙游大海’，刀山枪林如碧波，剑海浪涌任我游，这两句口诀，已道尽那招‘龙游大海’的威力，你要牢记心头。”

林寒青默诵了两遍，道：“记下了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听着我传你实用法。”

林寒青精神一振，道：“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白衣女突然伸过头去，附在林寒青耳际，低声道：“不能让那人听到……”一阵幽幽香气，随着那白衣女偎过的身子，沁入了林寒青的心中。

但他却不敢稍分心神，全神静听白衣女低声解说着那把“龙游大海”的实用法门。

只听那红衣人高声说道：“在下已经等够一盏热茶工夫了。”

白衣女回头笑道：“就要好了。”又附在林寒青的耳际，道：“天龙八剑第五招龙飞凤舞。”

林寒青一收心神，道：“姑娘清说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要牢记了，龙翔九天，风云色变，凤舞昆岗，百鸟朝伏。”

紧接道那白衣女又开始讲解那剑招的穷要、变化，她传授的方法，经纬分明，兼及细微，林寒青又全神贯注，一一记于心头。

林寒青的剑术，本已有了很深的基础，虽然这两招奇奥博深，一时难以尽得神髓，但尚可强记脑际。

白衣女突然又取出一枚金针，极快刺入了林寒青的后脑“百会穴”上，说道：“这一针可以帮助你增强记忆，动手时，不致忘去法诀，但你现在必须先要澄清胸中的杂念，全心全意的，默想那两招剑法的变化。”

林寒青依言而行，摒除胸中杂念，全心全意的去想那两招剑法的变化。

刺入“百会穴”上的金针，帮助他灵活了思路，一去推想，那两把剑势变化，立时绵绵不绝的展现脑际。

只听那红衣怪人高声喝道：“好了没有，在下已然有些等的不耐烦了。”

白衣女伸出纤巧滑嫩的玉手，轻轻握住林寒青的左手，笑道：“过去吧！他决然接不下你两招剑法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姑娘珍重。”缓缓挣脱被握的左手，大步行了过去。

白衣女高声如道：“别忘了，我已把生死付托于你，决不能输给了他。”林寒青豪气飞扬，体内真气流转冲击，很想痛痛快快的打上一架，才能一舒体内的充沛真气。

那红衣人在林寒青行来的同时，也缓步迎了过来。

两人之间，也不过是丈余的距离，这一来一迎间，立时碰上了头。

相距三尺左右时，两人同时停下了脚步，相对而立。

林寒青缓缓扬起了寒芒闪烁的短剑，领动了剑诀。

这时，他心中只记着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打败那红衣怪人。

那红衣人亦从林寒青神光暴射的双目之中，看出他胸中激昂的战志，和充沛的内力，不禁心头一震，暗道：这小子果然是有些变了，难道那白衣



女娃儿，当真能在片刻之间，增进他的功力不成，果真如此，实是匪夷所思了。

目光转动，瞥见了林寒青前胸后背和后脑，各剩一枚金针。

但见林寒青手中剑诀一领，一招“天外来云”，刺向前胸。

红衣人已有戒心，横里闪开一步，右手斜里伸了过来，扣拿林寒青的右腕。

林寒青右腕一沉，短剑忽的翩向上面刺来，他对这位强敌，心中成意甚深，那普普通通的剑招，决难伤得到他，短剑翻上刺出，中途连易剑势。

红衣怪人心中有所顾及，不似刚才那般见招被招的打法，看他剑势上翻刺来，立时向后退避开去。

林寒青脑际还在想着那“天龙剑诀”，眼看机不可失，那红衣人的退避，正好给自己一个从容施展天龙剑招的机会，当下左足移动，站了乾位，右脚脚尖着地，虚触地，明踏八卦，暗合九宫，短剑遥遥指向那红衣怪人前胸，口中低声吟道。“刀山抢林如碧波，剑海浪涌任我游。”短剑疾探而出，攻向那红衣人。

那红衣人看他举剑不动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正待出言喝问，忽见寒芒一闪，林寒青已连人带剑攻了过来，右掌一挥，劈出一股掌风，人却向左边闪去。

那如落足未稳，林寒青短剑，又向前胸指到，不禁心头一震，身躯连连闪动，双掌交互劈出。

但是林寒青衣袂在那掌风中，飘飘飞动，身躯不停折转旋动，每次都灵巧的避开了他劈出掌力的正面，手中短剑有如磁石吸铁一般，始终指向他前胸要害。

那红衣人又惊又怒，双掌连环疾劈，身躯随着那劈出的掌势，左右让避，修忽之间，已劈出了二十四掌，闪移了一十二个位置。

但林寒青手中短剑，始终指定他前胸要害，如附骨之蛆，随行之影，挥之不去。

两人这等闪来转去，看去有如捉迷藏似的游戏一般，久久时间，不见出手互攻，其实，两人都已提聚了全身的功力，蓄势等待机会，那红衣怪人连劈数十掌，仍无法把林寒青逼退开去，已不再轻易出手，双目凝注在林寒青的短剑之上，候机反击。

林寒青手中短剑，虽然一直指着那红衣人的前胸要害，但却始终无法把剑势递出，因为，他一下找不出一个有把握的机会。

但见林寒青的脸上，滚下了滴滴汗珠，双方已成了无法罢手之局，只觉自己一直在那红衣人的掌力指影的笼罩之下，稍有失神，立时将伤在那红衣人的掌指之下。

那红衣人也有着难以停下之感，林寒青手中的利剑，一直指着他的要害，只要身子移动慢一步，立时将伤在林寒青剑下之危。

他脸上虽然有着红布掩遮，无法看出他的神色，但却可闻得他沉重的喘息之声，显然，也有了筋疲力尽之感。

如若这不停息折转追逐之局，一直的延续下去，两人都必将活活的累死不可，但形势已成死结，谁也想不出一个解开这死结的法子，何况，谁也不敢分心去想。

只听那白衣女娇声说道：“他已经无力反击，快些改变剑招。”

这几句话，那红衣怪人也听得清清楚楚，但却是无法扳回劣势，回手反击。

林寒青暗中一提真气，任、督二脉中那流转的真气，又突然加速流转，内力绵绵而生，精神一震，剑招突变，施展出“龙飞凤舞”。

刹那间，剑凝一片清光，飞洒出点点寒芒。

那红衣人登时手忙脚乱起来，拼尽余力，劈出两掌，想阻拦住林寒青的剑势，人却疾向后面退去。

但见青芒流转，罩了过来，那红衣人心头大骇，右手“画龙点睛”，点了出去。

只感一阵寒气，直涌过来，赶忙缩回点出的右手。

那涌来寒芒，席卷而上，红衣人尽为剑光笼罩，匆忙间，一吸真气，仰身向后倒卧，想施展“金鲤倒穿波”的身法，让避开这一击，却不料林寒青的剑势，比他的身法，尤为快速，寒光已横扫而至。

红衣人一缩颈，忽觉头上一凉。

原来他头上戴的帽子，吃林寒青一剑扫过，削去一半，连头发也被削去了一半。

林寒青一收剑势，冷冷说道：“承让，承让。”

那红衣人圆睁着双目，望望林寒青，又缓缓把目光移注到那白衣女的身上，缓缓说道：“明日午时，在下当再向两位领教，现在，两位可以入阵去了！”缓缓转身而去。

他脸上的红布未除，无法看出他的神色，但从那语气之中听来，显然是十分沮丧。

白衣女娇声笑道：“站住！”

红衣人回过头来，道：“姑娘还有何见教？”

白衣人笑道：“咱们定有赌约，他如输了，我也束手就缚，任凭处置，如是你输了，带我们去见那梅花主人，难道你想赖么？”

红衣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那梅花主人，岂是人人可见的么？听我良言相劝，不用去见他了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他那一剑，本可取你之命，斩你剑下，所以留下你不死，那无非是希望你能带我们去见那梅花主人。”

红衣人道：“明日午时，敝东主大筵天下群豪，两位届时见他，也是一样。”说完，又欲转身而去。

白衣女怒声喝道：“喂！你这人讲话算不算？”

红衣人回头说道：“我是一片好意，两位如是执意要去，在下自当带路。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我要去劝劝他，让他改变一下心意，不用大筵天下英雄了。”

红衣人道：“敝东主，向来是不听人劝的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他如不听我的劝告，说不得也要和他赌一场了。”

那红衣人头上帽子被林寒青削去了一半，乱发在风中飘飘乱舞，但自发以下，仍不能见，看上去更增恐怖之感。

只见他一双眼睛不停的在那白衣女脸上转动一阵，道：“敝东主武功、才智，强我何至十倍，纵然是姑娘亲自出手，也不是他的敌手。”

他言词之中，尽量推托闪避，极力想打消那白衣女求见梅花主人的用

心。

白衣女道：“不用我亲自出手，一样的也要胜他，不信你等着瞧吧！”

红衣怪人语气突转冷漠，道：“怎么？你一定要见么？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自然是一定要见。”

红衣人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好吧！纵然我被杀了，你们也别想活；跟我走吧！”转过身去，大步而行。

白衣女突然加快脚步，走在那红衣人背后，道：“你不用害怕，我可说动那梅花主人，不让他处你死刑就是。”

红衣人道：“就我所知，凡见过敝东主的人，还没有一个活在世上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我将是唯一的例外。”

那红衣人心中带怒，不再理她，只管放步而行。

白衣女举手一招，林寒青行快两步，和她并肩而行，低声说道：“姑娘有什么吩咐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咱们会见那梅花主人，你心中怕是不怕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生死，不足挂怀，倒是姑娘的安危，事关重大，如若咱们不幸死在那梅花主人手中，明日英雄大会，有谁能主持全局？”

那红衣人突然停下身来，说道。“这位兄弟说的不错，今夜明午，相隔不足十个时辰，早见晚见，都是一样，这位姑娘，最好是不要坚持己见了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不过怕那梅花主人杀你，不敢带我们去见他？”

红衣人道：“梅花门规戒森严，凡未得敝东主允见之人，属下擅自带人去见他，律戒必死，从无破例。”

白衣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这人也算是个英雄人物，虽是生死交关，倒也不肯轻诺寡信，见是非得见他不可，但不用你带去就是……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如是我们自己找着他，大概就不会连累你了吧！”

红衣人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那你揭面罩，让我瞧瞧你的真面目，就不用你带我们去了。”

这本是极为简单的事，那红衣人只需举手之劳，揭开脸上红色的面罩，但却似遇上了绝大的难题，犹豫不决。

那白衣女突然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这人很重信诺，显然是出身正大门派，如若是江湖上真有梅花门这一脉武学，不论他如何的隐密，都难免要露出一点头风，但这梅花门却一直没有听人说过……”

那红衣人的身躯，突然一阵颤动，显然心灵上受了强烈的震撼。

林寒青暗暗忖道：“这话不错啊！那玄皇教组织是何等严密，但武林中亦有着该教的种种传说，这梅花门势力如此庞大，怎的却从未听人说过？”

只听那白衣女接道：“因此，我敢断言，你不是出身那梅花主人的门下。”

那红衣人两道森寒的目光，不停地在那白衣女脸上流转，缓缓取下了脸上的红色面罩。

林寒青凝目望去，只见那人皮肤嫩白，五官端正，该是位十分俊俏的人物，奇怪的是双颊之上，各有一朵梅花图纹，花纹深陷，似是用火焰成，每一颗烙印，足足有一寸方圆大小，正烙在双颊之间，毁坏了那俊俏的面容。

那红衣人又缓缓带上红色的面罩，道：“在下已遵从姑娘之言。”缓缓

转过身子，急急奔去。

林寒青望着那红衣人的背影，默然出神，直待他消失不见，才长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那白衣女仰脸望望天色，道：“扶我回到阵中去吧！我得要好好休息一下。”

林寒青心中有着重重疑云想问，但那白衣女已伸出手，搭在了他手肘之上，仰脸望天，凝目不语，显然，也正在用心思索。

两人回到那奇阵，韩士公早已多的心焦不耐，几次要冲出阵，寻找几人，都为素梅拦阻，看见两人归来，才放下心中一块石头道：“你们那里去了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一言难尽，这短短时光之中，所闻所见，足够三天三夜想不明白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快说啊！”

那白衣女扬起素手，拔下林寒青身上的金针，道：“你刚才和那人剧战很烈，耗消真力甚大，得好好的休息一下。”

金针除后，林寒青忽觉着一阵阵困倦，涌了上来，不自禁的闭上眼睛。

白衣女匆匆拔下自己身上金针，倒卧在草地上。

素梅取过一条棉被，盖在那白衣女的身上。

韩士公只看的目瞪口呆，低声问素梅，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素梅道：“他们很累，得好好甜睡一阵，才能复元，最好别打扰他们。”

韩士公自小在江湖上闯荡，但却从未遇上过此等情势，一时间茫然无措，呆在当地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素梅缓缓坐下身去，守在那白衣女的身侧，眉目间泛现出重重忧虑。

韩士公心中充满了无数的疑问？但见素梅那付冷若冰霜的神情，担心碰她钉子，不敢开口。

较为活泼的香菊，也紧紧皱起了两道柳眉，站在素梅身后。

这是福凄凉的画面，每人都似有着重重的心事，愁眉苦脸的等待着，但心中却是又空空洞洞，谁也说不出口等待什么？

韩士公忍不住心头一股闷气，站起身来，道：“两位姑娘在这里守着他们，老朽到阵外走走去。”

素梅缓缓抬起头来，道：“不行，这阵中奥妙无穷，岂能是随便走得出去的么？”

韩士公冷哼一声，默然不言，心中却是暗暗怒道：“我就不信，这几根竹竿、木枝布的阵势。当真能挡得住人？”

抬头望去，突见十几个黑衣人，健步如飞而来。

每人肩上，都抗着一捆木柴，堆在那竹阵之外。

黑衣人川流不息的往来，片刻间，在这竹阵的四周，堆满了木柴。

韩士公本想告诉素梅、香菊，但见两人全神贯注在那白衣女的身上，对其他的事，似是全然不放在心上。

他虽已是六七十岁的人，但仍然带一份赤子之心，心中赌气，暗暗忖道：“哼！老朽这一把年纪了，难道不如你们两个毛丫头，沉得住气么？咱们等下去吧！就算他们放起一把火来，把咱们活活烧死此地，老夫也比你们多活了几十年。”

但见那木柴愈难愈多，片刻之间，已把竹阵全部围了起来，已然难见

四周的景物。

素梅、香菊，仍然是毫无所觉，四道目光一直凝注在那白衣女的身上，似是在全神准备应变。

韩士公暗暗忖道：“只怕这两个丫头，全神贯注主人，没有注意到阵外之变，得告诉她们一声才好。”

心念一转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两位姑娘……”

二婢头也未转动一下，似是根本未听到他呼叫之言。

韩士公心中有气，提高声音说道：“我说两个女娃儿，你们瞧到没有？”

素梅摇手说道：“别说话，好不好？”

香菊却伸出右手食指，放在樱唇上，轻轻嘘了一声。

韩士公心头有气，冷哼一声，不再言语。

夕阳西下，晚霞绚烂，天色已然是近黄昏的时分。

林寒青当先醒了过来，启开双目，顿见阵外，堆满了枯枝乱草，不禁心头大骇，道：“韩兄，那阵外枯枝乱草，是何人堆起来的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梅花主人的属下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他们堆下这柴草，那是要存心把我们烧死在此地了！”

韩士公道：“大概是不错吧！”

林寒青春他面上仍有激忿之色，心中奇怪，笑道：“韩兄和谁生气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还不是那两个丫头，兄弟，你赶快想法子出阵去，老夫倒是要和她们比比看，到底是那一个沉得住气？”

林寒青和他相处时间已久，对他为人，已甚了解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韩兄，何苦和她们女孩儿家一般见识。”

韩士公暗暗忖道：是啊！我这把年纪了，何苦和两位小姑娘家生气呢？不禁哑然一笑，道：“兄弟说的不错，不过这两个丫头十分可恶，强敌在阵外堆积柴草，分明是想把咱们活活烧死此地，老夫几次警告她们，两个丫头是理也不理，那我倒是要瞧瞧看，咱们谁怕死了？”

林寒青暗暗笑道：“六七十岁的人，还和孩子一般模样。”

要知这韩士公，在江湖之上，闯荡数十年，也就凭他一份急公好义，和待人热诚的赤子之心，才能化凶为吉，有惊无险。

转头看去，只见二婢各自执着那白衣女一双玉手，盘膝闭目而坐，右掌和那白衣女掌心相抵，正以本身真之渡入那白衣女的体内，助她复生。

林寒青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她一个多病之躯，柔弱女子，竟能轻谈生死，不畏强暴，咱们堂堂男子，想来岂不惭！”

韩士公道：“凡具有大智大慧者，必具有大勇，自不是常人能及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眼下处境险恶，阵外堆积如山的柴草，一旦燃烧起来、火势定然十分凶恶，必需得早些设谋对策，我去助她醒来。”站起身来，横移两步，左手扶起那白衣女的身子，右掌抵在她背后“命门穴”上，暗运真气，一股热流，源源攻入那白衣女的体内。

他功力深厚，远非二婢能及，那白衣女苍白的脸色上，逐渐泛升起淡淡的红晕，紧闭的双目，缓缓启开。

素梅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姑娘吓死小婢们了。”

白衣女目光转动，四外望了~眼，回首对林寒青一笑道：“他们想烧死咱们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错，眼下这四周堆积的木材，已足够燃烧上三四个时辰

之久，别说火烧延蔓，烧入阵中了，就是那蒸人的热气，也要把咱们活活的烤焦了。”

韩士公突然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夫活了这大年纪，闯荡江湖数十年，坐过水牢，受过刀伤，单是没有尝过大火烧烤的滋味，今日有幸，试试也好，反正老夫，已活了六十几年。纵然被火烧死了，那也不算短寿啊！”

林寒青知他心中仍然在生二婢的气！心想劝他几句，一时间却是想不起适当的措词。

那白衣女略一沉吟，回顾了香菊、素梅一眼，说道：“你们两个丫头，怎么开罪了老前辈，快些上前赔个礼去。”

二婢不敢分辨，相互望了一眼，走上前去，躬身说道：“大人不见小人过，我们年幼无知，开罪了韩老前辈，我们姐妹这里陪罪了。”齐齐敛了一礼。

这一来，韩士公倒是觉着有些不好意思起来，连声说道：“那里，那里，老朽这把年纪了，和你们这些女孩子闹气，想起来惭愧的很。”

香菊扬了扬柳眉儿问道：“韩老前辈，我们姐妹罪也陪过了，韩老前辈的气也消了，但却不知我们两姐妹见时开罪了老前辈？”

素梅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还望老前辈指点、指点，也免得我们姐妹日后再犯？”

韩士公只觉脸上热辣的难过，却是说不出二女之错。

白衣女接口道：“对长者说话不敬，神色不恭，处处都是错，那里还用指出来，还不给我退下去。”

二婢应了一声，退到那白衣女的身后。

林寒青怕韩士公下不了台，搬转话题，接口说道：“姑娘，咱们得设法出阵，难道坐在这里等他们烧死不成？”

白衣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咱们出不去，如若强行在路，势必要造成重大的伤亡！”

韩士公道：“老朽一把年纪，死不足惜，但几位都正值青春年华，岂可轻贱性命，如其坐以待毙，倒不如冲出阵去，拼他一下，走得一个是一个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不能逞匹夫之勇，冲出阵去，也不愿坐以待毙，自绝生机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两者皆不可取，倒使老朽想不明白，该当如何了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咱们要安然脱险。”

韩士公四下望了一阵，摇头，道：“除非咱们生了翅膀，飞上天去。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老前辈只想到上天，但却忘了咱们可以入地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姑娘之意，可是说咱们挖个地道，跑出去么？但老朽之见，这办法却是万万的行它不通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如是挖一个地道，直达堆集的木柴之外，自然是行不通了。”

韩士公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姑娘高才，非是常人能及，眼下时机迫促，姑娘还是明说了吧！这等深蓄玄机之言，老朽是越听越糊涂了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说穿了十分容易，用心想一想，谁都可以想到，我在选这块地形之时，已想到他们可能施用火攻，因此阵中有一块高出的土丘，咱们不用费力，就可以挖一个坑了，可容咱们几人存身，然后先他们放起一把火来，火势由里向外蔓延，或可连这座奇阵，也可保全下来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咱们早些动手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不用慌，他们如是早存了烧死咱们之心，只怕早已放起火来，那里能等到现在？”

天色逐渐的黑了下来，天上星光闪烁。

林寒青、韩士公、素梅、香菊，齐齐动手，很快的在那高丘下挖了一个可容四人存身的大洞。

白衣女精神似是已难再支撑下去，不得不借助金针刺穴法。

两枚金针刺入穴中，立时容光焕发，精神奕奕。

这时，一轮明月，由东方天际升起，阴森的荒野里，不时传来了声声泉鸣。

白衣少女望望天色，道：“是时候了，咱们要先发制人！”

林寒青：“放火么？”

白衣女点点头，道：“走！咱们两人去……”

林寒青道：“姑娘身体不好，还是多多休息，在下一个，也就够了。”

白衣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放火是下下之策，也许咱们还有别的办法，走此陪我出阵瞧瞧去。”

林寒青伸手拔出了参商剑，道：“姑娘要小心了，出阵之后，请紧随在下身后，也许他们早已埋伏人手，突施袭击，在下或将援救不及。”

白衣女已举步向前行去，笑道：“你关心我，是么？”

林寒青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在下极为敬佩姑娘的胆气。”

白衣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那不是我胆子大，只不过是自知命不长久，早死几日晚死几日也没有什么分别。”

林寒青轻轻叹息一声，默然不语。

白衣女又道：“本来我还可活六个月，但经过一番斗智，耗消元气太多，只怕是难以活过三个月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姑娘才华绝世，精通医理，难道这世上，就没有解救之药么？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我爹爹和母亲为了想医我的病，找遍了天下名医，但每位名医，却有着不同的看法，诊断结果，用药也不相同，我爹爹一气之下，把十二位名医，全都请上了连云庐，由天鹤上人老前辈主持，费了三天三夜的时间，研究我的病情，可是仍然难以找出疗救之法……”

林寒青一皱眉头，“那天地考前辈之能，也是束手无策么？”

白衣女然停了下来，席地而坐，举手理一下垂在鬓边的散发，笑道：“他们相互研商了七八天，终于找出来一个结果。”

此刻，已然到了竹阵边缘，只要再向前走上几步，立可出阵，林寒青知她坐下之意，有话要说，也随着坐了下去，接道：“什么样的结果？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么？他们费了很多天，研商的结果，确定我只能活上半年，其实不用他们说，我自己也比他们还要明白。”

林寒青急急接道：“姑娘所知，和他们的研商结果，是否相同？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大致相同，只不过他们还不知道在这半年之中，我不能太过劳累，如是大耗心智，半年的寿限，要减少一半……”

林寒青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早知如此，我等实不该这般麻烦姑娘了。”

白衣女笑容如花，说道：“你可是很关心我的死之事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这个了半天，仍是接不下去。

白衣女笑道：“你不用为难了，我虽然活了十几年，但自从记事之后，

一直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、徘徊，人说千古艰难唯一死，但我却是对死亡毫不畏惧，你不用替我惋惜，也不用为我悲伤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但姑娘减少了三月寿限之事，总是叫我等内心难安。”

白衣女突然敛失了脸上的笑容，轻轻皱起眉头，凝目沉思起来。

她言笑生死，如谈说此时的赏心乐事，一直是面带微笑，毫无一点自借自怜之色，此刻却陡然皱起眉头，神色凝重。

林寒青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姑娘此刻的处境，实是寸阴如金，不应再卷入这江湖风波的凝涡之中，应该快快乐乐的渡过余下的生命，唉！慷慨赴死易，从容就义难，像姑娘这般预知死亡之期，但仍能镇静如常，实非普通人能够做到，在下是自叹弗如。”

白衣女叹道：“我在想一件事，不知该如何才好？”

林寒青暗暗忖道：“她这般才智聪慧的人，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？”口中却不自禁地问道：“姑娘有什么疑难的事，不知可告诉在下，在下或提供出一二愚见？”

白衣女两道目光，凝注在林寒青的身上，道：“我在想该不该把我心中所记武功，传授给你？”

林寒青一听此事竟然涉及自身，一时间倒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只听那白衣女接道：“我如不把武功传授予你，我如死了之后，这些绝世神功，或将从此绝传于世，如若传授予你，我那仅有三个月的生命，都将耗费在传授你武功之上，岂不是太可惜了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姑娘不用为此事困值，如若你真的只有三个月的寿限，确应好好的欢渡这有限的时光……”

白衣女道：“可是那些记载这武林的秘本，都已被火烧去，我如死去之后，那些武功心法、口诀，都将随我而去，我岂不成了武林一大罪人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姑娘智慧过人，别说在下，这世上也难有几人及得，短短三个月的时光，就算姑娘肯细心传我心法，只怕在下也难以领悟，岂不是有负姑娘的厚望了么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纵然是学不完全，但是总可以记下大半……”忽然站了起来，接道：“唉！这些事，当真是很难决定，让我慢慢的想想再说吧！”举步向阵外行去。

林寒青急急抢前一步，走在那白衣女的身前，说道：“姑娘不可涉险，容在下为姑娘带路。”

阵外那堆集的木柴中，火光一闪，一个全身黑衣的人，随着那闪动的火光出现，冷冷的说道：“敝东主大驾亲临荒氛，请两位前往晋谒。”

林寒青看他手中握着的松油火把，道：“小心你手中火把，点燃了那些枯草木柴。”

白衣女接道：“这人得头楞脑，没有礼貌，等一会咱们同那梅花主人谈和时，就请那梅花主人，先杀他作为条件。”

那黑衣人呆了一呆，高举手中火把，道：“在下奉命接引两位，去见敝东主。”

林寒青右手短剑挥动，桃开那些拦路木柴，辟出一条路来，冷冷道：“走在前面带路。”

那黑衣人似是已为那白衣女恐吓言词所慑，不敢再对两人无礼，果然



转过身去，高举手中火把，当先带路而行。

林寒青目光转动，藉月光望去，隐隐发觉四周而草丛之中，隐伏着很多黑衣人。

白衣女快行两步，紧迫在林寒青身后，低声说道：“见着那梅花主人时，不用怕他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个不劳姑娘费心。”语气之间，显是有些不快。

白衣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生气了么？唉！你这人好大的脾气啊！”

林寒青回顾那白衣女一眼，心中暗暗忖道：“她不惜减短寿限，以抱病之躯。为天下英雄血那梅花主人周旋，唉！我对她倒真该客气些才好。”心中生出歉咎，但却不知该如何启口。

正自忖思措词，那白衣女已抢先说道：“如以我这三月的寿限来算，咱们相识的时间，不算短了，你为什么不问问我的名字呢？”

林寒青暗暗忖道：问人闺讳，乃大不礼貌的事，我林寒青岂是这等人物，口中却微笑说道：“姑娘芳名？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大概是我生下来就很多病，所以爹娘都管我叫惜惜，那是说我柔弱多病，爹娘都很惜我怜我。”

林寒青目光一转，瞥见无数的黑衣人，穿行奔走在荒凉的乱草地上，忙碌异常。

只听那白衣女接道：“以后我长大了，觉着借借两字，太过不雅，我就把字改了一个字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改了那一个字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我想一个女孩子，不论丑美，将来总归是要嫁作人媳胆像我这般多病娇弱的身体，那个人讨了我，那人定然是一辈子作牛作马的扶持我，那个苦可吃大啦，所以，我就把最后一字，改成香字……”

林寒青道：“白惜香……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是啊！可是太俗气了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姑娘人如其名，这香字改的很好……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由来名侠之士，大都是怜香借玉的人，我改作惜香，就是要那讨我的人，心有所惕，对我必得怜爱有加才行，他只要一叫我的名字，就该想到谦谦君子，惜香怜玉，纵然是为我作牛作马，扶待于我，也就不会心存介蒂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我这名字，除了提醒讨我之人，要惜香怜玉之外，还别有一番作用。”

在强敌环伺，形势危恶的境遇之下，娇弱不胜的白惜香，竟然大谈起风月情事，依依而言，旁若无人，这份轻谈生死的镇静，从容赴险的豪气，激发起林寒青英雄情怀，不再分神分顾，朗朗一笑道：“这倒得领教了，不知还有什么作用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你再把我的名字低吟两遍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白惜香……白惜香……白惜香……”脸色微微一变，忽然住口不言。

白惜香笑道：“你明白了吧！谁要怜我、惜我，那就是白费一番心机，白白惜香一场，落得个一场空幻。”

## 第二十五章

林寒青道：“朝闻道夕死可矣！如若那人是当真的爱惜姑娘，就算是相依上一日半天，那也将终身不忘，姑娘就算死去了，但你的音容笑貌，也将水还活在他的心中。”

白惜香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世上，当真有这样深情的男人么？”

林寒青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个，在下就不清楚了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痴情女子负心汉，古有名言……”

突然红影一闪，两个全身红衣，头戴红帽的怪人，一跃而至，挡住了两人去路。

这等怪异奇诡的装束，在深夜之中出现，林寒青白昼虽已见过，但也不禁心神一震，星月下看去更增几分恐怖。虽然明知是人装扮，看去也不禁心生寒意！

林寒青短剑一挥，画出一道很虹，一挡两个红衣人，说道：“两位拦路，是何用心？”

左面那红衣怪人，冷冷的接道：“咱们奉命来迎接两位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倒是有劳了。”

右面那红衣人接道：“凡是晋见敝东主的人，一律不能携带兵刃。”

林寒青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在未见到梅花主人之前，谦难应两位之命。”

左面那红衣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两位此刻，已然陷身在重重的包围之中，只要敝东主一声命令下，两人立时溅血荒冢！”

林寒青怒道：“果真如此，两位只怕要死在兄弟之前。”

几声清脆的声音，遥遥传来，连响五下。

两个红衣人互相对望一眼，突然转过身去，说道：“两位请紧随在我等身后。”并肩大步向前行去。

林寒青回目望去，只见白惜香笑容如花，似是根本未把那两个红衣人，放在眼中，心中更是佩服，暗道：“她虽然不会武功，但这份胆子和豪雾之气，实非我能够及得。”

只见两个红衣人，幽灵一般，绕出烈妇冢，沿着一条小径行去。

这时，那手执火把带路的黑衣人，已然不在，流目四周，一片沉沉夜色。

林寒青突然停下脚步，道：“两位要我们到哪里去？”

右边红衣怪人，道：“去见敝东主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他不是已到了烈妇冢么？”

左面红衣人接道：“敝东主临时又改变行址，特派我等迎接两位。”

林寒青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两位这等装束，贵东主又那般故作神秘，哼哼！这些荒诞的怪行。用来吓吓那无知的人，或可收一时之效……”

遥闻一个冰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道：“什么人？讲话如此放肆！”

林寒青怒声喝道：“林寒青，怎么样？”

那冰冷的声音，接道：“胆子不小，不让你受些教训，你也不知道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了。”

林寒青正待反唇相激，突闻呼的一声，一团黑影，迎面飞来，不禁心头一震，暗道：“什么暗器？挟带着这等的呼啸之声！”短剑一挥，幻起朵朵剑花，护在胸前。

他只顾封拒身前的暗器，却不料另一个黑影由侧面袭来。

林寒青心中警觉时，已然闪避不及，但闻拍的一声，左脸上中了一击，那团黑影一击而中，闪电退了回去。

这一击势道很重，打的林寒青眼前金星乱冒，热辣辣的难受。

这时的月光，刚好被一片浮云遮住，夜色灰暗，视线不清，林寒青中了一击，竟是未能看清楚那袭来之物，隐隐之间，觉出那似是飞鸟一类的动物。

两个带路的红衣人，头也未转一下，并肩阔步，昂然而行。

回头看时，白惜香仍然是微带笑意。好像是根本没有看到他左颊中了一击。

此情此景之下，林寒青也不好开口，但心中却是暗暗的提高警觉，忖道：“这梅花主人，果是有神出鬼没之能，不可轻视！”

但见两个带路的红衣人一转，折向一座耸立的宅院中走去。

月光重现，清辉铺地，影物大见清晰。

那是座凄冷、孤独的宅院，耸立在荒凉的原野中，一眼望去，不见灯光。

两位红衣人行近那宅院后，霍然分开，排列在两侧，齐声说道：“两位自己进去吧！”

林寒青抬头一看，月光下只见一道匾额，横在大门之上。写道：“吴氏宗祠”四个金字。

两扇红色的大门，敞开着，但祠中的厅厢，却是一片黑暗、沉寂。

林寒青心中暗暗忖道：“如若他们在这祠中埋伏下高手？到不易闯得出来。”

心中在想，人却已走上了五层台阶。

黑暗的厅堂中，火光突然一闪而熄，接着传出来一个尖脆的声音，道：“两位怎么不进来，可是害怕了么？此刻还来得及全身而退。”

白惜香低声道：“咱们进去，不要害怕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好！”短剑护胸，大步而入。

白惜香道：“走慢一点，挽着我的手臂。”

林寒青怔了一怔，伸出手去，挽住了白惜香的手臂。

白惜香道：“走的越慢越好。”缓缓把娇首依靠在林寒青肩头上。

一阵一阵如兰如醉的香气，沁心扑鼻。

这险恶的环境中，步步充满杀机，但也荡漾着春情蜜意。

白惜香低声严肃的说道：“这祠堂大门，距那正中的厅堂，有三丈以上的距离，你必须设法走满百步以上，我要附在你身边，讲给你听……”

林寒青接道：“讲什么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天龙八剑的口诀，和实用法门。”

林寒青心中大为紧张，暗暗忖道：“这样短的时间，那样繁复的剑招，要我如何能够记得了呢？”

但他已没有说话的机会了，白惜香已开始讲述起“天龙八剑”。

那日在青云观后，铁面昆仑活报应神判周簧。传授他天龙八剑剑招，

但只传剑招，未及克敌变化和实用法门，此刻白惜香从头讲起，脉络贯通，层次分明，林寒青因早有了基础，听起来极易了然。

这一刻，他集中了全付的心神，忘去了身置龙潭，强敌环们，虎视眈眈。

暗影中响起了讥嘲的冷笑，幢幢人影在两人身旁晃动。

白惜香缓缓闭着双眼，像陶醉在林寒青的怀抱中，林寒青一付轻怜蜜爱的神情，全神贯注，心无旁顾。

有谁知在这春情荡漾，男怜女爱的形态上，却有着严肃的另一面，女的低声解说着世间至高无上的剑诀，男的凝神倾听。

突燃间火光一闪，厅堂中亮起了两支烛光。

林寒青只觉到眼前一亮，却无暇分心去看。

一声大喝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好一对无耻的男女，大庭广众之间，万目注视之中，竟是这般的恶形恶状。”

这声音高昂宏亮，静夜中传出老远，但站在近前的林寒青和白惜香，却是充耳不闻。

但见火光一阵闪动，厅堂中连续燃起了一二十支火烛。

整个的大厅中，一片通明，毫发可鉴。

白惜香解说完最后一招，突然挺身而出，离开了林寒青的怀抱。

一声冷厉的笑声传来，道：“我行我素，旁若无人，老夫见过无数缠绵情侣，却是未见像你们如此胆大！”

白惜香举手理理发上玉钗，笑道：“今夜让你开开眼界了。”笑语盈盈中，举步而入。

林寒青大迈一步抢入厅堂，挡在了白惜香的身前。

抬头望去，只见一个全身黄衣，身躯高大的老者，胸前飘垂着花白的长髯，面色肃冷，左手屈抬，臂弯上放着一个铁架，架中落着两只深灰色的怪鸟。

林寒青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刚才击中我左额一下，只怕就是这两只鸟儿了。”

只听那黄衣老人冷漠的说道：“好一个不知羞耻的丫头！”

林寒青怒声援道：“事情真象未明之前，讲话最好是客气一点。”

目光一转，只见两侧分列了二十四个黑衣人，每人都用黑布把头脸包起，只余下两只眼睛，在通明的烛火下闪动。

这黄衣老者，是唯一未用面罩包头的人，虽然一脸冷若冰霜的神情，看上去却也顺眼多了。

只听他冷冷说道：“两位私人的事，老夫虽然是看不顺眼，但也越得多管。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你管得了么？”

黄衣老人怒道：“谁说老夫管它不了，我把你们两人眼睛挖了喂鸟，看你们还亲不亲热？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他的音容笑貌，身高手长，都已深印在我的心里，不用眼睛看他，也是一样，我们有口可以轻诉相思，我有手可以抱他……”

黄衣老人大怒喝道：“我斩了你两手臂，割了你的舌头。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那也不要紧，我们心有灵犀通，遥隔千万里，也如在一起。”

黄衣老者气的哇哇大叫道：“我把你一刀刀的剁成肉泥，看你还能怎样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三军可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，你杀我千万，又有何用，我们情爱不渝，死而何憾，不像你活了一把年纪，仍是孤苦伶仃，料你这一辈子，也没有被女人喜爱过，生而无欢，死而有憾。”

那黄衣老者呆了一呆，口气忽转缓和，道：“你胆子不小，敢这般顶撞老夫？”

白惜香盈盈娇笑，举手整发，一面笑道：“嗯！我没有骂你，已经是客气了。”

黄衣老者道：“这也罢了，老夫也不来怪你就是了……”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那烈妇冢正反五行阵，可是你摆的么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是又怎样？”

黄衣老者道：“足见高才，但老夫和你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为何要和我们作对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天下英雄何辜？你们为什么要残忍的屠杀他们？”

林寒青接口说道：“听你口气，想必是那梅花主人了？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他不是，别看他神神气气，也一样是人家的奴才。”

林寒青的想像之中，白惜香这一句话，一定将激怒那黄衣老者，看此人目光如电，内功走极深厚，如若含忿出手，威势定非小可，白惜香娇弱之躯，如何能挡受得他含怒的一击，立时暗中提聚功力，蓄势戒备。

那知事情竟然是大出意料之外。那黄衣老人不但毫无怒意，反而呵呵大笑一阵，道：“你这女娃儿，当真是聪明的很，能在敝东主手下为奴，那也是足以傲视武林，秀出群伦的了！”

林寒青只听得暗暗骂道：“为人之奴，反有些沾沾自喜，当真是没有骨气！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看你气派，虽是为人之奴，但也是一位大的奴才。”

黄衣老者接道：“本座乃敝东主马前护法，姑娘最好是用文雅之言，称呼在下，这奴才未免是太难听了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若是那梅花主人叫你声马前奴才，你敢不敢辩说难听？”

黄衣老者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敝东主这般呼叫，那自是又当别论了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咱们不谈这些了，你们那位东主，派人把我们接弓睐此，究系何意？这等排场，已经够啦，用不着再玩什么花样了。”

黄衣老者接道：“如若不是敝东主，要见两位，就凭你们这狂傲的举动，早已横尸溅血了。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贵东主约我们来见，我们都算是贵宾身份，说不定他会和我们谈的投机，在敌友未定之前，你最好对我们客气一点，免得我们和贵东主一旦成为朋友，你就后悔莫及了！”

那黄衣老者征了一怔，突然欠身说道：“两位请坐。”

白惜香目光一转，不见椅凳之物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可是吓糊涂了么？要我们坐在那里？”

黄衣老者道：“老夫当真是被你唬住了，在老夫记忆之中，敝东主尚未接见过宾客……”

目光一转，扫掠了那分列在两旁的黑衣人一眼，道：“看座。”

只听一阵步履之声，两位全身红衣的童子，各棒着一只锦墩，由右侧

黑衣人身后绕了出来。

这两个童子，也未带面具，年纪大约在十四五岁左右，长的眉目清秀，但却在顶门之上，烙了一棵梅花标识。

林寒青只看的心中一寒，暗道：“这梅花主人，当真是一位阴险恶毒的人物，在人脸之上，烙下了梅花标识，就算叛他而去，也无法洗去投效过他的标识，除非是生生的把脸上那块肉一齐控下，一个五官端正的人，在脸上挖一块疤，是何等痛苦的事！”

只听那黄衣老者说道：“两位请坐吧！敝东主还得一阵工夫，才可见客。”

林寒青暗暗行道：“好大的架子！”心中虽然不满，但心中却隐忍未出。

白惜香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他晚和我们会面一刻，我们就多一分胜算，不要紧，我们将会很耐心的等他。”

那黄衣老者心中一动，道：“老夫想请教姑娘一事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你说吧！”

黄衣老者道：“敝东主晚见两位一刻，两位就多了一分胜算，老夫实有些想它不通，想请姑娘指点指点？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个中玄机，拆穿了太过平庸，不说也罢。”

林寒青却是心中明白，白惜香弦外之音，是要他借这一阵时间，好好的想想那“天龙八剑”以作克敌之用，当下闻目而坐，表面上是运气调息，其实却在思索那“天龙八剑”的口诀变化。

突然间，响起了一阵细乐，分列两侧的黑衣人，鱼贯退出了厅堂，十二只熊熊燃烧的烛光，也一齐熄灭。

厅堂中，又恢复了黑暗。

黄衣老者低声说道：“敝东主就要驾到，姑娘最好是大礼相迎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不劳资心，快退出去吧！”

黄衣老人冷哼一声，低声骂道：“不知好歹的丫头。”随在两侧黑衣人后，退出厅堂。

两位红衣童子，直待那黄衣老人退到门外，探手从腰间，摸出一片黑绢抖开，挂在门上，厅外月华如水，室中却更加黑暗。

林寒青缓步走到白惜香身侧，道：“白姑娘，他们在搞什么鬼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不知道，这些虽然都是梅花主人的属下，但只怕都未见过那梅花主人。”

一语甫落，火光一闪，两个身躯雄壮的大汉，抬着一个火炉，走了上来。

那火炉高约两尺，炉中火光熊熊，放着四把烙铁。

白惜香低声笑道：“那梅花主人，想要在咱们脸上落下梅花标识。”

林寒青紧握着参商剑，低声说道：“等一下动手之时，你仍然紧随在我的身后，免得我照顾不到。”

突听一个冷冷的声音，起自身后道：“你自己生死还难预卜，倒想救起人了！”

林寒青疾转身躯，手中的短剑，已然摆出了天龙八剑中的“龙游大海”的剑式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五六尺外，站着一个身躯钢高的黑影，除了两只眼睛外，全身都包在一息系纱巾。

炉中的火势，更加炽烈，变成了一片深青颜色的火苗，青滔闪闪，映照在白惜香、林寒青脸上，变成了铁青之色。

两个脱去了上衣，赤裸着上身的大汉，在深青色火滔映照下，那一付原以骇人的尊容，更见恐怖。

林寒青横跨一步，拦住了白惜春身前，说道：“来的可是梅花主人么？”

那身躯钢高的黑影，既不承认，也不否认，反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那女子又是你的什么人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林寒青。”

瘦高黑衣人接道：“从未听人说过这名字，你是初出茅庐的？”

林寒青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无名小卒，不劳相问。”

瘦高黑影那两道森寒的目光，移注到白惜香的身上，道：“你呢？叫什么？”

白惜香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不想告诉你。”

黑衣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梅花门下，多的是不知来历的人，过往之事，一概不究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你在自言自语的说些什么？”

那细高的黑衣，不理林寒青，仍自接了下去，道：“那火炉之中，有四只烧好的烙铁，你们自己去拿吧！自行在脸上烙一朵梅花标识。”

林寒青接道：“阁下这一厢情愿的想法，不觉着白费口舌吗？”

那黑衣人等着林寒青说完，仍是脉络一贯的接了下去，道：“在那火炉一侧，挂有一个玉瓶，瓶中有特经调制的药水，倒出少许，擦在脸上，虽经火烙，亦无疼痛之感。”

林寒青不自觉望了那火炉一眼，果见一倒挂着一个玉瓶。

只听那黑衣人接了下去，道：“此事简单容易，想你们已听明白，快些动手啦！”

他说的不快不慢，音调平和，似是久别故友重逢，畅叙衷情一般。

林寒青胸中热血沸动，厉声喝道：“你在对谁说话？”

黑衣人冷笑道：“对你们两个啊！怎么？可是有些听不明白？”

林寒青突然举步而行，直冲过去，短剑指向那黑衣人的前胸，明踏八卦，暗合九宫，“天龙八剑”已缓缓出手。

那黑衣人两道森寒的目光，有如冷电暴射，缓缓说道：“无怪你有些狂妄，原来自恃学会了“天龙八剑”。”

林寒青怔了一怔，停下脚步。

白惜香低声说道：“快退回来。”

林寒青一收短剑，倒跃而退。

只见那黑衣人举步一跨，身披黑纱飘动，已到了那火炉旁边，探手抓起一双烙铁。

他的动作快速至极，林寒青刚刚站稳身子，那黑衣人已然追踪而到，手中火格一伸，点向了林寒青的脸上。

林寒青吃了一惊，手中短剑一挥，扫击过去。

只见那黑衣人手中烧红的烙铁一伸一编，让开短剑，又点向林寒青。

林寒青扫出的短剑，似是已被那黑衣人烙铁封住，收不回来，只有向后退去。

那黑衣人手中烙铁，有如印形之形，不论林寒青后退时如何迅快，烙

铁始终距离他面前不足五寸，只要他后退的速度稍稍一缓，他脸上立即将被烙铁，烙上一回梅花标识。

险恶的情形，迫使林寒青无法动脑筋想到第二件事，只有全力向后退避。

那细高的黑衣人，行动看去很慢，不似林寒青那等快速灵活，但林寒青退了两三步，不如他举步一路来的迅快。

白惜香圆睁着一双星目，望着那黑衣人的脚步出神。

两人极快的又退到那火炉分侧，那黑衣人右手一伸，把烙铁放火炉中，重又抓起了另外一把。

林寒青借这一级的功夫，收回了短剑，横在胸前，双目暴射出忿怒的火焰，显然已动了怒火，准备全力一拚。

白惜香突然高声叫道：“住手！”

那黑衣人缓缓把手中烙铁放火炉中，说道：“你能躲开我一只烙铁，足见高明，你们再商量一下吧！我再等你们一盏热茶工夫。”

林寒青心中不忿，正待反唇相激，白惜香已低声说道：“你躲不开第二只的，快些退回来，我有话说。”

那黑衣人也缓缓退回到原来的位置上，道：“记着，只有一盏茶的功夫，我不能等待很久。”

林寒青走到白惜香的身侧，道：“眼下除了决一死战之外……”

白惜香接道：“你打他不过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刚才我一时大意，失去了先机，‘天龙八剑’未能施用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他也会‘天龙八剑’你尚未施用熟悉，难以是他敌手。”

黑衣人冷冷接通：“还是这位姑娘明白。”

林寒青心中仍是有些不忿，接道：“你就是那梅花主人了，为什么不敢以真正面目示人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你想看看我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错……”

黑衣人接道：“容易得很，用火烙在你脸上，烙下了梅花烙印，你就可以看看我的真面目了，那时，你虽然已经是我的属下，但你不会后悔的。”

白惜香附在林寒青耳边道：“你看出他的腿么？”

林寒青接道：“他的腿好像有些僵硬，行动不便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不错，他的腿有些僵硬，如是他两条腿不是有些僵硬，你早就被烙上那梅花标识了。”

林寒青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咱们虽然打他不过，也不能就这般束手待毙，难道真让他在脸上烙下梅花标识不成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让我去试试吧！”

林寒青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姑娘不是不会武功吗？”

白惜香缓缓伸出手去，道：“把你短剑给我，我也许有胜他的机会！”

林寒青只觉她浩瀚如海，莫可预测，倒握剑尖，递上了参商剑，道：“姑娘多多珍重。”

白惜香接过短剑，展颜一笑，道：“你在我身边替我掠阵。”轻移莲步，走上前去。

林寒青亲眼看到她几度晕厥，知她身体虚弱，手无缚鸡之能，此刻，竟然要仗剑出阵，和一个身负绝世武功之人相搏，心中这份惊愕，难以形容！



只见她行到那火炉旁侧，缓缓举起手中的短剑，笑道：“你要在我们脸上，落下梅花标识，那是没有杀我们的存心了？”

黑衣人冷冷说道：“我一向做事，言出必践，既然想在你们脸上烙下梅花标识，就是要杀你们，也要等到烙下了梅花标记再杀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如若是我们不肯答允呢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那还能由得你们作主？”

白惜香回顾了那火炉一眼，道：“如是取不到炉中烙铁，那就烙不成了？”

黑衣人怒道：“那里有此等事情？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万一你取不到呢？”

黑衣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就以款待贵宾之礼，迎送你们。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我还有一个不清之求，不知是否得蒙答允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你如真的能挡住我，取不到炉中烙铁，不论你说什么我都答应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我的条件很苛刻，还是先说出来给你想想，如若是不愿答应，你可以早些拒绝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这世间没有人能赶来救助你们脱险，用不着拖延时间，还是快些说罢！”

白惜香道：“如若你取不到炉中烙铁，以迎待贵宾之礼，送我们平安离此，我们自是太吃亏了。”

黑衣人冷冷道：“那我要怎么样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你脱下身被黑纱，解下面罩，让我们瞧瞧你的真正面目。”

黑衣人沉吟半晌，道：“如是我取到那炉中烙铁呢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我们自烙梅花标记、终身受你谴使。”

那黑衣人似是被白惜香托大的口气所震撼，两道冷电一般的眼睛，凝注在白惜香脸上，瞧了良久，道：“好吧！咱们就此一言为定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那你就准备出手吧。”缓缓举起手中短剑，挡在烙铁前，左手二指斜斜伸出，右手短剑平及小腹，手臂半屈半伸，脚下不丁不八。

林寒青心中暗暗发愁，担心白惜香难挡那黑衣人随手一击，她既然答应了落败之后，要自烙梅花标识，终身受命那黑衣人，届时，自己实难不认这笔帐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白惜香摆的架式，骤看上去，似是“白鹤展翼”，但仔细一看，却又不是，再看似“金鸡独立”，但这念头一闪而过，立刻又自己否认了这个观念。

那是他从未见过的起手之式，看上去平平凡凡，毫不起眼。

林寒青只看的心中优急更甚，暗暗忖道：“难道这一招起手式，能够挡得那黑衣人么？唉……看来，我非出手助她一臂了。”当即提聚丹田真气，全身的功力，都凝聚在两掌之上，一发觉白惜香难以招架，即将以毕生的功力，作全力的一击，以挽救白惜香的危难。

他自知，纵然是全力出手，也难是那黑衣人的对手，但他却不忍眼看着娇弱不胜的白惜香葬送在那黑衣人的掌下。

这是个宁为玉碎的打算，纵然是今天都难脱劫难，他也应该死在白惜香之前。”

回头望去，只见那黑衣人呆呆的望着白惜香，凝立不动。

他全身都在一层黑纱中掩蔽着，只有两只眼睛，暴露在外，但从他那凝注的目光中，可以辽出他内心中的紧张，犹疑，似是白惜香那平平凡凡的横剑一站，已然使那黑衣人大感困惑。

林寒青心中奇怪，忍不住仔细看去。

这仔细一看之下，林寒青不禁为之大吃一惊。

只觉白惜香那一招横剑而立的形势下，任何一个角度，都潜蕴着迅快的反击之能，防守的谨严，武功中再难找出一招一式，可与相比！

最使人惊异的是，隐隐可见她那反击之势中，潜蕴着无可拒敌的力量，只要白惜香发动反击，不论用出何种武功，都无法抗拒她的反击之势。

林寒青迅快的把自己所学过的武功，想了一遍，只觉无一招能够攻入白惜香那防守一式中，无一招能够抗拒白惜香反击之势。

他想到了天龙八剑，这剑术中至强至高之学，充满着无与伦比的威力，但如用来和白惜香这一招相抗，竟无一招能用得上。

只见那黑衣人缓缓移动身躯，转了一个方向。

白惜香身躯缓移，也随着那黑衣人转了过去，一直保持着和他对面而立。

但见那黑衣人愈转愈快，片刻间只见一条黑影，绕着那熊熊的炉火飞转。

白惜香也随着那黑衣人急转之势，开始了急快的旋转。

林寒青只看的大为担心，暗暗忖道：“白惜香身躯娇弱，这般转动不停，只怕是难以支持好久。”

那黑衣人武功虽高，但他两腿好像是不太灵活，转动之间，不能运用自如。

林寒青暗作估计，如是那黑衣人两条腿再灵活一些，他身子转动的速度，较此刻至少可增快一倍，那就非白惜香娇弱的身体，所可应付的了。”

这黑衣人远离在白惜香四五尺外，每转一周，直径总要有二三丈左右，坦白惜香背炉转身，一周直径也不过数尺。

那黑衣人环绕着白惜香转动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突然停了下来，缓缓退回原位，道：“你胜了。”

林寒青暗暗松一口气，抬头看去，只见白惜香嫩脸通红，微微作喘，暗道一声侥幸，如是黑衣人能再坚持下去，不用出手攻击，只要再多上一些时间，白惜香就势非自己晕倒不可。

白惜香故作轻松，举手理理垂下的长发，笑道：“我胜的很不容易，我已用出了全身的气力。”

那黑衣人道：“不论你是否用出全力，但总是你胜了，从此刻起，你们是我的嘉宾。”

林寒青暗暗忖道：“想不到他还能这般的讲理。”

只见他举手一挥，道：“把这火炉抬下去。”

两个赤背雄壮的大汉，抬起火滔熊熊的炉子，退了下去。

厅堂上一片黑暗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
原来，这词堂中所有的门窗，都被一层厚厚的黑幔速起。

白惜香缓缓伸出手去，抓住了林寒青的右腕，慢慢的把身子依偎在他的身上。

林寒青觉出她手指冰冷，整个的身子，都在微微抖动着。

一缕深深的惜怜由心底泛了上来，低声说道：“累苦你了，堂堂六尺之躯，借重姑娘的保护，想来实叫人惭愧的很！”

白惜香长长舒一口气道：“我想，这厅堂之外的月光，一定很明亮。”

但闻唰的一声，那厚厚的黑色幔子，突然大开，似水月华，透了进来，隐隐已可见室中的景物。

白惜香用力的扶住了林寒青的右臂，站起了身子，说道：“你这般简慢佳宾，岂是待客之道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我已脱去了身上的黑纱面罩，应了约言，你们也该走了吧！”

只听白惜香咯咯笑道：“你原来也是女人。”

那黑衣人默然不语，既不承认，也不否认。

林寒青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什么？”他本想转过脸去瞧瞧，但闻得白惜香说那黑衣人也是女人，反而不好意思转过脸去看了。

白惜香道：“她不但行动有男子气，而且连声音也能改变，连我也几乎被他骗过去了。”

那黑衣人冷冷说道：“不论我是男是女，但我已实现承诺，你们也该走了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我们很久未进过食用之物了，既是你的贵宾，岂可连一顿酒饭也不招待？”

林寒青一直望着窗外，不敢回头过去。

但闻那黑衣人道：“那要请两位在此稍候片刻，我去要人准备酒饭。”

林寒青听到了步履之声，从身后走过，但又不便回头张望，只好暗自运气戒备。

但闻那步履之声愈去愈远，消失不闻，厅堂中寂然无声，似是白惜香也随着那步履声走了一般。

林寒青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白姑娘。”

但闻四下传来回音，却不闻白惜香回应声音。

林寒青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回头望去，那还有白惜香的影子，幽暗的厅堂中只余下他一个人。

事情变化大出了意料之外，使林寒青有些张保失措，他勉强压制着心中激动，仔细的瞧了一遍，缓步向后走去，只见那一扇木门，业已敞开，显然，那黑衣人扶持了白惜香从此门而去。

门后面是一片荒凉的广场，生满了杂草。

五丈外有一座耸立黑影，似是房屋，林寒青心念一转，忖道：“先到那座屋子里瞧瞧再说。”正待行去，突见火光一闪，房中突然亮起灯光，果然是一座房子，立时施展开轻功，疾奔过去。

两扇木门，早已大开，室中高烧着一只火烛，一张小木桌上，摆了一付碗筷，一个磁酒杯和两盘细点，但却寂无一人。

这景象又大大出了他的意外，不禁呆在门口，只觉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

付思良久，才缓步走了进去。

林寒音刚刚走近木桌，突然身后传来一个冷漠的声音，道：“阁下清先吃一点点心，酒菜即可送到。”

林寒青回头望去，只见一个青衣童子，当门而应，顶门上烙一颗梅花

标识，立时一提真气，身子陡然飞了过去，伸手一把抓向那童子的右腕。

青衣童子不但不避，反而一伸手臂，竟是把右腕迎向林寒青五指之中。

林寒青左手抓住了那青衣童子的脉穴，右手的参商剑随势推出，点在那青衣童子胸前，冷冷说道：“那位白姑娘那里去了？快说！”

青衣童子神态沉著，缓缓的说道：“我知要纵身让你，你决然抓我不住。”

林寒青左腕一用力，把那青衣童子拖入房中，松开五指，说道：“不错，你刚才确未避让，那咱们现在试试！”

那青衣童子冷笑一下，道：“你是我们主人的贵宾，在下不能和你动手，但你杀了我也没有用。”

林寒青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那青衣童子道：“因为梅花主人的门下，未得主人允准，不能随便说话。”

林寒青怒道：“你既作不了主，那就带我去见那梅花主人。”

青衣童子道：“在下之意，你不如留这里，先行吃过酒饭，如是敝东主让你们见面，自会派人来此相请！如是他不让你们相见，你纵然哀告他也是无用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贵东主既然把我们当作佳宾看待，这待客之道，岂能是这般无礼？”

青衣童子道：“据我猜想，敝东主今晚定会请你见面，有什么事，你见到他再谈不迟，如若你此刻要用强动武，定会把事情闹坏。”

林寒青暗暗忖道：“这话倒是不错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目下白惜香生死不知，下落难明，如若和他们冲突起来，他们可以立刻杀死白惜香。”

那青衣童子道：“你既听我良言相劝，最好就进些食物，就算是打起来，也多些气力。”说着伸手就两盘细点上，各取一块，吞入口中，接道：“我们东主吩咐，不论何等食用之物，送上之时，先由我们尝试一块，以免你们疑心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取过两盘细点，一口气把两盘吃完。

那青衣童子回顾了林寒青一眼，道：“我去替你取酒饭去。”大步出门而去。

林寒青望着那青衣童子的背影，心中泛起一阵茫然无措之感。

他呆呆的坐着，望着烛光出神，心中惦念着那白惜香的生死，不禁黯然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突然一阵酒肉香气，扑入鼻中。

抬头看去，那青衣童子已不知何时走了进来，手中托着一个木盘，盘中放着四样精致的菜肴，和一把精巧的银壶，说道：“趁酒菜还热，吃一点吧！”

林寒青望了那木盘一眼，伸手取过桌子上的筷子，不容那青衣童子放下手中木盘，立即挨了一块佳肴，放入口中。

青衣童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不怕这酒菜之中有毒吗？”缓缓放下木盘，把四盘佳肴，放在木桌之上。

林寒青冷冷说道：“纵然那梅花主人，心狠手辣，但在下想他也不至在酒茶之中下毒。”

青衣童子提起银壶，替林寒青倒满了一杯酒，道：“你既不怕酒菜之中

有毒，那就请把这杯酒也喝下去吧！”

林寒青端起酒杯，一口吞了下去，缓缓把酒杯放下，双目中突然暴射出冷电一般的神光，道：“这酒菜里有……”伸手向那青衣童子抓了过来。

那青衣童子突然一闪身躯，轻灵异常的避开林寒青的左手，道：“你如肯再喝一杯，即可沉醉过去，亦可安静的渡过这一段焦急的等待时光。”

林寒青一把没有抓住那青衣童子，几乎收不住那向前冲击之势，踉跄向前冲出了四五步远，才停住身子。

那青衣童子接着说道：“正如你所说一般，这梅花主人，决不会在酒中下毒，不过那壶中之酒，酒性强烈无比，纵然天下最为善饮的人，也难一口气跑下三杯，你的酒量不好，为什么不慢些吃呢？逞强好胜，一口气吃下了一杯酒去。自然是要醉了。”

林寒青虽然已觉着力难胜酒，腹中有如火烧一般的难过，眼中金光乱闪，但他的神志还很清醒，对那青衣童子之言，听得十分清楚，手扶桌面，支撑着身躯，道：“在下虽不善饮，也不能说一杯就醉，我不信你的鬼话。”

那青衣童子道：“如若这酒中确有毒药，此刻只怕你早身中剧毒，七窍流血而死，那里还能支撑到现在不倒下去……”

微微一顿，又接着说道：“但你此刻人已大醉、可是神志还很清醒，如是这等支撑下去，定然十分痛苦，这酒性得四个时辰之内，才逐渐的消退下去，你如渡过这痛苦的四个时辰，实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，假如肯再喝一杯下去，醉个人事不知，一场好睡，即可渡过四个时辰。”

林寒青怒道：“带我去，我要去见那梅花主人，问问他说的话算不算？”

青衣童子道：“敝东主用他最好的酒，最好的菜，招待侯宾，那里有错了，你自己力不胜酒，怪得那一个呢？”

林寒青暗中提真气，正待举步，冲向那青衣童子，却不料此刻酒性已然全部发作，一提真气，立觉头重脚轻，一个跟斗向地下栽去。

那青衣童子身子一闪，疾如飘风一般窜了过来，右手一探，抓住了林寒有的右肩，左手提起错壶，又倒出一杯酒来，说道：“酒最解相思，你再喝一杯，那就可以醉一个人事不省了。”端起酒杯，便把一杯酒住了下去。

林寒青已经言语不清，口里嚷着不喝、不喝，但却已无能拒挡那青衣童子，推拒之中，却把一杯酒喝了下去。

第二杯烈酒入肚，林寒青立时神志全失。

待他恢复了神志清醒时，景物早已大变。

## 第二十六章

七盏色彩不同的宫灯，交织成一片炫目的彩光，一阵阵脂粉香气，扑鼻沁心。

只听一阵滕鸣般的声音，传入耳际，道：“林相公请吃一碗醒酒汤，你如是在酒意朦胧中错过了这一场眼福，那可是终生大憾。”

林寒青却有些迷迷糊糊，根本未听清那人说的什么？但觉一阵清新的

香气，勾动了食欲。不自觉的张口吃了下去。

就这般似醒非醒中，竟把一碗金线鲤做成的醒酒汤，全部吃了下去。

这一碗醒酒汤入腹之后，沉迷的酒意，立时全消。

转头望去，只见一个身着红绡官衣，头发高高挽起的少女，左手托着一只空碗，右手拿着一只汤匙，秋波流光，望着他微笑。

一阵羞意，泛上心头，隐隐记得，刚才就在她送喂之下，吃完一碗醒酒汤。

但见彩光流动，七只宫灯，突然开始急速旋转起来。

一个清脆犹如银铃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那位林相公酒意醒了么？”

彩光炫目，影响了林寒青的视线，只听得声音传来不远，却看不见那说话的人在何处？

但闻身侧那身着红绡官装的女予答道：“吃完了一碗金线鲤鱼汤，酒意全消了。”

林寒青暗道：“金线鲤？很名贵的鱼啊！怎么竟舍得替我作一碗醒酒汤吃？”

只听那清脆的女子声音，叫道：“既然酒意醒了，那就让他换上衣服。”

林寒青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好啊，他们不知要如何作践我了，要我换上什么衣服？”

只听那红线它装少女，说道：“不劳姐姐费心，我们早已替他换过衣服了。”

遥遥里传来一声娇笑，道：“我忘了今宵是小翠妹妹主持其事，早知是你，也用不着我费心多问了！”

那红绿官装少女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姐姐多夸奖了，小翠愧不敢当。”

林寒青听得心中吃了一惊，暗道：“他们见时替我换了衣服，我怎么全然不觉呢？”

低头看去，果见身上衣着已换，一袭白衫，竟然易作了一件红袍。

只觉头上一阵沉重之感，伸手一摸，不知何时，竟然被戴了一项珠冠。

旋转的彩灯，更见迅快，彩光流转，目迷五色。

林寒青目光转动，左右顾盼了一眼，似是在他身侧站了不少的人，一个个都是身着彩衣的官袋女子，一时间心头茫然，再也想不出是怎么回事？忍不住问道：“小翠姑娘……”

身着红绡官装少女，笑道：“不用加上姑娘了，叫我小翠就是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谁把我的衣服换了？”

小翠笑道：“天下何处有此家，谁也难说出这是什么地方，只当它是一场梦，留下些温馨的回忆，也就是了。”

林寒青神志已然完全清醒过来，突然挺身站了起来，伸手去取头上珠冠。

小翠吃一惊，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我要脱下珠冠，撕去红袍，还我本来面目。”

小翠道：“不行，我们东主即将现身相见，你如脱去红袍，摔了珠冠，那是自绝于他，见不到我家东主，可不能责怪敝东主失信于你了。”

林寒青听得征了一怔，忖道：“这话倒也不错，那梅花主人，似是极不愿和人相见，我如错过今日之机，今后能否再见到他，很难预料，眼下白惜香下落不知，如若见不到那梅花主人，只怕这些人都难作主说出她的下落。”

他心中风车般打了几转，暗暗叹息一声，缓缓坐了下去。

那名叫小翠的宫装少女，突然附在他耳边低声说道：“你能得我们东主接见，难得至极，耐心的等一阵，有何不可？”

林寒青心头憋了一腔怒火，无处发作，听完后冷冷说道：“你们那东主是不是人？”

小翠愣了一愣，严肃的说道：“你讲话要小心一些……”声音顿得一顿，接道：“如若这世间当真的有神，敝东主当之无愧！”

林寒青心中一动，强自按下怒火，忖道：“那梅花主人，不知何等感力，控制了属下，使这些人个个对他崇敬至此。”

付思之间，忽见那旋转不息的灯光，忽的停了下来，室中景物，隐隐可辨。

这是座宽敞的大厅，除了四周七彩的宫灯之外，敞厅里品率形，摆着三张木桌，木桌上铺着锦缎，中间放了一只白玉瓶，瓶中插了一来梅花。

两张木桌，都空着，只有自己据案而坐，独霸一桌。

四五个身着彩衣的宫女，分列在他身后。

案下白梅花，发出一阵阵的清香，扑鼻沁心。

突然间响起了一阵细乐，隐隐约约的飘传过来。

小翠附在林寒青的耳际说道：“林相公，敝东主大驾即到，你见他之后，最好能有礼貌些。”

七盏彩灯，一齐熄去，室中黑暗如漆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
林寒青暗暗骂道：“哼！鬼鬼祟祟，见不得天日。”

心念未息，突见火光，四个彩衣宫装少女，各抱着一个玉盘，珊珊而来。

玉盘上放着一只金色烛台，台上插着一只红烛。

红烛高烧，火光熊熊，照亮了全厅。

四女之后，紧随着八个女童，每人捧一束香火。

一股浓烈的檀香气味，扑了过来。

四个捧烛的宫装少女，分布成一个方形，环绕着三张铺有锦缎的木桌。

八个捧香女童，缓缓把手中捧的檀香，放在三张木桌的中间。

刹那间，香烟袅袅，满室尽都是蒸腾的烟气。

檀香味更是强烈，香烟编绕，视线逐渐的不符。

但闻一声清脆的娇喝，道：“东主驾到。”四只火烛，突然熄去。

倏忽间，只见人影闪动。

林寒青闭上眼睛，定定神，再睁眼望去，只见两张木桌后，已然有人落座。

这时，室中只有那八束檀香的微弱光芒。

如论林寒青的内功自力，藉着八束檀香的微弱光芒，足可看清楚室中人的衣着面貌，但那缕起的香烟，有如浓雾，使林寒青有些视线不清，三张木桌，虽然摆的很近，林寒青也难能看清那些人面貌。

只听有清冷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你要见我么？”

林寒青听辨声音，是由右面一张木桌后传来，凝目望去，隐隐可见有张秀丽的面容，当下说道：“在下林寒青。”

那清冷的声音接道：“我已经知道大名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姑娘可是梅花主人么？”

那清冷的声音答道：“不错！”

林寒青轻轻咳了一声，只觉千言万语涌了上来，想不出该如何开口？

那清冷的声音，接道：“有什么话，快些说吧！我没有时间多等？”

林寒青心中虽有千言万语，但目下最为重要的还是白惜香的生死安危，当下问道：“和在下同来的那位姑娘，不知现在何处？”

那清冷的声音，说道：“她很好，安然无恙，只不过此刻你不能见她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我虽把你们当作上宾就将，但却不能使你们见面，那位白姑娘人虽聪明的很，可惜的是她在打赌时，忘记加上一条，说明在接受款待时，不能把你们分开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只要知道她安好无恙，就放心了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现在你已经知道了。”

林寒青暗暗忖道：“他是在下逐客令，但难得和她见一面，总该把心中的疑问，问个明白。”当下较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适才在大厅上，那穿着一身黑衣的人，是你么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就算他是我吧！你只要知道有一个梅花主人，也就是了，用不着把事情了解的十分清楚。”

经过这一段时间的适应，林寒青的视线清楚了甚多，用足目力望去，只见那梅花主人穿着一身深色的衣服，手上也带了一付深色的手套，但脸上却是未戴面具，隐隐可辨端正的五官，秀丽的轮廓，但他却无法辨识出他衣服上的颜色，和那清晰的像貌，浓重的烟雾环绕下，一切都是隐隐约约的轮廓，无法留下清晰的记忆。

只听那梅花主人冷冷说道：“你这般瞧我，一定是瞧得很清楚了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烟雾缭绕，视界不清，看得不十分清楚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已经够了，未入梅花门下的，能这样看到我，那已经是很难得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咱们不谈此事也罢，在下有几桩事情，想请教阁下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说快一些，我们最多还有一盏热茶工夫的相处时间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天下武林同道，和你何仇何恨，你要这般对付他们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我如何对付他们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你在那烈妇冢设下筵席，邀请天下英雄赴宴，是何用心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个中的原因很多，但此刻却没有时间对你说清楚了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此刻在下是何等身份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贵宾身份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既属贵宾身份，在下不知是否有自主行动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自然可以。”

林寒青突然由座位上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在下承蒙款待，礼该致谢。”缓步向梅花主人的席位上走了过去。

站在身后的小翠，突然伸出一只手来，按在了林寒青肩头之上，道：“男女授受不亲，你虽是我们的贵宾，但此地却是女孩子家，你岂可乱走莽闯！”

林寒青只觉那按在肩上五指，劲为甚强，而且指尖触及之位，分拿肩头上三处穴道，决难强行挣动，当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梅花主人的待客之道，原来是这般的横蛮无礼。”

梅花主人沉吟良久，缓缓道：“小翠你放开他，看他要干什么？”



小翠应了一声，缓缓放开按在林寒青肩头的手掌，道：“婢子遵命！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林寒青，我已破例对你代客，你如行动大过放肆，逾越我们梅花门下的规范，别怪我翻脸不认你贵宾身份，当场处死。”

林寒青冷然说道：“在下并非你梅花门下之人，自是不用遵守你们梅花门下的规矩了。”暗中提聚其气，轻轻样拿推出。

这一拿去势虽缓，但却蓄直了极强的内劲，轻轻一推之下，暗劲排荡，浓重的烟雾，立时被那暗劲排落去，视界突然一清。

林寒青凝神望去，只见一张微带怒意的秀丽面孔。

飘开的浓烟，重又聚拢回来，那张微带怒容的秀丽面孔，又为浓烟笼起。

林寒青心中闪起了无数疑问，暗道：“看那张面孔分明是一位女子无疑，虽道那恶毒狠辣的梅花主人，当真的是一位女子不成？”

一个女子，统率了很多隐藏去本来面目的武林高手，当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。

可惜的是那料事如神，视一知十的白借香不在此地，如若她在此地，当能推想出这其间重重疑云。

只听梅花主人说道：“林寒青你可看清楚了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虽然是匆匆一瞥间，但已留有记忆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你要仔细的想清楚了，答复我问的你的话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福祸无门，唯人自找，你如答错了一句话，可能为我处死，如是答对了一句话，也可能被我恭送离此，你不用妄动心机，自作判定，别让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只要你据实而言，纵然是被我处死，那也算死的无憾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被礼迎至此，身为贵宾，如若是翻脸成仇，在下当不甘束手就缚。”

梅花主人突然格格大笑道：“你可是觉着自己的本事很大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那怕是一招之战，在下亦不畏缩。”

梅花主人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很英雄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我现在要问你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如是我们异地相逢，你还能不能认得出我？”

林寒青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如是仍然穿着这样的衣服，自然是能够认得出来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我穿的什么颜色衣服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深蓝色，或是黑色。”

梅花主人沉吟良久，冷冷说道：“咱们如异地重逢，你虽然未必能够认得出我，但你心目之中，恐怕已留下我很深的印象，如是咱们重逢之处，环境清幽，在给你一段时间去仔细想上一想，恐怕你就可以想起我了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话不错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你可知道见过我真正面目的人，该怎么样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知道！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那两条路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一条是死，另一条是归附我们梅花门下，自烙梅花标识。”

林寒青咧的一声，抽出怀中的短剑，道：“大丈夫宁为玉碎，不作瓦全，在下极愿一战。”

梅花主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好！我倒要瞧瞧你是不是铁打罗汉？”

林寒青长长吸一口真气，短剑斜斜指出，蓄势待敌，说道：“尽管出手。”

但见梅花主人，缓缓站起身来，举手一样，道：“你们都给我下去。”

群婢应了一声，齐齐退去。

一阵步履之声过后，幽暗的大厅中重归寂然，静的听不到一点声息。

林寒青全神贯注，手横短剑，只要那梅花主人一出手，立时将全力反击。

那知过了良久，仍然听不到一点动静。

林寒青紧张的手心沁出汗来，身子也有些微微的颤抖。

再看那梅花主人仍然如一座木雕泥塑的神像一般，静静的站着不动。

林寒青举手拂试一下头上的汗水，道：“你怎么还不出手？”

梅花主人冷笑一声，突然举手一挥。晃燃了一只火折子。”

幽暗的大厅中，突然亮起了一点火光，显得十分明亮。

火光照耀下，林寒青春到了一张绝世无伦的美丽面孔。

长发散披，垂在肩上，长长黛酒，圆圆的眼睛，樱唇轻启，微带着笑意。

群婢退出大厅时，顺手熄灭了厅中燃烧的香火，飘浮的烟气，愈来愈谈，那张美丽的脸，也愈来愈见清楚。

林寒青长长的吸一口气，心中暗暗的赞道：“好一位绝世佳人！”

只听那梅花主人冷冷的说道。“你看清楚了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看清楚了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如若你未看清楚，那是死有所憾了。”

林寒青忽然想起了白惜香来，那位娇弱不胜的姑娘只余下了有限的数月生命，她本该欢乐乐的渡过这宝贵的日子，但她却卷入了武林中一场浩劫的旋涡中，这胸襟是何等的豪壮，何等的高洁！

只听那梅花主人道：“你已经看得很清楚了，以后的该怎么办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该怎么办？在下就不知道了？”

梅花主人突然轻轻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再仔细的瞧瞧我。”

林寒青果然抬起头来，仔细瞧去，这仔细一看，顿觉全身血液流得大增，百脉愤张，只觉地眉目神态之间，有一种撩人给念的春情，荡漾如波，动人心弦，不自觉的缓缓垂了手中的短剑。

梅花主人道：“现在你该明白了吧？”

林寒青似是中了疯魔，啪的一声，投去手中短剑，双目圆睁，走了上去，道：“我明白了……”

但见火花一闪而熄，大厅中恢复了黑暗。

原来火折子经过这一阵点烧之后，已然烧完熄去。

林寒青迷乱的神志，突然一清，停下了脚步。

只听梅花主人那甜柔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你怎么不过来了？”

她的声音中，亦似是带着动人心魄的磁性吸力，林寒青只觉心头一震，几乎又情不自禁的走了过去。

但他终于自制的停了下来。

沉默在黑暗中，延续了足足有一盏热茶之久。

但闻梅花主人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你不错啊，居然能等完我一只火折子。”

她的声音由充满着甜柔的筒力中，又恢复了那一股清冷的味道。

其实林寒青的内心中正有着激烈波荡，有一股莫名的强烈冲动，想扑过去。

这是个难得的巧合，如若不是林寒青想到了那娇弱不胜的白惜香，分去了他很多的心神，在那一只火折子燃烧的光亮里，必将为那张绝世无伦的美丽面容所惑。

黑暗中又传来那梅花主人清冷的声音，道：“自我出道以来，你是唯一抗拒我一只火折的人，你那过人的定力，虽使我十分佩服，但也使我生出了杀你的心。”

林寒青迷乱的神智，逐渐的恢复了清醒，缓缓说道：“在下亦相信你有杀我之能，但在下自幼习武，十数年寒暑未曾间断，纵然是被人杀了，那也只怪我学艺不精，死而何憾，但那位白姑娘却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就算是一个从未习过武功的人，想杀她，亦非什么难事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你要替他求情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杀一个毫无抗拒之力的人，算不得什么英雄人物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此刻，你们都还是我的贵宾，我就是要杀你们，也非其时……”

声音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带那个姑娘，送他们立时离去。”

黑暗中只听得一阵步履之声，传了下来，大厅中似是有很多人在走动。

林寒青只觉一阵香风，迎面扑了过来，耳际间响起一阵清脆的娇笑，道：“敝主人破例优容，下令进两位离开此地。”

林寒青听那声音十分认悉，忍不住说道：“你是小翠么？”

那声音应道：“林公子很好的记性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生死还在其次，那位白姑娘……”

小翠道：“敝主人一诺千金，答应了送两位离此，决然不会有错，林相公请放心。”双手举起了一方黑帕，道：“在送两位离开此地之时，必得掩起双目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

林寒青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姑娘请动手吧！”

小翠掩上林寒青双目，说道：“我送你离开这里。”

林寒青忙接口道：“那位白姑娘？”

小翠噗的一笑，道：“难得这般多情郎，自己生死，毫不关心，却一心念着玉人安危，白姑娘当真是好福气！”

林寒青被她嘲笑了几句，也懒的解释，但也不好再问，任那小翠牵着行去。

只觉行速愈来愈快，野风扑面，似是已行入了荒凉的郊野之中。

大约有一顿饭功夫，小翠突然停了下来，道：“到了，你的宝剑，就放在旁边，我要走了。”最后一句话，声音已远在数丈之外。

林寒青拉下获胜黑帕，眼前顿觉一亮。

抬头看天色，星形隐现，东方天际间，已经升起一片绚烂的彩霞。

天色大亮了。

转眼望去，只见一条隐现的黑影，一溜烟般消失在晨光里。

那是一流身手的绝佳轻功，林寒青不由暗暗的赞道：“好快的身手，但她不过是梅花主人手下一个女婢，那冷酷、妖艳充满着奇怪就力的女人，她凭蓄着一股不可思议的轻力，收罗了武林无数高人，作他爪牙……”

突然，听到一阵幽幽的叹息声，传了过来。

林寒青霍然惊觉，想到了白惜香。

转脸看去，果然见到了一个黑绢包着眼睛的少女，坐在草地上，倚在一株大树上。

林寒青急急的奔了过去，道：“白姑娘，你……”

这女子正是白惜香，只听她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我很好，快帮我解开脸上的黑绢。”

林寒青心中有些奇怪，暗道：“难道她连那蒙着眼睛的黑绢，也解不开么？”心中虽然有些疑虑，但人却依言解开那蒙面黑绢。

晨光中，只见她脸色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，眉目间透现出重重的困倦之色。

她长长吁一口气，摇头说道：“好利害的女人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你见过那梅花主人了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见过了，可惜，那时我已体力不支，无法多知她的一些内情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你很倦了，咱们还是先回那阵中去休息会儿，再谈不迟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来不及了，此刻相距午时，只不过，几个时辰，咱们没法再休息了。”

她缓缓从怀中取出两只金针，迢：“帮我把这两只金针，刺入我任脉‘中庭’和‘巨间’两穴之上，我们只有很短很短的时间了。”

她拿着双针的右手，有些微微发抖，似是有些负不起，那枚金针的重量。

林寒青略一犹豫，接过了两枚金针，刺入她‘中度’和‘巨间’二穴之中。

两枚金针入穴，白惜香那萎靡精神，忽然一振，惨白得不见血色的脸上，也泛起一阵红晕的艳丽，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她把咱们早放了几个时辰，那是她料定咱们无法在短短的几个时辰之内，无法布置下和她抗拒的力量了。”

林寒青颓丧的说道：“那梅花主人，的确是个不易抗拒的人物！”

白惜香明亮的星目中，奇光闪动，笑道：“你是说她的武功，还是她的美丽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我是说她的武功，虽然她也很美丽，但她经常掩遮去本来的面目……”

白惜香笑接道：“你见过她了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见过了，唉！那是一张充满奇异魔力的面孔，我几乎为她所感。”

白惜香接道：“仔细些告诉我，也许能使我对她多些认识，多一分知彼，咱们多一分胜算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不要隐瞒经过情形，详细的说给我听，需知毫厘之差，会造成千里之谬误。”

林寒青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在下决不隐瞒。描下把经过之情，十分仔细的说了一遍。

白惜香凝神的听着，只待说完了经过，方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她很自负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我虽然未见过她的武功，也不敢确定在大殿中和我动手的黑衣人是不是她，但可从那小翠的武功上，推断她定然是身负绝技，如若她没有过人的武功，岂能统率无数高手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她虽然很美丽，但也无法使人一见之下，就卓然陶醉，那是迷魂大法中的一种，唉！也许那些甘拜石榴裙下，为她效死卖命的人，都是被她的美色所惑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姑娘可见过她么？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见过了，也许因我也是女儿身！她一直未脱下面罩。”

林寒青叹道：“她手下高人，屈指难数，咱们数人之力如何和她抗拒，何况时间又这样短促，在下出道江湖不久，人微言轻，纵然是不惜唇舌，只怕是也难使天下英雄相信。”

白惜香缓缓站起娇躯，笑道：“咱们既是打她不过，只有束手就缚了……”

她理一下鬓边散发，接道：“她肯放咱两人出来，似是已然有放过我们两人之心，我们如此刻借机远扬，此后隐名埋姓不出，不再和她作对，或可保得性命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姑娘正当如此，你手无缚鸡之力，大可不必要跳入这场挥水中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我走了，你呢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既已卷入漩涡，势难独善其身，到时候尽我之能，和他们一拚就是。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明知不是敌手，却甘愿全力一战，你这份毫勇之气，虽然可以，但却是匹夫之勇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除此以外，在下实是想不出还有良策了！”

白惜香淡淡一笑，举步向前行会。

林寒青抬头四顾一眼，敢惜两人停身处竟然是烈妇冢旁。

但见白惜香双手提着衣裙，放步而奔，极快跑入了林中。

林寒奇心头纳闷，放步追了上去，道：“你跑什么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我们去看看韩老前辈，和那座分石换成的奇阵，是否还完好无恙？”

林寒青只觉心中很多事，一齐涌了上来，但见白惜香匆忙神色，不便再多追问，只好紧随她身后而行。

这时，太阳已高高升起，林寒青抬头一望，不禁为之一呆。

那座竹阵早已不见，整个的烈妇冢也似是变了样子。

原来四周枯木高积，已把那座竹石阵完全盖住，而且排列的整齐有绪，外面望去，决看不出那堆积的枯木下，还有一竹石阵势。

林寒青暗暗估计那堆积的枯木，至少需数千担之多，那要百人以上，尽一夜急赶，才可完成，何况这四周数里内没有人家，不知那梅花主人如何能在一夜中，弄来这多的枯木，此人之能，当真是不可轻视。

但见枯木一阵摇动，两个黑衣人，并肩走了出来，说道：“两位请由此

门入阵。”

这两个黑衣人，也是一般的诡异装束，全身黑衣、黑巾蒙面。

林寒青暗暗忖道：“入了枯木之中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”正在付思之间，白惜香一哈腰，走了进去，林寒青只好随她身后而入。

堆积的枯木下，由木柱架出了一条曲折的小径，竟不足三尺，仅可容两个人并肩而行。

弯转四五次，步行六七丈，才到了竹石阵边。

白惜香突然停了下来，道：“韩老前辈被人点了穴道，你解开他穴道后，带他入阵，此刻形势险恶，他们随时可以放火把咱们活活烧死，且不可轻举妄动。”

林寒青目光一转，只见韩士公倒卧在竹阵外，果是被人点了穴道，当下暗运内力施展推宫过穴手法，推活了韩士公的穴道。

韩士公长长叹一口气，睁开双眼，呆呆的望着林寒青，良久后，才摇头说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老猴儿这一次算是栽到家啦！”

白惜香道：“老前辈不要焦急，咱们进入阵中再谈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秀菊，素梅两位姑娘……”

林寒青吃了一惊道：“她们怎么了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她们可是被人掳走了么？”

韩士公挺身站了起来，道：“不错，她们被两个红衣人掳了去，老朽无能，连两个女娃儿也保护不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那两人留下话么？”

白惜香接道：“咱们进入阵中谈吧！”

当先向阵中行会，竹石阵依然如旧，除了上面为枯木覆盖，不见日光之外，一切都完好无恙。

这座竹石阵，占地不下四丈方圆，梅花主人的属下，竟然能藉绳索之力，一夜间，在四丈方圆的上空，加盖了一张顶棚，而且堆积的木柴甚厚，挡住了阳光透照不入。

林寒青四下望了一了阵，道：“这加顶的工程不小，如是索绳不坚，断了一根，咱们纵然不被压死，亦将身受重伤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眼下唯一的生存之策，就是你们两位立刻冲出去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这些木柴，都是干枯异常之物，一把火立可成燎原之势，那梅花主人早已防备了咱们突围而去，因此把那一条仅有的通路，修筑的左右曲转。”

韩士公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老朽一把年纪了，形将就木，就算被他们放起一把火来烧死，那也是死不足惜，但两位年纪轻轻的，如若这般坐以待毙，未免是太可惜了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如是他们存了杀死咱们之心，那也用不着资这样大事，他所以这般作为，只不过是吓吓咱们罢了！”

韩士公道：“他为什么要吓唬咱们？”

白惜香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因为，那梅花主人，非常看重咱们，许以劲敌，才这般劳师动众的对待咱们。”

谈话之间，已然进入了竹石阵的中心。

白惜香回顾一眼，看布设依旧，缓缓坐下，说道：“她不愿咱们卷入今天的是非之中，破坏她的预谋，揭去二婢，和堆积了这许多枯木，无非都是

吓阻咱们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就昨夜情景而论，他如存了杀害咱们之心，并非是困难之事，用不着多费这些手脚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昨夜晚，那梅花主人虽然是大获全胜，咱们两人的生死，都掌握在他的手中，但我料想她过的也很不安！”

林寒青笑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很简单，他初得属下禀报，把咱们看作劲敌，但见面之后，看咱们不过尔尔，到了她和我约赌，又把咱们估计的很高，却不料我这绣花枕头，只能用来吓人，竟然是从未习过武功，我拔下穴道金针，人就晕迷过去，那时，我虽不知她做些什么，但料她必然暗中相试于我，发现我真的不会武功，一方面格于她亲口许下的纳吉，一方面亦觉着咱们没有大用，杀咱们易如反掌，才放了咱们……”

她轻轻叹一口气，笑道：“也许她现在又后悔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个姑娘何以知道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那梅花主人如若不是感到后悔，她也不会派人监视咱们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白姑娘看到了？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看到啦，那梅花主人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一时之间，弄不清楚我何以会晕将过去，但她再三试验之下，又发现我并非装作，想到在那沉中厅堂之上，输我一招，心中大不眼气，但她究竟有着过人的才能，想到把我们一齐释放，以查隐密，我初由晕迷之中醒来，神智有些不清。让你用金针刺我穴道，这隐密已然被他近派在暗中监视的人瞧去了。”

林寒青长长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这个在下应该想到的。”

白惜香柔婉一笑，道：“你不用自责，有道难得糊涂，被她瞧去了焉知非福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个在下又想不明白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我也越听越糊涂了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那梅花主人才智超人，也许是更高过我，也许我想的不对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咱们对姑娘的料事之能，是早已佩服的五体投地，姑娘不用歉辞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那梅花主人，自负极高，看到我金针刺入穴中之后，忽然精神，必然会用心推想这原因何在，她分去一分心神，就替今午与会之人，多日下一分生机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她可以暂时抛去不想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如若那梅花主人强我十倍以上。她可以她并不想，如若她差我十倍，也可以拟开不想，我料她此刻正在为此事，用尽心机……”

她停了下来，望了两人一眼，接道：“这事情也可有两个结果，难的是我无法判断出那个正确，还得借重两位才智相助！”

韩士公一持山羊胡子，道：“如说到江湖上的经验，阅历，老朽还可为姑娘提供一二见闻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知是那样两个结果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如若她精通医理，不难猜出这金针过穴的振神之法，这金针振神之法，不在武功之中，她纵然尽通天下武功，也是想不明白！”

韩士公道：“这就是了，不知第二个结果为何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这第二个假想，是谁想她不通医理，但她平日里自私自傲，养成的骄性，决然不愿承认失败，必将会另行想出一个理由出来，以维她的自尊之心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她又想出些什么理由呢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她会自作聪明的，想咱们是故弄玄虚，故意做给她看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有道理，有道理。”

白惜香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果真如此，咱们就处境险恶了！”

韩士公双目一瞪，举手拍拍脑袋，道：“你这么一说，倒又使老夫湖涂起来，那梅花主人如误认姑娘是故弄玄虚，不解内情，岂不是更好些么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最好她能通解一些医理，对这金针振神之法，却又不能尽解，这样一来，她定将苦苦用心思索，无暇他顾，与会英雄，使有几分生机，如是她误认咱们是故弄玄由，一笑置之，岂不是要全心全意的策谋对付与会之人？”

韩士公赞道：“姑娘之能，当其非我等能及，你这一说，使老朽恍然大悟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有一事，使在下不解，要请教姑娘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我知道，你可是想问我，咱们为什么要自投罗网，进入这四周枯木堆积的竹石阵中，是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正是此意！”

白惜香道：“原因很简单，那梅花主人误认咱们投身绝地，不再用心防范咱们……”

林寒青道：“此时此情，咱们确已置身于绝地之中，不用误认了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这叫做绝处求生，看来咱们身置死地，其实生机却比起不入此中来，大上甚多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姑娘想已成竹在胸了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虽有一策，但不保万无一失。”

林寒青暗暗忖道：“身置死地，生机茫茫，她还是这大口气，是要听听她有何善策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目下寸阴如金，姑娘有何高见？我等愿听差遣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咱们先他们放起一把火来，烧去这堆木柴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放火自焚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要不怎么叫制置死地而后生。”

韩士公四周打量了一眼道：“这堆积的枯木，极易燃烧，而且纵深数丈，火势一起，声威惊人，脱身之望，极是渺小……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两位之见，只道其然办若咱们早些向上顶棚，火势一起，立时跃入那后命烈妇冢上，隐入草丛，那梅花主人派在四周的属下，先为火势所乱，或将兼顾不到咱们，何况这一把火，当可使天下与会英雄，多上几分警惕之心……”

她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如若再能把梅花主人派在四周监视咱们之人，生擒三个，剥了他们的衣服，投入火中，作咱们三人的替身，那是更好不过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咱们三人穿着她属下的衣服，混入其中……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不错啊！梅花主人的属下，为了掩饰身份，脸上带有黑



纱，自是极易混过他们的耳目。”

林寒青抬头望望那枯木加盖的顶棚，估计自己的轻功，不难一跃而上，当下说：“目下处境，也只有绝处求生，依照姑娘的办法施为了。”暗中一提真气，双臂一抖，身子凌空而起，抓住一个垂下的枯枝，微一借力，翻了上去。

白惜香道：“你要小心了，注意四面高大的古柏上，梅花主人恐怕早已埋下有暗桩监视咱们。”

林寒青点点头，探手入怀，摸出参商剑来，轻轻一例，枯木应手而断。

此刻乃上好缅铁，合以精钢炼制而成，平常的兵刃，也难挡他的锋刃，这等干枯的木枝，目是刃到木折。

白惜香看了一阵，笑道：“这顶棚很牢固，不用担心它塌了，咱们来安放火棒吧！”

韩士公口中不语，心中却暗暗忖道：“什么叫放火棒？这女娃儿年纪不大，心眼倒鬼的很！”

只见白惜香在靠近枯木之处，堆了很多易燃的干草，笑对韩士公道：“老前辈，把你衣服撕一片下来好么？”

韩士公怔了怔，撕下一片衣襟，白惜香把撕下的衣服搓成三根布条，又遭：“老前辈带有火折子么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此乃走江湖必备之物，焉有不带之理。”

当下掏出火折子，送了过去。

白惜香晃然火折子，燃着三根布条，再熄去火折子，结在三根布条之后，放入枯草之中，笑道：“大约一个时辰左右，就可烧到枯草之处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姑娘很少在江湖上行走，但比老朽这老江湖，还要在行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现在咱们还有一件事情，老前辈请来些未干的青草拿来。”

韩士公知她心计多端，也不多问，来了一捆青草，堆积起来。

白惜香道：“四周加些干草，堆些木枝燃着。”

韩士公依言施为，片刻间燃起一堆火来。

白惜香道：“把青草盖在火上，就可以造成一股洪天浓烟了。”

韩士公恍然大悟道：“这样简单事，老朽就想它不起。”如言用青草盖在火上。

片刻间浓烟大作，由堆积的枯木散飞而起。

这时，林寒青已划开顶棚，垂下一条布索，先把白惜香吊了上去。

韩士公轻功极佳，略一借布索之力，跃上了顶棚。

白惜香已被浓烟呛的脸红如火，双目流泪，伏在林寒青怀中，说道：“你探出头去瞧，如是浓烟可以掩护时，那就快些走！我忍不住要咳嗽了。”

林寒青探出头一看，但见火烟由四面弥起，当下低声道：“可以走了。”抱起白惜香，登棚急奔。

这顶棚的一侧，紧靠着烈妇冢，林寒青早已相好形势，奋身一跃，跳下木棚，跃入烈妇冢草丛之中。

韩士公紧随着在林寒青身后，跃入烈妇冢上。

那烈妇冢生满了及腰的深草，三人跃入草丛中，立刻隐去了身子。

白惜香轻轻喘一口气，低声对林寒青道：“你瞧瞧看，有没有人瞧到咱们？”

林寒青探出头去，只见十几个黑衣人环绕奔走，张慌失措，虽然心中

十分焦急，但却又束手无策，白惜香急急问道：“怎么样了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很多人团团绕着那木屋游走，不知是何用意？”

白惜香轻轻嘘一口气，道：“那还好，他们没有瞧到咱们，那些人面上蒙着黑纱，视线不清，再被这弥漫的浓烟一扰，被咱们混出来了，唉！世上事情有利必然有弊，那梅花主人让属下蒙上面纱，固然可隐去本来面目，造成诡异的气氛，但却给咱们一次可乘之机，如是他们不带面罩，视界辽阔，咱们这绝中求生之策。决然难逃过他们的耳目，眼下还有重要的事，就是如何生擒他们三个人来？”

## 第二十七章

林寒青道：“梅花主人的手下，个个武功高强，生擒他们，决非易事。”

白惜香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会打暗器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暗器虽然会打，但却没有一击便晕倒的把握，那岂不是自露形藏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我教你一种暗器手法。”

林寒青已然知她之能，心中毫无怀疑，当下问道：“什么样的手法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金针钉穴之法……”探手入怀，摸出几只金针出来，就自身几处穴道上比了一比，道：“你打出的金针，如能击中这几处穴道，中针之人，就立刻晕了过去，金针一除，人就立刻复生，生擒他们就不费吹灰之力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个，只怕在下的手法，难以如此准确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那咱们现在就先试试吧！”伸手递过金针。

林寒青接过金针，道：“如何一个试法呢？”

白惜香一闭眼睛，道：“在我身上试吧！”

韩士公接道：“姑娘体质虚弱，如何还能以身相试，不如由老朽承担。”

林寒青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只怕在下手法不太准确，伤了老前辈，如何是好？”

韩士公笑道：“不妨事，老朽自信还可承受一针。”

白惜香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快些出手啦，咱们没有很多时间……”立时传了林寒青用劲出针的手法。

林寒青道：“韩兄小心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不妨……”突然一翻身，倒摔在地上。

白惜香笑道：“你手法很准，足可以对付敌人了。”

林寒青拔出韩士公身上金针，说道：“这点距离，加上韩兄站着未动……”

白惜香接道：“你既是没有把握，那就不要太过称能，暗中发针，打中敌人就行。”

韩士公拂髯接道：“敌众我寡，身陷重围，兄弟也不用再拘小节，讲究什么不够正大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好！韩兄请保护白姑娘，如是小弟在一顿饭工夫之内，还

不回来，韩兄也不用现身参与什么大会了，等这场盛会败去之后，保护白姑娘离开险地就是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你如肯依照我传你手法打出金针，保包万无一失，这是绝传于世的暗器手法，等你擒得敌人归，我再把后面两种手法传你，你就可继百年暗器绝学，独步天下了。”

林寒青淡淡一笑，闪身而去。

白惜香目睹林寒青去后，回头对韩士公道：“前辈能在江湖上闯荡数十年，想来定是有惊人的武功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说来惭愧的很，有道是英雄出少年，老朽老了，不中用了！”

白惜香道：“有道是老姜最辣，老前辈不用多谦辞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老朽说的是句句实话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既是如此，那我传你三招武功如何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怎好麻烦姑娘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不用客气了，趁他征人未归，借此也好减去等待人的焦急……”

语声微顿，接道：“这套武功，虽然只有三招，但威力异常强大，名叫‘破山三式’。”

韩士公讶然道：“破山三式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不错啊！昔年有一位身负绝学的高僧，受人暗算受伤，被关在一处山洞之中，哪知他竟在囚居中，自行疗好伤势，破洞而出，那洞外为千斤巨石所封，这三式就是当年那位大师，破洞而出的三招掌势，原叫‘裂石三掌’，后来改作‘破山三式’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这段武林掌故，老朽也好像听人说过，只是不如姑娘说的这般详尽就是，但不知那位大师，法号如何称呼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此时无暇多谈，还是先传你武功要紧，你如想听这些事情，我知道很多，咱们日后再谈不迟。”

她长长吁一口气，不容韩士公开口，又抢先说道：“这‘破山三式’最大的要诀，就是能把全身的功力集于一掌之上劈山。”

韩士公突然伸手按在嘴上，运气戒备，蓄势以待。

原来一个黑衣人匆匆奔了过来，绕过巨冢而去。

白惜香似是急于把那“破山三式”传授给韩士公，一见那人去远，立时接了下去，道：“每一个习武之人，都知道运气行力，把全身内到，集于一臂一掌之上，但事实上，那远集于一臂一掌上的内劲，仍然是有限的很，这‘破山三式’，却是别走蹊径，能把生命中的潜力，运集掌力之上发出，是以威力奇大，现在我要传你调元化力的方法，然后再传你出手的招术。”

韩士公早已知她之能，心中毫无怀疑，当下肃然说道：“老朽敬谨受教。”

白惜香也不谦辞，淡淡一笑，立时开始传授韩士公调元化力的内功心法。

这是一门奇异、博深的武功，运气行功，大异于常规，别走奇径，激发出生命中的潜能。

白惜香智慧绝人，她知道如若把个中的道理，详细的解说给韩士公，决非短短一些时间内，可以说得清楚，如其让他半知半解，还不如让他不明所以的好，当下只传实用法门，不解说个中道理。

那韩士公才智、悟性，虽然难以和林寒青比拟，但他闯荡了数十年的江湖，见闻广博，以丰富的经验，弥补了才智上低拙。

白惜香传授的条理分明，深入浅出，韩士公都是全身全意的学习，不过顿饭工夫，已然熟记要诀。

忽见草丛一阵波动，林寒青缓缓由草中潜回。

白惜香道：“怎么样了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幸不辱命，我脱出来三个人衣服，其中一人个子瘦小，姑娘或可穿他的衣服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好极了，快些拿衣服来换过，时候不早了。”

林寒青递过衣物，说道：“我和韩兄暂时离此，姑娘先行换过衣服！”

白惜香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们转过脸去，不要看我就是，不用避开了，我只要脱下外衣。”

两人依言背过身去，白惜香急快的换过衣服。

韩士公、林寒青也换上了一袭黑色劲装，脸上罩上黑纱。

白惜香道：“咱们不知他们有什么约定的记号，行动要小心一些，最好不要擅自行动，免得露出马脚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我们随着姑娘行动就是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你们且莫忘记，随时随地要和我走在一起，咱们要在今午间的英雄大会中，挑起混乱，使那梅花主人，无法按班就序的，执行她屠杀天下英雄的计划。”

林寒青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白姑娘，在下有一事，一直想它不透，憋在心中难过的很……”

白惜香接道：“快些说吧！咱们要离开这里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梅花主人难道和天下英雄，都有仇恨不成，为什么要设下毒计，陷害他们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如若咱们能找出这原因，那就不难了解那梅花主人的身世了。”分开丛草，徐步向外行去。

林寒青一侧身，抢在白惜香前面带路。

三人出了丛草，但见满天浓烟迷漫，十几个黑衣人手执兵刃，分别在四周监视，但这些人并无救火之意。

白惜香低声说道：“他们晚了一步。”当先折向前边行去。

一向荒凉的烈妇冢，突然间热闹起来，但见数十个白衣围裙的大汉，来回走动，指拭着桌上的灰尘。

原来，早已有五十张红漆方桌，摆在高耸的古柏之下。

那些身着白衣围裙之人，未罩面罩，看上去亦不像会武功的样子，似非梅花主人的属下。

这时，大约辰中时光，应邀于会之人，除了那些白衣工役之外，只有十几个劲装大汉，分布在四周，看样子似是监视那些工人。

忽见一个大汉迎面走了过来，说道：“三位是那一位使者手下，可是奉命来此的么？”

白惜香暗暗忖道：“糟啦，我竟然未想到那梅花主人决不会让这些装束诡异，面罩红纱的人，来接待天下英雄。”

心中在想，口中却故意粗着嗓子说道：“我们奉小翠姑娘之命而来。”

那劲装大汉征了一怔道：“诸位是翠姑娘派来的，不知有何吩咐？”神

态间甚是恭敬。

白惜香暗道：“那小翠只不过是梅花主人手下一个婢女身份，但看来权位甚重。”当下接道：“翠姑娘不放心，派我们来瞧瞧准备得如何了。”

那劲装大汉道：“大都就绪，请上复翠姑娘放心就是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一转身行了几步，突又回过身来，问道：“可有未按时限，提前赶来应约的人么？”

那劲装大汉恭恭敬敬的答道：“已有几位赶来，但都被挡在烈妇冢外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哪位使者主持其事？”

那劲装大汉似是动了怀疑之心，两道目光投注在白惜香脸上，瞧了很久，说道：“伏虎使者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那很好。”回顾了林寒青和韩士公一眼接道：“咱们去巡视一下。”当先举步行去。

林寒青和韩士公一左一右的追随在白惜香的身后，缓步行去，表面之上看去，似是白惜香身份高过两人甚多，暗中却是紧相连闭，保护她的安全。

行出数丈之后，韩士公低声说道：“那小子对咱们动了怀疑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不要紧，只要你们听我吩咐行事，决不会露出马脚。”

说话之间，人已走出了阴森荒凉的烈妇冢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十余丈外，站着八、九个劲装大汉，群集一处，低声相商，不知在谈些什么。

韩士公四顾无人，低声说道：“白姑娘，那些人定然是赶来赴宴的人，是否要过去给他们打个招呼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事情有点奇怪，这里既不见梅花主人的属下拦阻，那些人怎会停在那里不动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咱们过去瞧瞧再说。”三人并肩而行，缓缓走了过去，相距那群人，尚有一丈左右，突听一个粗壮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咱们应约而来，却又不许我等通过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

白惜香低声说道：“韩老前辈，这人冒失的很，不用给他们说什么了。”

林寒青心中奇怪，暗道：既是无人拦道，这些人何以不走过来，突然加快脚步，冲了过去。

目光下只见一道细如蛛丝的蓝网，横阻了去路，那蓝网高约一丈二尺左右，如非有极好的轻功，不易跃过。

林寒青暗暗奇道：“一道细如蛛丝的蓝网，也能拦住你们，未免太窝囊了。”

但闻白惜香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不要碰到那蓝色的丝网，网上有毒。”

林寒青暗想道：“区区一片蛛丝担的细网，纵然绝毒之物，也不能拦得住人。”

这时，那聚集在一起的大汉，已然停止谈话，十几双目光，一齐投住在三人身上。

忽然一个大汉，拔出背上的单刀，高声说道：“那梅花主人既然传帖相约我等来此，为什么又结下毒网相阻？”

白惜香为恐林寒青和韩士公答他问话，抢先说道：“不要理他们。”

那大汉不闻回音，甚是恼怒，手中单刀一挥，疾向那蓝网上劈了过去，口中怒骂道：“我就不信这片毒网当真能挡得住人？”

林寒青暗暗想道：“早就该破网而入了，还要等到现在。”

但听一声惨厉的大叫，那持刀斩网的大汉，突然弃掉了手中单刀，向后倒去，砰的一声，摔在地上，飞起一片尘土。

林寒青瞧的呆了一呆，暗道：奇怪呀！这网上纵有奇毒，也无法由刀上传了过去，这人身未触网，怎么倒了下去？”

正待举步走向前去，看个明白，突然白惜香道：“咱们回去啦！”当先转身行去。

林寒青和韩士公，早已倾眼于她绝世的智慧，对她任何举动，都充满信心，一语不发的，随着白惜香身后走去。

韩士公四下望了一阵，确定在三丈内，没有外人，才低声地说道：“白姑娘，那蓝色丝网有点邪门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故弄玄虚，不足为怪，但此刻我没有时间给你们说……”突然一阵马嘶声传了过来。

林寒青忍不住回头一看，只见一匹快马，如飞奔来，停在拦路的毒网之前，他目力过人，一眼看去，发觉来人正是那皇甫南岚。

但闻皇甫南岚高声叫道：“六星塘少在主皇甫南岚，代父投函，那位执事，请撤去拦路毒网。”

林寒青有低声说道：“白姑娘，来的这位少年，是在下一位故友。”

白惜香接道：“我瞧不了那么远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之意是，想个什么法子，使他进来，躲过毒网之险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那梅花主人，要借这片毒网，拦住那些很得虚名的闲杂人物，混入会中，如是你那位朋友，连那片毒网，也跃他不过，我瞧也不用参加什么英雄会了。”

韩士公接道：“姑娘料断不错，那皇甫南岚跃过拦路毒网，向咱们奔过来了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不要理他。”

只听一阵衣袂坊风之声，皇甫南岚已然冲到了三人前面，停下脚步，打量了三人一眼，抱拳说道：“在下皇甫南岚，奉家父之命，有要函一件，递交那梅花主人，请诸位指教一二。”

林寒青强自按耐下心中激动，默不作声。

白惜香粗起嗓子，道：“什么要函，先给我瞧瞧吧！”

皇甫南岚道：“家父相嘱，此函关系重大，纵然不能面交那梅花主人，也要交给他近身要人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拿书信给我瞧瞧再说。”

皇甫南岚探手入怀，摸出书信，说道：“请教大名？”

白惜香随口说道：“梅花使者。”

林寒青为人诚厚，不忍使皇甫南岚受骗，暗施传音之术，说道：“皇甫兄，小弟林寒青，左面一位是韩老兄，和你讲话的是白姑娘，咱们三人，扮作那梅花主人属下，无法和你见礼了，白姑娘智慧绝世，这次受那梅花主人函邀与会之人，能否保得性命，和她的关系至大。听她吩咐行事，决不会错，那函件交给她吧！”

皇甫南岚听那声音，果然是林寒青的口音，但一时间，仍是疑问重重，缓缓把手中函件递向白惜香，心中却不住打转，推想此事。

白惜香接过函件，冷冷说道：“你眼珠儿乱转，心中定有所急，我劝你少打坏主意。”

她声音柔婉娇脆，虽是粗着嗓子讲话，但如仔细听去，仍带有女子口音。

皇甫岚运足目力，凝神望去，直似要看透那蒙面黑纱。

白惜香举起手中的函件一瞧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函奉西门大侠字光兄手启。”

下面落款是“南疆故友皇甫长风拜上。”

白惜香望了那函封一眼，心中暗道：那梅花主人明明是一个姑娘，这人怎的却称她西门兄呢？这封信中，定然包括了一个很大的隐密，如若拆阅了这封信，虽然未必就能弄清楚那梅花主人来历，但至少可对她身世，有个大略的了解。

她极力忍受着拆阅函件的冲动，因由，在这荒凉的四周，可能早有着梅花主人埋下的暗桩监视。

但同马嘶之声，遥遥传来，来路上，飞起了一片尘土。

白惜香暗暗忖道：这一次来人不少，听那马嘶声。不下十余匹之多。

心念未完，耳际突然响起了韩士公的声音，道：“白姑娘，有人来了。”

白惜香回头望去，只见十几个劲装佩带兵刃的大汉，和两个红衣少女，急步向烈妇冢走了过来。

这批人，未带面纱，但也非真正面目，一个个都带着人皮面具，连那两个红衣女也是一样，每人的脸上，都是一般的毫无表情。

两个红衣女行动奇快，片刻间已到了白惜香等身前。

韩士公、林寒青相互望了一眼，哈中提气戒备，林寒青暗施传音，说道：“皇甫兄，小心了！如是我们被人识出马脚，难免一场恶战。”

两个红衣女，行近四五尺外，停了下来，左面一人，说道：“三位是翠姑娘派来的么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不错，两位是那位使者手下？”

红衣女道：“咱们是总护法堂下，奉命来此迎宾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已经不少与会之人赶来，你们快些去啦！”

两个红衣女应了一声，转身行了三步，突然回过身来，说道：“翠姑娘派三位来此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

林寒青暗道：“要糟了，看样子非要被问的田出马脚不可，”心念轮转，想了数十种回答之言，都觉得不甚妥当。

但闻白惜香冷冷说道：“内府之事，岂是尔等可以多问的么？”

韩士公暗暗赞道：“妙啊！给她们个莫测高深。”

林寒青却是暗暗担心，只恐这两人恼羞成怒，冲突起来，一番扮装心血，岂不白白费去。

那知事情大大的出了意料之外，两红衣女竟然齐齐躬身行了一礼，道：“我等出言无状，还望多多海涵，见过翠姑娘时，万勿提起此事。”

说完话，垂手而立，神态间一片恭谨。

白惜香一挥手，道：“你们去吧！我等此时不便和来人相见。”

两个红衣女道：“多谢不罪之恩。”带着随来的十几个劲装大汉，急步而去。

白惜香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转身向烈妇冢内行去。

皇甫岚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在下的函件……”

白惜香道：“你跟着来吧！”

皇甫岚大感为难，只得跟着行去，出手抢回函件，亦非善事，一时间沉吟不语。

林寒青暗施传音之术，说道：“皇甫兄，跟着我们走吧！”

这时，烈妇冢内，阴森的古柏之下，早已摆好了数十个铺着白布的木桌，白惜香停了脚步，呆呆的望着摆好的木桌出神。

她已停下，林寒青、韩士公自然的随着站住，但皇甫岚，却有进退不得之感，忍不住低声问道：“林兄，兄弟该怎么办呢？”

声音虽然低微，但四人站得很近，林寒青固然可以听到，白惜香、韩士公亦都听得十分清晰。林寒青还未来得及开口，白惜香已抢先说道：“你过去坐在那里吧！”

皇甫岚适才有意让那白惜香一齐听到，看她反应如何？果然是由她发号施令。

皇甫岚道：“我的信呢？是否可还给在下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等我看过之后，你再交给那梅花主人不迟。”

皇甫岚心中大急，但外形上却是保持着镇静神色，道：“此函乃家父手笔，指名要交给那梅花主人，姑娘取去，叫在下何以向家父交待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瞧瞧就还你，急个什么劲呢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家父再三的嘱咐于我，此信关系重大，不可轻率交人……”

突见正东方处，那高大的青冢之后，转出一行身着青衣的少女，缓步行了过来。

白惜香急急说道：“快些进入座位中去，我们也要走了。”

皇甫岚略一犹疑，举步行近一张铺着有雪白桌单木桌旁，坐了下去。

只听一脆若银铃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访问贵姓？”

皇甫岚转过脸来，只见一个长发披垂，面目娇好的青衣少女，含笑俏立身前。

皇甫岚目光转动，但觉那一行走来的青衣少女，已然分开，各自走向一张木桌，心中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些姑娘们是迎宾斟酒的丫头。

古冢荒凉，一片阴森，但这些迎宾姑娘们，却是一个个年轻貌美，巧笑倩兮，使这杂草横生荒凉墓地中，凭添了无限春意。

这时，白惜香在枯木环绕的竹阵中，堆积的枯草，已然烧完，浓烟渐渐稀淡。

皇甫岚仔细打量过四周的景物之后，才缓缓答道：“在下皇甫岚。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皇甫少侠来的好早啊！茶水还未送到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不敢有劳姑娘。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皇甫少侠不用对小婢客气，有什么需要小婢效劳之处，但请吩咐。”

但闻一阵辘辘声传来，两辆黑篷马车，疾驰而至。

车帘起处，下来了三四个劲装大汉，由车上取下黑色的篷布，很快的搭起了一座篷帐。

这几人动作异常的熟练，不过顿饭工夫，已然搭了四五座。

皇甫岚心中仍在惦念着那封函件，又挂虑林寒青的安危，他后悔适才为什么没有揭开林寒青脸上的黑纱瞧瞧。

但闻轮声不绝，十几辆马车，分由四面八方驰来，不大工夫，四周搭起几十座篷帐，篷帐间索绳衔接，把数十张木桌，因在中间，留下了前后两



个大门。

皇甫岚只看的暗暗赞道：这梅花主人手下，当真是各等人才都有，他在四周搭起了这样的篷帐，不知是何用，难道想凭数十座篷帐，拦阻天下英雄不成？

只听身侧那青衣女娇声笑道：“茶水送来了，我去替皇甫大侠倒杯茶来。”莲步款移，走入了近身一座篷帐之中。

一片荒凉的墓地，搭起了数十座篷帐之后，似是变的热闹，逐走了阴森、荒凉。

但见那青衣女缓步由篷帐中走了出来，手中捧着一个茶盘，盘上放着一个细瓷茶壶，和一个瓷杯，杯中早已倒满了茶，那青衣女先把盘上瓷壶放在桌上，双手端起瓷杯速了过去，道：“皇甫大侠，请用茶。”

皇甫岚缓缓伸手，接过茶杯，笑道：“姑娘怎么称呼？”

青衣女道：“小婢乃听人使唤的下人，还谈什么姓氏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不论何人，总该有个称呼，姑娘貌美如此，岂能无名？”

青衣女道：“皇甫大侠如若是要下问，那成叫小婢玉燕就是。”

皇甫岚目光一转，笑道：“原来是玉燕姑娘，姑娘追随那梅花主人很久了么？”

玉燕脸色微微一变，道：“小婢不过是听人使唤的丫头，从未见过梅花主人。”

皇甫岚慢慢的放下手中茶杯，笑道：“姑娘可知道今日是何人宴客么？”

玉燕道：“小婢只奉命接待客人，皇甫大侠需要什么只管吩咐，其他的事，小婢一概不知，皇甫大侠不用白费心机，多问小婢了。”

皇甫岚目光一转，暗中数了数那青衣姑娘，共有三十六人，说道：“姑娘双目中神光隐现，分明是位身怀绝技的女英雄，如若在下想的不错，你们三十六姊妹，个个都不是平常人物！”

青衣女柳眉耸动，脸色十分紧张，但一瞬间，重又该复镇静之色，格格笑道：“皇甫大侠，未免把小婢等估计得过高了。”

但闻步履声传了过来，十几个劲装佩带兵刃的大汉，护拥着一个花白长发的老者，走了进来。

那老者身被白色英雄袍，内着天蓝长衫，浓眉虎目，神威凛凛，顾盼间自有一种镇慑人心的气概。

皇甫岚看了那人一眼，似曾相识，但一时间，却又想不起来是谁。

这时，天色已是正中时分，与会英雄，陆续赶到。

那些青衣女一个个动作熟练，巧笑迎客，人人一桌，安排的有条不紊。

片刻工夫，已然坐满了十几桌，立时人声闹杂，笑语五耳，原来人迹罕至的荒凉墓地，立时热闹起来。

但见那些青衣侍女，穿花蝴蝶一般，不停进入帐篷，捧茶送水，忙碌异常。

皇甫岚暗中留心查看，只见与会英雄接过茶杯之后，立时随手放在桌上，竟然没有一人饮用，显是，来人都早已有了戒备。

宴会未开，已然是尔虞我诈，呈现出一片斗智斗力的杀机。

只听玉燕娇声说道：“皇甫大侠，只有一个人么？可要小婢代为迎接几位同桌的人？”

皇甫岚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个不劳姑娘费心，在下一个，岂能有胆子来赴这鸿门宴。”

他说的声音甚高，只引得周围数桌人的目光，一齐投注了过来。

玉燕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皇甫大侠祸从口出，多一句话，就多一分招祸之机。”

皇甫岚笑道：“由来是会无好会，宴无好宴，今日有荣与会之人，那一个不是久年在江湖闯荡，见过大风大浪的人，姑娘请看看那桌上的茶杯，那一个喝过一口？”

玉燕气得脸色铁青，但她却极力的容忍着胸中憋着的怒火，说道：“皇甫大快这般多心，但不知何以也会跑了来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姑娘可知道来者不善这句话么？”

他似是有意要激起那玉燕的怒火，每一句话，都深深的激动玉燕芳心。

那玉燕年纪虽然幼小，但却有着过人的涵养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皇甫大快可是觉着这杯茶中有毒？那数由小婢喝给你瞧瞧吧！”

她这几句话，也似是说给四周的人听，声音说得很大，看四周群豪眼睛一齐投注了过来，才缓缓伸出手去，取过茶杯，一饮而尽。

皇甫岚道：“姑娘视死如归，在下好生佩服！”

玉燕缓缓放下茶杯说道：“小婢是个女流之辈，皇甫大侠只会戏弄于我，难道就不怕天下英雄耻笑么？”

皇甫岚暗暗忖道：“好一个俐口价齿的丫头，看来这梅花主人手下，个个都非凡庸……”

突闻砰的一声，震得木桌上茶杯飞起了两三尺高，茶水飞残，洒了一桌。

皇甫岚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短须绕顿的大汉，站了起来，粗声粗气的说道：“男子汉，大丈夫，戏弄一个女孩子家，算得什么英雄行径？”

玉燕柳眉轻轻一扬，低声说道：“皇甫大侠，多育招祸，你现在该明白了吧！”

皇甫岚暗道：什么人物，这等莽撞。

那大汉声音宏亮，一阵大喝，声动全场，数百道目光，一齐望了过来。

那短须绕颊大汉，眼见全场中人，都瞧了过来，心中似是大为得意，哈哈一笑，伸手指着皇甫岚，道：“小子！你听到没有，老子就是驾你！”

皇甫岚怒火上冲，霍然站起，但立刻又坐了下来，别过头去，装作未闻。

原来皇甫岚在霍然站起的一刹那间，脑际间灵光一闪，想到那梅花主人函邀天下英雄，大会于这等荒凉之地，又派出这位多身怀武功的美貌少女，招待天下英雄，用心恐就在挑起天下英雄的自相残杀，他好袖手观虎斗，坐业渔人之利，眼看那样多迎宾的青衣少女，一个个冷眼旁观，愈觉着自己的判断不错，如若自己和那带浑气的大汉冲突起来，动手相博，岂不是正中那梅花主人的预谋。

念及此，硬把一腔怒火，忍下去。

那短须绕颊的大汉，眼看皇甫岚站起来又坐了下去，突然纵声大笑一阵，道：“怎么坐下了？你小子没有种是不是？哈哈！专以欺侮大姑娘和小娘们，算得什么人物？”

皇甫岚遥望着远天处一片白云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那闷在胸中的怒火，

都借这一口气吐了出去。

却不料那莽撞大汉得寸进尺，眼看皇甫岚任他辱骂，充耳不闻，只道他怕定了自己，忽的伸手抓起一杯茶，一抖腕，向皇甫岚投了过去。

皇甫岚一提真气，原坐姿势不变，连人带凳子一齐提起，横里移开三尺，一片水珠，直向迎面而立的玉燕飞去。

只听玉燕娇呼一声，“啊哟！”娇躯横向一倒倒去，打了两个跟跄，避开那一片水珠，表面上却吓得站不稳脚步，几乎摔倒在地上。

皇甫岚看她身上滴水未溅，暗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好做作！果不出我所料。”

那短须绕颊大汉，虽然有点浑，但也是识货，眼看皇甫岚连人带椅子飞跃避开，已知对方身怀绝技，正待借阶下台，忽听一人大声骂道：“裕老子什么东西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人家不还口就算了，龟儿子发的什么横，裕老子有些看的不服气了。”

此人一口四川土话，骂起人来，有板有眼，听得四周群豪哄堂大笑。

那短须绕颊大汉，生就火爆性格，这一来，那里能挂得住，一拍桌子，喝道：“什么人多管闲事，有种给我站出来！”

只听一声；“格老子怎么样？”一个身着蓝色纺绸大褂，腰里盘着软鞭的矮胖中年，大步走了出来。

那满须短颊大汉上下打量那人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川北四条鞭……”

那矮胖中年接道：“不错啊！格老子正是赵四爷。”

那大汉脸色一变，道：“赵老四你连连出口伤人，可是活的不耐烦了？”

赵四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赵四爷看不惯你这种狂态，龟儿子有种你出来！”

那大汉眼春慧上难缠劲敌，有些色厉内在，但连吃赵四激骂，不禁激发凶性，大喝一声，跃扑而上，迎面一拳捣了过去。

赵四身子一闪，避开一拳，右手斜里挥出，一招“挥尘清谈”，反拍前胸。

那大汉不迫性子暴急，武功也是纯走的刚猛路子，眼看赵四一拳击来，竟然硬打硬接的攻出一拳。

但闻砰的一声，如击败革，两人硬接了一招。

那短须大汉虎吼一声，双拳连环击出，一连七八拳快攻，竟然把赵四迫的连向后退了四步。

皇甫岚偷眼向玉燕瞧去，只见她妙目凝注着场中搏斗之势，满脸不屑之色，生似场中的搏斗，不值一顾。

就这一刹那间，场中的形势已变，赵四已展开了反击，掌指齐施，攻势凌厉至极，那大汉发出的拳力，虽然仍带着忽忽的风声，但是局势已为赵四控制，败像已露，至多不过是多支撑一些时间。

这片荒凉的墓地上，聚集了大江南北的各路英豪，这些人的身份，更是复杂至极，但大都是雄居一方的霸主，有坐地分赃的绿林大盗，誉满武林的侠义人物，有一派门户掌门人，亦有独来独往的武林狂客，这些人性格不同，目视均高，此刻，天南地北的云集一地，龙蛇杂处，虎豹同踞，本就是一个充满着危险的局势，如若起了争执，很容易形成燎原之势，造成全面的混乱。

但闻呼的一声，两人又硬打硬接的拚了一招，这一招赵四是倚势而发，

助长了不少的力道，那短须大汉接下一掌之后，人被震得退出了五六尺远。

忽听一声冷哼，那大汉同桌的六个人，一齐站了起来，大有合力出手之势。

但闻一个宏亮的声音，骂道：“好啊，龟儿子们群战了！”

皇甫岚目光一转，只见三个身着一色纺绸大褂的汉子，也同时站了起来。

这三个人不但衣着一般，而且带的兵刃也是一样，每人腰外，盘着一条软鞭。

那皇甫岚虽然很少在江湖之上走动，但川北四条鞭的名气甚大，听起父亲说过，那短须绕颊的大汉，同桌七人，虽不知是何来历，但能与此会，想来不会无名之辈，这一番群战，说不定将引起全局混乱。

回目一瞥，只见玉燕脸上，泛现出一抹笑意，一付幸灾乐祸的欢愉之情。

皇甫岚来不及多作思虑，突然一长身，离坐而起，冲向场中恶斗两人，双手齐出“横断云山”。按下了两人掌力，说道：“两位可否先请停手片刻，听在下说几句话？”

赵四和那短须绕颊大汉，掌势吃人接实，同时觉着心神一震，知道遇上劲敌，如不停下手来，势必要吃大亏。一齐向后退去。

那短须绕颊的大汉，祸由口出，还不觉得如何，赵四大为震怒，抖开腰中的软鞭，怒声骂道：“龟儿子不知好歹！”手腕一振，软鞭抖得笔直，一招“乌龙出洞”点了过去。

皇甫岚一个大转身，避开软鞭，说道：“兄台且莫动手，兄弟有几句紧要之言，说完之后，你再动手不迟。”

赵四道：“格老子帮你忙帮成对头了！”

皇甫岚道：“赵兄的盛情，兄弟心领，但今日之局，非比平常，那位兄台，不解个中玄妙，骂了兄弟，也是难以怪他……”

赵四气得哇啦啦大叫道：“如何？他骂你是应该了，格老子帮你忙倒是帮错了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赵兄和那位兄台，都不过是受了人的激讽，心中恼怒，自行残杀起来，需知你们这般作法，正合那位姑娘的心意！”

赵四道：“咱们中了什么狡计？你且说来听听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诸位都是受了那梅花主人的邀约来赴会……”

赵四道：“是啊！如不是那梅花主人传出书馆，邀约我们到此，谁稀罕到这荒凉的地方来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这就是了，诸位都是久年在江湖上走动的人，见识较兄弟广博的多了，请看这些接待咱们的姑娘，那一位不是精华内蓄的内家高手，那一个不是玉容如花少见美女，这些美丽的姑娘们，一个个都在睁着眼睛，看你们拚命恶斗。”

赵四目光转动，四下打量一阵，突然一抱拳，道：“赶四领教了，兄台高姓大名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兄弟皇甫岚。”

赵老四道：“格老子皇甫兄说的不错，咱们这场架也不用打了。”收了较鞭，走向原坐。

那短须绕颊大汉，望着皇甫岚，一抱拳道：“兄弟罗大彪，这厢有礼

了。”

皇甫岚抱拳说道：“罗兄言重了，兄弟担当不起。”

罗大彪道：“承多措教，使兄弟茅塞顿开，适才出言无状，骂了皇甫兄几句，那就算兄弟骂我自己好了。”

说完话，大步回归原位坐下。

皇甫岚微微一笑，缓步走到原位，目注玉燕，说道：“白费了姑娘一番心机。”

玉燕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人性贫馋，甚难移改，这不过是一点涟漪，大风起时，必有惊涛，先别高兴的太快了。”

皇甫岚微微一皱眉，缓缓坐了下去，心中却在暗暗忖道：那梅花主人武功再高，也难和天下英雄为敌，必然是别有阴谋，那玉燕几句话，倒是值得大大的警惕！

付思之间，忽听一个清亮声音，起自身侧，道：“兄台桌位还有人么？”

皇甫岚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身着蓝衫，手执折扇的英俊少年，含笑站在身旁。

此人英华内蕴，目光如电，一眼之下，就看出是位内外兼修的高手，皇甫岚暗暗赞道：此人何许人物，风来不输林兄弟，赶忙起身，说道：“这桌只有在下一人，兄台请坐。”

那少年微微一笑，坐了下去，道：“皇甫兄是一人赴约来的么？”

皇甫岚微微一怔，暗道：“他怎的知道了我的姓名？”

那少年似是已瞧出皇甫岚心中动技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兄弟来了一阵，适才听到皇甫兄自道姓名，排难解纷，忍人之不能忍，叫兄弟好生佩服。”

皇甫岚回顾了王燕一眼，道：“兄弟不信梅花主人，当真要凭借武功和天下英雄对手相搏，其必将用诈使谋挑起自相残杀……”语声一顿，急急接道：“兄弟失礼至极，还未请教兄台姓名？”

那少年笑道：“兄弟李文扬。”

皇甫岚起身一揖道：“失散，失敬，原来是黄山世家一代传人，兄弟心慕久矣！今日有幸一会。”

他这一嚷，惊动了左右桌上的人，纷纷起立抱拳，和李文扬见扎。

要知那黄山世家，三代扬名武林，声威一直不衰。交游之广，识人之多，举国间只此一家，武林中人，就其未见过李文扬，也听过黄山世家的威名，场中一百余位江湖豪客，倒有大半站起来和他招呼。

玉燕微微一颦眉儿，手捧着一杯茶走了过来，道：“李公子的名气很大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倒叫你姑娘见笑了。”

王燕道：“盛名索人，怀璧贾祸，一个人名头大了，算不得什么好事。”

## 第二十八章

李文扬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多谢姑娘指教！”

玉燕缓缓放下手中茶杯，道：“你如不怕这茶中有毒，那就请尽此杯。”

皇甫岚担心李文扬着她激将之法，接口说道：“玉燕姑娘，当真是非同小可，挑拨、激将无所不能。”

李文扬缓缓端起茶杯，双目凝注在玉燕的脸上，道：“在下只问姑娘一句话，这茶中是否有毒？”

玉燕只觉他目光如电，有似要着入了自己内心深处，不禁心中一跳，缓缓别过头去，道：“你如害怕有毒，那就不用吃了。”

李文扬突然举起茶杯，一饮而尽。

他的动作迅速至极，皇甫岚要待阻止时，已自无及，不禁轻轻一叹，道：“李兄，纵然这茶中确然无毒，那也用不着这等冒险。”

李文扬缓缓放下了手中的茶杯，笑道：“如若是茶中有毒，我虽中毒而死，但当使天下与会之人，提高了戒备之心。”

他忽然转过头去，望着玉燕笑道：“姑娘以为在下之言如何？”

玉燕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舍己为人，自然是英雄行径了。”

李文扬笑道：“这么说将起来，姑娘对在下所为，也是大为赞成的了？”

玉燕脸色微微一变，不再接言，垂首退到一侧。

李文扬施展传音之术，对皇甫岚，道：“皇甫兄，这位玉燕姑娘，似是这群巧装侍女人物的首脑，她虽然聪明绝伦，但终是江湖经验缺乏，只要和她抢讪几句，她就不难泄出一些隐密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多承指教……”

语声微顿，又道：“李兄可觉出茶中有毒么？”

李文扬笑道：“毒性不烈！”

他这一句话，故意提高一些声响，使左右桌上的人听到。

罗大彪高声嚷道：“怎么？李公子吃了毒茶么？”

李文扬回顾玉燕一眼，道：“不要紧，这位姑娘告诉我茶中无毒！”

玉燕本待出言辩驳，但见数十道目光一齐向她身上投注过来，一言不慎，恐立将引起骚动，眼下时刻未到，与会英雄人物，尚在络绎不绝的赶来，如若此刻引起了冲突，势必将受到主人的责备，强自忍了下去，默不作声。

忽见场中群豪目光一转，投注到人口之处，皇甫岚也不自禁的转头瞧去。

只见四个身披月白袈裟的和尚，缓步走了进来。

四僧都已有五十左右的年岁，光秃的头上，烙着六个戒疤。

李文扬低声说道：“皇甫兄可识得这四位高僧么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这四位大师，却是少林沙山本院达摩院中的高僧，走在最前面的一个，是达摩院的主持，戒贪大师，后面三个，是达摩院中三大护法，这四人都是少林寺中第一流武功的高僧，竟然连袂而来，显见那少林方丈，对此事十分重视了！”

四僧尚未落座，紧随着又有三个道人走了进来。

当先一个年约四旬，胸前黑髯熟垂，一派仙风道骨，后面两个道人，都二十三四的年纪，白面无须，道装佩剑。

皇甫岚低声问道：“这三位道长看上去一团正气，而且目光如炬，定然是正大门派中人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皇甫兄猜的不错，那里髯道长，乃武当门下三鹤之一的青鹤黄叶子，后面两位年轻的道长，是当今武当掌门玄鹤天正子的两位得意门徒，浮云、明月。”

皇甫岚叹道：“李兄博闻多见，实叫兄弟佩服。”

只听一声驴叫，一个全身雪白的小毛驴，蹄声得得的跑了进来，驴背上竖着躺了一人，毛驴已然够小，那躺在驼背上的人，更是小的可怜，双腿伸直，还没有驴身子长，一顶破的大草帽，掩在脸上，双手抱肘，交叉胸前，鼾声大作，睡的十分香甜。

李文扬呆了一呆，低声说道：“皇甫兄，今日有得热闹瞧了，连这位老人家，竟然也赶来参与这场盛会。”

皇甫岚回目望了一阵，低声说道：“就是那位躺在驴背上的人么？”

李文扬用手按在唇上，低声说道：“这位老人家脾气古怪，最爱骂人，千万惹他不得，皇甫兄讲话小声一些，别要惹上麻烦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兄弟见识不多，这等大名不流的人物，竟也是认他不出。”

李文扬笑道：“这位老人家名气虽大，但当代武林道上，认得他的人，可算不多，兄弟还是在七年前，家母五十大寿的宴会上，见过他老人家一面，对这头翻山越岭，如奔平地的白毛小驴，记忆甚深，连带对这位老人家也留下了深刻难忘印象。”

只听一声震天动地的大喝，道：“好小子，竟把老人家给小毛驴连在一起说了！”

座上群豪，都被那大喝声，震的耳际间嗡嗡作响，齐齐转目而视，找寻发声之人。

但闻鼾声大作，白毛驴得得而来，绕着李文扬的坐位打个转，在众目通视之下，从群豪排座隙中穿越而过。

皇甫岚低声说道：“这位老人家，好灵的耳目，李兄既是相识，怎不招呼他一声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他脾气古怪，尤其在睡觉时，最忌别人打扰，你要招呼，难得招来一顿好骂……”

忽听一个粗厉的声音：“白毛畜牲，放着路不走，在人群中闯什么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要糟，不知那一个惹上他了，难得吃些苦头。”

但闻一声大喝道：“好富牲，还敢跟人……”

接着的砰然一声大震，连着一阵乒乒乓乓的乱响，两丈外密集坐位中，起了一阵骚动。

皇甫岚起身望去，只见一个大汉刚由地上爬起，一个木桌已然被他擅翻，但那全身雪白的小毛驴，却在人群中穿梭而去。

那大汉大声喝道：“瞧你这畜牲能跑拿里去，喇的一声，拔出佩刀，正要追去，忽见一人挡住了他的去住，附耳低言数语，那大汉立时还刀入鞘，不再言语，悄然入坐。”

李文扬低声说道：“想不到当今武林之中，还有识得他老人家的人物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李兄说了半天，那位老前辈究系何人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矮仙朱逸的大名，皇甫兄可曾听人说过么？”

皇甫岚低低沉声一阵，道：“兄弟听说过当今武林名气最大的好像是铁面昆仑活报应神判周簧，拥地自居，不问江湖是非，但盛名却一直震荡江湖的参仙庞天化，再就是黄山世家李兄你了，却从未闻过矮仙朱逸之名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矮仙老前辈，已然归隐三十年，未在江湖上露面，那是难怪皇甫兄不知道了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这位老前辈比起那位神判周大侠如何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这就很难说了，周大侠一生行仁，路见不平，常是挺身而出，受过他施惠之人，屈指难数，矮仙朱逸却是有些冷做古怪，不愿多管人间琐事，偶而救人，也是暗中相助，不肯露面，周大侠的一举一动，所作所为，武林中人人皆知，但矮仙朱逸作了些什么事，知道的却是绝无仅有了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这就是了，无怪兄弟未曾听人说过矮仙朱逸之名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朱老前辈一向行事，是在暗中出手，不肯让人知道，但此次却是有些反常，竟然明目张胆而来，只怕那梅花主人，实非好与人物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李兄的渊博，实叫兄弟敬服，想必对那梅花主人来历，也能知之详尽了？”

李文扬摇头说道：“这个兄弟就知道了，当今江湖上，从未听说过梅花主人之名……”

他轻轻叹息一声，又道：“也许是有人故用这样一个古古怪怪的名字，来混乱武林同道耳目，亦未可知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家父似是知道一些端倪，但他老人家却不肯和兄弟谈说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令尊是……”

皇甫岚接道：“皇甫长风，首年被武林同道们，称作‘南疆一剑’！”

李文扬目中神光一闪，道：“分尊原是‘南疆一剑’，兄弟失敬了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李兄当真是博闻多学，家父已归隐了数十年，李兄竟然还能记得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兄弟也不过是听人谈说，却无缘拜见。”

只听一个幽沉的声音说道：“参仙庞天化，也赶来了？”

这参仙庞天化，在武林中的身份虽然很高，但却带有一份神秘的气息，他的声誉在江湖上传播了数十年，武林之中可算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但真正见过他的人，却是没有几个。庞天化是个什么样子？很少有人能说得出。

这消息很快的传遍了全场，所有的吵杂声音，都平静了下来。数百道目光，一齐投注到入口处。

皇甫岚低声问道：“李兄，识得那庞天化么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庞天化孤芳自赏，四像林中避尘山庄，自成了一番天地，从不和武林人物来往，人不犯他，他不犯人，但如进入他自立的禁区内，不死亦必身受重伤，数十年来，伤亡在那四橡林中的高手，屈指难计，庞天化的大名也就如此这般的传播于江湖之上。他毫无恶迹，很少在江湖上走动，但却和很多的武林人结下仇恨，庞天化就是这样一个奇怪孤僻的人。”

他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矮仙朱逸，种判周簧和这参仙庞天化，都是古稀之年的人了。但这三个人三种性格，都是合标新异……”

但闻一阵步履声传入耳际，场中群豪，引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，低微杂乱的语声，混入桌椅的移动声中。

轻微的骚动，迅快的静止下，鸦雀无声。

只见四个佩剑少年，一式天蓝色的劲装，当先而入。

四人身后，是一个白髯的老翁，手持一支拐杖，脸色红润，有如童子，双目中神光如电，顾盼间成严自生。

在那老翁身后，紧随着四个四旬在右的中年大汉，一身黑色的疾服劲装，腰间佩刀，背上背着一具革囊，缓步走了进来。

皇甫岚低声说道：“这人定然是庞天化了，他有参仙之称，目是善调补



药，才养的这般白发童颜，老当益壮。”

李文扬笑道：“不错，传言中说他精通医理，当世无出其右，只可惜他隐技自珍，不肯把回春妙手用来救人救世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你瞧他这把年纪了，仍是一付我行我素藐视书生的神态。”

李文扬转眼望去，只见那白发老翁，仰脸望天，大步而行，群豪济济，他却似进入无人之境。

场中不少慕他威名之人，想和他打个招呼，但见他那般不可一世，旁若无人的神态，个个喷若寒蝉，谁也不愿自找没趣。

又见那老翁在场中寻出一桌空位坐了下去，但那随他而来的八个人，都是不敢随他落座，排列他身后而立。

李文扬笑道：“这庞天化不但对人狂傲，难以相处，对待属下，也是严苛的很。”

忽见玉燕走了过来，低声说道：“已然快近午时，席宴即开，场中坐位不多，两位想独霸一桌，只怕是难以……”

李文扬接道：“姑娘不用急。”

忽见白旗招展，一个大汉高举一面绣着红字的白旗，当先走了进来。

群豪看那旗上字迹，竟然写的玄皇教主，四个大字。

那玄皇教在江湖之上，声势虽大，但行踪诡来，一向使人莫测高深，至于那玄皇教主，更是雾中神龙，人人都知有这样一个教，有那么一个教主，但是谁也没有见过，此刻竟是高举着旗帜而来，怎不使人惊异？

场中群豪，目光齐注，都想瞧瞧那神秘莫测的玄皇教主，是一位何等人物？

皇甫岚随口说道：“李兄，可识得那‘玄皇教主’么？”

李文扬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识得……”

皇甫岚吃了一惊道：“什么？”在他想来，李文扬见识虽广，但决不会认识那充满着神秘的玄皇教主，随口相问一声，却不料他竟大言不惭的说声“识得”！

李文扬似是已礁出皇甫岚惊愕怀疑的神色，低声笑道：

“如若兄弟的推想不错，那玄皇教主，恐还要和咱们同桌而坐。”

皇甫岚愕然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李兄定然和那玄皇教主很熟悉了……”

话犹未尽，忽见都迎风飞奔的白旗，直行过来。

大旗之后，紧随着三个装束诡密的人，脸上垂下了厚厚的一层蒙面黑纱，全身裹在一件黑袍之中，那黑袍长拖地下，连两只脚也被掩住，手上也带了黑色的手套。

除了双目间黑纱稍薄，可见那隐隐射出的目光之外，不论如何过人的目力，再也无法可见他们身上的任何肌肤。

唯一可看出一些端倪，供作猜测的，就是那三个裹人在黑袍中的人，似是身材都很矮小。

在那黑袍裹身的三人身后，紧随一个狗倭着身体的独目老人，那老人手中执着一支拐杖，一脸病容，唯一的一只眼睛，也是半闭半睁，神态间一片困倦。

但那佝偻老人身后，却是四个精壮的劲装大汉，佩刀随护而来。

果然不出李文扬的预料，那随风招展的白旗，直到了两人桌位前面，呼的一声，旗杆插入了地上一尺多深。

举旗的是位身躯高大的壮汉，插好大旗后，悄然后退，和四个佩刀的精壮大汉，站在一起。

三个黑袍裹身的人，都鱼贯坐了下来，也不和两人招呼一声。

皇甫岚抬头向李文扬望去，只见李文扬含笑不言，对坐在身旁，大名鼎鼎的玄皇教主，视若无睹。

但见那独目老人随手一抄，抓过一把椅子，就在李文扬身侧坐了下来。

加上这三个黑维裹身和这独目老者四个怪人，使皇甫岚有着一种说不出别扭，不但觉得说话有甚多不便，就是双手也有既放不便之感。

忽闻李文扬的声音传入耳际，道：“皇甫兄，放自然些，都是自己人！”

皇甫岚吃了一惊，暗道：“那面大白旗上，明明写的‘玄皇教主’看这怪怪异的装束，自然是不会错了，这玄皇教乃武林中一个充满诡奇、神秘的帮舍，堂堂黄山世家的三代传人，怎肯和玄皇教中人混在一起？”

蓦然间，脑际中闪过一个念头，想道：莫非他已被“玄皇教”中的药物所迷？但觉这猜测定然不错，凝神向李文扬双目望去。

但见李文扬双目中一片清澈，怎么看也不像服了迷药的样子。

忽见李文扬转过头来，道：“皇甫兄……”瞥见皇甫岚失措之情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有事么？”言笑从容，旁若无人。

皇甫岚心中疑团难解。但势又不便当着那“玄皇教主”之面，问李文扬是否服过了玄皇教的迷药？情急智生，随口问道：“李兄适才吃下的一杯茶中，是否有毒？”

李文扬笑道：“兄弟在饮用时，已然有备，那杯茶早已吐出去了，倒劳皇甫兄挂怀。”

他似是已瞧出皇甫岚言不由衷，说完一笑，起身走了过来，套着皇甫岚身侧而坐，低声说道：“玄皇教虽被武林中视为旁门左道，但也未必就坏，兄弟和他的关系颇深，只是目下不便为皇甫兄引见，待这大会过后，兄弟自当详为说明。”

但闻一阵呼喝怪叫，传了过来，打断了李文扬未完之言。

皇甫岚转头看去，只见四个奇装异眼的人，大呼大叫着走了进来。

来人有似酒醉一般，摇摇摇摆，张牙舞爪，呼喝叫嚣，极尽狂放能事。

李文扬望了四人一眼，神色凝重的说道：“这就是江湖人人头疼的凶神、恶煞、怒鬼、怨魂四大怪了。”

皇甫岚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这就是纵横江湖数十年的四大凶人么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不错，但这四人已然敛迹江湖十余年，未露过面，传说中四人已死。

却不料仍然活在世上，而且也赶来参与这场大会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兄弟亦听家父谈过这四大凶人之名，但看上去倒不是想像中的狰狞面容，如若他们不是这般奇装异服，不是这般狂放神态，倒是叫人难以看得出来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如若他们不着异服，收敛狂态，兄弟也瞧不出他们就是四大怪了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怎么？李兄也是初次见到他们？怎知他们就是名震江湖的四大凶人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兄弟虽未见过四大凶人，但却见过他们的画像，加上他们那大呼大叫的狂妄神态，自是一目了然。”

皇甫岚接道：“那画像和这四人的神情，果然一样么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那画像至少有十五年了，是家母的手笔，事隔十余年，这四人仍然这般模样、神情、面貌无改，不见老态，想这四人的内功，实是深湛惊人。”

但见那四大凶人停下身子，目光转动，四下打量一阵，那当先一个身着红衣的人，纵声大笑，道：“三位兄弟，久闻那玄皇故主，是一位美貌女子，咱们兄弟过去瞧瞧吧！”

另外三个分穿绿色、黄色、白色衣服，齐齐应了一声，大步对皇甫岚等走了过来。

这四人一进来，就引起了全场人的注意，耳闻他们要去找那玄皇教主的麻烦，更是引得全场侧目。

李文扬脸色一变，低声说道：“皇甫兄，小心了，这四人个个生性残忍，一言不合，出手就要制人死命。”

说话之间，四人已然走近桌位。

那身穿大红衣服之人，高声说道：“咱们四兄弟神、煞、鬼、魂，久闻玄皇教主之名，不知是那一位，请来和咱们兄弟见一个礼。”

这时，那四个佩刀的精壮大汉，已然手握刀柄，作势戒备，看样子，只待教主一声令下，立时拔刀攻出。

皇甫岚看了那三个黑袍裹身之人一眼，也不知那一个是玄皇教主，一面留神戒备，一面注意那三个身裹黑袍人的举动。

那知三人恍如未闻四怪之言，端然而坐，动也未动一下。

那身着绿衣的怒道：“就凭咱们神州四怪的名头，难道还不能瞧瞧玄皇教主的真面目么？”

皇甫岚回目一顾四怪，只见那四个绝世凶人的脸上，都已泛现出重重杀机，大有立刻出手之意，心中暗暗惊道：那玄皇教掘起江湖时间虽然不久，但发展很快，实力庞大，以教主的身份之尊，如何肯买这四大凶人的账，看起来，今日这一场架，是非得大打出手不可了。

付思之间，实听李文扬的声音，传入耳中，道：“家母在四怪图像上批注，四怪为人凶残，一言不合，出手就制人死地，从不说第二句话，此刻迟迟不肯出手，想是自知遇上了玄皇教主这等神秘莫测的对头，心中有了顾忌，不敢暴发凶性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双方都是武林中身份很高的人，就算是彼此都有顾忌，只怕也无法下台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那也未必，只要那玄皇教主不愿动手，这场架八成是打不起来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今日与会之人，不论平日的交好交恶、仇恨多深，但都该暂时放弃成见，一致对付那梅花主人，或可能找出三分生机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那玄皇教主智慧绝人，咱们能够想到的，他必然能够想到，我瞧这场架是打不起来。”

皇甫岚目光一转，只见凶神、恶煞、怒鬼、怨魂都已提聚了功力，准备出手，以这四大凶人的盛名功力而论，一击之势，定我是排山倒海一般，丈余内沙飞石走，椅仰桌翻，赶忙一提真气，暗自戒备。

就在这剑拔紧张，大战一触即发的当地，突见居中而坐一个黑袍裹身之人，站了起来，莺鸣燕语的说道：“神、煞、鬼、魂的大名，本教主早已

心慕，今日得以有幸相会……”

四怪中一个身着白衣之人。接口说道：“但闻这柔柔细音，已足消魂，教主请打开脸上面纱，让咱们兄弟一睹庐山真面，需知咱们四兄弟一向是说一句算一句，不折不扣。”

皇甫岚暗道：糟糕，神州四怪这般咄咄逼人，玄皇教主如何能忍得下去，这场架是打定了。

那知事情竟然是大出意外，只听那玄皇教主格格一阵娇笑，道：“今日咱们都是宾客身份，不能喧宾夺主，扫了梅花主人之兴，四位如是想见见小妹的容貌，那是欢迎至极，只要四位能够脱得今日之劫，留下性命，明晨日出时分，小妹在魁星楼头候教。”

那身着红衣大汉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咱们兄弟四人，个个都有偷香窃玉之好，教生请就属下选带三位美女同行，免得咱们四兄弟分配不均，闹出自相残杀之局。”

皇甫岚吃了一惊，忖道：这等讽激羞辱之言，那玄皇教主如何能忍受得了？

但问那玄皇教主柔声笑道：“本教中女弟子，有不少貌比花娇，但得四位有手段，能使她们服贴就好。”

只听身着绿衣的恶煞说过：“咱们就此一言为定，如是教主失约不去，此后咱们四兄弟不论何时何地，只要见到玄皇教中的人，一律格杀！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本教主既和你们订下约会，焉有不去之理。”缓缓坐了下去。

神、煞、鬼、魂，相互望了一眼，齐齐向近身处一张桌子走去。

凶神伸手拉过一张木椅，冷冷说道：“诸位让让位子如何？”

这张木桌上，本来坐射个劲装大汉，佩刀带剑，看上去很神气，但听那凶神一番言语，竟是依言起身而去。

凶神、恶煞、怒鬼、怨魂，各霸一方而坐。

穿白衣的怨魂，在四大凶人中，虽然排行最小，但脾气却是最坏，啪的一掌，击在木桌上，厉言说道：“时已中午，怎的还不见酒茶上来？”

一个身着青衣的美貌少女，急急走了过来，陪笑说道：“四位请稍候片刻，酒菜就要送上。”

穿着绿衣的恶煞，突然伸手一把，抓住了那青衣少女，说道：“酒菜未到之前，你就陪咱们四兄弟解解闷吧！”

皇甫岚只看的感慨万千，暗暗忖道：这四大凶人，当真是狂恶的可以，在天下英雄虎视之下，仍然是这般放肆，我行我素，旁若无人。

那青衣女被绿衣恶煞一把抓住了右臂，脸色先是一变，续而恢复了满脸笑容，道：“小婢奉命来此侍候各位，有什么要小婢效劳之处，但请吩咐，用不着这般的紧张。”

恶煞手臂微一用力，把那青衣女带向身侧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目下无酒那你陪咱四兄弟喝杯茶吧！”

李文扬回顾了皇甫岚一眼，只见脸上满是激怒之容，显是对那绿衣恶煞的粗暴举动，瞧不过眼，赶忙低声说道：“恶人自有恶人磨，这几十位看去美貌温柔的少女，也不是好与人物，如是因此激怒那梅花主人，那就先让四大凶人，斗斗那神秘的梅花门中高手……”

皇甫岚点头一笑，道：“好啊！这叫做以毒攻毒！”

黄衣怒鬼伸手从桌案上取过一杯茶来，直向那青衣女口中送去，一面笑道：“你先干一杯。”

那青衣女脸色大变，怒声喝道：“你们放尊重些。”

黄衣怒鬼，纵声狂笑，道：“天下有谁人不知咱们四兄弟一向随心所欲，为所欲为。”

那青衣女正待反唇相讥，突听那玉燕高声说道：“玉蝉妹妹，你就忍耐些吃下去吧！”

咱们为人之婢，奉命迎客，这也是身不由己的事！”

白衣怨魂大笑说道：“好！还是你这小姐子懂事，你也过来陪陪咱们四兄弟如何？”他口气虽是商量，人却起身扑向玉燕。

皇甫岚暗暗想道：这玉燕武功不弱，当不致甘心受辱，必将起而反击。

但见那白衣怨魂左手挥转之间，竟是轻而易举的抓住了玉燕的手腕，大步行归坐位之上，那玉燕有如一头柔顺的小羊一般，依在那白衣怨魂的臂上而行，一付娇怯不胜之态。

李文扬轻轻叹一口气，回头对皇甫岚道：“这小妮子鬼计多端，咱们得特别对她留心。”

皇甫岚恍然大悟，暗道：“她故意装出这般无可奈何之态，乞人怜悯，但愿无人上她的当才好。”

那玉蝉连受绿衣恶煞，黄衣怒鬼拨弄，心中早已怒火难耐，正待运气出手，忽见玉燕连步婀娜的随着白衣怨魂走了过来，心中一动，登时把满腔怒火压了下去，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几位这么看得起小婢，小婢怎敢不受抬举。”轻启樱唇，就黄衣怒鬼手中，轻轻喝了一口。

这一来，黄衣怒鬼，反而有些不好意思起来，放下手中茶杯，笑道：“只要姑娘听话，咱们兄弟一个个都是怜香惜玉的人。”

绿衣恶煞放了玉蝉手腕，道：“姑娘请坐下来吧！”

这时，白衣怨魂，也牵着玉燕走了过来，那玉燕明艳柔媚，美貌尤过玉蝉，盈盈媚笑着自行坐了下去。

白衣怨魂放了玉燕手腕，笑道：“诸位长兄，这妞儿娇俏多情，人间少见……”

绿衣恶煞突然冷冷接道：“你既然知道娇俏多情，人间少见，就该孝敬大哥才对。”

白衣怨魂道：“小弟正是此意。”一推玉燕，送到红衣凶神座旁。

那红衣凶神虽然早已心痒难搔，但他要保持老大之尊，不得不装出一付冷冰冰的神情，端然而坐。

玉燕俏目流波，望了那白衣怨魂一眼，笑道：“你们四兄弟，只有我们两人相陪，岂不是要有两个人形只影单？”

黄衣怒鬼一拍桌子道：“这话不错，老四，走！咱们再去选她两个回来。”

白衣怨魂被绿衣恶煞用话一激，把玉燕让给了老大红衣凶神，心中憋了一肚子气，当下应声而起，道：“咱们再去选她两个回来。”

李文扬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四人太过狂傲，中了那玉燕的连环之计，还不自觉，但愿他们选中的侍女，侍侯的客人是素为的他们凶名所摄之人，方不致引起纠纷。”

原来，这篷帐，索绳环绕之中，共摆有三十六桌，共有三十六个青衣侍女，每桌一人，但目下已有二十余桌上，坐有客人，武林人物，向来是把

重视声誉、颜面，尤过生死，如是两人选中到人桌上侍女，那些人面子受损，难免要起而护花，那就正中玉燕的鬼计了。

但见黄衣怒鬼和白衣怨魂，联袂四起，缓步向前行去，四道目光不停的四面探视，打量那些站在筵席分侧的青衣女。

这两人的狂妄胆大，实是有些骇人听闻，高视阔步的穿行在群聚之间，气焰不可一世。

皇甫岚心中暗暗忖道。如若那坐位中有一个胆大之人，突然跃起施袭，或是暗放出淬毒的暗器，这两人武功虽高，只怕也将要身受重创。

但那满场英豪，竟都似对神州四怪有着深深的畏惧，竟无人敢起而施袭。

鬼、魂二怪穿越了四五个桌位后，突然停了下来，黄衣怒鬼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四，你瞧那妞儿怎么样？”

白衣怨魂回目望了那青衣女一眼笑道：“标志的很，三兄的眼光不错呀！”

黄衣怒鬼双肩微一晃动，人已冲到青衣女的身前，伸手一把，扣拿了那青衣女的肱脉，笑道：“走！陪三爷吃杯茶去。”

那青衣女负责招待的桌上，坐满了几条大汉，但却一个个噤若寒蝉，眼看着那女子被人拉走，竟无一人敢起而护花。

黄衣怒鬼一手牵着那青衣女，缓步而行，一面高声对白衣怨魂说道：“老四，快些挑选一个，酒菜就要送上来了。”

白衣怨魂目光四下转动一阵，突然跃身而起，白衣飘动，呼呼风生，飞跃过三四张桌子，一个大转身，落着实地。

探手一把，向一个青衣女抓去。

那少女正端着一把茶壶替桌上的客人们倒茶，白衣怨魂横里伸手抓去，只吓得那少女尖叫一声，茶壶失手而落，摔在茶杯上，壶杯相击，尽皆碎去。

那桌上共坐了五个人，两个年近花甲的老者，三个年当力壮的中年大汉，其中有两个大汉正好伸手去取茶杯，被溅的满手茶水。

白衣怨魂抓住那青衣女的脉穴，头也未回的拖着她行去。

只听一声大喝道：“王八羔子，给我站住！”面南而坐的一条大汉，突然站了起来，一掌拍在桌子上，震的桌子上碎杯碎壶的瓷片乱飞。

白衣怨魂陡然停下，缓缓转过身子，目光中杀机涌现，冷冷的喝道：“你骂那一个？”

那大汉怒道：“就是骂你！”

白衣怨魂冷冷接道：“那你是活的不耐烦了，不怕死你就给我站起来！”

那大汉一抬手，刚的一声，拔出佩刀，大步而去。

白衣怨魂左手抓住那青衣少女的腕脉，右手突然虚空一抓，逼向那仗刀而来的大汉击去。

但闻一声凄厉的惨叫传来，那快刀冲来的大汉，突然丢手中单刀，仰面栽倒地上。

白衣怨魂一击，震倒那仗刀大汉，牵着那青衣女转身而去，神情十分平静。

那大汉同桌四人，眼看那白衣怨魂虚空一击之间，竟能立毙同伴，全部吓的呆了，那里还敢挺身而出？瞪着眼看那白衣怨魂从容而去。

直持白衣怨魂去远，那两个老者才站起身来，缓步走到那大汉身旁，

伸手一探鼻息，早已气绝而死。

左面一个低声说道：“他用的既不像劈空掌力，也不像百步神拳，不知是何等武功？”

右面一人应道：“咱们解开他前胸的衣服瞧瞧。”右手一划，衣服应手而裂，只见那大汉前胸处有五道青紫的指痕，不禁一怔，道：“这似是传说中的搜魂爪力所伤。”

左面一个老人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倒是忘怀了，神州四怪，各练有一种绝技，按照他们神、煞、鬼、魂四字命名，适才那人身着白衣，想必是白衣怨魂了。昔年四怪在江湖上走动时，他的搜魂爪力，已扬名天下，这些年自是更有进境了！”

右面老人道：“老朽久闻搜魂爪力之名，今日算是开了一次眼界。”

左面老人轻轻掩上那大汉前胸衣服，道：“咱们自量非敌，难以替他报仇，只有不闻不问了。”缓步退回座位上。

且说那白衣怨魂，牵着那青衣女，昂然走向回坐上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三位兄长，请看看小弟找的妞儿如何？”

绿衣恶煞笑道：“梅花门下的女弟子，个个都是秀丽如花，想那梅花主人，定将是一位艳压群芳的美人了。”

黄衣怒鬼接道：“那梅花主人果如二哥所言，倒可把她活捉过来，配给大哥。”

忽听格格一笑，道：“四位请喝茶，润润咽喉，等一会多吃些菜。”

红衣凶神端起茶杯，冷冷说道：“就算这杯中下有毒药，也不放在咱们四兄弟的心上。”当先举杯，一饮而尽。

绿衣恶煞，黄衣怒鬼，白衣怨魂，齐齐举起茶杯喝干。

玉燕笑道：“四位武林高强，内功精湛，纵然是茶中真的有毒，也难毒死诸位。”

白衣怨魂道：“咱们大哥生平最嗜毒物，而且是越毒越好，咱们三兄弟，虽难以对待老大，可是吃上三两条毒蛇、蜈蚣，也是视作平常的事。”

玉燕娇声笑道：“四位有这等能耐，当真是未闻未见的事。可借此地没有毒蛇、蜈蚣，使妾婢等失去了一次眼福。”

白衣怨魂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姑娘如当真的想看，那就跟着咱们四兄弟，哈哈，不但可瞧到咱们四兄弟食用毒物，而且……”

忽听一人尖声叫道：“是虫！”

玉燕目光一转，啊哟一声惊叫，扑向红衣凶神的怀中。

转眼望去，只见全身深紫的小蛇，蜿蜒而来，昂道而行，红信伸缩，毫无畏人之状。

玉燕躲入红衣凶神的怀里，玉蝉也偎入绿衣恶煞身上，另两个青衣女似是也很害怕，一齐挤向黄衣怒鬼和白衣怨魂的怀中。

这四大凶人，狂放黠悍，目空四海，但看了那深紫色的小蛇一眼后，竟都霍然站起。

玉燕目光一转，投注白衣怨魂脸上，道：“四爷不是擅降毒物么？快把这条蛇抓起来吧！吓死人了！”

红衣凶神冷冷接道，“老四，可有信心制服这一条蛇么？”

白衣怨魂道：“小弟愿出手一试！”挥手推开偎在怀中的青衣女子。

绿衣恶煞突然接道：“老四，为兄的助你一臂。”扬手一指，点了过去。

那深紫色的小蛇，正昂首缓行，绿衣恶煞一指点出后，忽自盘了起来，蛇头四下转动，似是寻找施袭之人。

皇甫岚低声对李文扬道：“这小蛇定然是有人在暗中放出，故意来和神州四怪为难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不错，那暗中放蛇之人，心恨神州四怪狂妄，想借他条小蛇，来折辱他们一番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一条小蛇……”目光下，瞥见白衣怨魂的额角上，汗水滚滚而下，不禁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这一条小蛇，竟然能使那名扬天下的四大凶人之一这等害怕，定然有些奇怪之处。

忽见白衣怨魂左堂一扬，劈了出去，右手却随着抓出。

砰然大震中，尘土飞扬。

待尘土清落，只见那白衣怨魂右手大、食、中三指，捏着那条深紫色小蛇颈间，紧紧不放，蛇身却缠在白衣怨魂右腕上。

皇甫岚心中大为奇怪的忖道：既然抓蛇颈，为什么不把它捏碎、撕断，却任它缠在手腕上呢？

只听那绿衣恶煞，高声说道：“那一位放出的蛇，请来取回去吧，咱们兄弟幸未辱命，总算捉住了它……”

他一连喝问数声，竟是无人答应。

皇甫岚凝目望去，但见白衣怨魂手腕上紧缠的紫色小蛇，逐渐的缩小，似是正深入肉中，心中大为震骇，低声说道：“李兄，你瞧瞧那条紫色的蛇身，可是逐渐的在缩小么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这条蛇乃有名的墨鳞铁线蛇，据传闻说，百年墨鳞，再百年墨鳞成紫，此言虽然未可全信，但此蛇之鳞，先由墨色变紫，当是极为可靠之言，铁线、铁甲、原出一株，只是铁甲蛇，鳞皮珍贵，可避刀剑，向为武林中人视为珍宝，其体型亦与年增长，逾百年可喷毒雾伤人，铁线蛇毒性尤过铁甲，但生具的体型，长度不超过一尺二寸，年代愈久，其鳞体愈硬，据说鳞成墨色之后，刀剑已然难断，变紫后，更为坚硬，而且鳞利如刀，那白衣怨魂被它缠住右腕，这苦头，定然吃得不小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与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，李兄的广博见闻，实叫兄弟佩服。”

李文扬低声说道：“兄弟亦不过是姑妄言之。”

忽听红衣凶神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四，还能撑得住吗？”

这时，那紫色小蛇，更见缩小，显见已然深入了白衣怨魂的肉内。

目光下，只见白衣怨魂顶门上汗水，一颗接一颗滚了下来，但他仍然紧咬着牙齿说道：“小弟自信还可以支撑一顿饭工夫。”

但闻一阵阵酒肉香气，传了过来，篷帐软帘起处，一群身着白衣的童子，捧着酒菜，分向各桌送去。

红衣凶神突然探手入怀，摸出了一把匕首，呼的一声，扎在桌子上，道：“老四，你如觉出不行时，就自己断去一条右臂吧，不能让它咬中。”

白衣怨魂道：“小弟记下了！”

他运集了全身功力，和那紫蛇相抗，分神说话，大有启齿维艰之感。

黄衣怒鬼、绿衣恶煞，双目中暴射出愤怒的光芒，四下转眼，希望瞧出那暗中放蛇之人。

忽听红衣凶神怒声喝道：“快把酒菜给我拿回去，找不出那放蛇之人，



咱们谁也不能吃饭。”

那捧送酒菜的白衣童子，微微一怔后，又缓步向前走去，生似未把红衣凶神之言，放在心上。

红衣凶神突然离位而起，怒声喝道：“大太爷的话，你们听到没有？”扬手一掌劈了过去。

但闻一声闷哼，那当先一个白衣童子，身躯突然飞了起来，悬空转动，连打几个翻身，手中木盘上酒菜，四散横飞，笼罩了两丈方圆大小。

坐在位上的群豪，都怕那油腻的菜肴，洒在身上，纷纷离坐避让，场中顿时大乱。

忽听绿衣恶煞怒喝一声，飞身跃起，直向正北扑去，右手一探，疾向一个身穿破衣，足着革履的枯瘦老者扑去。

那老者身子一闪，灵巧异常的隐入人群中，避开了绿衣恶煞的一击。

李文扬低声向皇甫岚道：“那破衣草履的老人，名叫蛇神鲁康，招蛇玩蛇之技，天下第一；据说他身上经常带有三条珍奇无比的毒蛇，想那紫鳞铁线蛇，定然是他放的……”

话声未落，瞥见人影一闪，只见那蛇神鲁康一闪而至，绕到了玄皇教主身后。

黄衣怒鬼看的真切，大喝一声，急急冲过来，黄衣闪动，人也绕到了玄皇教主身后，右手一探，抓向鲁康的右肩。

但见蛇神鲁康身子一转，刚刚避过五指，闪到李文扬的身侧。

这时，那守在玄皇教主身后的四个大汉，已宝刀出鞘，环护教主身侧。

那独目老人，微闭眼睛，手中端了一杯茶，但却举而不饮。

但闻绿衣恶煞冷笑一声，疾跃而来，笑声未住，人已挡在鲁康的面前。

黄衣怒鬼却放缓了脚步，从鲁康身后近追，一前一后，成了夹击之势。

那蛇神鲁康相距李文扬和皇甫岚，不过四、五步远，如若动起手来，势必身受波及。

皇甫岚一面提气戒备，一面暗施传音之术，说道：“李兄，他们如在咱们身侧动起手来，该如何应付？”

李文扬也施展传言之术，答道：“蛇神鲁康一生精力，都耗在玩弄蛇虫上，武功一道决难和四大凶人相较，但此人鬼计多端，又有灵蛇护身，不用替他担心。不过他相距咱们过近，一旦动起手来只怕难免波及……”

只听唯的一声，绿衣恶煞已扬手点来一指。

鲁康身子一侧，避过一指，人却更向李文扬等欺近了一步。

一缕指风，掠着皇甫岚头顶飞过，隐隐间，有股迫人的寒气。

黄衣怒鬼突然一晃双肩，右手疾伸，抓向鲁康左腕。

这次，那蛇神鲁康，竟不再闪避，迎了过去。

但见他抽中突然探出一条青色蛇头，迎向黄衣怒鬼抓来的五指咬去。

善食毒物的黄衣怒鬼，掌势未到，已骇然而退，飘开八尺。

他被迫退开，心中不甘，右掌一扬，劈出一掌，暗劲山涌，直向蛇神鲁康撞去。

鲁康似是自知难以接对方深厚的内力，不肯硬接，一个大转身，让避开去。

## 第二十九章

神州四大凶人，一向狂放自负目中无人，从不顾及到池鱼之殃，鲁康一闪避，那一股掌力，却直向李文扬、皇甫岚撞了过去，劲气破空，呼啸而来。

李文扬和皇甫岚如想避开那掌力，并非难事，但如起身让开，那刚猛的掌风，击在桌上，定将是一个壶杯横飞，桌椅倒翻之局。

情势迫急，无暇使两人多想，不约而同的扬手推出一股暗劲，接了那黄衣怒鬼的一击。

那强猛的掌力，吃两人推出的内劲一挡，登时激旋成风，吹起了一片沙尘。

皇甫岚只觉心神一震，气血上冲，赶忙长长吸一口气，才把上涌气血稳住。

转眼向李文扬望去，只见他脸上也微微泛红，不禁吃了一惊，低声说道：“这神州四大凶人，功力果是惊人。”

但闻那绿衣恶煞怒声说道：“姓鲁的，今日如不把你碎尸万段，咱们兄弟还有何颜……”

突听一个冷厉的声音，喝道：“住手！”打断了那绿衣恶煞未完之言。

转脸望去，只见一个身着黄衣，身躯高大的老者，胸前垂着花白长髯，面容肃穆，臂弯上放着一个铁架，架上落着两只深灰色的怪鸟，直嘴鹰目，似雕非雕。

绿衣恶煞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阁下可是想横里插手，接下这档事么？”

黄衣老者冷冷的答道：“冠盖云集，群豪毕至，盛宴未开，岂容搅局，诸位如是想打，待酒宴过后，再好好的打上一场不迟，那时有怨的报怨，有仇的报仇，无怨无仇的也可为盛名彩头较量一番。

绿衣恶煞道：“听你的口气，倒像梅花门下的人？”

黄衣老者道：“不错，敝东主设下了这场宴席，大会群豪，也就是希望能观赏一下各门各派的绝技，自无禁人动手之理，只是此刻时机不到，还望诸位入境随俗，暂时罢手。”

绿衣恶煞，冷冷说道：“这玩蛇的化子，凭仗一点弄蛇之法，害了在下一位兄弟……”回目望了白衣怨魂一眼，接道：“除非他立刻收回在下兄弟腕上缠的毒蛇，否则总难遵命。”

黄衣老人两道森寒的目光，凝住在蛇神鲁康的脸上，道：“这位兄弟可肯赏在下一个面子么？”

蛇神鲁康哈哈一笑道：“咱们在江湖上走动的人，岂有不知武林中规矩之理，既是主人出面，在下自当裁决。”

那黄衣老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位见台这般给在下面予，今后咱们得好好的交上一交，敢问高姓大名？”

蛇神鲁康道：“兄弟鲁康。”

那黄衣老缓缓回过脸去，冷冷对绿衣恶煞道：“江湖上动手比武，各逞其能，本也无什么限制，这位鲁兄善役毒蛇，也算得一种绝技，如不是敝东主大祭要到，诸位就是请老夫从中排解，老夫也不愿多管闲事。”

绿衣恶煞回目望去，只见那白衣怨魂已然伸出左手，抓住了插在桌子上的匕首，显然已觉出真力难继，准备自断一条右臂，强自按下胸中怒火，高声说道：“老四且慢动手……”回头对那黄衣老者说道：“既然实后免不了是一场动手搏斗，咱们兄弟也不愿强揽大局，但得那蛇神鲁康解了在下那位兄弟毒蛇缠腕之危，咱们亦当暂时罢手。”

那黄衣老者回头对鲁康一拱手，笑道：“鲁兄请招回毒蛇如何？”

蛇神鲁康双手握拳，放在嘴上，吹出一声尖锐异常怪啸。

说也奇怪，啸声一起，那缠在白衣怨魂腕上的紫色小蛇，突然自动松开，软软地蛇身，垂了下来。

白衣怨魂手腕上的鲜血，随着松开的蛇身，湿透了衣袖，滴落在地上，三指一松，放开紫色小蛇，那紫蛇立时疾快的游向了蛇神鲁康的身旁。

此蛇的威力，场中群豪，大都目睹，个个心生戒怀，蛇踪到处，纷纷让避。

红衣凶神冷冷的问道：“老四，手腕废了么？”

白衣怨魂道：“略受微伤。”

红衣凶神探手入怀，摸出两粒丹丸，投了过去，道：“一粒捏碎涂在伤处，一粒吞下腹去。”

白衣怨魂狂态凶焰，尽管敛失，接过丹丸道：“小弟无能，失了大哥的颜面。”

红衣凶神冷漠一笑，道：“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何况四弟亦非败在人的手中。”

玉燕突然叹息一声，缓步走了过来，道：“早知如此，我也不叫你抓蛇了！”撕下一块衣襟，替他包好伤势。

绿衣恶煞眼看紫色小蛇游到鲁康身侧，昂首一跃，窜入了鲁康的右袖之中，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姓鲁的，神州四怪有仇必报，你如能活过日落西山，咱们兄弟算白叫人称作神州四怪了，”

鲁康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兄弟就算真的死去，也要叫你们四兄弟席难安枕，食不甘味。”

那黄衣老者望了那些白衣童子一眼，道：“上菜。”

那些白衣童子都已站着不动，听得那黄衣老人喝叫之声，纷纷移动脚步，送上酒菜。

他们似是早已分配好了路线，但见白衣飘动，动作快速异常，片刻之间，凡是有人坐的桌子，都已摆上了酒菜。

但场中群豪，却是个个正襟危坐，竟无一人动筷食用。

那黄衣老人目光转动，环顾四周一眼。高声说道：“敝东主有一点要事耽误，要晚来一步，特命在下赶来通知一声，诸位尽管先请吃菜用酒……”

他一连招呼数声，群豪却仍是端坐着不动。

黄衣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诸位如若担。已酒菜中有毒，在下就先吃下一些给诸位瞧瞧！”大步走到一张桌位上，伸手取过一双筷子，大吃一阵菜肴，又提起酒壶，连喝三杯，然后投杯于地，纵声大笑道：“诸位可以放心的吃吧！”

忽听一个冷漠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酒菜中是否有毒，暂不管他，那梅花主人把我等请来此地，要宣布几件惊人之事。老夫等应约而来，主人还摆的什么架子？”

这几句话声音不大，但却尖锐如锥，刺入了人的耳鼓中。

群豪转脸望去，只见那说话之人，正是武林中人人敬畏的参仙庞天化。

黄衣老人哈哈大笑，声音暴发得似巨雷，震的人耳际中嗡嗡作响，笑声停落，才缓缓说道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，诸位能不远千里跋涉而来，难道就不能多等片刻时光么？”

皇甫岚低声说道：“李兄，这黄衣老人内功如此精深，不知是何等人物？”

李文扬双目凝注在那老人身上，口中却缓缓说道：“此人甚少在江湖上露面，兄弟也认他不出，但看他左臂上架的两支怪鸟，颇似传言中的鸟王陈皋。”

只听一个柔音细细的女子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好一片荒凉的地方，那梅花主人不知何以要在此地宴客？”

李文扬转头望去，只见两个健壮的中年妇人，抬着一个软兜，走了进来。

软兜上黄罗伞下，坐着一位容貌绝美的少女，身着短袖罗衫，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臂。

群豪都不禁为那奇装美女吸引，齐齐的转目相往。

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她不但泰然自若，而且不停地左右顾盼，满脸春风，洋洋自得，毫无畏差之意。

皇甫岚低声说道：“李兄，这女子是什么人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此人这般装着，如若经常在江湖之上出头，兄弟纵然没有见过她，亦必有个耳闻，但此人却是从未见过，也未听人说过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唉！瞧她这身奇奇怪怪的衣服，也不是什么好来头的人物。”

语声未完，突然一阵悠长的喝声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东主驾到！”

那黄衣老人本来神气活现，一听那唱间之声，突然急步跑到入口之处，垂下头来，神态间一片恭谨。

只听那身着短袖罗衫的女子，格格大笑，道：“好威风啊！好神气啊！”喝声中突然就软兜上飞跃而起，绿裙飘风中，露出一双粉装玉琢般的大腿，在空中打了一个转，轻飘飘的落着在实地之上。

她的动作优雅飘逸，好看至极，只引得群豪，千目齐注，怪声叫好。

那少女落着实地之后，举手理一下飘垂的长发，目光四顾了一阵，突然举步向李文扬等的坐位之上走了过去。

皇甫岚看她赤着一双天足，脸上荡起了阵阵媚笑，缓步走了过来，低声对李文扬道：“李兄，要糟，她真对咱们这边走了过来，如何是好？”

李文扬还未来及答话，那少女已然到了桌位前面，娇声说道：“诸位这桌子上，还可以挤一个人……”

皇甫岚重重的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场中的空位还多，姑娘请别处坐吧！咱们这位置上还有人未来。”

但闻一阵高声呼叫道：“请过这边来坐。”

那少女媚眼飘飞，环顾一周，一屁股坐了下去，笑道：“和你们商量，不过是表示客气，我就不信，我坐下了，有人敢来撵我？”

皇甫岚呆了一呆，答不出话，他做梦也想不到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她有如此厚的脸皮，霸王硬上弓的坐了下去，一时想不出如何才好，神情十分

尴尬。

那少女却是若无其事的端起桌上酒杯，道：“诸位请吧！”咕嘟一声，先自干了一杯。

只听一个嘹亮的声音喝道：“好姑娘，喝不得，酒里有毒！”

那少女脸上一变，双手按在腹上，尖声叫道：“不得了，这酒中真的有毒，我肚子疼死了……”

那黄农老者忍无可忍，飞身一跃，直冲过来，冷冷说道：“姑娘可是诚心来捣乱的么？”

他左臂铁架上，两只灰色的怪鸟，突然张翼扇动了两下，各自引颈长鸣。

罗衣少女接在腹上的双手，突然缓缓放下，身子摇了两摇，直向那黄农老者撞去。

那老者冷笑一声，忽然向旁侧闪开了两尺，避开那少女撞来之势，右手一挥，立掌如刀，斜斜的斩了下去。

那少女娇躯忽然向后一扬，生似站立不稳，向后栽去，巧妙异常的避开了那黄衣老者的一击。

李文扬、皇甫岚冷眼旁观，已看出那少女武功不弱，闪避那掌势的一击，实则是一种极高灵妙身法。

因那老者近在咫尺，出手一击，可遍及被袭人的要害大穴，那少女既不用双手封架，竟能一闪避开，如非有着佳妙无比的身法，决难逃开。

那黄农老者眼看她一闪之下，竟能避开一掌，心知遇上了劲敌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好啊！姑娘是真人不露相，老夫倒是要好好的领教一番了。”

那少女一正身躯，道：“梅花主人来了！”

黄衣老者望去，只见四个全身黑衣，黑纱掩面，只露出两只眼睛的怪人，缓步走了进来，顾不得再和那少女动手，急步迎了过去。

四个黑衣人后，紧随着一个身于自矮的青衣老人，白发飘飘，面容一片肃冷。

只见那黄衣老者垂首支身，说道：“迎见东主。”

青衣人一挥，道：“免啦！”大步直向正中一桌席位上走了过去。

哄动天下的梅花主人，竟是这般一位平淡无奇，素眼瘦小的老人，实大出天下群豪的意外，千道目光，虽仍是一齐投注过来，但那惶惶不安的心情，却是大见平静。

皇甫岚低声说道：“李兄，这位就是那函邀天下英雄，来此聚会的梅花主人么？当真是见面不如闻名！”

但见李文扬满脸困惑的答道：“此情此地，此时此景，那梅花主人实不应再弄什么玄虚才对。但如说这青衣老人，就是那梅花主人，实是叫人难信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兄弟怀疑这是那梅花主人的替身？”

只听那玄皇教主说道：“你们可是觉得他单身匹马而来，排场太小了吗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教主的看法呢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这等聪明的人，着着都出人意料之外，他这故作平淡的单身匹马而来，已使全场中人，都松懈了戒备之心，按他可乘之机！”

李文扬点点头，道：“教主的高见不错。”

皇甫岚眼看李文扬和那玄皇教主，言谈之间，甚是熟悉，心中甚是怀

疑，暗道：奇怪呀，堂黄山世家的三代传人，怎的会和玄皇教中人这般熟悉？

但闻那立皇教主接道：“这现身之人，决不会是梅花主人的替身，但却可能经过他一番改扮，如若我推断的不错，那梅花主人竟是何等人物，只怕连他那属下，也很少见到，除了他几个贴身的亲近人物之外，见过他真正面目之人，只怕是绝无仅有，这青髯老人，也许就是他统率属下的替身。”

皇甫岚听得大不服气，道：“这个教主如何知道？”

玄皇教主掩面黑纱转动，似是转头望了皇甫岚一眼，道：“识人之能，各凭智慧，但不信也就算了。”

皇甫岚碰了一个钉子，却又想不出反驳之言，只好闷在心头，暗自生气。

只见那梅花主人大步行入场中一空桌之上，坐了下来。四个全身黑衣的怪人，一排站在他身后。

参仙庞天化当先站起身子，一拱手，道：“老夫庞天化，阁下可是梅花主人么？”

青衣老人答道：“不错，有何见数？”

庞天化道：“数十年来，老夫未离过避尘山庄，江湖上的烦嚣，非老夫所愿问愿见，此次被阁下函邀而来，有什么惊震人心的事，还望快快说出，老夫丹炉中火候正紧，无限在此多留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知道了，庞兄先请坐下。”

庞天化道：“据老夫察颜观色，天下与会英雄，恐都有着见面不如闻名之感，如若老夫是你，决不会函邀天下英雄，举行这场大会。”

梅花主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想是因老夫无惊人之貌，和排场太小，才使天下英雄，满怀热望而来，但得见老夫，却被浇了一盆冷水。”

庞天化冷冷接道：“在下之意，是想请阁下，宣布出函中所指的惊人之事，否则老夫要立时退席而去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你不远千里而来，如若就这般空手而归，岂不是徒劳往返了么？”

庞天化道：“我虽然不向江湖上的是非，但却是恩怨分明，有恩必报，有怨必偿。”

梅花主人不再理会那庞天化，却望着站起来的红衣凶神，道：“有何见教？”

红衣凶神道：“咱们想向贵主讨几位使唤的丫头如何？”

绿衣恶煞接道：“就是现在咱们座位上的四个，不知阁下是否答允？”

梅花主人冷冷说道：“四位且勿操之过急，就算在下答允，但四位却也未必能够带走她们。”

黄衣怒鬼道：“这倒不劳费心。”

梅花主人突然高高举起右手，环绕着头顶一挥。

蓦然间，响起了一阵细乐，两个眉目清秀的童子，抬着一个黑色的箱子走了上来，直行到梅花主人身旁，放下木箱而去。

站在那梅花主人身后的四个黑衣人，不待梅花主人吩咐，立时奔出两人，把木箱抬放在桌子上。

只见梅花主人缓缓站了起来，随手打开箱盖，探头向下望了一眼，又缓缓坐了下去。

场中群豪，都无法瞧到那木箱中放的什么？每一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，

生出了一股好奇的冲动，但又都矜持的坐着不动。

皇甫岚抬头望望天色，日已正午，怎的还不见爹爹到来，也不见林寒青送还书信，心中大感焦急，不停的左顾右盼，场中群豪大都为那箱中存物吸引，个个用心推想，只有皇甫岚心有所急，未曾注意。

突然间，有一人站了起来，大步向那木箱走去。

一人起立，群起相应，刹那间站起了十几个人，蜂涌而上。

大部自持身份的人，虽然仍坐着未动，但两道目光，都是随着那些涌向木箱的人群移动。

站起群豪中，有一个虎背熊腰，背插七环大砍刀的健壮汉子，走的最快，两个飞跃人已冲近了木箱，低头一瞧，正待探手去取箱中之物，正北方一个腰挂伏虎金环的大汉，已近木箱。

那背刀大汉右手突然一翻，叭的一声，合上了木箱盖子，道：“没有什么好瞧看的事物，不用瞧了。”

腰挂伏虎金环的大汉，还未瞧清楚木箱中放的什么，箱盖却突然合了起来，自是心有不甘，伸手去揭那合起的箱盖。

那背插七环刀的大汉右手一转，按箱盖之上，道：“我说不用瞧了，你是听到没有？”口语咄咄逼人，大有唯吾独尊之慨。

腰挂伏虎金杯的大汉，怒道：“谁说不能瞧了，老子非得瞧瞧不可！”

佩刀大汉冷笑一声道：“伏牛一虎，说过的话，见时不算数了！”

那腰挂伏虎金环大汉冷冷说道：“兄弟腰中这金环专以作伏虎之用，江二爷……”

伏牛一虎则的一声，拔出背上七环大砍刀，刀上七个铜环，一阵哗哗乱响，啪的一声，击在木箱之上，指道：“不信你揭一下箱盖试试。”

那大汉右手突然加力，猛然一掀箱盖。

伏牛一虎七环刀顺着箱盖一滑，削了过去。

他早已有备，出手这一刀斩创，迅快至极。

那大汉急急缩手，已自不及，寒光一闪，鲜血迸流，右手上的无名指和小指，都削了下来。

伏牛一虎纵声大笑，道：“不给你一点颜色瞧，你也不把孙大爷的话，听进耳中了。”

那大汉强忍伤疼疾退两步，咳的一声，撕下一块衣襟，绑在伤处，一对伏虎金环，已入掌中，双环抖动，一招“双风贯耳”，合击过去。

伏牛一虎手中的七环刀，斜里推出，横削过去。

那手使伏虎金环的大汉，右手金环斜里撩击上去，击在七环刀上，响起了一阵金铁交鸣之声。

伏牛一虎，右手执刀，和那手施金杯的大汉动手相符，左手却仍然按在箱盖之上，不肯极开。

他这怪异的举动，立时引起围观群众的怀疑之心，只听一声大吼，道：“龟儿子，那箱子究竟放的啥子东西，不许别人瞧看，格老子非得瞧瞧不可。”

声到人到，一条软鞭，遥遥飞击过来，点向伏牛一虎的左手。

形势迫的伏牛一虎，不得不放松开左手，向后退开了两步。

忽然间，人影一闪，一个矮小的黑衣人，疾跃而至。

此人动作迅快俐落，轻功奇佳，竟从那呼啸而来的软鞭下，穿了过来，跃上木桌，左手一伸，已然打开了箱盖。

蓦地里，白芒一闪，一点寒星，闪电而至，正击在那矮小黑衣人的右臂之上，手一松，那掀起的箱盖，重又落了下来。

只听一声冷笑，道：“好小子，竟敢出暗青子招呼咱们兄弟……”

但闻一个尖锐的声音答道：“怎么样？如若不眼气，你们黠北七煞一齐上来，试试看八手金刚是不是很得应名？”

这时，群豪已然大部围了上来，此呼彼喝，人声杂乱，有不少人已然亮出了兵刃，眼看即将形成莫名其妙的混殴之局。

突然间，响起了一声大喝，道：“住手！”呼的一股掌风飞来，那手执七环刀的大汉，突然大叫一声，连人带刀的飞起，摔向七八尺外。

幸好有一人伸手接住他摔下来的身体，没有摔伤。

群豪抬头看去，只见那说话之人，正是参仙庞天化。

他威名远播，人人敬畏。适才一掌，更使群豪震动，果然使混乱的局势，静了下来。

参仙庞天化目光转动，环扫了四周一眼，道：“诸位这般亮剑拔刀，大有拼命之势，不知是为了什么？”

群豪面面相觑，谁也答不上话。

半晌之后，才听到一人高声说道：“八手金刚，凭仗几手暗育子，招呼咱们一个兄弟，这笔账岂能不算么？”

庞天化冷冷说道：“那八手金刚，为什么要用暗青子招呼你们黔北七煞？”

他虽然很少在江湖之上走动，但对武林中的人物，却是异常的熟悉。

那说话之人，正是黔北七煞之首……尖鹰社恒，他一沉吟，抗声说道：“江湖上的规矩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不论为什么，但咱有一个兄弟被人用暗青子打伤了，岂能不管？”

庞天化道：“你们黔北七煞，自信能够接得老夫掌力，那就不妨试试。”

他大包大揽，把事情一齐揽到了自己身上，黔北七煞果然不敢再多接口。

这时，那施用伏虎金环的大汉，早已收了金环，退入人群中了。

群豪团团把木箱围了起来，但局势却已在混乱中镇静下来。

参仙庞天化突然对梅花主人一拱手，道：“那木箱中放的什么？清阁下自己拿出来吧！”

梅花主人淡淡一笑道：“你自己为什么不打开瞧瞧呢？”

庞天化目光转动，环扫了四周一眼，道：“老夫纵然动手打开一看，量也无人敢出手阻拦。”大步走了过去。

伏牛一虎突然大喝一声，疾冲而上，手中七魂刀一把“神龙出云”，猛刺过去。

庞天化右手一挥，反臂探出，但见寒光一闪，响起了一声惨叫，伏牛一虎手中七环刀的刀尖倒转，刺入了自己前胸，鲜血溅飞，气绝而死。

全场中人，只有他一人瞧过那箱中之物，但也是最先的一个死亡之人。

四周围观的群豪，个个都瞧的脸色大变，盛名大著的庞天化，果然是名不虚传，回手一探之间，竟然能抓到那伏牛一虎的握力手腕，借他之力，伤了他的性命。

就在群豪心神震动之中，突然一个冷厉的声音传来，道：“好一招借刀杀人的手法！”



庞天化回目一望，只见那说话之人，正是神州四大凶人中的绿衣恶煞。

他虽不畏惧这四大凶人，但却亦知四大凶人十分难缠，冷笑一声，没有理他。

这时，群豪的眼睛，都齐齐凝住在庞天化和那木箱之上，每人心中都升起一缕疑问，暗道：那木箱之中究是何物，竟然能使伏牛一虎志去了生死，明知不敌，偏要以卵击石，好奇之心愈是强烈。

庞天化的心中，更是念头面转，难以自主，四周群豪千目齐注，也是生出一种莫名的畏惧之心。

但见他沉思良久，突然高声对梅花主人说道：“箱中之物，为你所有，还是由你打开来瞧瞧吧！”

梅花主人冷冷说道：“怎么？扬名武林的参仙，可也是怕了么？”淡淡一笑，又道：“如是普普通通之物，那伏牛一虎也不会以身相殉了。”

他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但却无疑的火上加油，四周群豪一个个暗中忖思，是啊！

如若那箱中不是一件珍贵无比之物，那伏牛一虎，也不会奋不顾身的扑击庞天化了。

这句话激起的怀疑，在群豪心中激荡冲突，鼓动起强烈的豪勇之气。

但闻那梅花主人接道：“老夫函邀各位驾临此地，和此物亦有着莫大的关系。”

庞天化厉声喝道：“不用说的藏头露尾，故示神秘，箱中究竟放的什么？为什么不干脆脆的说出来，以解天下英雄心中之疑。”

梅花主人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如若你自信不生贪心，那木箱距你近在咫尺，为什么不自己打开瞧瞧？”

庞天化冷笑道：“你不必出言激我，你可认为我庞天化当直的不敢打开木箱么？老夫就开给你瞧瞧？”突然一顿手中拐杖，向前缓行两步。

拐杖触地，蓬然轻震，那护随他旁例的四个蓝衣少年，突然一伸手，拔出背上长剑，散布开去，护住了庞天化的身后两侧。

四个腰间佩刀，背着革囊的黑衣人，同时把右手伸入怀中，戴上了一个鹿皮手套，深入革囊中，抓了一把形如铁砂的黑色之物，布守在那蓝衣少年身侧。

由于那伏牛一虎的舍死猛扑，使得庞天化生出深深的成惧之心，借那拐杖触地之声，暗中下令随来之人，散布相随。

天下英雄，无人不知庞天化医术冠世，善调各种药物，眼看那黑衣人戴上手套，扣了一把铁砂，人人心中却暗自忖道：“这铁砂定然是经过剧毒淬练之物。”

庞天化眼看属下已布成拒敌之阵，方伸出手中拐杖，一挑箱盖。

他内功深厚，神力惊人，这随手一挑之力，也有百斤之重，却不料大出意外，那箱盖竟然是纹风未动。

庞天化只觉脸上一热，双目尽赤，目光转动，四顾了一眼，冷冷的说道：“那一位暗中施展手脚，和老夫作对？请站出来说话！”

四周群豪一片寂然，但心中却暗暗忖道：“这人功力，实是惊人，竟能在声色不动之下，使那庞天化颜面大损。”

只听梅花主人慢条斯理的接道：“老夫这只木箱有个古怪脾气，除了用手可以揭开箱盖之外，其他之物概不买账。”

庞天化怒道：“老夫不信有这等事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你不信，何妨再试上一试。”

庞天化道：“好！”暗运内力，贯注杖身，一杖挑去。

那知箱盖之上，有如被千钧重力压住一般，庞天化这贯注内力的一杖，竟是未能挑开。

这一下，不但庞天化心中震荡不已，就是四周围观的群豪，也相顾失色。

梅花主人突然站了起来，弹弹身上的灰尘，笑道：“你说该信了吧？”

庞天化冷冷接道：“那箱盖既是这般的坚牢，想来这箱子也是结实的很。”呼的一杖，劈了下去。

他在众目矍矍之下，受此羞辱，早已怒火千丈，这一杖劈落之力，重逾千斤。

但闻蓬然一声大震，那木箱竟应手而碎。

梅花主人手拈白髯，微微一笑，又坐了下去。

木箱碎裂，残木断片中隐隐透出来一角绢册。

庞天化伸出拐杖，正待挑起残木，忽见一阵浓烟，缓缓而起，那绢册和残余的木片，竟然袅袅燃烧起来。

梅花主人纵声大笑，道：“可错呀！可惜呀！”

庞天化怒道：“有什么好可惜的？”拐杖一伸，挑开碎木，只见十个朱砂红字，赫然耀目，写的是：

“达摩易筋经，真解十三篇”

庞天化和四周群豪，万没想到，这木箱中竟是武林中人人视若奇宝的“达摩易筋经真解”，都不禁呆了一呆。

此物原为少林寺中镇山之宝，但武林中却盛传被人偷出少林，只是少林寺却对此事秘而不宣，真像如何？世人知之不多。

那绢册燃烧奇快，片刻间已成了一片火焰。

突然一声佛号，一条白色的人影，疾如流矢一般直向场中冲来。

一则他动作奇快，二则分守在四面的黑衣劲装大汉，心中也正为着那天下武学总纲的焚烧惋惜，耳目失去了灵敏，待党出疾风掠身而过，警觉到不对时，已然晚了一步，那影，已然掠身而过，不禁失声一叫。

那守在庞天化近身处的一个蓝衣少年，突然反手一剑，横削过来。

但闻当的一声金铁交鸣，蓝衣少年手中长剑被人挡开。

庞天化回首一瞥，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其实不用他喝令住手，那白色的人影，已然冲过拦截，近他身侧，伸手向那熊熊火焰上抓去。

他掌蓄内力，掌势落下，火势亦熄，但那被火焚烧的灰屑，却也被他落掌一击，四下飘飞。

这不过一眨眼功夫，庞天化心念还未转完，那烧残绢册，已然被那白影抓入手中。

群豪凝目望去，只见那绢册，已被烧毁大部分，余下的不过十之一二。

庞天化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道是什么人，原来是戒贪大师，那就无怪不把我庞天化放在眼中了。”

戒贪大师脸上的神情，充满着哀痛惋惜，望着手中那残余的绢册，呆呆出神，生似未曾听到庞天化说的什么。

只听一个清亮的声音，说道：“道兄莫要中了人家的鬼计，想那‘达摩易筋经真解十三篇’，纵然是真的落入了别人的手中，谁也舍不得放任它被火烧去。”

群豪转目望去，只见那说话之人，正是武当派三鹤之一的青鹤黄叶子。

武当三鹤在武林中的声名，十分响亮，一言九鼎，群豪听得他这番分析之言，心中无不暗暗忖道。这话说得不错，想那“达摩易筋经真解”是何等珍贵之物，这梅花主人如何能舍得把它一火焚去？只怕是伪制之物。

群豪心中虽然这般想法，但仍是不放心，只因他“达摩易筋经真解”的诱惑之力，太过强大，对名声极盛的武林人物而言，实有重逾生死之感。

只听戒贪大师长长叹息一声，双手抱着那残余的绢册，如痴如呆，半晌讲不出话。

这时，如若庞天化出手偷袭，一击之下，定可把戒贪大师置于死地，但少林寺的威名太大，戒贪大师在寺中的身份又极尊贵，如若伤了他的性命，定将和少林寺结下不解之仇，便不敢贸然出手。

三个随来的护法高僧，却运集了功力，准备出手，但却被那黑衣劲装大汉挡在丈余外处。三僧眼看戒贪大师茫然失措之情，也不敢随便出手，只怕一旦破脸，激怒了庞天化，出手伤害了戒贪大师。

青鹤黄叶子和戒贪交情颇深，看他茫然如醉的神态，心中大是担心，高声说道：“庞庄主，可否让在下过去和戒贪道兄说几句话？”

原来庞天化随来之人，寻定方位，蓄势待敌，不让任何人迫近场中，谁要通过，势非得凭藉武功硬闯不可。

庞天化看戒贪神情，确实有些不对，当下点头说道：“道兄只管请进。”

那道住去路的黑衣人，闻声让路，闪到一侧。

黄叶子大步而入，走到了戒贪大师身侧，扬手一掌，拍向戒贪背心。

戒贪悲急攻心，一时间失去了主宰之能，黄叶子轻轻一掌，拍在“命门穴”上，登时神智尽复。

黄叶子道：“道兄，这达摩易筋经真解，是真本还是伪制？”

戒贪大师情不自禁的抖动了一下手中残余的绢册，黯然说道：“是真的‘达摩真解’……”

他突然一振萎靡的精神，双目中暴射出冷电一般的光芒，环扫了四周群豪一眼，高声说道：“老纳今日要宣布一事实，少林寺的‘达摩易筋经真解十三篇’确已失窃，江湖上虽然有此传说，但真正的内情，只怕是知道的不多。”

这戒贪大师在少林寺主持“达摩院”，身份仅次于掌门方丈，他的话自是极有份量，是以群豪个个凝神听去。

哪知戒贪却突然住口不言，想是说了一半之后，忆起了什么重大之事，不便再说下去。

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，说道：“老和尚吞吞吐吐的毫无丈夫气概，既是说了，为什么不接下去？”

戒贪大师转目望去，只见那说话之人，一身青袍，胸垂白髯，神态十分威猛，但却面目陌生，素不相识，不禁皱了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这位施主说的不错，老油既然说了，就该说个明白才是，老纳可以告诉诸位的是，这本‘达摩易筋经真解十三篇’确是敝寺中遗失的真本。”

此言一出，群豪震动，四周立时响起了一片吵杂的人声。

庞天化突然大声喝道：“诸位请肃静一些，听老朽说几句话。”

他这一喝，鼓噪的群豪，果然肃静了下来。

庞天化目光凝注到戒贪大师身上，问道：“贵寺这‘达摩真解’乃寺中镇山之宝，被人窃出，定然是追问情由了？”

只听那梅花主人冷冷接道：“这‘达摩真解’，好好的放在箱子之中，原物无损，是何人击碎木箱，烧了那‘达摩真解’，才该是罪魁祸首。”

庞天化冷冷说道：“如若那箱中不是早已藏有机关，就是老朽在那木箱上再多击上几拐杖，也是燃烧不起。”

梅花主人摇头说道：“如若不是你用拐杖击打，这天下武学总纲，还不是仍然好好的放在那木箱之中。”

戒贪大师突然对梅花主人一拱手，道：“老纳有几句话，想问问老施主，不知可否见告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请教这‘达摩真解’，可是老施主由少林寺中取来的么？”

他不肯用偷窃两字，言语间极尽客气了。

梅花主人摇头笑道：“不是。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既非是施主由敝寺中取得，此物由何而来，还望老施主对老袖有个交待。”

梅花主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那‘达摩真解’既已毁去，再来谈它的来由，未免有亡羊补牢之感，老夫之意，不如换个题目谈谈如何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老纳奉掌门令谕遣派，来此参与这场英雄大会，并无和天下英雄一争雄长之心，但这‘达摩真解’和敝寺关系太大，老施主如不说出一个明白出来，老纳为势所迫，不得不参与是非之事了。”

梅花主人端坐未动，神色如常，对那大名鼎鼎的高僧，似是全然未入在眼中，缓缓说道：“大师之意，是定要迫我还你一本‘达摩真解’了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少林寺清现森严，从不仗势欺人，如若这‘达摩真解’非是施主所筑，就请说出那偷窃之人，如是施主说不出那偷窃之人，老纳斗胆要请者施主随我到少林寺中一行。”

梅花主人笑道：“在下久闻中岳之名，心慕已久，大师如肯相邀，老夫极愿赴中岳一行，但得此间事了，咱们就一起上道。”他虽未直接说出“达摩真解”的由来，但言语间已隐隐说出，从未到过中岳，自然这“达摩真解”不是他偷窃的了。

庞天化冷然说道：“‘达摩真解’被焚一事，倒算得一桩惊人之事，老夫再也想不出还有什么足以重过此举的大事……”目光环扫了四周群豪一眼，接道：“既是无事，老夫就此别过。”

梅花主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尽管请便。”目光一转，望着戒贪大师，道：“大师见闻博广，想必知道世间还有一件奇物，重过那‘达摩真解’。”

庞天化正待转身而去，突然又停了下来。

梅花主人缓缓伸手由坐椅之下，取出一个翠色玉盘，接道：“不知大师可否识得此物？”伸手把玉盒放置案头。

由于那“达摩真解”留下了群豪太深刻的记忆和诱惑，梅花主人拿出这玉盘之后，人群中立时又起了一阵骚动，纷纷向前面涌来。

庞天化八个随行之人，仍然分守各方，阻住来路，红衣凶神最先发难，

怒喝一声，劈出一掌。

卫守正南方位的一个黑衣大汉，手中抓了一把毒沙，还未及打出，红衣凶神的掌力，已然涌到，强猛的暗劲，有如巨浪狂卷而至，那黑衣大汉心知如若此刻打出毒沙，定然被那强猛的掌力反击回来，死命的紧握着手中毒沙不放，一侧左肩，准备硬受一击。

就在这间不容发的刹那间，参仙庞天化突然一挥右手，拍出一掌。

红衣凶神拍出一掌后，人也紧随着劈出的掌力欺身而上，伸手向那黑衣大汉抓去，忽觉潜力反撞，劈出的掌力，竟似被挡了回来，立时易势应变，向前斯进的身子，陡然向后移退三尺。

但见沙尘飞起，两股撞击在一处的劈空掌力，旋起了一阵狂风。

庞天化疾发一掌，救了属下，但他已看出众怒难犯，低声喝道：“让开来路！”

那黑衣大汉死中得生，扬起手中毒沙，正待打出，突然听得庞天化喝命之言，当先退了回来。

庞天化卫守在四面的属下一撤，群豪争先恐后的涌了上来，团团把梅花主人围住，伸手即可取得那桌子上的玉盒。

戒贪大师和青鹤黄叶子，都被那拥上的人群，挤到木桌旁边，庞天化屹立在原位未动，原来他冷瘠之名，武林中人人皆知，谁也不愿把意他，是以纷纷避开，这一来，他反而被排在后面，在他和木桌之间的五尺距离中，站满了人。

奇怪的是，群豪虽然迫近木桌，伸手可取玉盒，但竟无人伸手去取。

### 第三十章

戒贪大师眼看这等混乱的局势，心中感慨万千，忍不住对黄叶子道：“道兄，请看这混乱之局，如何才能平静？”

黄叶子道：“此时这人群中，包括了黑白两道中的人物，别说贫道无法可想，就算是贵寺中掌门大师佛驾亲到，只怕也难镇压住这等场面。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能与此会，大都是江湖中很有身份的人，不论是游侠高人，或者是绿材魁首，平常之时，决不会这等拥挤冲动，所以会这般的混乱，定然是为那‘达摩真解’诱惑，难以自己……”

突感右腕一麻，腕脉竟被人紧紧扣住，手中残存的“达摩真解”也被人夺了过去。

转头看去，但见人影一闪，呼的一声，竟从人群头上飞了过去，轻功之佳，世所罕见。

黄叶子看到，大声喝道：“大师快追。”

他口中叫戒贪快追，自己却抢先追了上去。他素有青鹤之誉，轻功自是高人一筹，一握真气，竟然学夺经之人，凌空而起，从人群头顶上飞了过去。

这时，很多好事的人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却纷纷追了上去。

梅花主人突然站起，冷冷地对戒贪大师说道：“大师乃少林寺中身份极尊的高僧，但却被人抢去手中的残经，看来少林武功，也是浪得虚名了。”

戒贪大师被他数说的满脸通红，心中暗暗忖道：“虽然是出其不意，但如想在我手中抢去那一册残经，也非容易的事，那人却是在极快的一瞬间，使我失去了反抗之能，不知是何许人物，有此能耐？”

他心中愧恨交集，也不反驳那梅花主人之言。

时间在沉寂、紧张中悄然溜去，大部围在这四周的群豪身子未动，但心却都希望那夺去残经之人，能被黄叶子生擒回来，这种微妙的心理，该是源起于对那“达摩真解”的怀念，和妒忌那人抢去残本的一种自私。

突然间一声惨叫，震动了群豪，转目望去，只见一个身躯高大的大汉，全身僵直的站着，双目圆睁，形状极是可怖，右手放在那玉盒之上，一柄蓝汪汪的细长飞刀，由手背直透掌心，钉在桌面上。

群豪心中，都在想着黄叶子追那夺经人的事情，谁也没有注意，竟然不知这毒刀是何人所发？但群豪心中却都明白那刀上之毒，是一种见血致命的奇毒，只看那大汉毒刀穿掌后，连手掌还未收回，人已气绝而死，心中无不暗暗的震惊。

庞天化突然一顿手中的拐杖，高声说道：“今日这场酒饭，看来已吃不成了，诸位这般拥挤在一处，于事何补，如若诸位肯听我庞某之言，请各自向后退一丈。”

他一连喝叫数次，但四周群豪，却是动也未动一下。

这使庞天化觉着大失颜面，突然举起了手中的拐杖，怒声喝道：“如若有人自信能够受得老夫一杖，那就站在原地别动。”正待抡动拐杖，迫退那围集的群豪，突听一个宏亮的声音，喝道：“庞庄主说的不错，诸位如肯后退几步，使场中空地大些，也好减少些受人暗算的死亡机会。”

群豪转头望去，只见那说话之人，面色黑里闪光，胸前白髯飘飘，一身青布衣着，高站在一张木椅之上。

只听人群中响起了高呼之声，道：“铁面昆仑，神判活报应周大侠也到了！”

四周响起了欢呼和叹息，语声杂乱，传入耳际。

叹息欢呼中，群豪纷纷向后退去，空出了两丈方圆一片空地。

这片空地中的桌椅菜肴，早已被群豪在纷乱中抛向场外。

后退群豪中，仍有很多人站着未动，那是神州四大凶人，庞天化和他随来的属下，以及戒贪大师和随来护法之僧。

庞天化脸上泛现出激忿怒容，冷冷的说道：“好威风啊！好神气啊！周大侠的威名，果非虚传。”

周簧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庞庄主过奖了。”

庞天化颜面大损，下不了台，只好向周簧挑战，冷笑一声道：“老夫未肯遵命而退，不知周大侠有何良策？”

周簧道：“在下做事向不强人所难，庞庄主不愿后退，定有道理，在下也不愿多问。”

庞天化暗暗忖道：“这神判周簧能在武林中被人称举当世第一大侠，实非无因，他这几句朴实无华之言，既不强词夺理，亦不狡言饰辩，但却占尽了情理两字，我庞某人如再诡言相辩，定将受天下英雄耻笑。”

他心中念头百转，也不过是眨眼功夫，颌首微笑道：“名无幸致，周大

侠的气变、见识，实叫庞某佩眼，四位少林高僧，因失去他们的镇山之宝，想向那梅花主人讨回，不肯后退，自有他们的道理，老夫不肯退后，却要一试那梅花主人之能，为天下英雄揭开那翠玉盒中之秘。”

这时，那大汉的尸体，仍然僵直的站着，但那只被毒刀贯穿的手掌，却已变成了铁青色，刀上的淬毒之强，使人不寒而慄。

庞天化缓步行近木桌，高声说道：“哪一位认识这位兄台，请入场中收去他的尸体。”

他连问三声，声音也一次比一高，四周群豪，却无一人相应。

庞天化环顾了四周一眼，道：“既是无人应声，老夫就得罪了。”拐杖一扬，挑开钉在那人手掌上的毒刀。

那人气绝后，尸体不倒，全凭那毒刀穿过他手掌，钉在桌子上的支持之力，毒刀被庞天化一杖挑飞，尸体就随着倒了下去。

日光下，只见那碧玉盒泛起一片翠光。

庞天化虽然身负绝技，但眼见那取盒人手中毒刀后死去的惨状，也不禁有些心生寒意，暗中运集了功力戒备，缓缓伸出左手，向那玉盒抓去，双目中神光如电，环视四周。

这次倒是出了庞天化意料之外，竟是毫无阻拦的把玉盒取到手中。

四周群豪眼看玉盒到了庞天化的手中，登时忆起那梅花主人之言，玉盒中的存物，贵重尤超过一达摩真解。

由于那“达摩真解”留给群豪的诱惑，人人都相信那梅花主人决不会信口开河，一时间群情激动，不自禁的向前面围来。

只听一个宏亮的声音，喝道：“打开那玉盒瞧瞧？”

一呼百应，刹那间喊声震天，尽是催促启开玉盒的呼声。

庞天化眼看着群豪激动之情，心头凛然，暗道：众怒难犯，我庞天化武功再高，也难是天下英雄之敌。

目光一转，望着梅花主人道：“阁下这玉盒中，究竟放的什么？可以说出来了。”

梅花主人拂髯微笑，道：“玉盒现在你手，何不启开瞧瞧？”

庞天化心念百转，主意难拿，想到木箱中存放“达摩真解”一事，心中更是犹豫难决，如若这盒中之物当真贵重尤过“达摩真解”，那还罢了，万一盒中存放的是什么奇毒的东西，自己岂不是首当其冲。

他虽是老谋深算，机智过人，但受了盛名之累，实无法把那取到手中的玉盒再放下去，只好暗中一提真气，闭住了呼吸，缓缓打开玉盒。

玉盒微启，立时透出了一片红色的光芒，日光照耀下，那红光如霞如雾，分不出是烟云还是彩光。

庞天化医道精深，略一凝视，已辨出是一种物体放射出的光华，突然生出了贪心，生恐打开了盒盖之后，暴露于群豪的目光之下，盒盖未启，突然又紧紧扣上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阁下能把挑花毒瘴，收藏这玉盘之中，实叫人佩服的很。”

那桃花瘴，乃是一种淫恶的无形奇毒，凡是在江湖闯荡过几手的人，无人不知，玉盒微启后，红霞泛现，四周群豪，人人看的清楚，这庞天化又有参仙之誉，这几句话，自是四周群豪深情不疑。

梅花主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参仙之名，果非没得，庞在主既是已看出玉盘中收放的桃花瘴毒，那就请把玉盘放归原处。”

庞天化道：“此物奇恶绝毒，这玉盒中虽然存放不多，但已足为大害，老夫岂能任它留害世人？”

这几句话，说的也是冠冕堂皇，大有忧天下之忧的气概。

梅花主人仍是一付不恨不火的神情，缓缓的说道：“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庞在主如是不怕护罪天下群豪，只管收去玉盒就是。”

庞天化冷然一笑，道：“阁下函邀天下英雄，聚会于此，除了那‘达摩真解’之外，量已再无惊人之举，老夫不再奉陪，就此别过。”

他生怕那梅花主人再提起玉盒，故转话题，以分四周群豪之心。

梅花主人回顾了戒贪大师一眼，笑道：“非是老夫夸口，那玉盒中的存物，比起贵寺中那‘达摩真解’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老夫愿以相送，日后到得中岳，也好叨扰一顿素斋。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那玉盒之中究系何物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玉盒已为大师所有，何不问那庞天化讨来瞧瞧？”

戒贪大师虽然明知他有意挑拨，但由于失经之痛，求偿心切，竟是为之心动，回头对庞天化，道：“庞庄主想是已听到梅花主人之言？”

庞天化道：“大师德高望重，竟是这般的容易上当，那梅花主人言中挑拨之意，虽三尺童子，亦是不难听出，大师何以竟信以为真了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不错，这梅花主人确是有意挑拨，但贫僧只望能瞧瞧那玉盒中的东西，如若和‘达摩真解’无关，贫僧再转送庞庄主就是。”

庞天化道：“这玉盒中乃淫恶无比的桃花瘴，大师适才想已瞧见，此毒无形无味，随风飘飞，少许即足致命，在下之见，大师不用瞧了。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如真是桃花毒瘴，庞庄主就不畏惧么？”

梅花主人突然冷冷接道：“玉盒中如真是桃花毒瘴，适才早已随风飘出，只怕此刻早已有人中毒。”

庞天化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此人用恶毒之物，想一网打尽天下英雄，大师何苦受人利用，和在下作对？”

戒贪大师略一沉吟，道：“梅花主人的用心虽然不善，但他的话却是大有道理，如若玉盒中当真是桃花毒瘴，只怕此刻早已有人中毒了？”

庞天化道：“这么说将起来，大师是非看不可了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老油如不目睹那盘中之物，心中疑念实难平息。”

庞天化接道：“大师之言，实叫在下难解。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敝寺那位置‘达摩真解’之处，同时放有七十二种绝技的真本，那人既然能盗走敝寺中‘达摩真解’，亦可顺手牵羊，带走几册敝寺七十二绝技的真本。”

庞天化长眉耸扬，冷冷说道：“大师如若一定要看，请到老朽避尘山庄一行，四橡林中，虽然不接贵宾，但可持为戒贪大师破例，老朽回庄之后，扫榻以待贵宾，咱们青山不改，后会有期，老朽就此别过了。”目光环顾了随来属下一眼，接道：“咱们走！”

走字出口，四个蓝衣少年则的一声，拔出长剑，齐步向前行去。

红衣凶神举手一挥，四大凶人一字排开，挡住了去路。

庞天化沉声喝道：“快退下来！”

四个蓝衣少年，已然举剑准备出手，听得庞天化喝叫之言，齐齐收剑而退。

庞天化越众而出，道：“四位有何见教？”



红衣凶神道：“咱们兄弟不怕那梅花毒瘴，那玉盒交给咱们兄弟吧！”

庞天化道：“毒瘴可以用来害人，但也可用来救人，老夫医术博精，世人有谁不知，我要把它带入避尘山庄，混入几种奇药，练制成进瘴丹，用以济世。”

红衣凶神道：“咱们神、煞、鬼、魂四兄弟，一向只顾自身的好恶，倒不管别人死活。”

绿衣恶煞接道：“咱们大哥说的话，从未打过折扣，既说出要那玉盒，自然是要定了。”

黄衣怒鬼道：“给了，大家不伤和气，不给，咱们也得硬要。”

白衣怨魂接道：“那玉盒乃梅花主人赠送成贪大师之物，他人之慨，庞庄主何以不慷？”

庞天化缓缓说道：“别人怕你们神州四怪，我庞某人却是不怕，四位如是定要较量一下老夫武功，庞天化舍命奉陪。”

红衣凶神冷冷说道：“咱们神、煞、鬼、魂四兄弟，对付一个人是四个齐上，对付千军万马，也是咱们兄弟四个。”

绿衣恶煞掠了庞天化一眼，道：“庞庄主加上八个属下，共计九个人，算起比咱们兄弟还要多出五个。”

庞天化冷笑一声，接过：“老夫不用助手，要独对你们神州四大凶人。”

黄衣怒鬼道：“一个人该死之时，筑上一道城街也挡它不住，你如一个人胜得我们四兄弟，从今后神州四兄弟永不在江湖上走动。”

庞天化仰天一声长笑，声如龙吟，直冲霄汉，震的四周群豪，耳际间嗡嗡作响。

笑声延续了一盏热菜工夫之久，才停了下来，余音缭绕，历久不绝。

神州四怪口虽未言，心中却是暗暗的震动，忖道：“这参仙庞天化之名，果不虚传，但听他之笑声，已知功力之深厚了。”

但闻红衣凶神，轻轻的哼了一声，恶煞、怒鬼、怨魂，立时展布开去，布成了一座方阵。

原来这神州四凶人，久年形影不离，早已心灵相通，不论何人一举一动，就可表达自己心意，另外三人亦能够克时领悟。

庞天化突然抡动了手中拐杖，带起一阵呼啸劲风，迫的神州四凶人各自向后退了一步。

红衣凶神冷冷说道：“庞庄主小心了，咱们弟兄就要出手啦！”

庞天化右手拐杖乎脑举起，原本严肃的面容上，突然泛现出微笑，道：“四位请吧……！今日老夫索性托大一下，再让四位各攻一招。”

刹那之间，他由激怒中，恢复了镇静平和，只瞧的四周群豪个个暗自赞道：这庞天化不但内功深厚，就是这临敌的修养的功夫，也非常人能及。

红衣凶神道：“武林甚多讲求利数的过节，咱们四兄弟是一概不懂，庞庄主既是要相让四招，咱们兄弟也不客气了。”

余音未绝，掌势已发，呼的一招迎面劈去。

庞天化果然不肯还手，身子一侧，灵活无比的避开一拳。

红衣凶神右手臂出一掌，左手却探入怀中，摸出了一柄一尺八寸长短的金尺来。

绿衣恶煞哈哈一笑，遥遥劈出一拳，拳风呼啸，蜂涌而出，左手同时探入怀中，取了一柄软索银锤。

庞天化突然举步一跨，白发飘飘的闪开五尺，避开了绿衣恶煞一记拳风。

黄衣怒鬼冷冷说道：“庞庄主试试在下的五鬼阴风指。”右手虚空一抓，登时有五股阴寒之气，随手而出。

庞天化避开了凶神、恶煞的一掌一拳，但心中却明白凶神、恶煞的伎俩，决不只此，他们虽是口口声声不管武林规矩，藐神众贤，但究竟是成名江湖的人物，不肯大失身份，在别人让招之中，以绝技出手求胜。

但这黄衣怒鬼却不肯顾及身份，竟然施展出生平绝技，五鬼阴风指来，总算还稍存顾忌，先行示警，才肯出手。

庞天化暗中一提真气，全身上下有如精钢一般，待那阴寒之气逼近身侧，才陡然一个大翻身，闪避开去。

虽是他早有戒备，预作防范，但仍然觉出一阵寒风，掠身而过，如若硬挡五鬼阴风指力，虽有真气护身，只怕也难以抵拒得住。

黄衣怒鬼右手发出五鬼阴风指力的同时，左手伸入怀中，摸出两面铜钹。

铜钹之后，各带有一条黄色的索绳，可以套在双腕之上。

白衣怨魂最是阴损，趁那庞天化刚刚让避过黄衣怒鬼的阴风指力，一声不响的合起双手，平胸推出。

庞天化立足未稳，实觉身后略动袭到，手中拐杖一点，突然向旁侧飘出了八九尺远，让开一击。

白衣怨魂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庞庄主好巧妙的闪避身法。”

庞天化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庞某总算在四位各出一招的攻势中，安然无恙。”

白衣怨魂手腕一翻，撩起衣襟，取出了一对铁怀杖道：“庞庄主现在可以还手了。”

庞天化目光四顾了群豪一眼，朗朗笑道：“今日我庞天化如若败在四大凶人手下，火焚四橡林避尘山庄，永生不和武林朋友们相见！”

红衣凶神脸上闪掠过一抹狞笑，道：“庞庄主不觉立誓太重了么？”

庞天化手举拐杖，道：“老夫不愿和四位对口，小心我要反击了。”手中拐杖一伸疾向白衣怨魂点去。

他心中恨这白衣怨魂阴损，准备全力攻他一人，只要能把四怪杀伤一人，今日之战，当可立于不败之地。

白衣怨魂手中的铁怀杖一齐扫出，硬对庞天化点来的拐杖。

但闻一声金铁交鸣，白衣怨魂以抗拒庞天化那深厚的内力，被震横移两步。

绿衣恶煞右手一抖，软索报锤一招“流星赶月”，遥遥击到。

庞天化口中虽然托大，但心中却把这神州四大凶人看成了生平中仅遇的强敌，当下拐杖一挥，斜里推出，横向绿衣恶煞的银锤软索上绞去。

但见绿衣恶煞手腕猛沉，那笔直点出的银锤，突然向下一沉，避开拐杖，易直点为检击，扫向下盘。

他能把一条索锤的软索，贯注上内家真力，另作铁棍使用，不足为奇；又能使那软索由直点变作横击，其间不经收回重发，瞧得四周群豪，个个心生倾服，暗道：这神州四大凶人能够纵横江湖，所向无敌，倒非幸致。

庞天化手中拐杖疾沉，呼的一声拨开银锤。

但见黄光闪闪，一面铜钹盘旋飞来。

庞天化手中拐杖陡然点出，横里一推，一声脆响过去，铜钹疾向一侧荡去。

但见那黄农怒鬼一挫右腕，铜钹忽然盘旋转向，飞回了手中，就在他右手铜钹盘飞收回的同时，左手铜钹却电疾飞出，旋击过来。

白衣怨魂手中两支铁怀杖，毒蟒出穴一般，袭向庞天化的身后。

绿衣恶煞手中软索银锤，伏地追风，扫向下盘。

这一次，恶煞、怒鬼、怨魂同时发动，庞天化身前身后，上中下盘，尽都笼罩在三怪银锤、铜钹与铁环杖的攻势之下。

四怪中，只有那红衣凶神，横着手中金尺，未曾出手。

观战的群豪，都为庞天化捏了一把冷汗，担心他在三人这等严密配合的迫攻下，难以支撑七十个回合。

但闻庞天化纵声而笑，笑声里拐杖疾变，幻起了重重杖影，护住身子。

一阵金铁击撞声，银锤、铜钹、铁怀杖尽被那重起的杖影，震荡开去。

红衣凶神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好一招‘叠浪千重’！”喝声中陡然欺身而上，手中金尺护住身子，疾向庞天化身边迫去。

原来他手中金尺长不过尺八，最直近身相搏。

庞天化吃了一惊，反管抡出一拐，拐势挟着强猛绝伦的劲道，划起了盈耳啸风。

他心知如让红衣凶神欺近身侧，近攻配合着另外三怪的远攻，自己立时将陷入应接不暇的危急之境，这一拐用出了七成以上的内力，以阻红衣凶神的来势，希他知难而退。

却不料红衣凶神一伸手中的金尺，竟向庞天化那挟风击来的拐杖迎了上去。

杖尺相触，红衣凶神被震的斜跨一步，但庞天化那拐杖竟也被震的回荡数尺。

就在两人杖尺相触之际，绿衣恶煞的银锤、黄衣怒鬼的钢钹，齐齐攻到。

庞天化接了四怪合手几招后，已知厉害，立时随机应变，改了打法，先求立于不败之地，拐杖疾收，封住了门户，闪开五尺，不再挡攻来的银锤、铜钹。

他和红衣凶神，交手一招后，已觉出那红衣凶神内力强猛，和自己在伯仲之间，如若用拐杖封架银锤、钢铁，必然留给那红衣凶神可乘之机；只要被他欺近身侧，今日之战，胜算即失。

果然，红衣凶神在银锤、铜钹攻出之时，突然一伏身，疾如雷奔电闪一般，猛向庞天化身侧冲了过去。

庞天化料不到他眼看自己有了准备，仍然奋身欺上，心中又惊又怒，厉喝一声，运足了十成劲力，猛的推出手中拐杖。

但见红衣凶神随着那推出的杖势，突然飞了起来，升空两丈多高。

四周围观的群豪，看的齐齐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这庞天化的武功，果非小可。

群豪心念未完，曾见那红衣的神，悬空打了两个跟斗，又向庞天化扑了过去。

原来庞天化全力推出了一杖，力道强猛绝伦，红衣凶神金尺一和拐杖

相触，立时觉出了难以硬行接下一杖，赶忙一吸真气，收住了向前急冲之势，金尺一点拐杖，借着那推出力道，疾飞而起，空打了一个转身，又向庞天化扑了过去。

这时，四周观战的群豪，心中又不禁暗暗赞了那红衣凶神一声。

白衣怨魂突然长啸一声，一双铁怀杖二龙出水，疾向庞天化身后扑去。

庞天化回扫一拐，震开了铁怀杖，绿衣恶煞的银锤又自点到。

同时，红衣凶神也趁他回拐扫开铁怀杖的一瞬工夫，施展千斤坠，疾落而下，逼近了庞天化的身侧，手中金尺一招“拒虎门外”，封住了庞天化的拐杖，左手食中二指一并，点向庞天化的“玄机”要穴。

好一个庞天化，身陷危境，心神不乱，借着扫击那铁杖的拐势余力，身子随着一转，避开了银锤，和红衣凶神点来的指力。

右腕疾挥，抡动拐杖，刹那间涌出重重护身拐影，不再分心攻敌，全意采取守势。

这是一场武林中罕见的恶战，红衣凶神和白衣怨魂的金尺、怀杖，一前一后的近身迫攻，绿衣恶煞和白衣怒鬼银锤、钢钹，上下适攻。

只见庞天化手中拐杖，忽伸忽缩，幻起重重拐影，护住身子，不论四怪攻势如何抵恶，始终难以伤到他。

不大工夫，五人已力搏了四五十合。

但见锤绕钹飞，杖影啸风，搏对的猛恶如旧，双方都无败象。

四周观战的群豪，只瞧的个个心惊胆颤，忖道：这一番恶战，当真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

庞天化那八个随行的属下，全都拔出了兵刃，神色紧张新望着场中搏斗的形势。

在他们记忆之中，庄主从未和人搏斗过五十合以上，只要是亲身临敌，大都在十合以内，击倒了对方。

但此番恶斗，却一连苦战了数十合，仍是个不分胜败之局，而且形势上庞天化似是已落在下风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。

场中的搏斗，愈来愈是险恶，双方似已濒临胜败将分之际，但四周群豪仍无人能预测出这场搏斗的结局。

突听红衣凶神喝道：“放手！”金光突盛，攻入了庞天化杖影之中。

但闻庞天化怒声喝道：“未必见得。”喝叫声中，两人突然分开。

红衣凶神双足已无法扎稳马桩，一连向后退出了六七步。

但他终于支撑着没倒下去。

恶煞、怒鬼、怨魂齐齐收了兵刃，纵身飞落到红衣的神身侧，问道：“大哥受了伤么？”

只见红衣凶神，双目环睁，一语不发，脸上是一片狞厉之色。

绿衣恶煞突然举手一掌，拍在红衣凶神的背心上。

但见红衣凶神，张开口来，长长吐一口气，道：“庞天化也受了伤！”

群豪转头望去，只见那庞天化呆呆的站着不动，手中拐杖支在地上，一语不发。

白衣怒鬼冷笑一声，突然一振右腕，手中铜线闪电一般的飞了过去。

庞天化八个属下蜂涌而上，团团把庞天化围在中间。

两个蓝衣少年，齐齐举起手中长剑，交错布成了一片剑网。

但闻一声金铁交鸣的脆响，白衣怒鬼发出的铜钹被那交错的剑光震荡

开去。

突见庞天化一举手中的拐杖，高声说道：“你们快退下去！”

八个属下征了一怔，齐齐向后退去。

庞天化抡动手中的拐杖，高声喝道：“红衣凶神你可有再战之力？”

红衣凶神道：“有何不可！”脚步踉跄的向前行去。

四周围观群豪，都已瞧出双方受伤甚重，如再打下去，恐将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，但却无人出面阻止。

只因这两人都是武林中出了名的难缠人物，谁也不愿多管闲事，惹上麻烦。

恶煞、怒鬼、怨魂和庞天化随来的八个属下，虽也瞧出两人都不宜再强行拼搏下去，但亲知两人性格，不敢出言阻止，只好各自提聚功力，蓄势戒备，以便及时出手相助。

庞天化突然一顿手中的拐杖，一招“泰山压顶”劈了下去。

红衣凶神手中金尺横举，“迎云捧回”向上封去。

杖尺相接，红衣凶神身子突然摇了两摇，手中金尺，架不住庞天化那拐杖的压力。

突然间，银光一闪，绿衣恶煞的银锤，遥遥飞了过来，震开了庞天化向下沉落的拐杖。

庞天化身子一侧，突然向前欺进了一步，左手横击，一掌拍向红衣凶神的前胸。

这时，红衣凶神身子已然有些运转不灵，眼看庞天化一掌劈来，却是闲避不及。

只听一声怒喝传来，黄衣怒鬼手中的铜钹，幻起一圈黄芒，电射而到，划向庞天化的左腕。

如若庞天化不及时的收回掌势，固可一掌击中红衣凶神，但势必被黄衣怒鬼横里飞来的铜钹，创中左腕。

但此时的庞天化，已不似初动手时那般灵活，要他收回掌势，劈开那闪电飞来的铜钹，实难办到，但他的神智清醒，心知闪避不及，一咬牙，掌势加快向前推去。

但闻一声闷哼，红衣凶神整个的身躯，吃庞天化横里推来的掌力击中，应手倒了下去。

但那黄衣怒鬼的铜钹，也及时而到，光芒，鲜血溅飞，庞天化一条左臂，软软的垂了下去，显然受伤不轻。

就在红衣凶神摔倒地上，庞天化受伤的同时，响起了一片怒喝、惊叫之声，刀光闪烁，人影翩飞，庞天化八个属下，与恶煞、怒鬼和怨魂同时向前扑去。

白衣怨魂，论动手中铁怀杖，带起了一阵急风，劈开刀剑交织的寒光，冲近了庞天化，飞起一脚，疾向庞天化小腹踢去。

庞天化突然一旺双目，炯炯神光，暴射而出，右手拐杖根里一推，封住了小腹要害。

白衣怨魂万万没有料到，庞天化在两次受伤之后，还有余力运用手中拐杖，踢出的一脚，势道劲急，手中双杖，又分拒两侧迫攻的刀剑，心想收回踢出之势，但却力有不能，被庞天化那横来的拐杖扫中了左腿。

但闻白衣怨魂冷哼一声，身子随着左腿打了一个转身，单用一只右腿

站在地上，支撑着身躯，手中铁怀杖仍然在飞右舞，拒挡两侧攻来的刀剑。

只听绿衣恶煞怒喝一声：“躺下！”一个黑衣大汉应声飞了起来，摔倒一丈开外。

原来绿衣恶煞手中的银锤，适应远战，不宜近攻，是以他向前冲来时，收了银锤，挥掌拍出。

庞天化随行属下中的一个穿黑衣大汉，一刀扫出，想阻止那恶煞来势，却不料被恶煞右手掌力逼开刀势，左掌顺势拍入，一掌击在那大汉后背上，登时应手飞起，摔了出去。

黄衣怒鬼手中飞舞铜钹，力战两个蓝衣少年，和两个黑衣大汉，暂时保持个秋色平分之势。

绿衣恶煞出手击伤一人后，疾向庞天化冲了过去。

只见剑光闪动，交叉而出，两个蓝衣少年舍弃了白衣怨魂，阻拦住绿衣恶煞。

参仙庞天化和红衣凶神，都闭目而立，运气调息，对身侧的凶恶搏斗，瞧也不瞧一眼。

原来两人都在极力争取时间，希望都先比对方调匀真气。

只见庞天化突然睁开双目，右手用力一顿，手中拐杖深入了上中一尺多深，探手入怀，摸出了一粒丹丸，吞入腹中，望了红衣凶神一眼，又深手进出一个玉瓶，打开瓶塞，把瓶中的白色药粉，倒在伤口上。

他医术独步武林，炼制的丹丸、药粉，无不具有神效，一经敷用，登时止血，左脚突然向前跨了一步，一把拿住了红衣凶神右腕脉穴，冷然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参仙庞天化随来的底下，虽然武功不弱，但如何能挡住三怪凌厉的攻势，但几人保护主人心切，全凭同归于尽的打法，勉强挡住三怪，不让他们欺近庞天化的身侧，但双方武功相差悬殊，这等不顾自己生死的打法，虽可强保一时，却难久持下去；眼看落败在即，忽听庞天化呼喝之言，立时收了兵刃跃退。

三怪眼看红衣凶神落在庞天化的手中，投鼠忌器，只好也停下手来。

庞天化双目中暴射出慑人的神光，冷冷对三怪说道：“这一战老夫未能全胜，但也没有落败。”

绿衣恶煞道：“如非你那几个随来的属下出手，此刻你早已横尸当地了。”

庞天化道：“三位此刻尽可联手再攻。”

黄衣怒鬼道：“你放开我们大哥。”

庞天化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夫虽然伤了一条左臂，但你们神州四怪，却伤了两人，而且都是老夫亲手所伤，这一战胜败之分，自非你我可作决定，该由场中观战之人作个决断！”

神州四怪自知在武林中人缘太坏，可算得遍地仇踪，如若让围观群豪来评论，双方胜负，神州四怪心中毫无把握，绿衣恶煞冷冷说道：“咱们四兄弟人缘不好，如是让别人来评断今日的胜负，只怕有不公之断。”

庞天化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当今之世，有谁不知老夫不和武林人物来往，你们神州四怪的人缘不好，老夫也强不过你们神州四怪。”

绿衣恶煞目光转动，扫掠了四周群豪一眼，道：“那一位肯出面替我们评论这一阵的胜负？”

四周群豪个个沉默不语。

庞天化接道：“各位既是亲眼目睹，希望能从公论评，这场搏斗，谁胜谁负？”

双方都是难缠难斗的人物，谁也不愿意多插一言，结下这等强敌，是以，绿衣恶煞和庞天化连问数声，四周群豪，始终无人接口。

忽听一人高声说道：“在下推荐一人，必可从公论断。”

庞天化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那人高声说道：“玄皇教主？”

庞天化一皱眉头，还未来及答话，四周群豪，齐齐高呼道：“不错，玄皇教主，玄皇教主……”

一时间呼声雷动，尽都是推荐玄皇教主的声音。

庞天化高声说道：“诸位这般推荐那玄皇教主，但不知那玄皇教主，敢不敢评断此事？”

但闻一个娇若银铃的声音，响澈全场，道：“有何不敢。”语声未落，一个全身黑衣，头罩黑纱的人，缓步走了出来。

在那黑衣人的身后，紧随着一个佝偻身躯的独目老人。

绿衣恶煞冷冷说道：“教主如果评断不公，拥可是自找麻烦。”

玄皇教主冷笑一声接道：“我既然敢出面评断胜负，就没有把你们神州四怪放在心上。”

白衣怨魂道：“好啊，你挑架子来了？”呼一声，拍了过来。

但见那独目老人右手一抬，冷冷喝道：“退回去！”

白衣怨魂倒是听话的很，应声向后退了两步。

这名不见经传，独目佝偻老人，一举手，震退了神州四大凶之一，顿时使全场震动，数百道目光，一齐向他投注过来。

玄皇教主冷冷说道：“场中群豪，推我出来，如果你们不服我的评断，那就是天下英雄公敌。”

庞天化暗道：“好厉害的角色，这玄皇教主，果是名不虚传。”

这时，庞天化和神州四怪，都有些担心，玄皇教主既是天下英雄公推出来的，自是一言九鼎，天下公认，几人固然可以不服她的评论，但一世英名，却将付于流水。

只听庞天化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夫隐居四橡林避尘山庄，从不和武林中人物来往，但对教主的威名，却是早有所闻了。”

玄皇教主接道：“本教主从公论断，不偏不倚，别说你们双方都和我没有来往，纵然都是我玄皇教中的人，我也是一样从公评断。”

庞天化和神州四大凶人哑子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；如论这四人的威名，决不会接受那玄皇教主言语上有意的污辱。

但此刻情势不同，神州四大凶人和参仙庞天化谁也不愿开罪那玄皇教主。

但见那玄皇教主垂面黑纱中，透射出两道目光，四下扫掠了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们这一场搏斗，表面上看来，是平分秋色，胜负未分，其实……”

庞天化重重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此事关系极大，尚望教主从公论断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庞庄主最好不要接口，免得落下个阻扰评断之讥。”

庞天化脸色一变，本待发作，话到四边，突然又忍了下去，缓缓说道：“教主说的是！”

玄皇教主接道：“这场搏斗，庞庄主当胜未胜，反而落了下风……”

绿衣恶煞道：“公论，公论！一教之主的身位，果是大公无私。”

庞天化早已气的脸色铁青，一时间反而讲不出话。

玄皇教主接道：“庞庄主当胜不胜，你们神州四凶人却是该败未败……”她缓缓把目光移注到绿衣恶煞的脸上，接道：“我说那庞庄主落了下风，但并未说他落败；这场搏斗，尚未到最后的结局，庞庄主固然掌握着应胜之机，但你们神州四大凶人，也非是败势已成，可惜的是，你们双方都还不知道那胜机何在而已！”

庞天化道：“教主的意思……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你们根本还没有分出胜败，要我如何评论？不过，你们在十招之内，就可分出胜败了！”

绿衣恶煞道：“这个教主如何知道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你可是相信么？”

绿衣恶煞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如若是单以武功而论，在下实在瞧不出如何能在十招分出胜败，但教主既然说出口来，想是已经洞烛光机了？”

玄皇教主冷笑道：“我能让你们四大凶人在五招中落败，不知你们信不信？”

黄衣怒鬼道：“这个在下倒是有些不信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好！咱们就不妨试试？”

绿衣恶煞急道：“不用慌，先得把话说个明白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贵兄弟还有什么高见？”

绿衣恶煞道：“教主之意，可是说那庞天化在五招之内，可胜得我们兄弟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不错！”

绿衣恶煞道：“如果庞天化在五招之内，胜不了我们兄弟，教主又该如何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如果那庞天化五招之内，胜不了你四大凶人，本教主也算败在了你们四大凶人手中。”

黄衣怒鬼道：“哈哈！哈哈！好轻松的承诺啊！教主也算败在我们手中，事情就算完了么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依你之意呢？”

绿衣恶煞想了又想：就算这玄皇教主和那庞天化联手齐出，也无法在五招之内，击败自己兄弟，这便宜占的大了，何乐不为？当下接口说道：“如以我们兄弟之意，教主既是早握智珠，就该投下赌注才对！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要我如何下注？”

绿衣恶煞道：“在下有两个条件，不知教主可否答允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别说两个条件，就是二十个、两百个，我也敢赌，你说出来吧！”

绿衣恶煞道：“如果那庞天化在五招之内，胜不了咱们兄弟，教主该保证那庞天化献出那梅花主人的玉盘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第二个条件呢？”

绿衣恶煞道：“第二个条件么？那是更容易了，在下要教主当着这天下英雄之面，解开蒙面黑纱，让天下英雄一睹教主的风采。”

黄衣怒鬼接道：“我还有第三个条件，如果教主有沉鱼落雁之容，被咱



们兄弟看上，教主就该任凭咱们兄弟处置！”

此言一出，全场震动，群豪都已知那玄皇教主为女儿之身，受此等羞辱，定然将赫然震怒。

那知事情竟是大大的出乎意料之外，那玄皇教主，竟是毫不生气，缓缓说道：“好吧！你们兄弟这三个条件，我都答应但如你们在五招之内，败在了庞天化的手中，又该如何？”

她这般爽爽气气的答应下来，反使神州四怪大大吃了一惊，暗道：如她毫无把握决不至如此爽快的答应下来。

四怪相互望了一眼，绿衣恶煞才缓缓说道：“如果咱们兄弟落败，从此不在江湖上闯荡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诸位对人立法奇严，对自己却是宽大的很。”

白衣怨魂道：“如以教主之见，要咱们兄弟怎样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你们神州四怪，一向是继做不驯，行事大逆江湖规矩，岂会在乎那区区的虚名呢？规矩你们是决不会守的！”

绿衣恶煞怒道：“咱们兄弟纵然是不守武林规矩，但这出口之言，还会否认不成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你凶什么？问问天下英雄，那一个敢作你们四大凶人的保证？”

绿衣恶煞道：“你有什么条件，干脆开出来，咱们无不接受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说来简单的很，如若你们败在庞天他五招之下，那就加入我玄皇教中，终生一世，听我之命。”

绿衣恶煞沉吟了半晌，道：“好吧！就此一言为定，你要庞天化放了我们的大哥。”

玄皇教主垂面黑纱中，透出的两道目光，望着黄衣怒鬼和白衣怨魂说道：“你们两位怎么说？”

怒鬼、怨魂齐声说道：“咱们是唯长兄之命是从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空口无凭。”

绿衣恶煞大怒道：“那还要怎么样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你们可敢和我击掌为誓？”

绿衣恶煞道：“纵然是那十方老人桑南樵重视江湖，我也不信他能在五招内，使我们兄弟落败。这场赌约，你输定了。”

但见那玄皇教主身后站的独目老人，目中神光一闪，扫掠了四周一眼，缓缓闭上独目。

玄皇教主，撩起衣袖，伸出白玉般的手掌，说道：“好，咱们就击掌为誓，背信赖约者，为天下英雄不齿。”

目光下，只见她玉指织织，白里透红；但见那织指玉掌，就足以动人心弦了。

绿衣恶煞伸出枯黄的手掌，疾向玄皇教主那白玉般的手掌上拍去。

此人别具用心，想借这击掌之约，暗发内功，试试玄皇教主的功力如何。

两掌相触，响起了一声蓬然轻震，玄皇教主被震的向后退了一步。

绿衣恶煞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大名鼎鼎的玄皇教主，不过如此而已？”

玄皇教主不理绿衣恶煞，回头和怒鬼、怨魂各自对了一掌，然后举步走向那红衣凶神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是最后一个，也是四怪之首，这一掌是非

击不可了！”

### 第三十一章

玄皇教主迈着细碎步子，轻轻的摆动着柳腰，走得好看至极，引得四周群豪个个睁大眼睛。红衣凶神已觉出有些不对，但一时却又说不出那里不对，眼看玄皇教主那白中透红的玉掌，直推过来，只好伸出左掌迎了上去。

他右手腕脉穴道，被庞天化五指扣拿，有力也施用不出，两掌轻轻的触接一起。

玄皇教主缓缓收回掌势，说道：“庞庄主，你现在可以放松人家了。”

庞天化呆了一呆，但仍紧握着红衣凶神的右腕不放。

他心中对五招胜得神州四怪的赌约，自知必败，如若扣拿住红衣凶神的穴道，三怪投鼠忌器，不敢出手，还可设法压服三怪；如若放了红衣凶神，那是非力行赌约不可的了。

但闻玄皇教主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庞天化，本教主无缘无故的投入了你们的赌约中，赌你必胜，难道你本人就没有胆子赌么？”

庞天化只觉脸上一阵热，缓缓放开了红衣凶神的右腕，道：“老夫自信能够胜得神州四怪，但那要千招以上。至于五招之内，要连败神、煞、鬼、怨四大凶人，别说我庞天化无此能耐，就是当今之世，也找不出这等人物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以你的功力，足可在一招之内，打败他们一人，四人五招，还有一招剩余。”

庞天化摇头苦笑道：“承教主抬举，在下实无此能力。”

不但庞天化毫无信心，就是四周观战的群豪，也都觉玄皇教主必败无疑。

混迹在人群中的皇甫岚，低声对李文扬道：

“李兄识见过人，请预测一下此次赌约的胜败。”

李文扬举手擦拭一下头上的冷汗，道：“我瞧这个赌约，玄皇教主必胜无疑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如那玄皇教生无把握能够胜得神州四怪，岂肯和四怪订下此等赌约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李兄的高论，兄弟向极佩服，但此见却是不敢苟同……”

只听那玄皇教主说道：

“你无能五招击败四怪，那是你不知窍诀，如肯听我指教，那是必胜无疑。”

庞天化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事已至此，老夫不愿听也得听了，不知教主有何高见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法不传六耳，请庄主近前过来。”

庞天化身躯高大，那玄皇教主却是娇小玲戏，两人站在一起，玄皇教主还不到庞天化的肩头，庞天化只好弯下腰去。

只见玄皇教主那蒙面黑纱不住的摆动，庞天化不停的点头苦笑，群豪

虽然不知她说的什么，但从庞天化那表情上，可瞧出庞天化对那玄皇教主传授的机宜，并不赞同。

这时，神州四凶人，已排成一行横队，八道目光，一齐投注在庞天化和玄皇教主身上，蓄势待敌。

玄皇教主突然提高声音道：“庞庄主，你该出阵了，这等畏首畏尾，岂是大丈夫的行径？”

庞天化虽然受了重伤，但他素有“参仙”之誉，身怀灵丹，功效奇大，吞服之后伤势苦疼已消，当下大步行近红衣凶神，道：“你先接老夫一招！”

他自知难在五招中胜得神州四怪，这场赌约必败无疑，话落掌出，一掌劈去。

红衣凶神自知本身伤势未愈，不宜硬接，但想到如若接下他这一掌，将可消失去庞天化的不少实力，对恶煞、怒鬼、怨魂，有着不少帮助，当下一咬牙，伸出右手，迎了上去。

双掌一触，红衣凶神忽然向后疾退两步，一跤跌倒在地上。

庞天化怔了一怔，半晌讲不出话。

原来他自知取胜无望，这一掌只用出四五成真力，却不料红衣凶神竟是承受不了一掌，仰身跌倒在地上，不禁精神一振，身子一转，大步行到绿衣恶煞身边，道：

“你可敢接我一掌？”举掌劈了过去。

绿衣恶煞看着红衣凶神接了一掌后，竟被震的摔倒在地上，心中虽有畏惧，但又想到红衣凶神可能是内伤未愈之故。

心念还未转完，庞天化的掌势已到。绿衣恶煞本能伸出右手，接了一掌。

庞天化有了上次的经验，这一掌用出了八成功力。但闻绿衣恶煞闷哼一声，仰身一跤，跌摔地上。这一下不但庞天化为之一呆，就是四周观战群豪，亦都为之瞠目结舌，想不出原因何在？

要知那红衣凶神接不下庞天化的一掌，还可说他受了内伤，真气不续，但这绿衣恶煞也接不了庞天化一掌，却是大大的出人意料之外。

庞天化一掌击倒绿衣恶煞，一转身走向黄衣怒鬼，扬手一掌，劈了过去。

黄衣怒鬼眼看武功强过自己的老大、老二，都接不下庞天化一掌，心中有些畏惧，只是此事大不寻常；一时之间，他也想不出原因何在，眼看庞天化掌势迫近身来，不自觉举手迎了过去。

双掌相触，蓬然一声大震。

这一次庞天化用出九成真力，但闻黄衣怒鬼惨叫一声，张嘴喷出一口鲜血，倒掉在地上。

庞天化连出三掌，击倒了凶神恶煞和怒鬼，信心大增，疾转身躯，奔向了白衣怨魂，一招“推山填海”，平胸推出。

白衣怨魂眼看三位兄长，果然接不下庞天化一掌，心中大为震惊，庞天化一掌劈来，那里还敢硬接，疾闪身躯，避开一掌。

玄皇教主冷冷说道：“庞庄主，约定五招，你已繁出了四掌，这一招切不可轻易出手！”

这时，庞天化对那玄皇教主之言，已是信服得五体投地，当下应道：“教主说的不错，只余一招，自不该轻易出手。”

白衣怨魂避开了庞天化掌势，绕到绿衣恶煞身前，伸手一摸，只觉心脏仍然微微跳动，伤势虽重，但并非无救。

但闻玄皇教主说道：

“不要紧，三个人都死不了，只不过受了庞天化摧心掌力，震的晕了过去。”

白衣怨魂凶焰顿消，拱手说道：“请问教主，他们要如何才能得救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

“他们三位的伤势，天下只有两个人可施救，一位是矮仙朱逸，一位是本教主了！”

庞天化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

“如若疗治伤势，调配灵药，区区在下，自信不致输在别人手中。”

玄皇教主笑道：

“如若庞庄主能够救得他们，那是最好不过了，可惜的是救治三怪，并非单纯的药物可以奏效。”

庞天化重重的咳了一声，搬转话题，高声对白衣怨魂说道：

“你既不敢接我的掌势，这场赌约，算是老夫胜了！”

皇甫岚低声问李文扬，道：“李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李文扬笑道：

“这玄皇教主，果然是能为出众，如若我想的不错，毛病就出在那赌约击掌之上。”

皇甫岚恍然大悟，失声叫道：“高见，高见，除此之外，再无其他可疑之处了！”

他这失声一叫，只引得四周群豪，齐齐转目相顾。

李文扬心中一动，高声说道：

“白衣怨魂既然不敢接那庞天化的掌势，这场祛场自然算是庞天化胜了！”

群豪原本都在心中评论，听得李文扬这带头一叫，齐声说道：

“不错！凶神、恶煞、怒鬼既接不下那庞天化一招，量那白衣怨魂也难承受一掌，这场赌约自然是庞天化胜了。”

白衣怨魂心中早已不为赌约的胜败烦心，念念不忘的是凶神、恶煞和怒鬼的生死，四周群豪哄嚷庞天化胜过了神州四怪，他也不放在心上。

玄皇教主突然举步行近白衣怨魂，冷冷说道：“你可想救三位兄长么？”

白衣怨魂道：“神州四怪，折损其三，独留我怨魂一人，生而何乐……”

玄皇教主接道：“看不出你们四大凶人之间，竟还存有一些情义，这样吧！你们神州四怪的威名已报，也不用再讲什么身份地位了！不如投入我玄皇教下，也可有一处安身立命的所在。”

白衣怨敢想道：“什么？区区一个玄皇教，还想网罗我们兄弟不成？哼！教主也未免有些想入非非了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你如想救得三位兄长之命，这就是唯一的途径，不过本教主决不强迫你们。”

白衣怨魂双目中直似要喷出火来，厉声说道：

“神州四怪，闯荡江湖，一向是为所欲为，武林规忌，对咱们四兄弟毫无束缚，投入你那玄皇教中，身受教规束缚，那岂不是比死亡还要难过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肯不肯投入玄皇教，要你们神州四怪自己决定，本教主只不过提醒你们一句罢了。”

白衣怨魂怒道：“咱们兄弟行事从不避忌什么？纵状答应加入你们的玄皇教，咱们也不甘长久维服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本教主属下千万人，其间有不少强过你们神州四怪，只要你们答应入教，本教主有叫你们驯服听命的手段。”

白衣怨魂回目望望凶神、恶煞和怒鬼，豪气尽消，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好吧！你只要能够救治好我那三位兄长的伤势，我们答应入教就是。”

庞天化经过一阵忖思之后，心中恍然大悟，神州四大凶人功力虽然逊他一筹，但也决不致接不下自己一掌，自然是那玄皇教主，从中施了手段，这场赌约股来全为他人之力，围观群豪中，不乏具有才慧之人，再待下去，只怕要被人揭穿，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，心念一转，拱手对玄皇教主一礼，道：

“承蒙教主主持公道，庞天化感激不尽，日后教生有暇，请到四橡林避尘山庄小息大驾，庞天化自当扫榻以待，老朽生性喜静，不愿在此是非之地多留，就此别过了。”

也不等玄皇教主回答，转身而去。

只听戒贪大师高喧一声佛号，说道：“庄主留步。”

庞天化缓缓回转身来，说道：“大师有何见教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庄主请留下玉盒再走如何？”

庞天化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朽为此，连经恶战，用心无非是不让那桃花毒瘴，遗害世人，大师不通医理，要此何用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非是贫僧不信任庞庄主，只因那玉盒既经那梅花主人指明送给老袖，老纳连盒中存物为何也未看过一眼，岂不叫武林同道笑话？”

庞天化道：“大师一定要看么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非得过目不可。”

庞天化道：“好吧！”伸出手深入怀中一摸，登时脸色大变，呆了一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戒贪大师奇道：“庞庄主，有了什么变故么？”

庞天化道：“玉盒遗失了……”

梅花主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好做作啊！好做作啊！”

庞天化一顿手中的拐杖，怒道：“老夫既敢收起玉盒，岂能无胆承认？”

梅花主人呵呵大笑道：“如若那玉盒不在你庞庄主的身上，定然是在那玄皇教主的身上；场中只有你们几人，难道那玉盒会生出双翅，飞上天去不成？”

庞天化究竟是阅历丰富的人，略一沉吟，立时按下了心头怒火，缓缓说道：“阁下用那玉盒，只不过是挑起我们间纷争而已，其实那玉盒早已被你收回去了！”

他目光环顾，扫掠了群豪一眼，接道：“老夫之言或将不为天下英雄所信，但老夫愿和那梅花主人一同接受天下英雄的搜查，但得那梅花主人同意，老夫愿意首被搜查！”这番话说的掷地有声，不容四周群豪不信。

李文扬低声说道：“皇甫兄瞧出苗头了没有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愿听高见。”

李文扬低声笑道：“那庞天化究竟不失为一代人杰，已发觉那梅花主人

的阴谋，意在打击天下英雄了。那梅花主人原想凭几件稀世奇珍，挑起少林派和庞天化间的搏斗，却不料神州四怪横里插手，先和庞天化打了起来，致未能如他所愿，如今那庞天化已经恍然大悟，反来对付那梅花主人了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兄弟还有一事不明，请较李兄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请较倒不敢当，只要兄弟所知，无不奉告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兄弟想不出那玉盒中放的是何物，竟然能使那庞天化先不惜和少林冲突，又和神州四怪动手。”

李文扬沉吟一阵，道：“玉盒中存放之物，除了梅花主人和庞天化外，只怕再无人能知，但想来定然是珍贵无比的奇物！”

只听那梅花主人冷然一笑道：“众目睽睽，都瞧着老夫未离原地一步，如何能取回玉盒？”

他说的入情入理，亦使人无法不信，一时间听得四周群豪有着无所适从之感。

但闻玄皇教主银铃的声音，传入耳际，道：“那玉盒此刻确不在庞天化的身上，也不是神州四怪取去……”

四周群豪数百道目光，一齐投注到玄皇教主身上，自从她和庞天化的赌胜得神州四怪之后，原本神秘的玄皇教主，又在群豪的心目中增加了甚多份量。她一开口，立时引得群豪全神贯注，鸦雀无声。

只听那玄皇教主接道：“那玉盒确已为梅花主人收回，诸位……”

梅花主人打断了玄皇教主之言，接道：“教主何以证明那玉盒已为老夫取回？”

这正是天下英雄最关心的事情，也是对那玄皇教主一次严重考验；如若那玄皇教主能够指出玉盒已确为梅花主人收回的经过，定将使四周群豪折服。

皇甫岚突然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那玄皇教原本是一个诡异淫乱的帮会，素为武林人物不齿，但看今日的玄皇教主，处理事情的卓绝才华，却似是一位大智大勇的武林人杰。”

李文扬笑道：“皇甫兄观察入微，常人难及，这玄皇教主确实正在凭治她过人智慧，在天下群豪之前，筑造他的领导地位。如若天下英雄都能听他的调度，或可安然的渡过那梅花主人预先布下的阴谋。”

皇甫岚暗暗忖道：“黄山世家，在当今武林中，声誉之隆，尤在各大门派之上，三代侠名，天下如闻，但这位承继黄山世家衣钵的少年英雄，竟似对那玄皇教主有着特别的好感，如以常情推论，黄山世家纵然未和玄皇教主正面为敌，但冰火不同炉，正邪不两立，也该是一个相互猜忌的局面才对，可是李文扬却处处推崇那玄皇教主。”

只听玄皇教主高声说道：“如若我能指出你收回玉盒的铁证，该将如何？”

梅花主人佛髯一笑，道：“教主想必自负为天下第一位精赌之人，又想和老夫赌上一赌了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为赌之道，虽也有胜有负，但总是强过那动手动脚的搏斗，如阁下有意，本教主权愿奉陪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但不知赌注为何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自然是不能让你吃亏……”

梅花主人冷冷接道：“教主也未免太自负了，老夫何许人物，岂肯占你

便宜，你先出注，老夫赌注，不在你之下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我如赌你不过，就解散玄皇教，削发为尼，永不在江湖行走！”

梅花主人拍须沉吟了良久，道：“好！老夫如赌败在你的手中，愿为你玄皇教主下一位执事弟子，永听谴命。”

这两个在武林人物心目中，充满着神秘的人物，立下奇重的赌约后，顿起四周群豪的纷纷议论。

无人能预测到这场鬻约的胜负，也无人敢相信他们能遵守赌约，但想到两人的身份，似又不会在天下英雄面前，毁去承诺。

皇甫岚果然觉到，紧旁身侧而立的李文扬，身于微微发抖，心中大感奇怪，回头一看，只见他顶门上汗水如珠，滚滚而下，不禁吃了一惊，低声问道：“李兄可是有病了吗？”

李文扬举袖拭去脸上汗水，笑道，“不妨事，受了一点风寒，咱们到前面瞧瞧去吧！”

皇甫岚一皱眉头，暗暗忖道：此人满怀心事，似是正为那玄皇教主担忧，看来他们之间，交情必非泛泛。

忖思之间，李文扬已向前挤去。

皇甫岚满怀疑忧，紧随在李文扬身后而行。

只见那玄皇教主扬起右手食指，指向梅花主人那坐椅，说道：“那玉盒早已被你收藏在坐椅之下了！”

此言一出，全场又是一阵震动，场中大部份人，都怀着半信半疑的态度。

原来那梅花主人一直站在原位未动，众目交注之下，他一直未接近过庞天化，这玉盒被他收回藏入椅下一事，实叫人有些不敢相信。

梅花主人神色恰然的佛髯一笑，道：“如老夫这坐椅下没有玉盒，我立刻揭去你蒙面黑纱，剃去你一头秀发。”也不容玄皇教主答话，随手翻起了坐椅。

千目神凝，齐齐投注到了那坐椅上。目光到处，只看的群豪一呆，那梅花主人更是神态大变，说不出一句话来，原来那坐椅下，果然藏有一个玉盒。

四周响起了惊叹之声，齐齐把目光转向那玄皇教主，李文扬那紧张的面容神色，陡然间化作一片轻松笑意，皇甫岚也为之愕然震动，担尽枯肠，仍想不出玄皇教主何以能一开口就指出玉盒的收藏之处。

只听那梅花主人一阵冷冷长笑，道：“是何人敢这般戏弄老夫？”目光转动，四下搜望。

但与会群豪数百人，人人都是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物，那梅花主人在未寻得证据前，自是不能随便指说一人。

玄皇教主蒙面黑纱转动，扫掠了四周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玉盒既在你坐椅之下，阁下是否服输？”

梅花主人冷冷说道：“老夫岂是轻易受人戏弄之人？这玉盒分明是教主早已派人，暗藏在我坐椅之下。”挥手一掌，玉盒应手而碎，那玉盒果然空无一物。

玄皇教主道：“你既能取回玉盘，为什么不可把盒中之物取出藏放别处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你能否说出老夫用何等手法，把玉盒取回？再说老夫纵然取回玉盒，也不至把它放在坐椅之下。哼！无怪教主敢和老夫约赔，原来是早已存心栽脏了！”

玄皇教主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庞天化自以为取走玉盒，其实他在我收玉盒时，那玉盒早已为你取回了。”

梅花主人冷漠的脸色突然绽出笑容，说道：“好一套动人的说词，老夫如若能指出那货真价实的藏宝玉盒放存何处，教主是否肯认败服输？”

这一句反问之言，又使群豪震动不已；这些久年在江湖上闯荡的武林高手，身历目睹过无数惊险、奇异之事，但从未遇到过今日的纷乱局势，只觉奇峰突出，变化无穷，看的人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。

没有人能看出那玄皇教主的神色变化，但见她沉吟良久不言，可知她心中正在想着一件疑难的事，显然的，那梅花主人反问之言，使她大感踌躇，不敢遂作决定。

李文扬又开始紧张起来，脸上一片阴沉。

皇甫岚突然发觉那玄皇教主菜面黑纱中远射出来的两道目光，似正投注在李文扬的脸上。不禁心中一震，暗道：果然不出我的预料，他和那玄皇教主的的关系，非比寻常……

耳际间传过来梅花主人清亮的笑声，道：“教主可是胆怯了么？”

玄皇教主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如阁下能再指出另一个玉盒的放藏之处，这第一合咱们算平分秋色，但阁下如若有兴趣，本教主极愿奉陪，再作一场赌约。”

群豪心中，无不管那玄皇教主担忧，却不料她竟能十分轻松的应付了过去，虽是有些强词夺理，但总算说得过去。

梅花主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好一篇强词夺理的说词，老夫总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，哑口无言。”

李文扬回目望了皇甫岚一眼，道：“这梅花主人当真是难斗的很。”

皇甫岚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李兄似对玄皇教主关心的很。”

李文扬微微一笑，默然不答。

只见梅花主人扬起右手，指着那戒贪大师，道：“玄皇教主枉自称能，栽脏诬陷老夫，但真正取回那玉盒的，却是一向被武林人物奉作泰山北斗的少林高僧……”

戒贪大师讶然说道：“什么？那玉盒在老朽身上么？”

梅花主人冷冷说道：“你可以瞒过天下英雄和那玄皇教主，但却瞒不过老夫法眼！”

戒贪大师怒道：“你不要含血喷人！”

梅花主人接道：“老夫已把玉盒奉送大师，得失之间，和老夫已无关系，但这玄皇教主横里插手，自炫才华，迫的老夫不得不说出大师了。”

他的神态轻松自在，但那戒贪大师却是脸色大变，宽大的僧袍，微微抖动，说道：“老夫既不能吞下玉盒，必要有一处收放之地，你且指出那玉盒安在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如若把大师换了老夫，我也不会收藏在自己身上……”伸手指着戒贪大师右侧一个和尚，厉声说道：

“还不献出玉盒，难道还要老夫亲手取出不成？”

那和尚望了戒贪大师一眼，又望望梅花主人，缓缓从那宽大的袍袖中，取出一个玉盒，托在手上，高高举起。



这变故又大出群豪意外，变幻层出，瞧的人目眩神迷。

四周响起了惊愕和叹息，不知是为那梅花主人喝采，还是为少林高僧惋惜！

戒贪大师脸上涌出忿怒之色，冷冷的说道：

“咱们少林门规，不许私取别人之物，你是知道了的？”

那手捧玉盒的和尚应道：“弟子知道。”

戒贪大师怒道：“你既然知道了，为什么还偷取这玉盒呢？岂不是明知故犯？”

那和尚抗声说道：“这玉盒既是那梅花主人送给咱们少林寺中之物，为什么咱们不该取回来呢？”

戒贪大师怔了一怔，肃然说道：“广法你虽然在罗汉堂中护法，但此次受命随老纳而来，那是该听命老纳了！”

广法大师道：“这个弟子知道。”

戒贪大师脸色更见肃穆，冷冷说道：“你当众须携老纳，可你犯了那一条戒规么？”

广法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这个弟子倒不知道。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狡词强辩，还不给跪下？”

广法回顾了两侧师兄弟一眼，说道：“贫僧纵然有罪，也该由戒律院中长老议处，这般的私刑相加，总弟子不能领命。”

天下英雄，人人都知道少林寺清规森严，却未料到这广法大师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抗拒戒贪大师之命。

戒贪大师目中厉芒闪烁，僧袍抖动，目注两侧另外二僧，说道：“广正、广慈，还不把犯上的抗命逆徒给我拿下！”

广正、广慈虽然和广法同为罗汉堂中护法，私谊甚笃，但也不敢有违戒贪大师之命，应声出手，疾向广法腕上抓去。

广法突然一提真气，腿不曲弯，脚不举步，陡然间向后退出三尺，避开两人的攻势，冷冷说道：“两位师兄，当真不念咱们数十年同门之谊么？”

广正面如寒霜接道：“私不废公，戒贪师叔之命，为兄的岂能不遵？”

广慈接道：“师弟快些跪下，听候戒贪师叔责罚，为兄和广正师兄自为你求情！”

广法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两位师兄畏惧那戒贪武功，但小弟却是不怕……”

广正怒声接道：“你胡言乱语，说些什么？”呼的一掌，拍了出去。

广法身子一转，避开掌势，道：“两位师兄当真要和小弟动手么？”

广慈扬手击出一拳，厉声喝道：“师弟大逆不道，目无戒规，怪不得为兄的无情了。”

广法模移两步，避开拳势，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广慈收了拳势，说道：“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师弟可是后悔了么？”

广正接道：“师弟既已知罪，还不快些跪下，向戒贪师叔请罪。”

广法疾快的收好玉盒，冷冷说道：“两位师兄自己忖量忖量，可是小弟的敌手？”

广正怒道：“好啊！你这般目无长上，可是当真的要作少林叛徒么？”

广法冷然一笑，道：“你们逼我如此，那也顾不得了。”

戒贪怒声喝道：“你分明早存异心，不用狡词掩饰了。广正、广慈还不出手擒拿叛徒，等待什么？”

广正率先出手，一掌拍击。广法这次不再闪避，挥掌硬接一击。

广正未料到他竟敢还手，只用四成真力，广法却是早有预谋，用出了十成内劲。

双掌接实，广正立时觉出不对，但已应变不及，只觉一股强大的反震之力，直涌过来，登时血气翻动，连退四五步，一跤跌摔在地上，吐出了一口鲜血。

广法哈哈一笑道：“小弟已有言在先，两位师兄非我之敌，偏偏你们不肯相信……”

广慈怒火高烧，欺身而上，挥手击出。

广法左手推出了一招“力屏天南”，封住了广慈掌势，右手陡然点了出去。

他心机阴沉，智谋超人，眼看广慈含怒出手，想这一掌，定然运足了十成的动力，决难一击得逞，立时改变了打法，借左手封挡广慈掌势，挥起袍袖，挡住了广慈视线，右手暗运金刚指力，悄然点出。

广慈在三人之间，为人最是老实，万没料到，广法竟暗中施下毒手，但觉左臂一阵奇疼，手掌软软垂下，左臂竟被那广法出其不意的一指点断。

戒贪大师怒声喝道：“孽徒敢尔！”

袍袖挥动，扫出一阵罡风，震的广法退了一步。也救了广慈的性命。

广法心知戒贪大师武功高强，如再被他抢去先机，那是定败无胜了，赶忙撤回点向广慈的手指，退后三尺。

戒贪大师挥袖一击后，人也紧随着欺了过去，两指一并，点向广法玄机穴。

广法闪身避开戒贪大师点来一指，立时连攻四拳。

此人才智、武功，本就高过两位师兄，再加上阴谋暗算，三招中连伤了广正、广慈，但戒贪大师武功何等高强，广法自知难再重施放技，四拳已过，立时收拳跃退。

戒贪大师回顾了广正、广慈一眼，道：“你伤的很重么？”

广正道：“弟子们还可支撑得住，师叔擒拿叛徒要紧。”

戒贪大师轻轻叹息一声，回目对广法说道：“孽徒还不跪下领罪，当真要老纳出手么？”

他不愿在天下英雄之前，演出自相残杀之局，强自忍下心中的悲忿，希望那广法能够及时回头，自行认罪。

广法冷然一笑，道：“不是弟子小觑师叔，如若是当真的动起手来，弟子自信在百招之内尚不致败在师叔手中。”

戒贪大师修养再好，也是难再忍耐得下，厉喝一声：“孽徒找死！”呼的一掌，劈了过去。

广法右掌一扬，接下一掌。戒贪大师在盛怒之下，这一掌用出了八成以上真力，广法接下一掌，人被震退两步，血翻气涌，满脸通红。

梅花主人长袖拂动，暗中点出一指，一股暗劲涌了出去，点在广法大师的“命门穴”上。

广法赤红的脸色，立时复常，喘息之声，也平息下来。

这些举动，不过是一刹那间的功夫，戒贪大师第二掌，又已劈到。

广法掌势一挥，竟然又把一掌接下。戒贪大师这一掌用足了十成功力，存心这一击把广法伤在掌下，那知事情大出意外，广法接了第二掌，竟是

若无其事一般。

广法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弟子的掌力，比起师叔如何？”

戒贪心中本已动疑，广法武功再好，也难接下自己掌力，原想查看一个明白，但广法出言一激，难再按下怒火，右手猛力劈了出去。

但见那梅花主人右手微微一拂，广法精神突然一振，又把一掌接下。

这一击乃戒贪大师毕生功力所聚，威力之强，直似要开山裂石。

那知广法接下一掌之后，仍是若无其事。戒贪呆了一呆，挥手抓了过去。

广法一闪避开，击出一拳。三秦过后，广法胆子大壮，双拳呼呼生风，和戒贪打在一起。

少林门规森严，天下皆知，像这等众自谋腹之下，以下犯上的恶战，可算是少林开立门户以来，从未有过的奇闻，只引得天下英雄侧目，议论纷纷。

恶斗之中，突听玄皇教主高声说道：

“大师快清住手，似这般的搏斗下去，斗上十年二十年，你也胜不了贵派叛徒。”

戒贪大师若有所悟的收了掌势，向后跌退。

广法冷笑一声，抢先说道：“教主如是不服，贫僧甚愿领教。”

玄皇教立缓缓说道：“如非那梅花主人暗施蹊功过力之术，暗中助你，你早已伤在那戒贪大师手中，事实俱在，还称的什么豪强？”

戒贪大师突然哈哈大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老纳几乎为你蒙骗过去。”

广法被玄皇教主一言揭穿内情，处境大窘，一时无言可答，回目向梅花主人望去。

那位全身黄衣，身躯高大的老者，突然一振左臂，臂弯铁架上两支深灰色的怪鸟，呼的一声振翼而起，盘飞在玄皇教主头上，丈余高处。

那紧随玄皇教主身后的佝偻老人，独目闪光，望了那怪鸟一眼，缓缓举起手中拐杖。

人群中奔出来四个劲装佩刀的大汉，环护在玄皇教主身侧，佩刀出鞘，目注怪鸟。

庞天化服下自制灵丹又经一阵调息后，体能大复，回目向神州四怪望去，只见四人盘股坐成个圆圈，闭上双目调息，神色落寞，已失去那种凶煞之气，心中大为惊奇，暗道：

“那玄皇教主，不知使用的何种药物手段，竟使这四大凶人，凶焰顿挫，驯服至此。”

扬中形势，高潮复起，又形成玄皇教主和梅花主人的冲突局面。

但闻那玄皇教主高声对梅花主人说道：

“你函邀天下英雄聚会于此，早已有预谋布宜，准备这一网打尽，先用少林‘达摩真解’挑动是非，想利用人性中一点贪得之心，形成一场残杀，你好坐收渔利；事实已甚显明，我纵然不说出来，想已有不少人心中了然……”

梅花主人环顾了天下群豪一眼，接道：“纵然你们合力联手，也是一样的难逃此劫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好！你已亲口招认出来，就是尚存有一些怀疑的人，也可消去疑念了。”

梅花主人冷冷说道：“老夫只不过想瞧瞧你们相直残杀时的一份热闹，如是说老夫要借重这点手段，使你们尽归劫数，那就未免有些小觑老夫了！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既是说明，再无隐讳的必要，本教主相信你确有此能，今日兴会之人，能否逃脱此劫，只有各凭本领、运气了。但有一点使人不解，还得请教一二？”

梅花主人朗朗笑道：“你尽管问吧！诸位死已将至，老夫也不愿你们化作怨鬼后，仍是糊糊涂涂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天下英雄与你何根何仇？你为什么定要把我们置于死地？”

梅花主人拍须沉吟一阵，道：“这个，说来话长了，不淡也罢！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最好是说个清楚，阁下既有尽我今日与会之人的预谋，想来也不在乎早一时晚一时了。”

梅花主人冷肃的说道：“诸位当真要知道么？”

李文扬接口说道：“不错，阁下虽然有屠杀今日与会之人的布置，但我等决不会束手待毙，想来今日一战的惨烈，定当是空前绝后……”

梅花主人傲然接道：“诸位也未免想得太好了，老夫只要一声令下，片刻间诸位即将尽化切灰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那料未必，阁下也未免太过自信了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诸位如若不信，那就不妨试试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且促，阁下还是先把仇恨天下英雄的原因，说将出来。不论这场约会结果如何？大家都死个明明白白！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老夫自有必胜之道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就算你能在片刻间尽把与会之人置于死地，但我等死的不明不白，于你何安？”

梅花主人双目闪动着泪光，前瞻自语道：“这话不错，这话不错……”

玄皇教主接道：“阁下弃去姓名不用，自号梅花主人，想来这番思仇，定然和梅花有关的了？”

梅花主人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事无幸成，你以一介女流之身，统率玄皇教千百高手，果有非常之才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过奖、过奖！阁下之能尤在本座之上。”

梅花主人突然一整脸色，冷冷说道：

“诸位既是都想弄个明白，老夫就答允诸位最后一个请求就是。”

玄皇教主接道：“纵然我等不提此请求，阁下只怕也会说个明白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不错，又被你说中，可惜你这般卓绝才华的人，今日也将葬身于此了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只要用下能使我等死得心口俱服，那是死也无憾了。”

梅花主人回顾了那黄袍老者一眼，道：“先把鸟儿招回。”

那老者应了一声，仰脸一声怪啸，啸如鸟鸣，听来十分悦耳。两支灰色的怪鸟，应声飞了回来，落在铁架上。

梅花主人突然举手一挥，发出一声低啸。陡然间，乐声扬起，由远而近。

那乐声悲凄无比，听得人心弦震动。回头望去，只见四个素衣少女，手捧白烛，缓步而来。

那凄凉的乐声，愈来愈近，也更显得凄凉、哀伤，似乎那每个吹打乐

器的人，都有着无比悲苦，吹打出人间最悲哀的乐声。

紧随那四个素衣少女身后的，是八个身着绿衣、绿裙、白带垂腰的少女，每四人排成一个方阵，抬着一个木案，案上白统掩盖，不知放着何物，紧随在四个素手捧烛的少女身后。

最后面是十六个青衣少女组成的弦管乐队，四琵琶、四三弦、四管长萧、四只笛，乐器虽然不多，但那些拨弦吹策的少女，一个个都是极善音律的好手，简简单单的两组乐器，吹弹出人世间最悲哀的乐声。二十八村庄色不同的美丽少女，组成了一队庄严、肃穆、充满着诡奇、幽伤的行列，缓缓行来。

群豪似乎都受到这乐声强烈的感染，齐齐向两侧退去，让出一条路来。

那二十八个少女，行近了梅花主人身边，各自转动娇躯，迅快异常的布成了一个圆阵，八个绿衣少女，迅快的把抬着的两张木案并列起来，四个素衣少女立时把白烛奉供在那木案前面。

十六个青衣少女乐对，环绕在那两张木案四周，齐齐跪了下去。

梅花主人突然大步而行，走在那木案前面，跪了下去，拜了三拜。

四周群豪，心中都已有些明白，但却无人启口说话。

梅花主人拜罢起身，目光四下环扫了一眼，高声说道：“诸位想知今日之局，请看那木案白绫下的灵位。”

语声甫落，站在那木案旁的绿衣少女，应声揭去白绫。

群豪凝目望去，只见那两张木案上，各供着一个灵牌。

左面灵牌写的是“显考梅花门第三代掌门西门奉公灵位。”

右面灵牌写的是“显孀梅花门三代掌门西门奉夫人沈素玉灵位。”

四周群豪目睹这两个灵牌后，大部已了然这梅花主人，一定是那西门的子女。

这是数十年前的，武林中一段悲惨的公案，牵涉了无数江湖高手。

只听那梅花主人高声说道：“诸位看到这两个灵牌后，想来定然已知今日之事的种因了。”

戒贪大师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往事历历，梅花门惨变往事，老纳记忆犹新……”

梅花主人沉声接道：“大师可是当时在场的证人之一么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不错，由头至尾，老纳都亲身目睹……”

他环顾了四周一眼，道：“今日与会之人，还有那位在场，请出来和老纳共证其事。”

四周一阵沉寂，听不到一点声息。

梅花主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多夫访查了故年之久，始终找不出那日在场的人，有些虽经我查出当年在场的证据，但他们仍是不肯承认。”

戒贪大师长叹一声，道：“这也难怪别人，谁又愿承认自己做下了一次不可饶恕的错误呢？”

梅花主人突然失声，道：“老前辈……这些年来，我是第一次听到当年在场之人，说出我故世的双亲并无错误，我痛恨世人，并非只为了双亲惨死，而是很他们那等奸诈虚伪，知错不认的凶狡之气。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你函邀天下英雄，聚会于此，只是想问出当年经过的事么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不错，我要查明仙去的父母，生前犯了什么江湖大忌，

致遭天下武林高手围攻？”

戒贪大师双目中神光闪动，凝注在梅花主人脸上，道：

“在未谈西门夫妇惨事之前，老纳心中有一些不明之处，必得先问明白。”

梅花主人一反冷傲之态，抱拳说道：“老前辈尽管发问。”

## 第三十二章

戒贪大师凝目沉思了片刻，道：

“这段惨事，屈指算来不过二十寒暑，如若那西门奉夫妇还在世间，也到不了你这年纪，你口口声声称那西门奉夫妇为仙去的父母，自然是他们的亲骨肉了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眼下的梅花主人，确非晚辈本来面目，但世人多丑恶，晚辈不愿以真正面目和他们相见。”

戒贪大师慈眉耸动，严肃的说道：

“这话就不对了，昔年那梅花门惨事哄传江湖后，甚多并无参与其事的人，为了抬高身份，自诩在场，反而是那些真正参与其事的人，不肯轻言承认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可是那些自知行错了事的人，有愧于心，不敢坦然说出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

“话也不尽如此，只怪你没有找到敢说的人罢了！”声音微顿，接道：

“你如早日找到老纳，或是那茅山连云庐天鹤道长、铁面昆仑活报应神判周簧、黄山世家二代东主……”

梅花主人接道：“在下亦曾去过黄山，可惜那黄山世家二代传人，早已故世……”

戒贪大师叹道：“老纳自目睹梅花门惨事后，二十年未履江湖一步，竟不知那黄山世家二代东主，故世而去。唉！如那李施主还活在世上，也许不会有今日的英雄大会了。”

皇甫岚忽然忆起那封旧信来，清晰的记得那信封上，写的字奉西门大侠亲启，这证明父亲亦是早知内情的了。

但闻玄皇教主问道：“黄山世家二代东主，和此事何涉何关？为什么他活在世上，就不会有这一场英雄大会呢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那黄山世家的二代东主，如还在人世，这位西门相公，找上黄山之时，必可得悉当年那梅花门惨案经过详情，自然是用不着再函邀天下英雄，举行这一场大会了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梅花主人突然接口说道：“大师，在下有一桩不清之求，还望大师赐允。”口气顿然一变。

戒贪大师道：“只要是老纳能力所及，事情又在情理之中，老纳绝不推辞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说来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只要大师能就当年梅花门惨事经

过，据实而言，不用隐讳在下仙去的父母之错，也不用掩饰围攻先父母的那些人过失，在下就感激不尽了。”

戒贪大师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老纳也有一桩不情之请，还得西门施主答允。”

梅花主人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大师清说。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施主查询往事，不惜这般的劳师动众，造成大劫，这内心的亲仇之深，报复用心之切，定非小可。但今日与会之人，十之八九都和此事无关，因此老纳想请西门施主答允，先放走无关之人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大师可能指出在场中人，哪些与此事无关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廿年前，眼下之人，有一半都还未成名江湖，因此，四十岁以下的人，都和此事无关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大师可敢担保他们父兄，也和此事无关么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当年围攻梅花门，显然号称天下英雄，但就老纳记忆所及，只不过一十八人而已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难道还不够么？这些人子弟亲属，相互牵连，推算起来，那就不止百倍此数了！”

戒贪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西门施主之意，可是要把令尊、令堂惨死一事，移恨于天下武林人物的身上么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如若我能一举之间，杀尽天下凶诈恶毒之人，此后武林岂不是可永保太平？此举有何不可？”

戒贪大师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如若以西门施主的算法，师徒相涉父兄关联，亲属族人，都该为令尊令堂抵命，岂不是天下人，皆都可杀了？”

梅花主人沉吟一阵，道：“大师之意呢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你积忿数十年，老纳也不谈什么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就以武林中规矩而论，也该讲究冤有头、债有主，不能株连无辜，老纳之意，是希望西门施主，先行答允老纳，不可株连无辜之人。”

梅花主人接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如我不答允，老前辈就不肯告诉我当年的惨事经过？”

戒贪大师肃然说道：“老纳如有能力救得千百条命，何乐不为？”

梅花主人目光缓缓扫凉了群豪一眼，沉声对戒贪大师道：“看在老禅师的份上，在下给他们再占一个便宜，此间事了，在下当各别接见这些与会群豪，但得能看破色戒名关之人，在下就让他们安然而去。”

戒贪大师暗暗忖道：如若一个人明知事关生死，仍无法看破色戒名关，那也是死有余辜了。

心念一转，点头说道：“老纳相信西门施主，言出必践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老禅师但请放心，我既然答应了，决不反悔，届时还得请老禅师当场观查。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好吧！咱们就此一言为定……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关于梅花门惨变经过，就老纳记忆所及……”

梅花主人接道：“个中情形，在下经过数年查访，已经了然大半，不解的只是几处要点，老禅师也不用评述经过了。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西门施主有何不解之处，尽管访问，老纳自当据实相告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当时与会之人，除老禅师外，还有些什么人？”

此事乃二十年前轰动武林的大事，不但是梅花主人关心，与会英雄，人人都想知闻经过，个个凝神听去。

戒贪大师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除了老纳之外，首要的三人，就是那黄山世家二代东主、神判周簧以及茅山连云庐天鹤上人。”

这三人在江湖上，可算得快名卓著，代表正义的力量，不认是黑白两道，只要提起这三人，都不得不称赞一声大侠客、大英雄。

梅花主人接道：“除了这首要三人之外呢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还有我们嵩山少林本院的普渡大师，武当派玄鹤天正子、毒剑白湘、苗疆一剑皇甫长风、北狱枫叶谷谷主陈正波、昆仑派金梯道长、天南二怪颧龙常剑、白发龙婆，和玄衣龙女……”

他一口气说出了十几个人，个个都是名震一时的人物，只听得群雄个个心中念转，暗自忖道：“不知那梅花门西门奉夫妇，犯了什么江湖规矩，觉得这多高人联手问罪？”

梅花主人突然尖叫一声，打断戒贪大师之言，接道：

“先父母犯了什么武林大忌之事，竟惹得武林高人联手寻仇？”

梅花门惨遭消灭一事，江湖上确实传播甚广，无人不知，但个中详情、因果，知道的人却是少之又少，那梅花主人询问之言，也正是四周群豪心中欲知的事。

戒贪大师道：“惨变肇因于几本武林先贤遗书，令尊和令堂的任性自私，形成了水火不容之局，老纳虽然是亲自目睹，当时也有着是非难分之感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可是这些人要强索先父母寻得的奇书，先父母不肯答允，触犯了众怒……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黄山二代传人，和那神判周簧，是何等英雄人物，全无道理之事，岂能做得出来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那是为了什么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令尊、令堂得到的先贤奇书中，有一部是极为恶毒的邪门功夫，据说那门武功，学来极是容易简单，但成功之后，却是所向无敌，只是司统时酷惨无比，要伤害百条以上性命，周大侠和天鹤上人，力劝令尊、令堂，不可逆天行事，放弃习练那恶毒武功，但却为分尊、令堂拒绝，才形成僵局。”

梅花主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那些存书，既为先父母所得，自然是有处理之权，习练不习练，乃先父母的事，别人用不着多管闲事。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话虽不错，但令尊和令堂，为习练那歹毒武功，掳来了四十余位童男童女，被那黄山世家中二代东主查出，黄山世家，向以行侠自任，既然知道此事，岂有不管之理！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那周簧和天鹤上人，可也查出那四十余位童男女被掳之事，找上先父母的么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周簧和南疆一剑是为天龙八剑的真本，找上了令尊、令堂，毒剑白湘和玄衣龙女，却是向令尊、令堂讨取那先贤遗书……”

梅花主人怒道：“那些既是先父母所得，白湘和玄衣龙女，凭什么去讨取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说来话长了，令尊和毒剑白湘原是极好的朋友，那藏书之地，也是两人同时发觉，令尊为独吞那些奇书，把白湘推入了悬崖之中，坦白湘命不该绝，遇上了玄衣龙女，帮他疗好伤势，追纵令尊、令堂，此事



该是不该？”

梅花主人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果是如此，那倒是家父不对了。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令尊和令堂，得到了先贤奇书之后，一面气焰高张，但心中却又自知已成天下英雄之敌，故而极力的隐密行踪，天下之大，原本也不易寻找，但他习武心切，掳掠数十位童男女，才泄露了行踪，但那时令首和令堂的武功，已然大为精进，而且在隐居之地，埋伏下九道暗卡。”

梅花主人双目中，神光暴射，凝注在戒贪大师脸上，冷冷说道：“大师和那普渡高僧，可也具为那先贤奇书起去的么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老纳和普渡师兄，是为了那‘达摩真解’而去，但却赶上这场惨剧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大师可曾参与了围攻先父母的恶战么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老纳在越渡那暗卡时，曾经出手伤了两人，但却未参与围攻令尊、令堂之战。”

梅花主人突然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那一个先出手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昆仑派金拂道长，当先出手，和令尊恶斗了三十余合，被令尊打了一掌，当场败退，由神判周簧扶下金拂道长，重和令尊谈判，希望令尊放弃成见，当场焚毁那本记载恶毒武功的秘本，发誓不习此技，释放掳来的童男童女，交出‘达摩真解’，由周簧和黄山世家二代东主担保，此后不再找他们夫妇麻烦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先父答应没有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令等虽没有立即答应，但看上去，颇有允准之意，因为令尊寻得的奇书，共有七种之多，除了医道、用毒、行略之外，专记武功的就有四种之多，再除了记载诛心魔功的秘本，和本门‘达摩真解’，尚有二册秘本，记载的都是绝传神功，只要练成一半，那也足以做视武林，睥睨江湖了。”

梅花主人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既然先父有允准之意，为什么还有围攻家父母的惨剧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唉！这就是归诸我佛经法中的因果之说了，就在令尊沉思未决之际，毒剑白湘和玄衣龙女却不早不晚的赶到，当场数说出令等的罪状，使群豪平复下去的心情，重又激起了忿怒，令尊也被激起怒火，拒绝了周大侠的条件，又形成了僵持之局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你们在场之人，全校都相信了那白湘之言么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他说的历历如绘，使人无法不清，何况令尊又当面承认下来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家父生前倒是英雄的很！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令尊和那毒剑白湘一言不合，又动手打了起来，三十合后，白湘已露败象，玄衣龙女为救援白湘，拔剑助战，令堂自是不肯眼看个算吃亏，也挥剑而上，迎住了玄衣龙女。令堂的剑术虽然高过那玄衣龙女，但因那玄衣龙女手中兵刃，乃千古神器的鱼肠剑，锋芒绝世，令堂武功虽高，一时间却也难以取胜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量那毒剑白湘和玄衣龙女，也非先父母的敌手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西门施主猜的不错，那白湘眼见玄衣龙女出战，精神大振，竟然又和令尊搏斗二十余回合，终是技逊一筹，伤在令尊的剑下，血透衣衫，伤势甚重。那玄衣龙女眼看白湘受伤，心中大受震动，被令堂看出空

隙，乘势一剑，刺伤了玄衣龙女的左臂，如果令尊和令堂在伤了敌人之后，就此住手，也不致引起在场群豪的激忿，可惜的是令尊和令堂伤了敌人后，仍未肯停下手来，竟然存心要把白湘和玄衣龙女置于死地，双剑齐下，分刺白湘和玄衣龙女大穴要害……”

他长长叹息一声接道：“这等举动，激起在场群豪的怒火，黄山世家的二代主人和神判周簧一齐出手，双掌并发，震开了令尊和令堂手中的长剑。”

梅花主人接道：“以后在场群豪就一齐出手，攻向先父母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没有，令尊、令堂眼见黄山二代主人，和神判周簧一齐出手，同时探夺入怀，摸出了两把毒沙，振腕打出！”

将花主人道：“伤了人么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毒沙起处，惨剧和惨吼混杂而起，四周观战的群豪，有不少人被毒沙所伤，那黄山世家二代主人，也遭毒沙波及，这才激怒在场群豪，合力围攻令尊、令堂。”

梅花主人接道：“那黄山李东阳受伤很重么？”

但见玄皇教主那蒙面黑纱一阵抖动，似是陡然间闻得了一件惊心之事，只是四周群豪齐齐把目光带神集中梅花主人和戒贪大师身上，没有发觉罢了！

戒贪大师道：“就老纳记忆所及，那李东阳李大侠虽然受伤不轻，但他内功精深，伤而无碍，和令尊展开了一场武林中罕见的恶战……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那杀害先父的主凶，是黄山世家的李东阳了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那也不是，围攻分尊令堂的，有一十四人之多，他们究竟先为何人所伤，老纳已有些记不清楚了，总之，令尊和令堂遭受在场群豪乱刀分尸而死！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在场一十八个高手，除了老禅师外，还有何人没有出手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毒剑白湘和玄衣龙女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两人是受了创伤，不能动手；如果能够出手，却也不会袖手旁观了。”

一十八人除了他两人和老禅师，还有一人旁观，那人是谁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北狱恒山枫叶谷的陈正波。”

梅花主人奇道：“他为什么不出手呢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个中详情，老纳亦不知道，但想来不外是和令尊早年相识，彼此情谊仍在。”

梅花主人沉吟一阵，道：“这且不去管它……”长叹一声，接道：“如依照大师所言，先父母是一无是处了？但刚才大师所言，围攻家父母之人，事后都觉得自己办了一件后悔不及的事，不知是指何而言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毛病就出在毒剑白湘和玄衣龙女身上，令尊和令堂惨死后，毒剑白湘和玄衣龙女，为李东阳随身携带的灵药所救，事后群豪搜查令尊和令堂的居处，费时一昼夜，虽未挖地三尺，但每处可以寻找的地方，都找遍了，仍找不出那些秘籍，当时由群豪议定，放火焚烧令尊夫妇的居处，那秘籍纵然没有找到，希望能把它一齐烧光毁灭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杀人放火，形同强盗，那些自鸣为侠义道上人物，心地也算得歹毒了！”

戒贪大师接道：“直待那余火燃尽，在场之人又分头搜寻一遍才下山而去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那些身中毒沙的人，难道就没有一个死亡的么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令尊夫妇那毒沙药力虽强，但因李东阳随身奇药甚多，他又极精医理，经他全力施救后，几个身中毒沙之人，都能幸得无恙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毒剑白湘和那玄衣龙女，又出了什么毛病？”

戒贪大师接道：“两年之内，神判周簧无意查得了白湘手中竟存有甚多武功秘笈……”

梅花主人讶然接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不错，周大侠心直口快，古道侠肠，得知此事后，大为震怒，就找上黄山，和李东阳研商此事，认为那毒剑太过阴险，双侠便联袂入江湖，找寻那白湘下落，此事很快的传扬在江湖上，当日参与那场恶战之人又纷纷参与此事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大师也参与了么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老纳因有事，必须留在嵩山少林本院，由敝寺掌门方丈，选派另一位寺中高手，和普渡师兄，同人江湖，参与其事。行纵遍天涯，追纵十个月，才找着了毒剑白湘夫妇，质问他收存秘笈一事，白湘不肯认账，又闹出一番杀劫，虽只短短三年，坦白湘夫妇的武功，却似陡然增强了数倍，双剑联手，力斗群豪，数百合仍然不败，反被他们夫妇伤了四人，这才激怒了李东阳和神判周簧，各出全力，猛攻两人，白湘夫妇武功虽然大进，也抵不住这两位大侠全力抢攻，又斗百招，白湘被李东阳打了一掌，玄衣龙女也被周簧打伤，眼看两人大劫难逃，天鹤上人却突然带了五毒宫主赶到，助白湘夫妇逃出了群豪围攻！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那天鹤上人，不是参与围攻先父母的十八位英雄之一么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不错，那天鹤上人剑术精绝，武功之高，只怕不在李东阳和神判周簧之下，只是他不喜江湖生涯，隐居茅山连云庐，轻易不入江湖；但他在那怒潮激流的江涛中击败了大洋剑手后，声名才突起江湖，受武林人物的敬重。”

梅花主人接道：“在下只问和先父母死亡有关的人和事，至于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如何，不用谈它了。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但老纳总该说个明日才对……”语声激顿，又接口说道：“那五毒宫主带有百条奇毒怪蛇助战，加上天鹤上人那精绝的剑术，两人放走白湘夫妇，挡住了一道谷口，阻拦住追问白湘夫妇的群豪，李东阳和周簧各有两名助手，全力猛攻，经百招苦斗，才把两人逼退出谷口，但那毒剑白湘夫妇，却是早已走的踪迹不见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天鹤上人为什么要帮助那毒剑白湘夫妇呢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当时这件事，确使人有突如其来之感；天鹤上人在江湖上受人的敬重，几不在李东阳和周贵之下，何以会做出此事来，实叫人百思不解，经那周大侠百盘查探，才找出那天鹤上人竟是毒剑白湘的同胞兄长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戒贪大师接道：“毒剑白湘和那玄衣龙女逃走后，就不再现露过形迹，不知获匿何处；那神判周簧搜寻了三年之久，仍找不出两人的下落，才死了追寻之心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你们可曾到过天鹤上人那里么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周簧派了眼线，守在连云庐必经的要道上，三年之久，仍找不出一破绽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为什么不找那天鹤上人算账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因那天鹤上人武功高强，盛名卓著，未找到他隐获毒剑白湘夫妇的证据之前，不便动手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那天鹤上人援救白湘夫妇之事，你们予以谅解，也可容忍那毒剑白湘夫妇收存武功秘笈，但先父母收存秘笈一事，你们不能忍受，分明是怕那天鹤上人罢了！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令尊和令堂的死难经过，大致如此，其间虽自小有遗漏，但大体上决然不错……”

他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老纳也有件不解之处，请问西门施主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那‘达摩真解’既为毒剑白湘夫妇取去，施主怎的还有一本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谁说那‘达摩真解’被白湘取去了？先父母留遗物，岂容他人染指？”

戒贪大师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么说将起来，毒剑白湘并没有取走令尊，令堂的遗物了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先父是何等智慧人物，岂能不早作安排？”

戒贪大师叹道：“唉！又是一场误会引起的杀劫。武林中人太过重名，常有很多可以解说明白的事，偏偏又不肯解说，只为一点虚名拖累，硬是不肯善言说明，不论是否和他有关，但却承担下来，毒剑白湘也犯了这个毛病；那李东阳和周簧再三追问，他就是不肯承认，直闹得干戈相见，几乎又形成一幕惨剧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你可是为那毒剑白湘夫妇惋惜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老纳为世人惋惜，为那些含冤不辩的英雄人品感叹！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那白湘夫妇一点也不冤枉，你们没有把他杀死，那已是便宜他俩了。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西门施主如不是意气之言，老纳倒是愿闻高论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事情很简单，先父发现那些秘笈之地时，那毒剑白湘早已见到，先已选取部份，藏了起来，是以家父要他把风时，因心中有鬼，才甘心应命……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阿弥陀佛！世道险恶，实非老纳这等出家人能想得到的。”

梅花主人接着说：“他做贼心虚，认为家父定然会发觉他取书之事。”

戒贪大师点头说道：“西门施主聪慧过人，虽是判断之言，但听来却是头头是道。”

梅花主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他贪心不足，先已取了秘笈，却又向先父讨分，但先父早已知道他偷取秘笈一事，只是不肯说出罢了。”

戒贪大师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这个，西门施主如何知道呢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我这般推想而已，难道错了不成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好！西门施主请往下面讲吧！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这一来，激怒了先父，才把那毒剑白湘推入悬崖之下。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怨由此结，如若令尊知道白湘不会死掉，他也不会把他推入悬崖了。”

梅花主人不理戒贪大师，接道：“他既然没有摔死，那是他的运气，就该好好躲起来算了，偏又贪心不足，找上了先父母；如非他找上门去，故作耸听危言，先父母也不会被群豪围攻而死了。想起来，杀害先父母的元凶，该是毒剑白湘夫妇。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白湘和令尊交谊极深，但遇上事关终生的大利大害，立时就翻脸相向，闹出惨局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此事不能怪及先父，只怪那白湘夫妇太贪心了，偷取了一部价武功秘录后，仍然不肯放手，尚想从先父手中取得部分秘录；伤在先父的剑下，那也是咎由自取。”

戒贪大师暗暗忖道：不能怪令尊，只怪白湘。岂是公平之论？

但闻梅花主人接道：“先父母蒙冤惨事，既已查问明白，余下的该是如何报仇？”

戒贪大师心头一震，道：“不知西门施主如何一个报仇之法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数百年来武林中一直保持着这个规矩；我要先把参与围攻先父的人一齐杀死，然后再追杀他们下三代子弟！”

戒贪大师急急援道：“杀人偿命，也不过是一命抵一命，那有以数百条人命偿还二人之命之理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先父母死去，已二十寒暑，难道就不能收回一些利息么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不论西门施主是否有此能耐，且不说它，但这道理却是大大不通的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承你奉告详情，免你一死；但你眼看先父母死而不救，那是睁如不见，挖去一只眼睛，不算是太苛刻吧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如若杀老纳，能恕群豪，老纳是死而无憾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武林中恩怨分明，你既没有出手，又承相告经过，自然是罪不该杀……”

回目一顾那全身黄衣，身躯高大的，架鸟老者一眼，道：“时刻到了没有？”

那黄衣老者道：“时刻已过许久，东主正在探问当年之事，老奴不敢插口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既然时刻已过，那就快些动手吧！”

群豪只听得愕然不解，心中暗暗忖道：就是你酒菜茶水之中，尽皆放毒，我们滴水滴茶未进，有毒何用？难道他当真要凭武功，和我们一个个动手不成？放着数百高人，就算一人档他三招，也要把他活活累死！

只见那黄衣老者一拍手中铁架，两只灰色的怪鸟，突然振翼而起，飞向高空。

群豪抬头望着两支怪鸟，盘旋空际，心中暗暗忖道：难道这两支扁毛畜牲，还能闹出什么花招不成？

心念本绝，突然响起了一声悲壮的号角，那些抬灵、捧烛、拨弦、吹箫的少女，一起站了起来，布成一个方阵，护住灵位。

四周群豪原本是一盘散沙，各自为政，谁也不肯听谁之命，此刻，眼看那梅花主人的神态，似是要一网打尽与会之人，不禁兴起了同仇敌愾之心。

不知何人高声喊道：“那梅花主人既然存心要把咱们一网打尽，咱们何不团结一起，合力对付，如让他各个击破，那就太不划算了。”

另一人高声叫道：“可惜目下之人，都无统领四方群豪之望……”

一个粗壮宏亮的声音接道：“如是那周大侠周簧在此，必可使天下英雄归心。”

突见人影一闪，一个黑衣大汉纵身跃上了一张木桌，高举手中单刀，说道：“在下之意，推举那参仙庞天化暂主大局，他和那神判周簧、周大侠齐名江湖，由他出面，自属理所当然。”

他话未完，已响起呼喝之声，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庞天化固步自封，从来不和武林同道往来，如何能主持大局？”

一个冲嗓子叫道：“我看还是戒贪大师，少林寺数百年来，一直被武林中视作泰山北斗，由他出主大局，自是顺理成章。”

一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双方对阵，讲究是运煤行路，料敌制机，那戒贪大师虽是名门正派，但他为人，太过老实，不善机诈，岂能领导群豪，在下之意，何不请那玄皇教主主盟，对付梅花主人？”

四周顿然间一片沉寂，久久不闻声息，其实群豪心中都在暗暗付思，如论机智，这玄皇教主，实是极为适当的人选，只是她名望不够，又是个女流之辈，如若听她之命，乃大大伤害颜面的事，但就目下情势而论，那玄皇教主，实又是最为理想的主盟之人。

沉寂延续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四周突然响起了悲壮的号角，此起彼落，绕耳不绝。

皇甫岚低声对李文扬道：“群豪不再鼓噪，想是心中都觉出那玄皇教主，乃极为适当的人选，不知李兄意下如何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兄弟之见，此乃唯一的生存机会，除她之外，只怕难找出和那梅花主人对抗之人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李兄声望卓著，如能登高一呼，定可使群豪归心。”

李文扬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只怕兄弟一呼之后，群豪反拥兄弟主盟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李兄，堂堂黄山世家中三代传人，主盟大局有何不可？”

李文扬摇手说道：“兄弟自知才难及得玄皇教主一半，实无统率群豪，渡此劫难之能。”

皇甫岚接道：“那就由兄弟提出来了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皇甫兄如肯提出，那是最好不过。”

皇甫岚微微一笑，纵身飞上一张桌面，高声说道：

“四周号角声动，那梅花主人发动在即，咱们还不能找出主盟大局的人，势必困成混乱之高，在下冷眼观察，除了那玄皇教主外，只怕再难有人对抗那梅花主人了。”

忽听一阵混乱的大叫道：“亮家伙，那梅花主人的伏兵，已发动攻势了！”

皇甫岚转脸望去，只见四面出现了无数奇装怪人，每三个长发披垂、全身黑衣的人中，混杂着一个全身红衣的怪人。

那些红衣人，全身上下，都军在一片红巾中，连头脸包了起来；黑衣人脸上却是一片木呆，全无一点活人气息，十个手指上，长着长长的指甲。这些人一出现，虽是青天白日，也带来一股阴风森森的气氛。

皇甫岚高声说道：“蛇无头不行，鸟无翅不飞，诸位如若还不确定主盟

之人，大劫临头，就悔之晚矣！”

四周响起了一阵鼓噪之声，道：“好！咱们拥立那玄皇教主主盟……”

大约是群豪经过了一阵冷静的分析后，觉出只有那玄皇教主的才华，才足以和梅花主人对抗，呼声此起彼落，都是拥护玄皇教主的呼声。

杂乱的呼叫声，传出来几声惊心动魄的惨叫，鲜血溅飞中，栽倒了四个人。

原来，那些站在边缘的与会英雄，一和那黑衣人等接手，立时有四个溅血横尸。

梅花主人突然举手一挥，那黄农老者仰面一声长啸，向前逼近的长发黑衣人，陡然停下脚步。这时，场中群豪已纷纷拔出兵刃，在形势逼逼下，极自然的结成了联手之势。

梅花主人目光缓缓由群豪脸上扫过，说道：

“你们推选的主盟之人不惜，放眼全场，也只有那玄皇教主可和我一校才智。”

骚动的局势，陡然停了下来，但这不过是大风暴前的片刻沉静，一场空前绝后的惨烈恶战，即将展开在荒凉的如野中。

玄皇教主缓缓移动身躯，直向梅花主人行去，她已被群豪拥为主盟之人，声势大不相同，行纵所及，群豪纷纷让道。

戒贪大师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罪过！罪过！又有一场惊心动魄的屠杀。”

玄皇教主一拱手，道：“承蒙夸奖，愧不敢当！阁下把我等邀来此地，想是早有布置了？”

梅花主人冷冷接道：“不错，今日与会之人，除了戒贪大师之外，谁也别想活着离开此地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你倒是言而有信，但你如挖了他一对眼睛，那就生不如死了！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我自有善后之策，使他自觉失明无憾，不劳你多事挂怀。”

玄皇教主目光环了四周一眼，接道：“今日之局，似已成水火之势，看样子是没有和谈之望了？”

梅花主人笑道：“冰炭不同护，亲仇不共天，你如想凭藉三寸之舌说服我，那无疑白日梦吃，还是早些息了此念的好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纵然是决一死战，也该有个约法才好，不知阁下意见如何？”

梅花主人一番沉吟，道：“愿闻高论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如若我想的不错，方圆五里内，你定已预作布置，决不会怕我们逃走了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我如能收你为随身之婢，倒是对我大有帮助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只可惜的是咱们此刻却成了冤家对头，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！”

梅花主人改变话题，道：“胜败未分之前，你也不会信我的话，你想的约法为何？快些说出来吧！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眼下情势，已是壁垒分明，如其混战一场，倒不如以十阵为限，赌个胜败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如是我们胜了，你们肯一个个引头受戮，此法倒是一条

捷径善策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西门兄只会打如意算盘，如是我们幸胜，又将该如何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我算了又算，你们实在没有取得胜利的机会。因此，我还未想过落败的事情！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阁下也未免太过自信了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我苦心经营了四五年，如若没有完全的把握，也不会邀你们来这里了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你虽有完全布置，但今日的形势不同，有几位难得在江湖上出现的人物，今日也赶了来，形势演变，只怕要大出你预料之外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你不过二十上下的年纪，告诉你只怕也不知道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你可是说的那神判周簧么？哼！哼！只怕他今生一世，也不会出现江湖了！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除了那周簧外，武林中还有几位声望、武功，都高过他的人物，你可知道么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可是那十方老人桑南樵么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除了那桑南樵外，还有一位矮仙朱逸朱大侠，你可曾听到过么？”

梅花主人凝目沉思了一阵，道：“可是那骑个小白毛驴，装聋作哑的小矮子么？”

玄皇教主心中暗暗忖道：正要如此骂他，也好激怒他，心中十分欢喜，口里却冷说道：“那朱大侠数十年前，就扬名武林中，如以辈份而论，眼下之人，都是他的晚辈，你这般出言不敬，那可是自找苦吃！”

原来那朱逸脾气古怪，为人行事，从来是不肯让人说中，明明是向东而行，如被人说破，他就折转西去，玄皇教主自知无能要他出面和梅花主人为敌，故意逼使梅花主人出言不敬，好激怒他。

但闻梅花主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那矮子装模作样，吓唬世人，别人怕，我却不怕。”

李文扬游目四顾，既不见那朱逸出现，也不闻他接口说话，心中暗暗急道：这位老人家莫非走了不成？如若他还在这场，决不会忍得下这口气。

心念未完，突闻一个宏亮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臭丫头，黄毛丫头，鬼丫头，敢骂我老人家。”

群豪听得怔了一怔，不知他骂的是那个？

但闻梅花主人怒声喝道：“小矮子，你有胆的给我快滚出来！”

但闻蹄声得得，一头白毛小驴，急急奔了过来。

那毛驴灵活无比，穿行在人群中，迅快异常，眨眼间已到了场中。

那毛驴十分娇小可爱，但那仰卧在驴背之人，竟似事先量过一般，刚好和驴身一般的长短。

梅花人主回顾那黄衣老者一眼，说道：“不要让他逃了！”

黄衣老者应了一声，大步对矮仙朱逸行去。

那朱逸竟然十分沉得住气，眼看那黄衣老者大步行了过来，仍然是躺在驴背上动也不动。

那黄衣老者距朱逸还有六七步时，突然停了下来，冷冷说道：“你就是矮仙朱逸了？”



朱逸冷冷接道：“你不配和老夫说话，要那小丫头来！”

黄衣老者呆了一呆，怒道：“你先尝试一下我的搜魂指力再说！”

右手一伸，突然向矮仙朱逸抓了过去。

但见那小白毛驴突然一跳，蹦出了四五尺远，竟能把那黄衣老者一抓避过。

四周观战群豪，只瞧的心中暗暗敬佩，忖道：原来这小毛驴竟也会闪避身法。

付思间，那黄衣老者已欺身而进，倏忽间抽出了四掌。

掌风呼啸，潜力激荡，封住那小白毛驴四面的退路。

只见那矮仙朱逸仍然仰卧驴背不动，那小白毛驴也不跳避，任那黄衣老者掌力袭击，浑如不觉。

四周群豪只瞧的暗暗心惊，忖道：此人掌力如此雄浑，这朱逸不肯还击，只怕要吃大亏。

那黄衣老者连劈出四、五掌后，仍然不见矮仙朱逸还手，心中大为奇怪，停下手来，缓步行近朱逸，伸手抓去。

那仰卧在白毛驴上的朱逸，突然一伸左臂，喝道：“别惹我老人家。”

那黄衣老者左手一翻，疾向朱逸左腕上抓去。

忽觉朱逸左腕一抬，一条腿有如一条软鞭般折转过来，啪的一声，踢在那黄衣老者的肘上。

那黄衣老者伸出的一条右臂，突然软软的垂了下来。四周群豪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这矮仙朱逸，能把软功练到如此程度，如非眼见，实令人难以相信。

但见矮仙朱逸双腿一卷，突然坐了起来，冷冷说道：“老奴隶，告诉你不要丢人现眼，你偏偏不肯相信，快给我滚回去，要那臭丫头来试试我老人家的手段。”

四周群豪相顾愕然，只觉他言中之意，隐隐指的梅花主人，但那梅花主人明明是长髯垂胸的老人，朱逸却开口骂他臭丫头，闭口骂他臭丫头，不知是何用意？

梅花主人仰脸望天，恍如不闻，好像那矮仙朱逸不是说他一般。

那黄衣老者右肘被朱逸踢了一脚，一条右臂完全失去了作用，已无再战之能，只好向后退去。矮仙朱逸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哼！臭丫头，你摆的什么架子？别人不知道你的底细，我老人家还不知道么？”

梅花主人投注在天上的两道目光，突然移注到矮仙朱逸的脸上，道：“你胡说八道的在骂那一个？”

矮仙朱逸道：“我老人家骂那一个，你心里还不明白么？”

梅花主人缓步行了过来，目光耀射之下，只见梅花主人双目中隐隐泛起了一层似云如雾的白气。

再看矮仙朱逸，突然收敛起那爆笑神情，闭目盘膝，端坐在白毛驴背上，神情肃穆，似是正运用一种内功，和外来的力道相抗，只无法看出来而已。

群豪的心中，都有着这样一种感觉，但只在心中打转，没有说出口来。

只见梅花主人缓步走近了矮仙朱逸，伸出左手，缓缓向朱逸臂上抓去。

玄皇教主突然大声喝道：“住手！”纵身一跃，直向梅花主人飞了过去。

梅花主人抓向朱逸的左手，方向不变，右手却向后一挥，拍向了玄皇

教主。

玄皇教主向前疾冲的身子，突然一顿，硬把那前飞跃之势收住。

只觉缕缕冷风，直逼过来，赶忙运气挥掌，逼出一股真气，挡住了那几缕近身的冷风。

那几股冷风，虽然被她的掌力挡住，但人却不自主的向后退了一步，心中暗道：侥幸，如非见机得早，只怕要吃大亏，这梅花主人的武功，果非小可，前攻后拒，仍然有这样强大的力道！

心念转动之间，梅花主人那伸出的左手，已将要触及矮仙朱逸的手腕上。

就在那将触未触之际，矮仙朱逸幕然睁开了双目，神光炯炯，逼住在梅花主人脸上，右腕一挫一吐，避开了梅花主人的左手，发出强大的无比内劲，反向梅花主人撞去。

他功力已到炉火纯青之境，掌势内劲，强而不猛，别人看去，却是瞧不出什么威势。

但见梅花主人左手一屈一弹，向后退了两步，举手拂拭一下头上的汗水。

矮仙朱逸全身衣服，涟滞也似波荡，白毛驴突然一屈前面双膝，打了一个前栽，几乎跌摔在地上。两人这电光石火般交手一招，已各自历经了一次生死之劫，只是四周群豪，大都未能看出罢了。

只见玄皇教主身后的佝偻老人，独目中突然暴射出一道冷电般的神光，凝注梅花主人，说道：“好武功，好本领！教主且清退后，老夫领教他几招。”

### 第三十三章

玄皇教主身子一侧，那佝偻老人掠着她身子而过，右手微一用力，手中竹杖、突然深入土中，右手单中立胸。

梅花主人缓缓转过身子，望了那佝偻老人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独目老人淡淡一笑道：“老夫姓名，早已忘去，不劳相问。”

梅花主人打量他立胸单掌一眼，冷冰冰的说道：“你出手吧！”

独目老人道：“老夫以生力军，对付你疲累之身，岂能再抢先机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好！”左手一场，劈了过去。

独目老人立胸右掌横里一推，但却又疾快的收回来，刚好封架注梅花上人右手点向前胸的一指。两人交手一招，各自向后退了两步。

梅花主人冷然说道：“想不到今日与会的人物，竟有你这般高手，倒使我失敬了！”

独目老人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！”

右掌突然向前一探，上下左右，各劈一掌，势道之快，直叫人无法看清；群豪只见他掌势一探就收回来，却不知他在一探之间，已攻出了四掌，分由四个部位，攻向那梅花主人。

四股潜力、暗劲，分由四个方位，一齐向梅花主人攻了过去。

掌势先发，力道后至，当那独目老人吐出的内劲，攻向梅花主人时，他早已收了掌势，退回四五尺外，肃然而立，望着场内的变化。

但见梅花主人双手交叉，抱放前胸，硬行承受下一击。

四周群豪虽然觉着有些奇怪，但因他双手合抱的姿态，优美异常，动作虽快，但却丝毫不见匆急之情，除了那独目老人和矮仙朱逸外，大都没有瞧出那梅花主人双手一抱之势，竟然是用来保护心脉要害，硬行挡受那独目老人分由四方位攻出的力道。

只听独目老人喃喃自语道：“长江后浪催前浪，一代新人胜旧人，老夫当真是老迈了。”

原来那梅花主人档受一击后，竟然若无其事，缓缓放开了抱护在胸前的双手。

玄皇教生回顾了那独自老人一眼，拱手对梅花主人说道：“咱们比了几阵了？”

梅花主人伸出两个指头，微一摇挥，收了回去。

玄皇教主和四周群豪，心中都了然他伸出的两个手指，代表了两阵之意，但对他不愿开口说话，心中却动了怀疑。

李文扬低声对皇甫岚道：“那梅花主人受了很重的内伤，连话也不能讲了，如若有人能追她开口，今日一战，咱们就算胜了！”

皇甫岚道：“不知那玄皇教主，瞧了出来没有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自然除出来了，她才智聪明，强我数倍，岂有瞧不出来之理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嗯！李兄对那玄皇教主的一切，似是知道的很清楚啊！”

李文扬自知失言，微微一笑，不再答话。

但闻那玄皇教主说道：“你伸两指头，是何用意？”词锋犀利，逼使那梅花主人开口。

只听那黄衣老者接道：“我家东主是告诉你比了两阵，此事何等简单，你也瞧不出来？”

玄皇教主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两阵，那个输了？”

黄衣老者呆了一呆，不知如何接口，回头看去，只见那梅花主人左右双手，各伸出一个手指，立时接口道：“咱们各胜一阵，还有八阵好比！”

玄皇教主摇头说道：“以我之见，咱们该是比过三阵了，你出手攻了那矮仙朱逸数十招，人家连手也未还，难道就不算败么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就算我败了，又怎么样？还有七阵好比。”

玄皇教主略一沉吟，突然举步而行，逼近梅花主人，道：“本座领教……”

那黄衣老者垂着一条右臂，横身拦在梅花主人身前，冷冷说道：“老夫先接你几招试试。”

他被朱逸踢了一脚，右臂受伤很重，但经过一阵调息之后，伤势减轻甚多，但他亦瞧出那梅花主人受了内伤，一时之间，难有再战之能，必需给他较充分的休息时间，始能调息复元，只好冒险出手，准备先挡那玄皇教主一阵，给那梅花主人调息的时间。

玄皇教主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本座一教之主的身份，岂能和你动手……”

举手一挥，左首一个全身黑衣，面垂黑纱的娇小人影，应手而出，桥声说道：“我来接你几招。”左掌探出，右手护胸，蓄势待敌。

那黄衣老者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也配和老夫动手？”

黑衣人怒道：“不知羞耻的老奴才！”倏的一掌劈了出去。

黄衣老者左臂一扬，反向黑衣人手腕上扣了过去。

黑衣人一挫腕，收回右手，左掌却疾快的推了出去，两人立时展开了一场凶猛绝伦的恶斗。

那黄衣老者虽然右臂受伤，攻拒之间十分不便，但他的掌势变化，仍然是极尽诡奇，任那黑衣人攻势快如电光石火，竟都被他一条左臂封染开去。

玄皇教主身子一侧，绕过两人，直向那梅花主人逼过去，道：“本座领教阁下高招。”右手一探，五个纤纤玉指，猛向梅花主人腕脉之上抓过去。

那梅花主人一直闭着双目，疗息伤势，似是浑然不觉玄皇教主伸来的五指，直待那玄皇教主手指将要触及腕脉之时，才陡然一抬手腕，屈指一弹，一缕指风，直向玄皇教主那伸来五指上击了过去。

玄皇教主料不到他在重伤之下，仍然有这等功力，欲待问避时，已自无及，只觉腕上一麻，抓向梅花主人的右手，劲力忽失，不由自主的垂了下去。

梅花主人一击退敌，并未借势反击，重又闭上双目。

显然，这一击十分吃力，已无反击之能。

玄皇教主陡然一提真气，闭住了右臂穴道，运劲左臂，又向梅花主人左腕脉穴上抓了过去。

梅花主人突然一睁双目，逼视到玄皇教主的身上，人却疾快的向后退了两步。

玄皇教主低声喝道：“阁下已成强弩之末，还不束手待缚……”

语声未绝，梅花主人右掌突然疾翻而起，拍向玄皇教主前胸。

这一击，来势虚浮，毫无力道，玄皇教主左掌去势一转，猛向梅花主人那右掌上迎去。

玄皇教主虽然不知那梅花主人是否还有再战之能，但她心中明白，这是唯一可以取胜的机会，胜败之机，就在这冒险一击之下，是以虽然伤了右臂，仍然要和梅花主人硬拚一掌。

双掌接实，响起一声轻震，梅花主人向后退三步，玄皇教主却静立原地不动，缓缓的收回了左臂。

全场欢声雷动，高声说道：“玄皇教主胜了，咱们又胜了一阵。”

只有李文扬瞧出了情势不对，顾不得众目睽睽，和受讥笑，大步直向玄皇教主走了过去，急急问道：“教主伤得很重么？”伸手向玄皇教主的手臂上抓去。

突听一声沉重的大喝道：“不要动她。”那佝偻独目老人，大步行了过来。

李文扬呆了一呆，回头望着那独目老人，道：“老前辈，她伤势如何？”

全场中人，除了李文扬等有限几人外，很少知道那独目老人是谁？眼看黄山世家三代传人对他那般恭敬，无不大感意外。

只听那独目老人说道：“她中了人家推心掌力。”

李文扬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推心掌力？”

独目老人道：“不错，此掌已绝传江湖百年之久，想不到百年后，重在江湖上出现。”

四周群豪，不少听过那“摧心掌力”的传说，都不禁为之震动。

李文扬道：“老前辈，可有救治之法么？”

独目老人道：“老夫还不知世间有救治摧心掌力的灵药。”

李文扬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老前辈既不知有救她之药，晚辈只有把她带回黄山了。”

独目老人道：“此时此刻，还不宜动她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如其让她待毙，但不如试图挽救，教中的事，暂请老前辈代为主持。”

伸手抓向那玄皇教主。

只听一个柔细的声音，说道：“不可擅自动她，推心掌并非致命绝学，何足为奇？”

李文扬缩回伸出的右手，回头看去，只见一个青衣小帽的少年，缓步走了过去。

此人身材娇小，看上去只不过十四五岁。

李文扬心中一动，横身拦住少年来路，抱拳一礼，道：“摧心掌，绝传神功，伤人无救，武林中人皆知晓，兄台何人？竟有这样大的口气？”

那少年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怎么？你可是有些不信么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不错，如兄台不能尽道其详，说出一番道理，实难叫兄弟相信。”

那青衣人冷冷说道：“可要当面试验么？”

李文扬呆了一呆，挖空心思，也想不出此人是何来历，但事关生死，又不敢轻易冒险，一时间沉吟难答。

只听那青衣人接道：“如你认定那玄皇教主已经无疑，何妨我出手一试？”

李文扬仍然沉吟难决。

那独目老人却突然接口说道：“黄山世家虽然珍藏有各种奇药灵丸，只怕也难有疗治那摧心掌力的药物，不如由你试试吧！”

他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对于教主的伤势，只有寄望于奇迹了。”

李文扬看不出那青衣人的来历，仍有些放心不下，回头望着参仙庞天化道：“庞庄主医道精博，素为武林敬仰，被誉当代第一神医，想必知道疗治那摧心掌力之策？”

庞天化道：“老夫如为虚名所累，必故作惊人之言，告诉你这摧心掌力有救，纵然老夫救不了她的性命，也可委过他人……”

李文扬只觉心头一凉，接道：“听老前辈的口气，这摧心掌是没有救了？”

庞天化道：“就老夫所知，确然如此。”

但闻那青衣人道：“今日之世，除了我之外，只怕难再有疗治摧心掌力之人。”

庞天化接口说道：“请恕老夫多口，插上一言。”

青衣人道：“在下恭聆高论。”

庞天化道：“不知你要用什么药物，救治那玄皇教主摧心掌力之伤？”

青衣人道：“金针过穴之法。”

庞天化凝目沉思了片刻，道：“这是唯一可行之法。”

青衣人目光转注到李文扬的身上，道：“在下的时性有限，如若我拂袖而去，那时你再求我，我就不会答应了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兄台可否告诉在下师承何人？”

青衣人道：“世间既无人疗治玄皇教主的伤势，还有何人配为我师？”

李文扬脸色一整，道：“好！但在下有几句话，必须得事先说明。”

青衣人道：“你不用说，我就知道了。如若我治不好她的伤势，由我偿她性命就是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如兄台当真能疗好她的伤势，咱们是感激不尽，黄山世家和玄皇教，都将唯命是从。”

青衣人冷冷说道：“你心中对我医道，毫无信心，才敢许下如此重的谎言，可惜这场巨赌，你已经输定了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在下纵然输了，也输的心甘情愿。”

青衣人不再言语，缓步对玄皇教生行了过去，探手从怀中取出一个玉盒，盒中满是金针；只见他伸出纤纤的玉指，拍起一枚金针，刺入玄皇教主右肩“并穴”上。

但见他手不停挥，片刻间连在那玄皇教主身上刺了一十八枚金针。

全场中人的目光，一齐投注那青衣人和玄皇教主的身上，静待变化。

李文扬更是心焦如焚，暗中提足了功力戒备，如发现情势不对，就全力出手攻向那青衣人。

时间在沉寂的紧张中过去，云集数百人的荒场才，听不到一点声息，谁也无法预测到下一个情势的变化，沉寂的使人有窒息的感觉。

实听那僵直而立的玄皇教主，缓缓神动一下手臂，长长吁一口气。

那青衣少年微微一笑，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，回顾了李文扬一眼，道：“你该相信我的话了，这一场赌赛，你已输定了。”

只见那闭目调息的梅花主人，突然睁开了双目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们都输了。”

群豪仔细看去，只见那梅花主人，原本毫无神采的双目，突然暴射出闪动的神光，似在这一阵工夫中，他已经由极端疲乏中，恢复了过来。

那独目老人突然一顿手中拐杖，大步行了过来，说道：

“阁下的武功，博杂深厚，确为老夫生平所见的第一高人……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你可是还想和我动手么？”

独目老人道：“阁下武功虽然十分博杂、深厚，但老夫自信还可以放手一搏，虽然胜败难以预料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你已经错过杀死我的机会了。”

独目老人道：“老夫一向是不乘人之危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可惜的是，现在你连和我动手的机会也没有了。”

独目老人道：“老夫不明白你言中之意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此事简单得很，我是说你已无再战之能。”

独目老人接道：“这个，老夫倒是有些不信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你不妨运气试一试。”

独目老人依言运气一试，肤色立时大变，怒声喝道：“你自命英雄人物，这手段不觉太卑劣么？”

梅花主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昔年天下一十八位高手，谁不是江湖赫赫有名的人物？合力围攻先父母，以众凌寡，手段就不卑劣么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高声接道：“诸位都运气一试。”

四周群豪虽是愕然不明所以，但都依言运气一试，这一试登时相顾失

色，呆在当地。

原来在场的群豪，运气一试，都觉出丹田中隐隐作痛，似是中了奇毒一般；那痛疼和提聚的真气，恰成正比，愈是用力，痛疼也愈是厉害。

这无疑是群豪都已丧失去了能力，只有束手待缚一途，连逃走也希望也完全消失。

荒凉的广场中，响起了一连串深长的叹息，显然都明白在此时此情中，失去了主宰自己命运的能力。

梅花主人高声说道：“诸位都已运气试过，那是证实我所言不虚了？”

声音微微一顿，又冷厉的接道：“眼下诸位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，一条是自绝而死，一条是束手就缚，听候发落；除此以外，连逃走的机会，也消失了。”

李文扬回顾了那独目老人一眼，道：“老前辈，咱们当真已无反抗之能了么？”

他适才听那戒贪大师述说音年往事，神判周篔和自己已死的父亲，似是主持围攻西门奉夫妇的主脑人物，如被那梅花主人了解自己的身份后，决不会轻易放过。

那独目老人忿怒的说道：“不错，咱们都已失去反抗的能力，除了束手就缚外，别无他途。”

李文扬长叹一声，望着梅花主人说道：“阁下可知在下是谁么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今日与会之人，大都是武林中负有声誉的人物，只是在下记不得许多罢了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阁下不识在下，但一定记得那黄山世家中二代东主了？”

梅花主人目光一闪道：“你是说那李东阳么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那是先父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那你是黄山世家三代东主李文扬了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正是区区在下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好极了，令尊不幸早死了好几年，使我无法挖他之心，祭奠平先父母的灵前，只好你代父受过了！”

李文扬道：“眼下群豪，都已成箱中之鸟，任凭阁下的宰割，在下一人生死何惧？只是心中事，死难瞑目！”

梅花主人：“你问吧？那里不明白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你备下的酒菜茶饭，我等一口未沾，何能在数百群豪身上下毒？这等能耐，实叫人佩服的很。”

梅花主人笑道：“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处所在，邀你们到此么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这正是在下心中之疑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我要借用这古柏、荒草，使你们不知不觉间，中了奇毒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古柏、荒草，何以带有剧毒？而且在无声无息中，使我们都中了毒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此事骤然之间听来，似是充满着神秘、怪异，但如说穿了，实是不足为奇……”

语声一顿，环顾了四周一眼，看四周群豪个个在凝神好听，接道：“我事先在古柏、荒草上，涂上了清水调和的剧烈毒药，早晨的需求，将那即将干枯的药粉，又行粘贴在枝叶上，但经过这半天烈日曝晒，露水早已干枯，

风吹草动，枝叶飘摇，草叶上的药粉，就自行飞了起来；那药粉无色无味，满场飘飞，只要诸位张口说话。呼吸就在诸位不知之中，把那药粉吸入腹中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当真匪夷所思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但这也不是毫无条件，人人都能做到的事，天色的阴晴，风力的大小、风向、地势都是先行计算清楚，才能一举之间，打尽与会之人。”

李文扬奇道：“阁下难道就不怕中毒么？”

梅花主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要你们中毒，如果自己也被毒了，岂不是太可笑了么？”

李文扬剑眉一耸，道：“阁下能想到这等办法下毒，足见智慧过人。在下进入场中后，亦曾留心打量四周景物，终未能发现可疑之处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如若能被你们事先料到，老夫也毒不到你们了！”

李文扬道：“这方法虽是奥妙，叫人难测，只是手段有些卑劣，有失君子行径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兵不厌诈，愈诈愈好。彼此既是敌对，那还有什么仁慈之心、君子行径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如阁下能以武功把我等杀死，更能使天下英雄折服！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你可是有些死得不服气么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暗施毒算，使我等失去抗拒之能，何止是输的不服，简直是怨急难平！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我那逝去的父母，惨遭乱刀分尸，难道死的瞑目，败的甘心么？”

戒贪大师突然接口说道：“令尊、令堂虽然是死在群豪围攻之下，但那是动手相搏，各凭武功决斗，和暗施毒算，自是不可同日而语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大师之意呢？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老纳之意，西门施主也应该让他们有一施展武功的机会。”

梅花主人凝目沉思一阵，突然举步向玄皇教主行去，右手一伸，去抓面垂黑纱，口中说道：“我要瞧瞧机管绝伦的玄皇教主，生的容色如何？”

就在他手指将要触及那支皇教主覆面黑纱时，玄皇教主突然横跨两步，避开梅花主人的五指，冷冷说道：“如若你那下毒之举，也是一场赌约，那你算又败了一阵；在场之人，还有一个未曾中毒！”

梅花主人疾快缩回右手，道：“我不相信你没有中毒。”

玄皇教生道：“你要如何才能相信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接我三掌，看看你是否中毒？”

李文扬接道：“不行，她刚刚中了你‘摧心掌’，幸得那位兄台相救，眼下她身上金针未除，如何能和你动手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其人用心恶毒，希望我伤在他三掌之下；我纵然未曾中毒，岂非死无对证了？”

梅花主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也知道无能接我三掌么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我中你的‘摧心掌’力，体能未复，在一个时辰之内没有再战之能。”

梅花主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说的这般可怜，可是想求我烧你性命么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满场群豪，都已陷入了你的暗施毒算之中，生死悉由尊便，本座死而何估？你武功再强，智慧再高，也难和天下英雄对抗，终有接



首伏诛之日。你我之间，不过是早死晚死而已！”

梅花主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任你口齿伶俐，也难逃死亡厄运。你既没有中毒，那我就先杀你。”

双肩微微一幌，人已欺近玄皇教主，立掌横里斩去。

李文扬怒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

飞身冲了过去，双足刚刚沾得实地，一跤栽倒地上。

原来他急怒之下，忘了身中剧毒，猛一提气，毒性发作，便摔下去。他虽然紧咬牙齿，一语不发，但从他头上滚滚的汗水，任何人都看得出，他正在竭力忍受着碎心断肠的痛苦。

玄皇教主身子一闪，又避开一击，右手向怀中一探，紧握右拳，道：“咱们如能同归于尽，那也算为武林做一件功德善事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老夫岂会被你们吓不成？”他口里虽是说的强硬，人却不敢再向前欺进，回目望了那黄衣老者一眼。

那黄衣老者早已和那黑衣人停手不打，看得那梅花主人招呼之意，立即跃飞过来。

梅花主人道：“你瞧瞧他手中拿的什么？”

黄衣老者应了一声，疾向玄皇教主扑去。

只听那独目老人说到：“教主待到老朽身侧。”

玄皇教主正待奔去，却被那黄衣老者抢先一步，挡住了去路。

那青衣小帽的少年，眼看着这番打斗，始终未出一言，只待那黄衣老人，挡住了去路，他才举步行了过去，道：“住手！”

黄衣老者怒道：“怎么？你可是想来插一脚么？”青衣少年笑道：“我有穷通休咎，起死回生之能，只是武功不济，如何能和人动手？”

黄衣老者道：“你既然自知不济，那就快些闪开。”

青衣少年道：“她身上扎满金针，如何能和你动手，我替他取下之后，你们再打不迟。”

黄衣老者正待发作，那梅花主人已然接口说道：“让他取下去吧！”

青衣少年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主人之命，老奴才还不给退开？”

黄衣老者气的脸色铁青，但却不敢抗拒那梅花主人之命，只好向后退去。

青衣少年缓步走近玄皇教主，伸出雪白的手掌，借着拔取玄皇教主身上金针时，低声说道：“你这方法，只可救急一时，片刻之后，定然被他们瞧出来，眼下只有一个办法，可以渡过危险。”

玄是教主见他能治好“摧心掌”伤，心中早已敬服，暗道：看来欲脱此险，只怕还在此人身上。当下低声问道：“阁下有何良策？”

青衣人道：“以其人之道，还加其人之身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以毒攻毒？”

青衣人道：“不错，以毒攻毒……”

只听梅花主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哼！鬼鬼祟祟谈的什么？任你们花样百出，我也不怕。”

原来两人施展传音入密之术交谈，梅花主人虽然耳目灵敏，也是听不清楚。

青衣少年道：“你把右手伸开，我把一种奇毒，交到你的手中，和他击掌之时把奇毒传到他的身上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好！就依你之见。”

那青衣少年说话似是异常吃力，说完了几句话后，人已累得满头大汗。只见他脸色苍白，汗落如雨，紧咬着牙齿，一口气拔完玄皇教主身上金针，借机把一颗微小之物，交到玄皇教主手中，才缓缓向后退去。

梅花主人目光凝往那青衣少年身上，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青衣少年举手拂拭一下脸上的汗水，道：“在下兰花主人。”

梅花主人怒道：“你敢戏弄于我……”扬起右掌，准备拍出。

青衣少年双手乱摇，道：“慢来，慢来，如若比试武功，我决然打你不过，除了武功之外，让你任何选一种比试。”

玄皇教主强提一口气，道：“梅花主人！我如接得你三掌，该当如何？”

梅花主人想不到明知不敌之后，竟然还要提出比试，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如你能接下我三掌，算你命长就是。”

他心知那玄皇教主鬼计多端，又不知要耍什么花样，已不敢轻作承诺。

玄皇教主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怎么不敢说我如接下你三掌后，释放天下英雄？”

梅花主人谈谈一笑，道：“我知你决不是和我硬拚三掌，如是那样，你两掌也经受不起；你既是存心暗使鬼谋，我又为何不行权术，让你谋计难成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只可惜，你又猜错了，这次我要和你各凭武功的拚上三掌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果真如此，你连一掌也接不下来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不用开口，当面试过！”

她只知手缝之间，挟着了一个微小的事物，形如绿豆一般，究系何物，如何能把奇毒传到那梅花主人身上，却是一概不知，但想到今日已成必死之局，何不一试？遂举步向梅花主人行了过去。梅花主人似已料到她手中将暗藏什么毒物，是以两双眼睛一直不停地向她双手打量。

只见那玄皇教主空伸着一只左手，右手却紧握拳不放，当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右手拿的什么？”

玄皇教主陡然一伸右手，道：“拿去瞧吧！”

只见她指掌空空，竟无一物。

梅花主人冷冷说道：“我早知你在用诈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既知我在用诈，为什么又不敢亲身临敌，指使那老奴才替你出手？”

那黄衣老者被左一个老奴才、右一个老奴才，骂的心头火起，怒声骂道：“你骂那一个？老夫活劈了你！”纵身而起，直向玄皇教主冲去。

陡然间寒星一闪，三点冷芒，斜里飞了过来。

黄衣老者突然一沉丹田真气，硬把身子沉落实地，避开了三枚子透骨钉的绝毒暗器。

只听一声闷哼，一个黑衣大汉，突然倒摔地上。

原来他为助玄皇教主，暗中提聚真气，发出三枚子午透骨打，打向那黄衣老者，偿使毒性提前发作，不支倒地。

梅花主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黄山三代东主和那黑衣人，就是最好的榜样，那一个不怕死，不妨学学他们两位，运气出手。”

说话之中，右手一样，阻拦住那黄衣老者，人却大步向玄皇教主行去，

接道：“只要你敢接一掌，就要你当场横尸溅血。”右手一推，劈了过去。

玄皇教主暗咬银牙，说道：“未必见得。”用尽全身余力，迎向梅花主人的掌势。

两掌相接，蓬然一声大震，玄皇教主身躯突然离地而起，摔出七八尺外。

梅花主人却站在原地未动，气定神闲，行若无事。

那独目老人走近玄皇教主，蹲下身去，缓缓伸出右手，按在玄皇教主腕脉上。

那青衣人，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她伤势如何？”

独目老人道：“伤的很重。”

青衣人道：“只要她心脉未断，就不妨事……”探手入怀，摸出一粒丹药，说道：“老前辈，让她吃下这粒丹药，此情此景之下，她不能死掉。”

独目老人两道冷电一般的目光，投注到青衣人的身上，缓缓说道：“那是什么药物？”

青衣人道：“我不会害她的，老前辈快给她服用下去。”

独目老人接过丹丸，轻轻启动了玄皇教主蒙面黑纱，把丹药送入玄皇教主口中。

青衣人取出玉盒，迅速的取出两枚金针，刺入玄皇教主两处穴道中。

金针入穴，玄皇教主突然挺身而起。

青衣人低声说道：“你必需提起精神，应付大局，与会之人的命运，都系在你一人身上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多谢指教。”

大步向梅花主人走去，接道：“咱们还有两掌没有比完。”

梅花主人脸上神色木然，似是未曾听到那玄皇教主说些什么？

青衣人突然微微一笑道：“他已经自知中了奇毒，你现在可以和他谈判了。”

玄皇教主半信半疑的说道：“此事当真么？”

青衣人道：“千真万确，放心和他谈吧！除非他存下必死之心。”

玄皇教主听他说的坚决，增加了不少信心，右手一抬。疾向梅花主人右腕上抓去。

那知梅花主人竟不闪不避的让她一把抓住，此事大出玄皇教主的意外，不禁一呆。

那黄衣老者骤见主人被人扣拿住了脉穴，心中大惊，怒喝一声，扑了过去。

只听那独目老人厉声喝道：“站住！”横身挡住黄衣老者去路，说道：“如若老夫拚受毒发之苦，一掌可把你震毙当场。”

那黄衣老者眼见他和主人动手情形，以主人那等武功，都伤在他的掌下，此言自非信口开河，当下说道：“只要你运气出手，必将步向黄山世家三代东主的后尘。”

独目老人道：“老夫纵然催发毒性，但却未必会死，你却死定……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你虽死了，但也无补今日大局，那梅花主人尚且有自知之明，不作反抗打出，你又何苦作困兽之斗？”

那黄衣老者望了梅花主人一眼，默然不语，显然他已为那独目老人说动，不再强行出手，坐以观变。

只见玄皇教主微一用力，那僵立不动的梅花主人，身不由已向前行了两步。

玄皇教主呆了一呆，突然放开梅花主人手腕，说道：“你已失去抵抗之能，我不能伤害一个无能抗拒的人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突然想起了什么重大之事，回头望着那青衣少年说道：“小小一粒药丸，怎有如此威力，竟能把一个武功绝伦的高手毒的武功全失？”

青衣人道：“若非如此，今日谁也别想活了！”

玄皇教主叹道：“本座还有一事不明，那毒丸如此厉害，仅手一触，便使梅花主人武功全失，为什么我却没有中毒？”

青衣人道：“那毒丸外有硬壳，内藏绝毒，硬壳不碎，绝毒就不会伤人，你们一掌交接，击碎硬壳，两个人都中了毒，但你已服过解药了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原来如此……”

目光一转，投注梅花主人脸上，道：“你都听明白了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听明白了！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那很好，你用毒一举间，打尽了与会之人，但却未料到，自己竟也受人之毒，这报应当真快速的很。”

梅花主人冷冷说道：“我以一人，换得数百条生命，死而何憾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世人说，蛇口蜂蜚不算毒，最狠毒莫过妇人心，看来是果然不惜。”

全场群豪，都听得莫明所以、心中暗暗忖道：“此地只有玄皇教中，才有女人参与此会，她这岂不是在骂自己么？”

但闻玄皇教主道：“任你声音和扮装都维妙维肖，但却瞒不过我的耳目。”

梅花主人冷哼一声，欲言又止。

玄皇教主道：“此时此刻，我杀你易如翻掌折枝，但我要先揭开你真正面目，公诸天下武林之前，让他们在毒发身死之前，瞧瞧毒害他们的凶手真面目！”

欺身而上，探手一把，扯下了梅花主人的胡子。

与会群豪，谁也想不到，这梅花主人竟然是女扮男装，好奇和震动，几乎使人忘了中毒之事。全场鸦雀无声，数百道目光凝注在玄皇教主和梅花主人身上，等瞧真象。

玄皇教主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扮装易容之术，真是高明的很，连声音也学的一般模样，如非留下一个小小破绽，连我也瞧不出来。”

梅花主人似自知抗拒只不过徒自招来羞辱，索性站着不动。

但见玄皇教主右手挥动，梅花主人颚下长髯，尽都被拔下来，果是贴在颚下的假胡子。

梅花主人长叹一声说道：“你如何看出我是女扮男装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你假胡子如再密一些，掩去颈间破绽，那就不易被人瞧出来了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你很细心，我知道你鬼计多端，早该防到你的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你不是败在我的手里……”目光转到那青衣人脸上，接道：“你是败在那位兄台的手中，主意是他教我的，那毒丸也是他给我的！我武功和你相差很多，智计也不如你，你可败的心甘了？”

梅花主人望了那黄衣老者，道：“下令让他们由四面杀进来吧！这些人

都中了毒，纵然是不要性命，也只能攻出一招，我要瞧到他们的血，染红这片枯草墓地。”

黄衣老者道：“可是主人你……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不用管我。我中了较我所用的更毒的药物，武功全失，就算是活在世上，也是没有用了！”

玄皇教主接道：“你不能如愿的，只要你属下一发动，你就将先承受世间最为凄惨的痛苦。”

只听那青衣人接口道：“你虽是中了世间最厉害的剧毒，但并非无药可救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我如失去了武功，难报父母之仇，岂不是生不如死？”

青衣人道：“只要你毒伤疗好，武功亦可恢复。”

玄皇教主接道：“本座倒有一个两全之策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

“我疗好你们全场中人的毒伤，我一人之命换你们数百条命，我岂不太吃亏了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

“那倒未必见得，我们虽然中毒，但亦不甘心束手就缚，虽然只能发出一招，那一招必将是各人毕生功力所聚，石破天惊，排山倒海，数百名虽然未必能一条换一条，个个够本，但亦将使你属下，伤亡大半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我死之后，梅花门亦将从此水绝江湖……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所以，你不能死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你让我仔细想一想，再作决定如何？”

青衣人突然接口说道：“你如想运气疗毒，毒侵内腹，那就无药可救了。”

突听长啸破空而来，眨眼已近群冢。

随着那长啸之声，响起几声惨叫，紧接着又是一阵欢呼，道：

“神判周黄周大侠来了，咱们有救了！”

群豪纷纷向两侧退开，让出一条路来。

只见一个精神矍铄，面如锅底，满脸尽是刀伤疤痕的老者，大步走了过来。

在他身后，紧随着一个白髯飘飘，长袍福履的老人。

皇甫岚急步迎了上去，拜伏地上，道：“岚儿恭迎父亲大人。”

原来这白髯长袍的老者，正是六星塘的老庄主，南疆一剑皇甫长风。

皇甫长风一指黑面老者，道：“快见过你周伯父。”

皇甫岚躬身一个长揖，道：“见过周伯父……”

正待跪拜下去，却被周簧伸手拦住，回顾皇甫长风道：

“令郎这么大了，英气勃勃，颇有父风。”

皇甫长风道：“犬子无能，以后还得周兄多多指教！”

周簧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只要力能所及，定将倾囊相投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多谢伯父成全。”

周簧道：“这里情形如何了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所有与会之人，都中了梅花主人预布之毒，不能运气反抗。”

周簧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他用的什么奇毒，竟有如此威力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用的什么毒，晚辈不知，但他那下毒之法，却是匪夷所思！”

周簧道：“如何一个下法？”

皇甫岚当下把梅花主人布毒之情，详细的重述一遍。

周簧点头叹道：“当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胜旧人！”

皇甫岚道：“那梅花主人虽然一举间毒尽了与会之人，但他此刻也被剧毒所困。”

周簧道：“那又是何人所下？”

皇甫岚一指那青衣小帽的少年，道：

“就是那位兄台，他来的突然，又不肯说出派……”

### 第三十四章

周簧点头接道：“这就是了。此刻不知场中有几人未曾中毒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大概只有那位兄台和玄皇教主。”

周簧道：“你好好休息一下吧！”

大步直对那青衣少年行了过去，抱拳一礼，道：“在下周簧，请教大名？”

青衣人笑道：“小名不见经传，何劳大侠挂齿？”

周簧道：“风尘多异士，奇材出少年，兄台既是不愿见告，老朽也不便多问了。”

青衣人道：“周大侠名传天下，威望服众，来的也正是时机，可以和那梅花主人谈谈了。”

梅花主人突然睁开双目，道：“我已经想过了。”

玄皇教主急急问道：“想的如何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我不能一举间杀尽围攻先父母的仇人，实是死难瞑目……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那你准备互换解毒之药了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如果我今日能够留下性命，此后武林中只怕是永无安宁之日，你那玄皇教首当锐锋，三个月内，我要让你玄皇教瓦解冰消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你如自信有此能耐，本座随时候教。”

神判周簧望了玄皇教主一眼，心中暗自奇道：

“玄皇教声名甚坏，素以女色笼络人心，诱人入教，骗学武功，这玄皇教主何以竟为与会群豪谋命，这其间只怕是别有缘故，莫要她阴谋得逞，群豪刚刚脱离梅花主人的掌握，重入玄皇教主的算计中。”

须知目下场中人，大都是霸居一方的雄主，谁要能掌握了与会之人，那算雄主了天下武林半壁。

但闻梅花主人说道：“玄皇教乃武林中一个神秘、污秽的组织，以美色诱迫武林高手入教，但见今日教主的作为，颇有和传言不同之处！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江湖上传言，岂可当真？”

神判周簧大步行了上来，右手一挥，道：“在下周簧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你好长的命啊？”

周簧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天不劳我魄，鬼不拘我魂，老夫如何一个死法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你如是就此遁世，避入深山，不再在江湖上走动，也许还可活上几年，想不到你竟是如此不识时务。”

周簧道：“这么说将起来，那次围攻老夫的人，也是阁下的安排了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十八剑杀你不死，可算武林中一件奇闻……”

周簧接道：“老夫一个人的生死，何足挂齿？何况事情恐还有数月可期，数月中变化甚大，届时情形如何，谁也难作预料，倒是眼下中毒群豪，阁下要作如何处置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以一粒丹丸，救数百人命，难道还不够么？”

周簧道：“阁下名虽为人，实则为己，但此事有利双方，就请阁下拿出解药来吧！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我虽带有解药，但没有如此之多，给他们人手一粒。”

周簧道：“这倒不劳费心，老夫自有道理……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先把你们解毒的药物取出来，给我瞧瞧！”

玄皇教主生恐那梅花主人改变了心意，回头望着青衣少年，道：“有劳兄台把解药交付本座。”

周簧急急接道：“如若兄台确然有心拯救天下英雄性命，那就把解药，交给老朽。”

青衣少年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五盒，道：“这解药只有一粒，两位又都是武林鼎鼎大名的人物，要我把解药交给那个？”

周簧道：“那要请兄台自作裁决，应该交给那个，老朽决不勉强。”

青衣少年道：“如若单以声望而论，可信可托，那应交给你周大侠。”

周簧道：“老朽这里代表中毒之人谢过。”

青衣少年道：“你不要高兴太快，我的话还未说完，你周大侠太过正人君子，不擅心机，如若把药丸交付给你，只怕你斗不过梅花主人，因此，我想还是把药丸交给玄皇教主的好。”

周簧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任凭兄台决定，不过老朽要提醒兄台一句，数百英雄的生死，全操在兄台一念之间。”

青衣少年谈谈一笑，道：“如若不为与会之人的生死着想，以就把这解药交给周大侠了。”

周簧长长吐出一口闷气，默默不语。

青衣少年缓缓把手伸了过去，交入玄皇教主手中，说道：

“一粒药丸，数百条性命，你不要中了那梅花主人的鬼计。”

玄皇教主接过药丸，回头对梅花主人说道：“解药现在我手，你也该取出解药瞧瞧了。”

梅花主人取出一个玉瓶，道：“这瓶中现有百粒丸药，但与会之人，将近三四百人，你要如何分配？”

玄皇教主回顾了周簧一眼，道：“周大侠你有何良策？”

周簧道：“你要他先交我一粒。”

梅花主人拔开瓶塞，倒出一粒药物，投了过去，道：“好吧，先给你一粒试试。”

周簧接过解药，大步行近李文扬，严肃地说道：“李小侠毒性已发，请恕老夫要借重你一试解药，黄山世家快名远播，想来你李小侠决不介意老朽此举。”

李文扬似已不能说话，只微微的点一下头。周簧蹲下身去，把解药投入李文扬的口中。

全场中人的目光，都投注在李文扬的身上，等待着变化。

但见李文扬头上的汗水逐渐消去，身上的痛苦，也似是逐渐消失，不过一盏热茶的工夫，李文扬挺身坐了起来。

周簧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李世兄，觉得如何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很好，内腑间剧毒已解。”

周簧回顾了皇甫长风，道：“有劳你老兄弟走一趟了。”

皇甫长风道：“但请吩咐！”

周簧道：“去五里之内，搬回两桶清水，密封运此。”

皇甫长风一抱拳道：“大哥已有数十年未曾差遣小弟了。”转身疾奔而去。

玄皇教主道：“周大侠的用心，可是把这一瓶解毒药物，混入清水之中，分由场中人食用？”

周簧道：“不错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此法虽然很好，只怕药力不够，那就只好择人而救，救一个算一个了！”

周簧道：“老夫虽然不善心机，但也不致如教主所言的毫无计划，把数百条人命，视作儿戏。”

李文扬知他为人刚正，嫉恶如仇，心中对那玄皇教主有着成见，就不禁形露于神色；但在此情此景之下，又不便据实而言，告诉他眼下那玄皇教主，乃是他最喜爱的李中慧所改扮，只好微微一笑，沉默不言。

原来黄山世家二代东主李东阳，和周簧情谊深厚，李东阳在世之日，经常在黄山盘桓，但李夫人却不甚赞同李东阳和周簧太过亲密；可是李东阳和周簧交往的十分投机，李夫人虽然从中劝阻，李东阳却不予置理。那李夫人才气纵横，艳如仙子，胸罗之博，强夫十倍，李东阳不肯听信夫人之言。但也不敢责叱夫人，一气之下，曾和周簧联袂赏天下名山，一去三年，未返黄山。

经过此事后，李夫人果然不敢再劝李东阳和周簧疏远，但却被周簧瞧了出来，两人心中有了芥蒂，是以李东阳故去后，周簧也不便再到黄山世家。

李文扬、李中慧从能记事起，就识得周簧，中慧聪明伶俐，甜嘴巧舌，一口周伯伯，叫的周簧心花怒放，因此在李文扬兄妹之间，周簧却对李中慧多出一分偏爱之心。

他作梦也想不到，眼下的玄皇教主，竟然是自己最喜爱的李中慧。

突然间，响起了一阵怪叨，分由四面八方传来。

黄衣老者说道：“四周弟子们，已然等的耐，该当如何，还望东主裁决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要他们撤回候命。”

黄衣老者应了一声，举起手中号角，吹出一阵长鸣。

四周的怪啸声，立时停了下来。

玄皇教主突然格格大笑一阵，道：“梅花主人，你不觉着四周伏兵撤退的早一些么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我只要毁去手中解药，他们一样得死！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可借你已经没有机会了！”



梅花主人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你撤走四下伏兵，现场中能战之人，只有一个臂上架鸟的老头子了。

但我们却凭添了甚多的生力军，动起手来，你岂不要吃大亏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如若你真要弃诺背言，那也很难说鹿死谁手？”

但闻步履声传了过来，皇甫长风一手提着一个密封的水桶，长髯飘飘的飞奔而至。

周簧启开桶上密封，目注梅花主人，道：“阁下可否再给一颗丹丸？”

梅花主人由瓶中倒出一粒丹药，投了过去。

周簧看那水桶中飘浮一只瓷碗，碗中放着一个小酒杯，回头一笑，道：“兄弟做起事来，还是想得这般周到。”

皇甫长风道：“数十年联袂江湖，岂可忘怀的？”相对一笑，数十年的情仇怨怨，尽消于一笑之中。

周簧拿起瓷碗，把手中一粒药丸，投入碗中，加上清水调开，目注群豪高声说道：“随便那五位来，各服一杯药水，试试看能否解得所中之毒？”

四周群豪立时齐拥而至三四十人之多。

周簧一皱眉头，不知该先给那个才好。

玄皇教主轻移莲步，走了过来道：“僧多粥少，还是由我来分配的好。”

取过周簧手中的小酒杯，掏了一小杯药水，递给那独目老人，道：“老前辈先尽一杯。”

独目老人接过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玄皇教主又掏起一杯药水，递给那庞天化手中，道：“你素有参仙之称，对药物最为了然，请饮此杯，看看能否解得腑内之毒？”

庞天化接过饮下。

玄皇教主又分掏三杯清水，分送皇甫岚和另外两个武功较差之人，高声说道：“各位清运气调息一下，看看内腑之毒是否已解？”

一粒丹药，混入了一碗清水中，能否解得五人之毒，实乃场中绝大部分人关心之事，一时之间鸦雀无声。

时间在沉默中悄然溜走，虽只不过是一顿饭的工夫，但却使人有了数十年的感觉，如那混入清水中的丹药，无能同时解去五人之毒，全场中毒的人，即将有四分之三，无法获得解药，等待着死亡，这其间的幸与不幸，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。

只听庞天化重重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夫内腑中剧毒已解。”

神判周簧严肃的脸上，泛起了一丝笑意，回头对那独目老人，一抱拳，道：“桑兄的感觉如何？”

独目老人冷冷说道：“老夫不姓桑……”

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老夫亦觉腹内剧毒已解。”

周簧淡淡一笑：“难道周某的双目真的花了不成？”

独目冷漠的说道：“老夫生性孤癖，素不愿和人搭讪，周大侠最好是别和老夫说话了。”

周簧连碰了两个钉子，不禁一皱眉头，但他终于强行忍下了心中怒火，目光缓缓由皇甫岚梁上掠过，道：“贤任的感觉如何？”

皇甫岚道：“晚辈亦觉内腑剧毒已解。”

周簧目注玄皇教主，缓缓说道：“教主可以和那梅花主人谈谈交换药物

的事了。”

那解药握在玄皇教主手中，周簧除了硬行抢夺外，只有低头和她商量了。

玄皇教主行近了梅花主人道：

“在双方内腑中毒未解之前，彼此之间，最好不要再生冲突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我既然答应了，那就一诺千金，绝不变卦。”

玄皇教主托解药送了过去，道：

“好！就此一言为定，阁下的内毒未解前，咱们决不伤害阁下。”

两人交换解药，梅花主人一口吞了下去，玄皇教主却把一瓶解药，交到周簧手中。

周簧接过解药，混入了清水调开，高声说道：

“诸位鱼贯行过，每人只许饮用一杯，如强自多取，那就别怪老夫翻脸不认人了。”

他声威极重，场中之人，大多对他敬畏三分，果然无人敢擅自多取，鱼贯行过，每人只取用一杯。场中群素全都用过，那清水还有半桶剩余。

玄皇教主大步行了过去，说道：“这余下之水还有大用，要妥善收存起来。”

提起木桶，交给那独目老人。

这时，剑拔夸张的紧张局势，似已缓和下来，荒草地上，坐满了人，尽都在盘膝闭目，运气调息。

突见梅花主人身子一闪，疾快绝伦的欺近了玄皇教主，右手一探，扣住了玄皇教主的脉门。

他动作的快速，直如惊雷奔电一般，玄皇教主一招未还，人已受制。

周簧举起右掌，肃然说道：“放手！”

梅花主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如存心伤她性命，此刻她早已横尸当场，还有你援救的机会么？”

周簧道：“你既无伤人之心想，此举用意何在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她拔了我颚下长髯，我也要瞧瞧她庐山真面目！”

左手一招，疾向玄皇教主罩面黑纱上抓了过去。一股锐风，急袭而来，袭向梅花主人左腕。

梅花主人一侧左腕，避开指风，那独目老人已从四五尺外欺身近侧，说道：“住手！”

阁下纵然要见她真正面目，此刻也不是时机。”

周簧、庞天化、皇甫长风全都围了上来，组成了合围之势。

梅花主人想到自己的属下已然撤走，自己武功再高，也不能率数十个随行小婢，对付三四百高手围攻，何况这些人手，不少是当代第一流的高手。

目光缓缓由四周群豪脸上掠过，道：“只要你们一出手，我立可把玄皇教主制于死地。”

独目老人道：“你一人换数百余人命而不为，如是一命换一命，岂不是吃亏更大了么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你可相信这四周数百群豪都会帮你们么？”

周簧道：“你有什么条件，干脆明明白白的说出来吧！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我只要一个机会，争取这与会之人为我效命。”

周簧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什么机会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这四周有很多幕帐，我只要与会之人，个别进入帐中，和我谈几句话，我要以三寸不烂之舌，说服他们。”

周簧道：“有这等事？老夫有些不信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每次只许一人进入幕帐，别人不得偷窥。”

周簧道：“好！就此一言为定，老夫倒要瞧瞧你有什么魔力，能在片刻之间，易敌为友？”

梅花主人放开了玄皇教主，回顾那黄衣老者一眼，道：

“你守在幕帐外面，如有人偷窥，立刻告诉我。”举步向一座大幕帐中行去。

玄皇教主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且慢？”

梅花主人回头说道：“有何高见？”

这时，那些护灵的白衣小婢，和那些接待客人的青衣小婢，齐齐随着梅花主人行去。

玄皇教主道：“不许用毒！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那是自然。”快步进入了一座幕帐中。

数十个美婢，在那黄衣老者调度下，布成了一座梅花阵图，团团把那幕帐围了起来。

庞天化低声说道：“梅花主人鬼计多端，不知她又要耍出什么花招？”

忽听那青衣小帽少年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她突然改变了生意，要收罗与会高手，你们都上当啦！不该给她这个机会。”

玄皇教主已对青衣少年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听他之言如中一震，急急道：“兄台可知她要用什么方法，能在片刻时光中，几句谈话里，使人甘心变节事敌，不究往事的为她所用？”

青衣少年道：“方法很多，我不知她用那一种。”

周簧接道：“老夫走了大半辈子江湖，见过的奇人异事，无可数计，但却从未遇到此等情事。”

青衣人道：“就是这一点好奇之心，你们将由强变弱，为她所乘。”

周簧虽然不信，但心中亦自有了一点动摇，暗道：难道武功当真有使人迷失本性的方法么？

他虽然武功绝高，但都是直来直去的拳掌兵刃，其他旁杂之术，却是甚少涉及。

只听那黄衣老者高声叫道：“那一位有种的愿当先一试？”

只听一个宏亮的声音说道：“格老子先去见识见识。”

那说话之人，正是川北四条鞭中老大，大步向幕帐中行去。

场中群豪，数百道目光，一齐投注到他的身上，看到他高大的身影，穿过梅花阵图，走入了幕帐中。

片刻工夫，那高大的身影，又从幕帐中走了出来，但神情却和入帐之初大不相同；只见他脸色，一片肃然，昂首挺胸而出。

川北四条鞭余下的三位兄弟，疾快的迎了上去，问道：“老大，瞧到了什么怪事没有？”

那大汉冷峻的绝了三人一眼，默然不语。

只听那黄衣老者说道：“阁下如愿为敝东主效命，那就请向东方再行三丈。”

那大汉望了黄衣老者一眼，大步向东行去。

这一下动作显明，群豪看得目瞪口呆。

川北四条鞭三兄弟，眼看着大竟然不顾结义之情，投效梅花主人，心中又急又气，但又无法可想。

玄皇教主怒声喝道：“那不言不语，岂能说是心甘？不是中毒，定然被点上穴道。”

黄衣老者道：“你可向他自己。”

玄皇教主黑纱转动，望了神判周簧一眼，直对那大汉行去，柔声问道：“兄台贵姓？”

那大汉道：“兄弟郑大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你可是受了伤么？”

郑大道：“没有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中了毒么？”

郑大不耐的答道：“没有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那你为什么要甘心为那梅花主人效命？”

郑大怒声吼道：“在下既非玄皇教的属下，用不到你来关心。”

玄皇教主征了一怔，又柔声说道：

“你可记得那梅花主人刚才放毒，几乎伤了你性命的事么？”

郑大道：“记得又怎么样？”

玄皇教主长长叹息一声，退了回来。

就在这一阵工夫，川北四条鞭已鱼贯入帐，再由幕帐走出，和郑大站在一起，显然川北四条鞭也已完全变节事敌。

四周群豪，都动了好奇之心，齐齐向那幕帐中走去，一个个的进去再出来，敌我之念，竟都大作转变，不足一顿饭的工夫，已有四、五十人变节事敌。

这一下不但神判周簧有些慌了手脚，就是那足智多谋的玄皇教主，也有些六神无立起来，如群豪都进那幕帐转了一转，就变节事敌，那还得了？

这时，群豪仍然鱼贯向那幕帐中行去。

神判周簧大声喝道：“站住！让老夫进去试试。”

李文扬横身拦住周簧，道：“老前辈统率全军，岂可轻身涉险？不如由晚辈去试他一阵。”

周簧道：“李世兄家学渊博，较老夫再有过的，自是最好不过。”

群豪听周簧喝叫之声，都一齐停下脚步。

玄皇教主突然一伸右臂，拦住了李文扬道：“你去，就不如我去试他一阵了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假使我也神智昏迷，甘愿变节事敌，教主再去不迟。”

玄皇教主黯然叹息一声说道：“你要小心一些了，临事多作镇静工夫……”

目光转到那青衣小帽的少年身上，接道：

“如是这位兄台，肯亲身临敌，必可一举间找出原因何在？”

只见那青衣少年，凝目不言，似是正在推想一件大事，根本未听玄皇教主之言。

李文扬大步而行，超过田麦。直向幕帐中行会。还闻沉重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迫：

“李世兄，有道是邪不压正，怕不移中，世兄要沉着应变。”

李文扬长长吸一口气，纳入丹田，右手撩开幕帐垂帘，缓缓走了进去。

只见一个婢纱裹着美丽的胴体，背门而立。

白色薄纱，无风自动，冰肌玉肤，耀眼生花。

李文扬只觉心中荡起了一阵轻微波动，赶忙别过脸去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

“黄山世家李文扬……”

一个柔媚轻俏的声音，接了过去，道：“为什么不敢瞧我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在下领教了，也不过如此而已！”转身欲退。

只觉香风拂面，眼前一花，一张绝世无伦的娇美面孔，拦在身前，笑道：

“瞧瞧我再走如何？”

李文扬目光一转，正和他投注过来的眼光相触。

那深近明亮眼睛，充满磁性的魔力，李文扬爱时觉得心波荡漾，难以自禁。

一个雪般白、云样轻的玉手，优美的伸了过来，轻轻的握在李文扬的右腕上。

那柔滑的手掌中，似是带着强烈的电流，李文扬突然心头大震，全身百脉责张。

他极力控制着激动的心情，说道：“在下见识够了，放我出去。”

只见那明亮的眼睛眨动了两下，突然射出两道奇异的神光，像冷电需刃，直刺入李文扬心底深处……

李文扬轻轻咳了一声道：“快放开我……”他权力压彻着内心的激动，用力一甩。

只觉那握在手腕上的滑肤玉手，有如随形之影，竟是挥之不去。

耳际间又响起那柔媚轻俏的声音，道：“怕什么？我又不会吃了你。”

李文扬急促喘息一阵，道：“你这般以色相诱人，算得什么英雄人物？”

他已感觉只要和她的目光相触，内心就波动更为厉害，极力的避开她的目光，果然只要避开了她目光，就减去甚多负重。

只听她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

“黄山世家的武功，果非小可，你能支持这样长久时间，实在是了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不过我这摄魂之法，最是伤人，你如再勉强运功抗拒下去，只有死亡一途，不如归顺于我，保下性命。”

只听帐外一声大喝：“你让不让开？”声音宏亮，正是那神判周簧的声音。

一个粗厉的声音，应道：

“你周大快在我武林中身份崇高，一向言出必行，你和敝东主间相约有言，不许两个人同时进入帐中，岂可以武功强行闯入？”

周簧怒道：“如是他一日不出幕帐，老夫要等他一日不成？”

那粗厉的声音接道：“他入帐不过一盏热菜工夫之久，岂算长了？”

周簧道：“如是你家东主用的手段正大，瞧一瞧有何不可？”

幕外面舌枪唇剑争执甚烈，但李文扬却似忧未听间，身子摇摇晃晃，已然站立不稳。

显然他已无法再支撑下去，全凭一点灵智，强行维持着未及于乱。

那身披蝉纱的少女，突然放开了握在李文扬手腕上的五指。叹道：

“果然是一个铁铮铮的汉子，出帐去吧！”右手微一用力，托着李文扬的身子，送出帐外。

幕外已然成剑拔弩张之局，神判周簧硬要闯入帐中，那黄衣老者，却是坚持不肯，形成僵局，就要动手，忽见李文扬摇摇摆摆的走出帐来。

玄皇教主最是关心，纵身一跃，直飞过来。

但见一阵玉掌翻飞，那布守在帐外的青衣小婢，纷纷出手，拦住了玄皇教主。

玄皇教主虽然接下了四面八方的掌势，但却自知无能冲得过去，只好退了回来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李文扬步履歪斜的由那梅花阵图中穿了出来。

玄皇教主大步迎了上去，急急问道：“你伤的很重么？”

李文扬大喘了两口气，道：

“她是女……”下面一个字尚未出口，张嘴喷出一口鲜血，摔倒在地上。

玄皇教主扶起了李文扬，缓步走向周簧，沿途群婢，纷纷向两侧让路，不再拦住他们。

周簧仔细看了一遍，不见一点伤痕，不禁一皱眉头，回首对庞天化道：

“庞兄医道精深，请过来隐隐他伤在何处？”

庞天化经过这次大劫大难后，孤傲的性格，似是改正不少，应声大步行了过来，抓过李文扬右手的食中二指，按在李文扬脉门上，闭目沉思，良久后摇头叹息一声，道：

“他伤的十分奇怪。”

皇甫岚和李文扬一见如故，十分投缘，急急接道：“有救没救？”

庞天化满脸愧色，道：“很难说。”

周簧道：“庞庄主请尽心力，老朽感同身受。”

庞天化道：“如在老夫避尘山庄，生机要强过此时，此地药物不全……”

只见玄皇教主伸手深入怀中，摸出一个玉瓶，交到庞天化手中，道：

“这是黄山世家保元护心丹，你看看是否有救？”

玄皇教主的身上，带了黄山世家的秘制灵丹，只听得群豪大感奇怪，但因李文扬重伤，奄奄一息，也无人多口追问。

庞天化接过玉瓶，道：“老朽之见，是药不对症，只怕难有效果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本座闻得黄山世家这保元护心丹，善救各种内伤，纵然生机濒绝之人，只要眼下此丹，亦可保住一日元气不散。那黄山世家二代女主人，亦甚精通医道，不如把他送回黄山，由他母亲治疗，母子关心，她或可想出救伤之道……”突然心中一动，转头四下望去。

周簧似亦被引动灵机，低声问道：“可是要找那青衣少年么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不惜，他那金针过穴之法，或可救他会危之命。”

一句话提醒了全场中人，齐齐四下寻望。

但青衣少年不知何时已去如黄鹤，数百眼睛看完所有藏身之处，也找不到他。

皇甫岚叹口气，道：“我们早些留心他才是。”

突听那黄衣老者高声说道：“那一个不怕死的，还敢进幕帐中去？”

神判周簧四下瞧了一眼，道：“老夫会她一阵。”

玄皇教主横身拦住去路道：“你不能去，由我去吧！”

周簧冷冷说道：“为什么老夫不能去呢？教主可是自信武功强过老朽？”

他虽是年近古稀，但脾气却仍是暴急得很。

玄皇教主道：“那倒不是，因为那梅花主人乃妇女之身，你周大侠何等身份，如何能和一个女孩子家动手？”

周簧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教主要多加小心了！”

玄皇教主微一欠身，道：“多承关注，还望周大侠好好照顾这位李兄的伤势。”大步向幕帐中走了过去。

那独目老人一顿手中拐杖，道：“教主岂可一人涉险？老朽陪你一行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不用了，咱们已和那梅花主人约好，每次只许一人进入帐中。”

独目老人道：“教主如若遇上什么凶险，请立刻发出信号，老朽当全力以赴，赶来救援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好吧！你留心听着就是。”直行幕帐中去。

只见一个身披蝉纱的美丽胴体，背门而立。

玄皇教主掀起了脸上的垂面黑纱，冷冷一声，道：“原来你在布施色相，诱人入彀。”

要知那玄皇教主也是女儿之身，不论那胴体是如何美丽动人，但却对她诱惑不大。

但见被蝉纱的少女，缓缓转过身来，冷冷说道：“我想到你该来了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倒是被你料中了。”

那身被白纱少女撩一下蝉翼薄纱，肌肤班然生光，玄皇教主心中微微一荡，咯道：“好一付撩人喷火的身材，我见犹怜，那粗浊男子，无怪要甘心被她奴役了。”

只见她举手理一下散垂在鬓边的长发，说道：

“你认为我是在卖弄色相，那是你孤陋寡闻了！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难道这也是一种武功不成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不错！这是天竺瑜伽术道中至高的一种‘摄心术’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咱们中原武林道上，有一种‘摄魂大法’，想来和你那‘摄心术’差不多了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‘摄魂大法’岂可和这‘摄心术’同日而语？其间道理十分明显，只是眼下没有时间对你说了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你在运行这‘摄心术’时，必得把衣服脱的不能再脱，才可以施展，是不是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这‘摄心术’在练习时，有几种动作，对一个女人的身材肤光，大有帮助，凡是会此技之人，都会有一付美丽玲珑的胴体。”

玄皇教主接道：“所以体布施色相，展露胴体，意在使天下男人都拜伏在你帮边脚下，厚须承次，求有两技：女人的节操、颜面都被你丢光了。哼，你自己也不觉得下流么？”

这一顿指叱怒骂，极尽尖酸、刻薄，那玄皇教主原本存心激怒梅花主人，她虽不知道“摄心术”的奥秘，但却想到运用此技之术，必将镇静如恒，方见奇效，如是一个心乱如麻、气忿填胸的人，决难施展此技。

但那梅花主人却有过的修养，任她骂的尖酸刻薄、刺耳难听，竟是不动一点怒火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在练这‘摄心术’前，有一件必修的工夫

那就是镇静忍耐，如做不到这点工夫，这‘摄心术’就永无成就之日。你纵然用尽世间最恶毒的名词、言语来骂我，我也是逆来顺受，听而不闻，你不用想激怒我了。”说话之间，两道目光一直盯住在玄皇教主的脸上。

玄皇教主和她目光相触，就觉到心头波动甚剧，极想避开她的目光，但却又不由自主的想瞧那自力。

只听梅花主人笑道：“你不是真的玄皇教主，你可骗过所有的人，却骗不过我。”

玄皇教主心志逐渐的受到控制，但她仍然有些清醒，极力想挣脱控制，但觉心神波动剧烈，已是难以自禁。

梅花主人那娇艳的脸色上，泛起了困倦之害，一颗颗的汗珠儿，滚了下来。

她虽然已稳站上风，显来是胜来不易。

只听玄皇教主长长叹息一声，脸上颤动的肌肉，突然静了下来，说道：“东主有何吩咐，贱妾无不从命！”

两人经过了一番剧烈的内功搏斗后，玄皇教主终于被那“摄心术”所征服。

但见梅花主人右手一挥，道：“你出帐去吧！”

玄皇教主应了一声，转身而去。

梅花主人未待玄皇教主走出帐幕，人已支持不住，盘息坐了下去。

且说那玄皇教主走出了帐幕后，竟然直向正东方行了过去。

神判周簧瞧的吃了一惊，高声说道：“教主快请留步。”大步追了过去。

群婢纷纷让道，竟不阻拦他，这一着又大出周簧意料之外，心中暗暗忖道：这梅花主人行事果然有神出鬼没之能，虽然微小之事，也不让人料中。

周簧追到了玄皇教主身后，高声说道：“教主快清止步！”

玄皇教主回头望了周簧一眼，一语未发，又大步向前行去。

周簧抢前一步，回身拦住了玄皇教主的去路，肃然说道：

“教主也归服那梅花主人了么？”

玄皇教主那蒙面黑纱中，透出两道精湛的神光，凝注在周簧脸上，缓缓说道：

“不错，梅花主人武功绝世，智计过人，咱们都不是她的对手。”

周簧听她语音清晰，条理分明，除了心意大变之外，一切正常，看不出一点可疑的迹象，当下重重咳了一声，道：

“教主领导玄皇教数千弟子，你如归服那梅花主人，要千百弟子们何去何从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自然该全部投顺过来，为那梅花主人效力。”

周簧呆了一呆，迫：“教主可是服用了什么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没有，我自愿也跟那梅花主人。”

周簧瞧不出一点破绽，只好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

“既是如此，老朽先领教教主几招绝学。”右手一伸，疾向她脸上垂选的黑纱抓去。

玄皇教主一闪避开，反臂抬出一掌。

周簧暗提其气，硬接下玄皇教主一掌。

双方掌势一触，玄皇教主被震的后退了一步。

周簧亦觉着右臂微微一震，暗道：这人的功力不弱。右手疾翻而至，



易变为擒拿手法，疾快的抓向玄皇教主右腕脉门。

突然间一阵暗劲，斜里涌来，震开了周簧的掌势，玄皇教主那反击的掌势，也刚好攻至，周簧一时间让避不开，只好一抬右臂，承受一掌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那手执拐杖的独目老人，满脸忿怒之色，站在六七尺外。

周簧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刚才那涌来暗劲，可是你发出来的掌力？”

独目老人道：“不错，你如不服气，尽管和老夫斗上一阵，老夫既是玄皇教主的护法，自是不能坐令教主为人所欺。”

周簧道：“贵教生已投效了梅花主人……”

独目老人冷冷接道：“纵然是她真的技效了梅花主人，那也不用你周簧多管闲事。”

周簧脸色一变，正待发作，突然又忍了下去，道：

“眼下大敌当前，武林中劫运悠关，老朽不愿为私人意气之争，影响到大局。”

让过玄皇教主，大步直向幕帐中冲了过来。

那独目老人突然加快了脚步，追到玄皇教主身后，大声说道：“教主请恕老朽无礼了。”右手食中二指疾快的点了出去。

他这样陡然出手，心想必中无疑，那知玄皇教主竟然一闪避开，回过头来，喝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独目老人欠身说道：“教生乃一教之尊，岂可变节事敌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咱们教中规矩，向以教主的行动为准，我既投效了那梅花主人，你们该当如何？”

那独目老人脸色微微一变，低声说道：

“老夫已随那逝去的二代教生离开了玄皇教，在教中也只是客居身份，自是不受教规束缚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那你是准备离开这玄皇教了？”

独目老人缓缓伸出右手，掌心一片火红，肃然说道：

“老夫就算离开玄皇教，也必得先为玄皇教除去大患。”

玄皇教主看他掌心的赤红，愈来愈重，突然想到一种传说于武林中的武功“火焰掌”，那老人分明正在运集“火焰掌”力，平伸手掌，明显地含有警告之意。

但这玄皇教主，已为那梅花主人的摄心之术制服，在她脑中，时时记着梅花主人的交办之事，这思想有如行驰大海中的巨舟主舵，微妙的控制了言行。

原来这梅花主人的“摄心术”，和那移魂大法，大不相同。后者不但使一个人神志受到控制，而且受到催眠、神情、姿态都和平常之人不同，一眼就可以樵了出来；但这“摄心术”却是把主事人的观念，贯注到对方受控制的神智中，受控制人除了念念不忘那主事者交付的事项外，和常人毫无不同之处。

玄皇教生极快的发觉自己处境的险恶，那独目老人的“火焰掌”似已提聚到十成功候，只要翻转一挥，立时可把自己伤在掌下。

透视群豪，虽然未瞧出他们这主、属之间，已形成了将动手之局，但都瞩目出两人正在作一场激烈的争辩。

独目老人缓缓收回伸出的掌势，低声说道：

“老朽极不愿伤及较主，但你这变节事故关系太大，不但有负老教主遗托之重，且将使整个的玄皇教解体，老朽不能眼看着玄皇教在你手中覆灭，而不过问。”

玄皇教生无法摆脱那梅花主人加诸她身上的无形枷锁，应变反应，亦不似过去那般快速，心知那独目老人的“火焰掌”，片刻后就可能加到自己身上，但却迟迟想不出应变之策。

她本可以走避，但她又矜持着教主的身份。

只听那独目老人缓缓的接道：

“老夫这火焰掌力，专以伤人的内部，初中掌力时只不过略有不适之感，十二个时辰后火车齐集内腑，才会伤发而死；老朽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出手伤害教主，想教主和老朽有此同感，教主请伸过手来，让老朽在神不知、鬼不觉中，把你伤在火焰掌下。”

玄皇教主缓缓说道：“如若我不答应呢？”

那独目老人冷冷说道：

“教主心中很明白，你无能进出老朽之手，如若教主不肯赏赐老朽一个薄面，为着玄皇教千百生灵，二代教主对老朽遗托之重，说不得只好翻脸动手了。”

且说神判周簧大步向幕帐中冲去，那黄衣老者自玄皇教主离开幕帐之后，一直未听得幕帐中传出令论，眼看周簧大步冲来，也不知是否该出手拦阻。

周簧来势何等迅快，就在那黄衣老者一犹豫间，人已冲入了幕帐中去。

那梅花主人已然警觉到有人闯了进来，霍然而起，跃入幕帐一角。

周簧掌心之上，早已蓄集了十成功力，准备一和梅花主人照面时，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手法，抢制先机。

那知进得幕帐后，竟是一付全未料到的情景，一个身披薄纱，身段优美的女子，肩上垂着长长秀发，背对着帐门而立。

周簧掌心内，蓄聚了十成功力，不知该努向何处？也不知那背门而立的美丽少女，是不是梅花主人，当下重重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夫周簧，那梅花主人何在？”

只见那背门而立的美丽少女，缓缓转过身来，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中，闪烁着奇异的神光，神判周簧一和那目光相触，内心突然起了一阵强烈的波动，似是陡然间触到了一段电流，心神震颤，不能自主。

只见她轻启樱唇，自舌底婉转出一缕清音，道：“我就是梅花主人，久闻你周大侠之名，今日有幸在此幕帐一晤，足慰生干渴念了。”口中笑语盈盈，人却娉娉的走了过来。

周簧长长吸了一口气，纳入丹田，运起功力和那诱惑力量对抗。

梅花主人伸出了雪白的皓腕，纤纤五指缓缓向周簧腕上抓去，口中柔声说道：“风闻周大侠一生之中，从未亲近女色，不知传言是真是假？”

周簧只觉全身的气血不停的向上翻动，似乎是躯体内有一种东西，要冲破躯体而出。

他无暇回答那梅花主人之言，也不敢回答，全副精神贯注，运气行功，压制着内心中一股奇异的冲击力道。

只觉右腕如触电流，一个柔若无骨手掌，轻轻的扣为在周簧右手腕脉之上。

一向刚烈的周簧，此刻竟然是毫无抗拒之力，听人摆布。

梅花主人五指缓缓移动，移到了周簧时间的“曲地穴”上，猛一加力，柔柔纤指，变成了五根钢条。

周簧只觉时间关节一阵剧疼，全身劲力突然消失，那一股向上冲击的力造，似是失去控制之力，由丹田直冲而上，透过十二重楼，直达脑际，只觉头脑间轰然一声，全身一阵颤动。

## 第三十五章

且说梅花主人纤纤五指，扣住周簧时间“曲池穴”，猛一加力，变成五根钢条。

梅花主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周大侠。”

周簧双目发直，一直盯在梅花主人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东主有何吩咐？”

梅花主人举起衣袖，拂拭一下头上汗水，叹息一声，松开了周簧时间要穴，眉宇间流现出困倦之容。

周簧双目一阵眨动，缓缓转过头去。

梅花主人吃了一惊，急急伸出双手，抓住了周簧的手腕，娇声说道：

“快些转过脸来，看着我的眼睛。”

原来那神判周簧，功力深厚，梅花主人施展“摄心术”，控制了周簧神智，但她稍一松弛，周簧竟然要破除控制，清醒过来。

但见周簧缓缓转过脸来，望着梅花主人双目，片刻后，双目又泛现出迷茫之色。

大约有一刻工夫之久，周簧目中那迷茫的神光，又突然消失不见，缓缓说道：

“东主有何吩咐？”

梅花主人盈盈一笑，道：“你出帐去吧！”

周簧应了一声，转过身子，大步走出帐幕。

梅花主人目往周簧背影离开了帐幕，再也支持不住，身子一颤，倒摔在地上。

原来这“摄心术”极耗心力，梅花主人连续施展“摄心术”，对手又均是内功深厚，定力极强之人，她虽然控制了几人神智，但自身消耗心力奇大，人已难再支撑。

周簧大步而出，穿越过群婢，直向玄皇教主停身处走了过去。

这时，那玄皇教主正缓缓伸出手来，准备承受那独目老人的“火焰掌”力，她自知无能逃出那独目老人之手，但又要保持一教之主身份，只好伸出手来。

周簧刚好赶到，眼看那独目老人血红手掌，正向玄皇教主手上抓去，不禁心中一震，大声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那独目老人已发觉教主为一种神异的力量控制，只是对方施用的手段，尤在移魂大法之上，是以不着痕迹，不留心很难看得出来，心中忽生不忍之

情，一时犹豫难决。

就在略一犹豫间，那神判周簧已及时赶到。

独目老人霍然转过身来，冷冷说道：“周簧，我们玄皇教中的事，不用你来插手！”

周簧道：“老夫不许你伤害玄皇教主。”

他本是和玄皇教主为敌，那独目老人出手干涉，此刻却突然敌友互移，只看的四周群豪，一个个目瞪口呆，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？

忽听庞天化大声喝道：“我明白了，那梅花主人会移魂大法，周大侠和玄皇教主的神智，都为那梅花主人控制了。”

那独目老人已经和周簧闹成剑拔弩张之局，双方立即将展开一场火拚。

庞天化及时一喝，使那独目老人收住了将劈出的火焰掌力。

这时，余下的群豪已不敢再轻身涉险，进入那帐幕中去。

其实，此时情形，那梅花主人正倒卧在帐幕中，不论何人只要举刀挥去，立时可把她置于死地。只见庞天化大步奔了过来，挡在周簧和那独目老人之间，说道：

“两位暂请停手，听我庞某一言。”

那周簧除了念念不忘为那梅花主人效忠之外，其他和常人无异，当下冷冷说道：

“不是老夫长那梅花主人的志气，咱们都不是她的敌手，与其白白送死，还不如归附那梅花主人的好，日后武林霸业有成，都不失一万雄主之尊。”

此等言语，出诸神判周簧之口，大大出了群豪意外，但那些受过梅花主人“摄心术”控制神智之人，却是听得个个点头，全场中分成两个极端不同的反应，一部分点头称赞，一部分摇头叹息，只觉周簧说出这几句话，大污他一世英名！

南疆一剑皇甫长风，突然插口说道：

“那梅花主人不知用的何等手段，使周大侠的神智失常，为她所用，这些话决非出自他的本心。”

庞天化道：“不错，老夫亦有同感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周伯父一世英名，岂可这般轻易断送，我去那群幕中瞧瞧，那梅花主人，究竟用的什么手段？”转身向帐幕中夺去。

皇甫长风沉声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皇甫岚回头说道：“爹爹有何指教？”

皇甫长风道：“你周伯父和那玄皇教主，武功何等高强，经验何等丰富，尚且为那梅花主人所制，你那点微末之技，如何是那梅花主人之敌？”

忽听一个清细的声音，接道：“让他去吧！”

皇甫岚转头望去，只见那青衣小帽少年，不知何时，又悄然来到场中。

庞天化抱拳一揖，道：“兄台医道高明，老朽甘拜下风，快请过来瞧瞧他们受了什么毒伤？”

青衣少年缓缓说道：

“不用瞧了，他们都被那梅花主人‘摄心术’控制了神智，因那梅花主人尚未现身，他们尚可自制，一旦那梅花主人出现，他们必将唯命是从。”

戒贪大师说道：“难道他们就没有疗救之望了么？”

青衣少年道：“除非先把那梅花主人制服。”

庞天化道：“玄皇教主的机智，在场之人是有目共睹，那确非别人能及，

周大侠的武功，更是当代武林第一流中顶尖高手。这两人都为那梅花主人的‘摄心术’所控制，形势于我大是不利，看来只有兄台出手了。”

这青衣少年金针过穴之法，在场群豪都已看到，效用奇大，近乎神迹，都已对他生出了一种崇敬之心，是以庞天化出言请他出手相助，全场中无人感觉奇怪。

但见皇甫岚转身而奔，直向那帐幕中冲了过去。

皇甫长风望了那青衣少年一眼，也未出言阻止。

青衣少年望着皇甫岚的背影，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如若我的判断不错，那梅花主人在经过此番心力耗消后，不晕倒也差不多了，那时再派一人入帐，就不难制服她了！”

且说皇甫岚奔入帐幕中后，梅花主人刚刚坐了起来，正在运气调息。

这是重要的一刻时光，如若那皇甫岚早来一盏茶工夫，梅花主人，还没有反抗之力。

皇甫岚目光一瞥那美丽的胴体，不禁微微一怔。

梅花主人缓缓睁开星目，望着皇甫岚，盈盈一笑，伸出雪白的手臂，道：

“快过来扶我站起。”两目中奇光一闪，盯在皇甫岚的脸上。

皇甫岚目光一和那梅花主人相融，不觉心中一震，不自觉的举步行了过去。

梅花主人一手扶在皇甫岚手臂上，缓缓站了起来，突然向前一栽，倒入皇甫岚的怀中。

这时，皇甫岚神智仍然有些清醒，右掌暗蓄真力，按在了梅花主人的背心上。

正待发出内力，梅花主人突然警觉，面孔一转，柔声说道：“转过脸来瞧瞧我。”

声音柔和，动听至极，皇甫岚不自觉的转过脸去，四道目力相触，心神又是一震，卷在掌心的内力，再也发不出去。

帐幕外皇甫长风一直全神贯注在帐幕中的举动。

大约过了一盏茶工夫之久，皇甫岚缓步走了出来。

皇甫长风大步迎了上去，低声说道：“孩子，你没有事么？”

皇甫岚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孩儿已归附梅花主人……”

青衣少年两目一眨，突然暴射出两道怪光，凝住在皇甫岚脸上，缓缓说道：

“那梅花主人很好么？”

皇甫岚和那青衣少年目光一触，全身微微一颤，道：“她很好。”

青衣少年声音突然转变的十分严肃，一字一句的问道：

“她可是很疲累么？”

皇甫岚呆呆的站着、双目凝注在那青衣少年脸上，木纳似的答道：“她很疲累。”

皇甫长风发觉爱子突然转变得十分呆板，似乎忽然间变了一个人般，心中大为关心，伸手向皇甫岚右腕上抓去。

只听那青衣少年冷冷喝道：“不要动他！”

皇甫长风陡然间收回右手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青衣少年道：“他先受了那梅花主人‘摄心术’的控制，又被我施展‘移

魂大法’迷乱了他的神智，现在他的脑际中，有两种意念在混乱冲突，无所适从，你虽然是他的父亲，只怕他此刻也认你不识，如若你出手抓他腕脉，激发他潜在的反抗本能，必将全力反击，他此刻心神榜惶，无所依靠，一出手必将全心全力施为，那就不死不休了。”

他清澈的目光，缓缓的由群豪脸上扫过，道：“不止是他，所有被那梅花主人‘摄心术’控制了神智之人，都不可招惹，一旦引他们出手，都将是不死不休之局。”

他无名无姓，也不知来自何处，但在此等情势下，却隐隐然成了领袖群伦的首脑。

只见他目光凝注在那独目老人的脸上，肃然说道：

“你虽然不肯泄露身份，但你的武功，是全场最高的一个，除了梅花主人外，只有那矮仙朱逸，或可和你一较长短，眼下那矮仙朱逸，正在运气调息，尚未完全复原，我进入那帐幕后，由你暂时统率群豪，在我未出帐幕之前，任何人不许再入帐幕探看，你那火焰掌力，功候已至炉火纯青之境，如若有人强行进入帐幕，你就给他一掌。”

那独目老人似想推辞，但他身侧一个黑纱蒙面的人，却代他答应了下來。

那青衣少年望了那独目老人一眼，道：“你答应了？”

独目老人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如你斗不过那梅花主人，老朽不负收拾残局之责。”

青衣少年道：“我如也败在梅花主人手中，你们也该逃命去了。”大步直向帐幕中行去。

那守在要道的黄衣老者，眼看着一个个进入幕帐中的人，都被东主“摄心术”所控制，却不知那梅花主人，已到了筋疲力尽之境，看那青衣少年举步行来，也未出手拦阻。

青衣少年步入幕帐中，那梅花主人脸上的汗水还未干。

她闻声抬头，瞧了那青衣少年一眼，似是心知来了劲敌，不禁脸色一变，霍然站起。

青衣少年冷冷说道：“西门姑娘，你的摄心术功候不浅啊！”

梅花主人两目凝注在青衣少年脸上，道：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何处处和我为难？”

青衣少年道：“你要杀人，我要救人；你要为恶，我要行善，咱们道不同，所行相冲，就成了对头冤家。”

梅花主人只觉他目光中神光炯炯，直通过来，心不由主的起了一阵波动，慌忙别过头去，说道：“你会移魂大法？”

青衣少年道：“移魂大法与摄心术虽是同一路道，但一个渊源于玄门道法，一个为瑜珈门中至极的绝技，今日咱们正好各尽其力，一较长短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你不是男子汉。”

青衣少年道：“这使你减少了很多胜算。”

梅花主人厉声喝道：“你究竟是谁？”

青衣少年道：“咱们昨夜才见过，你就这样快忘记了么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你是昨夜那位穿白衣的姑娘？”

青衣少年接道：“不错啊，我叫白惜香。”

梅花主人暗运功力，扬起右手，正待劈出，突见白惜香右手一扬，在

肩头上刺了一枚金针，不禁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白惜香目中神光闪动，冷冷说道：“放下手来。”

梅花主人目光和他相触，心中不自觉的起了一阵波动，缓缓放下了右掌，道：

“咱们可否和解？”这一句，说的十分吃力，似是用出了全身的力气。

白惜香道：“可以，但你桀傲不驯，我必得用金针刺入你几处穴道，才可谈到和解。”

梅花主人合身一阵颤动，道：“好吧！”

白惜香手执金针，走了过去，疾快地在梅花主人身上，剩下五枚金针，才长吁一口气，娇喘了两声道：“咱们都该坐下休息了。”

倔强冷傲的梅花主人，此刻却变的十分听话，依言坐了下去。

白惜香拂拭了顶门上汗水，拨出肩上金针，也盘膝坐了下去。

大约有一顿饭工夫，梅花主人当先睁开双目，眼看白惜香仍在闭目调息，杀机突起，暗运动力，那知一条右臂竟已不听使唤，连举三次竟举不起来，不禁一呆。

白惜香缓缓睁开眼来，笑道：“你可是想暗算我么？”

梅花主人叹道：“我被你金针制了穴道，纵有此心，也是难以如愿了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我这金针制穴之法，叫作‘五箭钉魂’，不但你两条臂已失去功用，就是双腿也无法踢出……”

梅花主人吃了一惊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我连路也不能走了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走路倒不妨事，只是不能和人动手。”

梅花主人缓缓站起身来，试行了两步，道：“你说吧！什么条件？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简单的很，只要使那些受你‘摄心术’控制的人，恢复神智，在三个月内你不再兴风作浪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三个月之后呢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那时我如还活在世上，一定有制服你的方法，你纵然再兴干戈，那也是必败无疑，如在三月之内我死了，眼不见为净，随你闹的天翻地覆，我也管不着了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三个月后，我如再兴干戈，你可知我第一个先杀的是谁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我想该是那玄皇教主！”

梅花主人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为什么不说是你自己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因为你杀不了我。”

梅花主人忽然放声而笑，娇声说道：

“白姑娘，你大概要比我小两岁，怨我托大叫你一声妹妹了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不觉得太肉麻么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你不用自作聪明，只凭你猜这一件事、我又增胜你的信心。”

白惜香脸色一整，肃然说道：“我猜错了么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错了十万八千里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你要杀谁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林寒青，我要让你尝试一下伤情刺心的滋味。”

白惜香放声桥笑了一阵，道：“这确实出了我意料之外，你未免想的太多了；你杀了他一百次，与我何干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你如若毫不伤情，我实在要为那林寒青叫屈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你可是对他有意？我倒愿意玉成。”

梅花主人想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？”

白惜香格格一笑，道：“不用谈这些了，告诉我如何才能解除那些人的禁制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你如若信得过我，那就拔下我身上金针，我立刻带人撤走。”

白惜香接道：“我信你不过……”语声一顿，又道：

“我如不是心地善良，此刻立可置你死地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杀了我，你成了世无匹敌之人，想来也是不会快乐的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我没有争霸武林的大志，也活不了多久，此次与你为敌，只不过事情赶巧，动了一时豪兴，但我既然插手其间，必得有始有终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点了他们睡穴，让他们睡一二十小时，再以冷水浇头，拍活他们的穴道，就可尽复种智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好！我救了他们后，再取下你身上金针。”转身行了两步，回头接道：

“拔金针必得知其先后，如拔错了，落下个残废之身，可别怪我事先没有警告你。”

梅花主人心中半信半疑的问道：“金针过穴，并非自你而始，从未听到过此等情事。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不信你拔下一枚针来试试。”

梅花主人只觉地有着一种莫测高深的神秘，每一言一字，都无法不信，但也不能全信，竟自难判断虚实。

白惜香随手抓起来了件长衫，笑道：“穿上衣服，咱们一起出帐去。”

梅花主人望了那长衫一眼，高声喝道：“轻云何在？”

只听一声娇应道：

“姑娘有何吩咐。”帐幕一角，垂世启动，缓步走出来一个全身青衣的小婢。

梅花主人道：“去取过我的衣服。”

轻云应了一声，隐入帐幕一角的垂幔之中不见。

白惜香笑道：“你在这帐幕中早有埋伏了。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她们住在另一个帐幕中，两个帐幕之间，有一条地下而道相连，虽是来去无阻，但未得我命令之前，她们决不敢轻易入我帐幕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你想的很周到，胸中既有着必胜之念，仍准备了一条逃走之路。”

说话之间，轻云已捧着衣服出现，梅花主人匆匆穿好衣服，外在披了一件紫色斗篷，取过一张人皮面具戴上，道：“可以走了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慢着，你刚什么名字？”

梅花主人道：“叫我梅花主人不是一样么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你不说，我就叫你西门夫人。”

梅花主人笑道：“西门玉霜。”

两人手牵手，笑语如珠的走出了帐幕。

那排守在幕外的青衣婢女和那黄衣老者，似是见主人这身装束，齐齐躬身作揖。



白惜香突然明白了，西门玉霜，为什么一定这身装着，原来她现身在底下之前，固定的有几身衣着装扮，当下暗中留心，把她衣着颜色、佩带，一一记在心头。

西门玉霜目光环视那些青衣婢女一眼说道：

“你们各归帐幕，再听我之命行事……”缓步走近那黄衣老者，道：

“咱们一着失措，全盘皆输，下令撤走四下伏兵，到二十里外。”

黄衣老者呆了一呆，应道：“老奴遵命。”

西门玉霜接道：“留下十二书生，和轻云、秋月在此，其余全数撤走……”

回顾白惜香，微微一笑，又对那老者说：“咱们可以好好休息三个月了。”

白惜香低声问道：“何谓十二书生？”

只见那黄衣老者双拳高举过顶，说道：“东主多多保重。”转身而去。

西门玉霜道：“十二个满腹经纶的书生，又得我传了武功，……”

突然一变口气，道：“白姑娘，可否让我恢复一条手臂功用？”

白惜香微微一笑，柔声说道：

“你如果不怕死、不怕残废、不怕一身武功废去，我就拔下你一条臂上的金针。”

西门玉霜心头一颤，笑道：“这么严重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你可是有些不信？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半信半疑……”目光凝注在白惜香脸上瞧了一阵，道：

“不过，我还是不愿冒险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你好像是很相信我？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我暂时败在你的手中，不得不忍气吞声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嗯！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可惜，你是女儿身，但愿我能安排下一缕柔情，系紧你的芳心，那时你就做不出逆天的事了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环顾当今之世，有谁配作我心中情郎？”

两人言词间虽然是锋芒相对，但言来却是甜言蜜语，似是在促膝谈心一般。

说话之间，两人已接近了群豪。

庞天化低声对皇甫长风，道：“那青衣少年之能，实非我等所及，竟然能使那梅花主人屈服。唉！看将起来，咱们是老迈了。”

只听白惜香高声说道：“承蒙西门姑娘，卖给在下一个薄面，答允撤走四下伏兵……”

皇甫长风关心的说道：“这些被她拉闻神智的人呢？”

白惜香接道：“自然是要解救，不过那‘摄心术’不是药物，还是劳动诸位一下。”

皇甫长风道：“只不知我等是否有此能力？”

“诸位只要点了他们睡穴，让他们睡足一十二个时辰，然后再用一盆冷水，浇在头上，再推活他们穴道，就可以恢复神智了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慢着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你骗了我？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他们神智受人控制，但并非药物所迷，武功丝毫未减，你们出手点他们的穴道，势必引起他们反抗……”目光缓缓扫掠了群豪一眼，

接道：

“这一场群吸，打将起来，必将是一场惨不忍睹的局面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唉！我几乎上了你的当啦！此刻你为什么自动说明？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这场混战，双方死伤，必极惨重，如是几个害死我父亲的元凶，都在这场混战中死去，我岂不是不能亲手报仇？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理由，那就是你怕在这场混战中，伤了你的性命。”

西门玉霜缓缓说道：“又被你猜中了心事，如你不拉我同来，现在已有人当场溅血了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现在要如何？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我先使他们神智昏迷，你们再出手点他穴道，不过，出手动作要快。”双掌啪的一声，在击一堂。

果然，那些神智被地控制之人，不觉的抬起头来，目光一齐集中投射在西门玉霜的脸上。

白惜香低声说道：“快些出手。”

皇甫长风、戒贪大师和独目老人，一齐应声出手，指影点点，纷纷击出。

这几人都是当今武林中顶儿、尖儿的人物，出手动作之快，有如飘风疾雷一般，眨眼间所有神智被控之人，都被点中穴道，倒了下去。西门玉霜长长吁一口气，回顾了白惜香一眼，道：

“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还得等上一十二个时辰，等他们醒来后，你才能走。”

西门玉霜冷冷说道：“我处处对你信任有加，你如何这般不信任我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数十条人命的生死，岂是轻易的一句话决定的？”

西门玉霜怒道：“你要留我作人质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你心中虽是不乐，也是没有法子的事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好！如你以后犯在我的手中，我也该好好的折磨你一顿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那时，我自是言听计从，逆来顺受，决不作无谓抗争。”

西门玉霜冷哼一声，不再说话。

白惜香牵住了西门玉霜一只手，笑道：

“好姑娘，不用生气，咱们到帐幕中去，好好的谈谈吧！”

西门玉霜冷冷说道：“可借你也是女儿之身。”

白惜香接道：“嗯，就算我是男人，也不会娶你这等女人。”

西门玉霜愠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你放荡风流，只怕难守妇道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你可是觉得我是一个随便的人么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怎么？难道你还是好女孩子？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说也没有用，还是不说算了。”

白惜香轻轻捏了她一下手掌，说道：“可否取下你面具给我瞧瞧？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你要瞧什么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看看你还是不是处子之身？”

西门玉霜回目望了白惜香一眼，道：“我还是，可借你无能娶我，瞧了也是白瞧！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我虽然不能娶你，但可替你作媒。”

西门玉霜冷冷说道：“你这般讥笑我，用心何在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我字字出诸肺腑，你如不信，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。”

说话之间，人已进入帐幕中，白惜香松开西门玉霜右手，笑道：

“十二个时辰后，你就可以离开了。此刻最好是安份的休息一会，别再乱打主意。”

那西门玉霜虽有一身绝世武功，但因全身几处主要的经脉大穴，都为金针所制，施展不出，空自着急。

白惜香缓步向帐外行去，走了几步，突然又回头说道：“在这帐幕外，我为你安排下很好的守护，你尽管放心的休息吧！”启开软帘，走了出去。

西门玉霜只觉心头一股闷气，直泛上来，暗暗忖道：想不到我安排这囚禁天下英雄的帐幕，如今却成了自己被囚之室。

付思之间，忽见软帘启处，走进来一个全身黑衣，面垂黑纱的人，冷冷说道：

“一十二个时辰，何等的漫长，只怕你会等的不时。”

声音尖细、清脆，分明是女子口音。

西门玉霜心中一凛，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那黑衣人道：“我助你安安静静的睡上一十二个时辰，岂不是很快的渡过了这段焦虑的时光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你是玄皇教中的人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不错？”伸手点了西门玉霜的睡穴。

待她由沉睡醒来时，眼下的景物，都已大变，只见帐幕中坐满了人，左首第一人正是那神判周簧。

依序而下的是少林戒贪大师、皇甫长风、黄山世家三代东主李文扬等十四、五个人。

右面首位上，坐的是玄皇教主，紧依在玄皇教主身旁而坐的是那独目老人，依序也排下了十四五个人。

西门玉霜抬动一下右臂，只觉运用灵活，臂上的禁制，似已解去。

她暗中运气一试，只觉真气畅通，受制金针已全除去，不禁胆气一壮。

只听周簧说道：“西门姑娘的‘摄心术’，果然高明的报。”

西门玉霜答非所问的接道：“你们人倒不少，可是想凭仗人多势重，把我困在这里么？”

周簧道：“咱们都是姑娘邀请来的英雄们推举出来的，想和姑娘谈谈。”

西门玉霜目光缓缓由帐幕中群豪脸上扫过，道：“那位姓白的呢？”

周天道：“那仁兄台有点要事，赶往别处去了。”

西门玉霜冷冷道：

“他如走了，你们还和我谈什么呢？我只是败在那姓白的手中，但你们却都是我手下败将，有道是败军之将不言勇，你们来和我谈条件，岂不是大大的笑话么？”

群豪被她一顿数落，只说的个个脸带愧色，半晌做声不得。

沉默了一阵，还是那玄皇教主说道：“咱们都是奉那白先生之命，来和西门姑娘谈判。”

西门玉霜笑道：“你们谈吧！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咱们只想劝姑娘息去争霸江湖之念，不要再在武林轻肇

事端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你们可是劝我不要报仇？”

周簧道：“西门奉夫妇虽然被我等围攻而死，但姑娘不能因此迁怒天下武林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你们可是准备自绝我父母灵前？”

周簧道：“那也不是，但老夫可以尽我之能，邀请那日参与其事之人，和姑娘约定一处地方，决一死战，如姑娘能把我们杀死，以十数人的性命，偿还分尊、令堂之命，那也是本利兼收了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如那参与其事之人死了，可是由他们儿女抵补？”

周簧道：“姑娘可是有把握尽歼与会之人么？”

西门玉霜笑道：“自然是有了，昨日之事，难道还不足证明么？”

周簧道：“有道是死不记仇，那人如死了，姑娘也不用因仇追究，何况犯有首从，当年杀死命大令堂的是以我周簧为首，其他之人，都不过是被我周簧说动而已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你是想一人抵罪？据我所知，杀害我父母的首要三人，除你之外，另两个是黄山李东阳和天鹤上人。”

李文扬突然一拱手道：“在下李文扬，乔为黄山世家三代东主，李东阳乃在下之父，父债子偿，届时在下自当代父赴约。”

周簧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半年前围攻老夫之人，可是姑娘的手下么？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他们刺了你一十七剑，竟未能把你杀死。”

周簧道：“老夫这条命，早晚都得送给姑娘，姑娘急什么呢？”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

“不知西门姑娘是否已同意老夫之见？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如果我不答应呢？”

周簧道：“如其让姑娘回后茶毒江湖，那就不如咱们此刻和姑娘一决生死！”

西门玉霜哈哈大笑一阵，道：“你们有把握能够胜我了？”

周簧道：“动手过招，和情急拚命有些不同，前者是一分武功一分胜算，谁也无法取巧；但后者却是勇可补拙，八成武功，或可能胜过十分武功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如若是这般算法，谁也不用去用心求进，苦苦习练武功了。”

周簧道：

“现下在此之人，都算得武林中一流高手，如我等不讲武林中单打独斗的规矩，一拥而上，西门姑娘请自己付量、付量，能否独挡我等围攻？”

西门玉霜缓缓站起身来，说道：

“武功的强弱，决不是这等算法，所谓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，如若不信，请诸位就人群中，选出三位武功高强之士，围攻我西门玉霜一阵试试！”

周簧道：“姑娘可是已有成竹，能够胜得我们么？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我只是告诉你，武功一道，决不是一加一的算法……”

目光环向四周掠了一眼，接道：“那一个愿以身相试，首挡锐锋的请快出手，但如自知不敌，那就不用自作聪明，免得悔之不及。”

帐幕中人，听她如此言来，个个脸色大变。但想到她的高强武功，竟都坐着不动。

神判周簧霍然站了起来，道：“老夫先来领教。”大步直向西门玉霜冲

了过去。

西门玉霜高声说道：“还有那个要来？”

但见人影晃动，连着站起来十几个人。

西门玉霜道：“不要如许多人。”

李文扬大步向前行了一步，道：“在下乃姑娘心目的仇人，自应算上一份。”

只听另一人接口说道：“在下曾从周老前辈学过武功，情如师徒，自是该算上一个。”

西门玉霜转头望去，只见那说话之人正是皇甫岚。

周簧正待令皇甫岚退回原位，西门玉霜已抢先笑道：“好！就是你们三人，请出手吧！”

李文扬回顾了皇甫岚一眼，道：“她似是有恃无恐，咱们出手要小心一些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如她真是凭范拳脚上的功夫，胜了咱们，在下是败的心服口服。”

只听周簧沉声喝道：“姑娘要小心了！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尽管出手。”

周簧道：“好！”呼的一掌，拍了过去。

西门玉霜娇躯一闪，避开一掌，笑道：

“这一掌打的偏了一些，如能多向右移动一尺，那就恰到好处了。”

周簧冷冷说道：“不用姑娘费心。”双拳连环劈了出去。

这神判周簧在江湖上享名数十年，武功岂是小可？双拳连环劈出，刹那间劲气排空生啸，呼呼拳风，满室激荡。

李文扬和皇甫岚运功蓄势，分站了两个方向，但却不肯轻易出手。

这样一来，反使那西门玉霜更多了一份顾虑，分去不少心神，防备两人。

神判周簧攻出的拳势，愈来愈见凌厉，但西门玉霜的闪避身法，亦是佳妙无比，只见她娇躯闪动，身不离三尺方圆；周簧空自拳势如雨，却是无法击中西门玉霜。

全室中眼光，都集中在两人身上，因为这一场搏斗的胜负，和场中群豪都有切身的厉害关系。周簧一连攻出了五、六十拳，不但未能击中西门玉霜，而且竟未能把西门玉霜迫退一步，不禁心中有些焦急起来。

李文扬和皇甫岚静站一侧，希望等待一个机会，一出手就可伤到西门玉霜，至低限度亦可把她身法迫乱。

但两人等待了数十个照面之后，竟然未能找出破绽。

只听西门玉霜娇声说道：“小心我反击了。”素手挥展，攻出一掌。

周簧正自心中焦急，眼看对方一掌劈出，不蒙精神一派，大喝一声，挥拳迎了上去。

他久久不能取胜，寄望于硬拚掌力之上，希望凭范深厚的内功，胜得对方。

双掌一触，周簧尽发出若在掌心的内力，心中盘算道：就算这一掌不能伤得对方，落个两败俱伤也好。

那知掌力一和对方相触，有如击在一条水蛇身上，只觉她掌势一滑，竟把一股强大的力道，滑向一侧。

掌力掠着她前胸滑过，斜里向李文扬身上撞去。

周簧觉得那发出的力道，已经不能控制，不禁大吃一惊，急急说道：“贤侄小心。”一面急急收回击出的力道。

话未落口，李文扬已警觉有一股暗劲斜里撞了过来，急急挥掌一挡，竟被震的退了两步。

西门玉霜格格一笑，道：“周大侠好雄浑的掌力。”

右手一翻，五指箕张，疾向周簧腕脉上抓去。

周簧右腕一挫，疾快让避开去，左掌出奇招，一个兜转，横里拍出，击向西门玉霜的左后肩上。西门玉霜身躯一侧，竟不让避掌势，肩背反向掌势上迎了过去。

周簧掌势击实西门玉霜的肩上，但那击中的力道竟被滑向一侧，撞向了皇甫岚。

皇甫岚挥掌一对，接下周簧掌力，只觉冲来之力十分强猛，震的全身摇晃，连退了两步。

周簧凛然向后退了两步，道：“姑娘这是什么武功？”

西门玉霜微微一笑，答非所问的说道：

“如果你们数十人齐上攻我，数十股力进相撞击，那定是一个混乱无比的局面。”

周簧道：

“姑娘这等武功，的确是未闻未见的奇技，能把身体上承受的掌劲内力滑开，而且使那股力道，攻向他人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如果你心中不服，不妨再来试试。”

周簧眉头一耸，道：

“姑娘纵然是身负奇技，不畏掌力，但也未必能操必胜之局，如果我们动用兵刃，在下倒是不信姑娘能够把蓄在刀尖剑锋的力道，滑让开去。”

西门玉霜冷冷说道：

“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不到黄河不死心，既是不信，何妨动用兵刃一试。”

周簧目光环扫了四周群豪一眼，沉声说道：“那一位把兵刃借给老朽一用。”

皇甫长风突然站起身来，探手入怀，摸出一柄短剑，递了过去，道：

“大哥请用小弟之剑。”

周簧接过短剑，除下刻鞘，随手一挥，立时闪动起一道寒芒。

室中群豪，大都是久在江湖上走动的武功高强之士，眼看那闪动的剑气，已知是柄宝刃。

西门玉霜两道目光一直盯注在宝剑之上，道：“这把剑很锋利。”

周簧道：“不错，虽无削铁如泥之能，但足可穿甲洞石，姑娘是否能要得此剑一击？”

西门玉霜淡然一笑，道：“那要看看你能否刺的中我了？”

周荣道：“老夫已数十年未曾用过兵刃，今日遇到姑娘这等强敌，只好一破往例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承蒙看重，请出手吧！”

周簧道：“姑娘小心了。”

短剑起处，闪动两朵剑花，分攻向西门玉霜两处大穴。

西门玉霜柳腰微微一闪，避开一剑，仍是未肯还手。

周簧是已成名武林的大侠，挟数十年威望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用利剑对付一个后生晚辈的女孩子，心中颇有惭愧之感，一收剑势道：“姑娘也不用客气，尽管出手还击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我如出手，十合内可夺下你手中短剑。”

周簧沉吟了片刻，道：“姑娘也许是有这份能力，请出手吧！”短剑一探，点了过去。

西门玉霜右手一起，纤纤玉指，疾向周安握剑右腕上扣拿过去。

周簧腕势一沉，短剑斜向上面撩袭过来。

西门玉霜右手扬起，引动剑势，左手如影随形般，随着右手翻了起来，抓向周簧的右腕。

这是一场抢制失机的快打，双方只凭掌指的变化，争取制胜之机。

只见三只手掌，挟着一道寒芒，在空中转飞舞，几乎使人无法分辨谁的掌指。

神判周簧似是连举起左手的时间都无法腾出，只用一只右手和西门玉霜抢攻。

突听一声娇叱，划破了窒息的紧张，道：“撒手！”

交错飞舞的指影，突然敛失不见。

准目望去，只见西门玉霜左手纤纤玉指紧扣在周簧的右腕上，但周簧手中仍紧紧握住短剑不放。

双方相持了片刻工夫，周簧突然一扬左掌，拍了过去。

西门玉霜右掌一起，接下了周簧掌势，冷冷说道；

“周大侠向以内功深厚自居，今日正好领教。”

周簧却是一语不发，暗以数十年精修的内力，撞击过去。他唯一有把握胜过西门玉霜的，就是和她比拼内力，只因觉着她鬼计多端，也不敢轻易夸口。

双方以内力相拼，空中群豪，可算是全都看好周簧。

那知，事情竟大出群豪意料之外，双方相持约一盏热茶工夫，周簧头上突然现出了汗水，那西门玉霜，竟仍是气定神闲，若无其事。

玄皇教主首先看出不对，霍然站起，大声叫道：

“周大侠，快停手！”

周簧亦觉情形有异，只觉自己源源攻出的内力，有如投在大海中的沙石一般，感觉不出一丝反应；既不觉对方有反震之力，亦不觉对方有抗拒之劲，只是情面攸关，下不了台，只好倾尽内力，猛袭过去。

待听到玄皇教主喝叫之声，才陡然停下来，说道：

“姑娘练的什么功夫？”

西门玉霜神色平静的答道：“化力神功。”

周簧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化力神功？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不错，周大侠内功再深厚一些，也难支持过一个时辰。”

玄皇教主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世间恶毒武功，你大概都学会了！”

## 第三十六章

西门玉霜道：“教主夸奖了。”冷峻的目光，缓缓由室中群豪脸上扫过，接道：“我已答应那白惜香，在三月之内，不伤害你们……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白惜香，可是身着青衣，头戴小帽的年轻人？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怎么？你们也不认识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白惜香，不像一个男人的名字。”

西门玉霜冷冷接道：

“管他是男是女，我已答应他在三月内不妄伤人；你们此刻如要拦阻我，那就不能怪我不守信用了。”大步向外行去。

群豪眼看西门玉霜和周簧动手情形，个个心生寒意，竟无人敢出手阻拦她。

西门玉霜行至门口，突然回过身来，说道：“你们都还有三个月时间好活，三个月之后，随时都可能死去。”转身一掠，人已到数丈开外。

庞天化望着西门玉霜去如飘风的背影，缓缓说道：

“纵虎归山，此后江湖上怕是永无安宁之日了。”

玄皇教主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

“我们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准备。唉！如若我们在三月中，能够团结整个武林同道，全力对付她，她纵然武功高强，艺兼天下各种恶毒的功夫，也可和她一战。伯的是咱们内部纷争不息，给她以可乘之机。”

突见周簧身躯摇了两摇，缓缓坐了下去，眉目之间，尽是困倦之色。

庞天化大步走了过去，挽手从怀中摸出一只玉瓶，启开瓶塞，倒出了两粒丹丸，递了过去，道：“周兄，请一试试兄弟炼制的灵丹如何？”

周簧缓缓启开双目，长叹一声，道：

“老迈了，不中用了！”接过丹药，吞了下去。

这神判周簧一生中行侠仗义，济困扶危，管尽了人间不平之事，纵横大江南北，一生中从未吃过败仗，侠名之盛，不下于黄山世家。这两句感慨之言，出他之口，当真是凄凉无比。

李文扬道：

“晚辈曾听家母谈过那‘化力神功’，是一种恶毒异常的武功，并非老前辈不如她。”

周簧嘴角间浮现出微微的笑意，闭上双目，运气调息，似是李文扬的几句话，给了他莫大的安慰。

戒贪大师霍然站起身子，说道：

“老纳要先走一步，赶回少林本院，把所见所闻之事，禀报掌门方丈，也好早作准备。”

少林弟子在众目睽睽下变节事敌，其情之惨，可算是丢尽了少林颜面。这场大会，虽未如那西门玉霜之愿，一网打尽与会之人，但却扫尽与会群豪的威名。

玄皇教主缓步过来，欠身说道：

“少林派一向被武林尊为泰山北斗，贵寺中的一举一动，对武林影响甚大，如若贵寺方丈能够出面主持其事，不难使天下英雄归心。”

戒贪大师叹道：

“敝寺中弟子，在老纳面前，仍然敢变节事敌，单此一事，敝寺方丈亦



不至袖手不问，至于敝寺方丈，肯否出面主持其事，老纳倒是难作答复。不过，老纳当把教主之言转告敝寺方丈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还得大师从中说项。”

戒贪大师合掌当胸道：

“江湖上传说，玄皇教一向行事偏激，乃是一个充满着神秘诡奇的恐怖组织，今日一见，方知教主竟然是一位才华出众，卫道不遗余力的巾帼女杰。唉！看来江湖上的传言，当真是不可采信。”

戒贪大师之言，也正是室中群豪心中之疑，个个转脸望着玄皇教主。

玄皇教主只觉此中清事，很难解释，只好淡然说道：

“本教因为行动隐秘，才引起江湖上纷纷传说，也是难怪别人。”

戒贪大师点头笑道：

“教主巾帼女杰，如能将玄皇教诸般行动，公开于世，不难成为武林中一支主脉。”

玄皇教主笑道：

“此事乃本教中的规戒，相传而下，纵然我有此心，只怕也无法在短期内如愿。”

戒贪大师道：“老纳不过是一句随便之言，教主不用认真……”合掌一礼，接道：

“老纳就此别过。”大步出去。

经过了这一次大劫后，与会群豪，不自觉间，生出了一种莫可言喻的情意，齐齐起身相送。

素来孤腐，不和武林人物来往的庞天化，突然起身说道：

“老朽一向是自扫门前雪，很少和武林同道往来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目光环扫了群豪一眼，接道：

“从此老朽将一改孤癌之性，四橡林避尘山庄从此欢迎武林同道造访，老朽当扫榻以待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庞庄主医道精深，如肯门户开放，必可造福武林。”

庞天化哈哈一笑，道：

“老朽历经了这次劫难，心情确是大为改变，但愿以余生之年，能为武林同道略尽绵薄。”

轻轻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老朽也要先走一步，避尘山庄中还有几个可用之人，老朽要回去准备一下。”扶拐入室而去。

玄皇教主目光环扫了四周一眼，道：“那梅花主人已去，诸位也都回去准备一下了。”

与会群豪，不是一方雄主，就是江湖上大有名望的豪侠，但经历过这场大会后，心理上都起了一种奇怪地变化，壮志消沉，彼此之间亲切不少。那西门玉霜临去之言，在群豪心中蒙了一层阴影，大家都有着同一的感觉，认为那西门玉霜之言，并非虚张声势；三个月后，随时随地都有着死亡的可能，只不知是那一个先蒙其害。如那西门玉霜挟其绝世武功，实行各个击破，群豪心中明白，无一人能够和她抗拒。

玄皇教主看群豪默坐不言，每人脸上的神情，都很沉重，只好接着说道：

“那梅花主人虽是心狠手辣，但她很重诺言；她既然许下了三个月不在武林中惹事生非，倒是可信。武林中有一句俗话说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

过。诸位如何去运用这三个月的时间，那是当前最重要的事；如果凛骇于那梅花主人的武功，先自失去了抗拒她的勇气，岂不是坐待那梅花主人宰割么？”

只听一个苍凉沉重的声音，接道：

“教主说的不错，如若一定得死，咱们也该死得有丈夫气概一些。”

群豪转目望去，看那说话之人，正是山东曹州无敌神拳陆义远——陆老英雄。此人十年前，金盆洗手，退出江湖，不再过问武林中的是非，想不到这次竟然也被那梅花主人束邀与会。

这几句话，激起了群豪雄心，齐齐站起身子说道：

“陆老英雄说的不错，横竖是死，也该死的豪壮一些。”

玄皇教主高举双手一挥，群豪立时肃静下来。

经过了这一番大劫难后，玄皇教主已然隐隐成为领袖群伦的人物。

只听玄皇教主说道：

“诸位也不要太过高估那梅花主人；她也是人，这世上未必就没有强得过她的人，像那位青衣小帽的白相公，就是那梅花主人的对手。在这番斗智中，梅花主人处处被他迫落下风，他既插手过问，决不会中途撒手，他安排下这三月限期，必有作用。”

群豪齐声接道：“教主说的不错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因此，诸位尽可放心回去，尽其在我的多作准备，如能互通声息，守望相助，合众人之力，声势当可壮大不少。”

群豪齐齐抱拳，说道：“教主之言甚是，此刻寸阴如金，我等就此别过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也许那少林掌门方丈肯答允戒贪大师要求，出面主持其事；此事如能有成，两个月内，诸位都可得到讯息，时光宝贵，诸位请上路吧！”

群豪对那玄皇教主齐齐抱拳作礼，告别而去。片刻之间，走了大半。

室中只余下盘坐调息的神判周簧、李文扬、玄皇教主、独目老人和皇甫长风父子等七八个人。玄皇教主回顾了那独目老人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老前辈心意如何？”

那独目老人被她突如其来的一问，一时间茫然不知所措，呆了一呆，道：

“教主此言是何用意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老前辈孤傲不群，不知是否肯卷入这一场武林是非之中？”

独目老人沉吟了良久，道：“老朽余年无多，对江湖的是是非非，早已无心过问；只因身受遗托，难如我寄情林泉之愿，倘若教主肯放老朽，那是最好不过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老前辈的心意，本座本是不该勉强；但此事关系太大，纵然咱们不找那西门玉霜，她也不会放过咱们。为了玄皇教的存在，老前辈也不能放手不问。”

独目老人道：“教主才能出众，锋芒初露，已然使与会群豪归心，老朽一人之力，何补于武林大事？”

那静坐调息的周引，突然睁开双目，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桑南樵……”

那独目佝偻老人身子一颤，怒声接道：“谁是桑南樵？”

周簧哈哈一笑，道：

“这叫做不打自招，如是此室中，没有桑南樵其人，桑兄又何用介意？”

那独目佝偻老人，呆了一呆，黯然叹道：“不错，老夫正是那桑南樵。”

周簧哈哈一笑，大步走了过来，道：“昔年武林中传诵你死讯之时，我就知道你死不了。你生就的长命之征，只怕还要死在我周某之后。”

桑南樵黯然说道：“桑南樵早已死去了，余下的只不过是一具老朽的躯体。”

周簧笑道：“你还不是好好活着么？”

语声微顿，接道：

“你虽然瞎了一眼，但却无法改变那形貌轮廓，我初次见你之面，就认了出来。”

桑南樵独目眨动，脸上是一股忧苦和悲伤混合的茫然神情，缓缓说道：

“这些年来，老朽隐身风尘，对昔年故友，一律断绝了往来，想不到数十年后，周兄竟是还能认出兄弟。”

周簧笑道：

“桑兄虽然隐身风尘，不和故友往来，但你的大名，仍然经常在江湖之上出现。”

桑南樵点点头，道：“这个老朽亦曾听过。”

周簧道：“兄弟亦曾为此耗费了数月之功，追查此事。”

桑南樵道：“可曾找出那假借老朽姓名之人？”

周簧道：“没有，那人武功高强，神出鬼没，有一次兄弟追踪他大半夜，和他对了一掌，仍被他逃脱了……”轻轻咳了一声，接道：

“不满桑兄说，那时兄弟心中认定了那人就是桑兄真身，故未再追查。”

桑南樵一皱眉头，道：

“可惜！这些年来，老朽为一宗要事所系，不充分身，未能追查此事。”

周簧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桑兄作事，一向使人难测，能够深知些江湖上将要发生的大事，提前公诸于世，也算是一桩大大的好事啊！”

桑南樵正色说道：“老朽郑重说明，那决非老朽本人。”

周簧呆了一呆，道：“那人当真不是桑兄么？”

桑南樵道：“不是老朽。”

周簧奇道：“这就奇怪了，除了桑兄外，又有谁能够一掌把我周某人震的后退了两步？”

玄皇教主接道：“我知道那人是谁。”

周簧道：“是谁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西门玉霜。”

周簧道：“西门玉霜？不错，一定是她……”目光凝注在桑南樵的脸上，道：

“当时，兄弟确实只想到桑兄真身，兄弟亦曾大呼桑兄之名，那人却不顾而去。”

桑南樵独目中神光闪闪，欲言又止。

玄皇教主道：“那人冒借桑老英雄之名，无非是想借桑老英雄的成名，以达到传括他预言的目的；而他每次传播出的预言，又都是异常的灵验，除了那西门玉霜外，谁还有如此能耐？”

周簧道：“一代新人胜旧人，那西门玉霜的武功才智，实非我等能够抗

拒，能和她一较长短的，只有教主一人，还望教主担承此事，答允主持大局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周大侠声望卓著，举世同钦，理该主持其事……”

周簧双手乱摇，道：“斗智运谋，丝毫差错不得，所谓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教主如肯承担主盟，老朽自当全力相助。”

皇甫长风道：“周大侠说的不错，教主也不用再推辞了。”

玄皇教主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如若咱们能够找到白相公……”

突然人影一闪，一个全身青衣的俊美少年，已停在室中。

玄皇教生看清来人后，不禁心头一跳，失声喝道：“林……”突然警觉，住口不言。

留在室中之人，大部都认得来人，正是那林寒青。

皇甫岚急急奔了过去，抓住林寒青一只手道：“林兄弟，你很好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我很好，多承皇甫兄挂怀。”

皇甫岚道：“林兄弟适才可在场中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小弟混在人群之中，场中诸多变化都看的十分清楚。”

玄皇教主突然接口说道：“你可是和那姓白的在一起么？”

林寒青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不错，李……”

玄皇教主重重咳了一声，打断了林寒青未完之言，说道：“那姓白是男的还是女的？”

只听一阵格格大笑，道：“教主这般的关心我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

群豪抬头看去，只见那青衣小帽的少年，手扶在一个清秀画童的肩上，缓步走了进来。

玄皇教主大步迎了上去，道：“咱们承蒙白……”微微一顿，道：

“不知要称你兄台呢？还是姑娘？”

青衣人道：“随便你高兴吧！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承蒙白相公相助，咱们得脱危难，与会之人，个个都感激不尽。”

青衣人笑道：“只能说你们这些人福大命大，不该埋骨此地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白相公定然早已成竹在胸，才能一举成功，制服那西门玉霜。”

青衣人笑道：“我不善吹嘘，我胜的侥幸，那西门玉霜却败的不甘，只因太过骄狂，却不知百密一疏，一步失错，满盘皆输……”目光一掠林寒青道：

“其实诸位应该感谢的还是这位林兄，如不是他隐身在暗中相救，诸位只怕是早已身化劫灰了？”

周簧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虎父无犬子，孩子，你一出江湖就做出这样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，足慰令尊在天之灵了……”他感觉到说漏了嘴，想待收回，已是全盘托出。

只见林寒青神情激动，脸色屡变，但他终于忍了下去，缓缓说道：

“晚辈只不过受命行事，岂敢居功。”

周簧道：“受谁人之命？”

林寒青回顾了青衣人一眼，道：“白姑娘。”

青衣人笑道：“好啊！你终于抖开了我底啦！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纵然他不说，我们都已知道，只是白姑娘对我们有着救命之恩，不便揭穿罢了？”

青衣人道：“我如不承认，你心中至多是半信半疑，你会自己骗自己，想我是个男儿汉。”

玄皇教主面上垂着黑纱，无法看出她脸上的神情，只见粉颈微垂，默然不言。

青衣人放声大笑了一阵，目往周簧说道：“周大侠，蛇无头不行，乌无翅不飞，三月时光，弹指即届，要对付那梅花主人，必须推举主盟之人，以收事权统一之效才是。”

玄皇教主抢先说道：“如白姑娘答允主持其事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”

青衣人笑道：“我纵有此心，也是力所不能。”

周簧道：“白姑娘不用谦辞。”

青衣人摇头接道：“我说的字字真实，你如不信，问问他吧？”

玄皇教主突宽心头泛起一股酸意，明知故问的说道：“他是谁呀？”

青衣人道：“林寒青，你不用在我身上用心思，多留心西门玉霜才是。”

林寒青只觉脸上一阵发烧，讪讪说道：

“这位白姑娘说的不错，她身体太过虚弱，难以当得繁巨。”

青衣人接道：“论声望，该由周簧主盟。”

周簧接过：“老朽才不及人，实难当此大任。”

青衣人道：“你倒有自知之明……”微微一笑接道：“如若讲才智，应该推玄皇教主。”

玄皇教主脸上虽是蒙有黑纱，但地适才被那青衣人讽刺数言，正好刺中了她的要害，别人虽无法看到，她却是羞的抬不起头，根本没有听到那青衣人说的什么？

周簧道：“如若由姑娘坚决不允主盟的事，玄皇教主不失为适当人选。”

青衣人道：“问题是如何能够使天下英雄信服。”

周簧道：“老朽愿出全力相助。”

青衣人道：“你虽在江湖名重一时，但只怕也难使那自认为正大门派中人听你之言；如若武林中九大门派不肯出手，你倾尽全力，也难对付那西门玉霜。”

周簧道：“少林寺已有戒贪大师禀报他们掌门方丈，料那老和尚不致不管。”

青衣人凝目沉思片刻，笑道：“在下有一个不清之求，不知诸位肯否答允？”

周簧道：“姑娘只管清说，我等力能所及，无不遵从。”

青衣人道：“我要和玄皇教主私谈一阵，诸位都清暂时离开此室。”

周簧略一沉吟，大步向外行去。

桑南樵、皇甫长风、李文扬、皇甫岚等，紧随在周簧身后，走了出去。

林寒青正待举步而行，却被那青衣人一把拉住，笑道：“你要留下来。”

林寒青只好依言留下。

青衣人眼看群豪尽高大厅，缓步走近了玄皇教主，说道：

“要我动手呢？还是你自己取下来？”

玄皇教立缓缓举起料手，取下了蒙面黑纱，带出那绝世无伦的美丽容貌。

青衣人上下打量了一阵，笑道：“很美丽，不在那西门玉霜之下，她输你几分端庄妇静，强过你几分娇媚、俏丽，情场上你恐怕难以和她匹敌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看年岁你未必就大过我，怎的口气却一派老迈？”

青衣人笑道：“我已是行将就木之人，那自是应该比你老练。”

语音微顿，笑容尽敛，忽然间十分庄严的说道：“怎么？你可是认为我在和你说笑话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评头论足，一派媒婆口气，怎么样？难道这还算正经话？”

青衣人道：“嗯！唇枪舌剑，利口如刀，倒也可和那西门玉霜一试舌战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你如有心为世除害，挽救这一场武林浩劫，就不该纵虎归山，放了那西门玉露；你如稍存仁慈之心，就该出而主盟，领导群豪，运筹帷幄，和那西门玉霜一决胜负。”

青衣人道：“你讲完没有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讲完了，现在要恭聆高见。”

青衣人脸色一整，说道：“我只是赶巧遇上了这件事，如若这一回合中，我胜了那西门玉霜，那也只能说是我机运比她强些；我胜的侥幸，她败的委曲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说来难以令人置信，你胜那西门玉露并非全凭智谋，而是武功与智谋各占了半。”

青衣人道：“再告诉你一件事，不论你信或不信。如若不是西门玉霜太聪明，我早已经丧命在她的掌下。”

玄皇教主奇道：“这话如何解释？我是愈听愈糊涂了。”

青衣人笑道：“说穿了简单得很，她被我几句吓唬之言给唬住，不敢出手，明白了吧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你要我取下面纱，只为了这点事么？”

青衣人道：“言归正题一句话，你很少有机会胜过那西门玉霜。”

玄皇教主接道：“是了，正因如此，你才推荐我主盟大局，要我败在那西门玉霜手中，你好坐山观虎斗，袖手看笑话。”

青衣人道：“事关天下武林劫运，千百人的生死，岂能开玩笑……”

语音微顿，回顾了林寒青一眼，接道：“因此你必须未雨绸缪，早作筹谋。”

玄皇教主沉吟了一阵，突然欠身一礼，道：“还得白姑娘借箸代筹，指点玄机。”

青衣人回顾了林寒青一眼，道：“有劳把风，别让人接近三丈以内。”

林寒青应了一声，大步向室外行去。

青衣人席地坐下，道：“你认识那林寒青？”

玄皇教主缓缓坐了下去，道：“认识他，你好像很关心他？”

青衣人微微一皱眉头，道：

“他救过我，感恩图报，我应该帮他这次忙，助他扬名江湖。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青衣人笑道：“我叫白惜香，你呢？”

玄皇教主道：“李中慧。”

白惜香道：

“黄山世家的李姑娘？我早已想到你不是真的玄皇教主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那玄皇教主已不幸身放，承她看得起，指定我承她衣钵；我不忍辜负她遗托之言，也不愿看着玄皇教流毒武林，因此答应接掌教主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这就是了。如若把你换了我，我也不会推辞。接掌了这玄皇教，对你帮助不小，但如想凭仗玄皇教这点实力，对付那西门玉霜，恐怕仍是力有不敌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这个我知道，但如有你白惜香从中相助，那就大不相同了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你好像颇有先见之明，料到我一定助你……”微微一笑，接道：

“不过终于被你料对了。”

李中慧心知她即将涉及正题，不再插口说话，而且摆出了一副恭谨受教的神态。

白惜香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准备如何对付那西门玉霜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到目下为止，我还是胸无成竹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但那两门玉霜恐早已决定了谋屠武林的大计。”

李中慧道：

“她在这一场旗开得胜的大战中，落得一场惨败，全盘计谋只怕都要受到牵动。”

白惜香道：

“三个月的时光，已足够西门玉霜重整旗鼓，我想她再发动必然是恐怖的屠杀，一举间震动武林，你如想阻止她，必须先了然她的动向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我想不出如何才能使悉西门玉霜的举动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你如舍得那林寒青孤身涉险，我倒有办法使他混入梅花门下。”

李中慧脸上一热，道：“白姑娘不用冷言冷语嘲笑我，其实我和林寒青也不过数面之缘，他和家兄倒是很好的朋友。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你如是真的喜欢他，咱们就来一幕假戏真作；如若你不很喜欢他，也要装做深情似海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我想不出这和西门玉霜有何关连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那西门玉霜最是好胜，咱们对那林寒青深情款款，必会引起她的注意……”

李中慧道：“这又和西门玉霜何干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那西门玉霜处处好胜，必然要设法把林寒青掳掠而去，她倒未必就是真的喜欢那林寒青，只是为了想使我等伤心而已。”

李中慧笑道：“自古以来，不少人用过美人计，却从未听人说过，有人用美男计。”

白惜香笑道：

“你如认为那林寒青被捕后，定然过着软玉温香的欢乐生活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习练瑜伽摄心术的人，必先把自己练成一个冷若冰霜的人；那健美的身段、娇媚的笑貌，只能够凭人欣赏而已……”她仅促的垂下头去，低声接道：

“那是说她必得承保处子之身，否则那‘摄心术’即将失去灵验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白姑娘可也精通此道？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略有涉猎，却未习练……”盈盈一笑，接道：

“她如不喜那林寒青，也还罢了；如若真的喜爱了他，那份罪实够她受的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我仍是不很明白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那西门玉霜的底下，个个肯为她卖命，大都是受了她摄心术的控制；如若她那‘摄心术’一旦失去灵验，西门玉霜控制的属下，也必然将为之解体。权衡轻重，谅那西门玉霜也不至甘冒此险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这又和林寒青相关么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有道是爱之切、恨之深，如若那西门玉霜喜爱林寒青，却又不能以身委侍，必将把那喜爱之情，化成一股怨恨，想尽了办法，去折磨他。”

李中慧点头叹道：“这话倒是不错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因此，我才问你要不要他去涉险？”

李中慧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为什么要问我，不去问问他自己？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你要先答应喜爱他才行，如你一见他就烦得要命，装也是装不出来。”

李中慧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你呢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他知道我只不过还有三个月的寿命，要我装也是无从装起。”

李中慧心中虽对那林寒青早生情像，但此等情事，要她当面说出口来，实是有些难以出唇。

白惜香道：

“我为你借筹代筹，听不听在你，别认为我只是随口说笑。”站起身来，向外行去。

李中慧道：“白姑娘不要走，咱们再仔细谈谈。”

白惜香缓缓回过头来，说道：

“你如肯听我的话，咱们就再谈一会；如不肯听，咱们就不用谈了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漫天喊价，就地还钱，难道我就不能还还价钱么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你可是想和我谈生意？那我就开价钱了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不要再寻开心了，咱们谈谈正经事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你先得答应喜爱那林寒青，咱们才能谈下去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好吧！我答应你了。你去说服那林寒青吧，我如答应了，他不答应，岂不是让你白费了一番心机。”

白惜香耸了耸柳眉儿，道：“不错，那林寒青似有着很沉重的心事，沉默和稳重，大大的超过了他的年龄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你要如何对他说呢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上策是你能编织一张柔情之网，把他罗入网中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他一副冷冰冰的神态。我实在没有信心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那咱们就用中策吧！”

李中慧道：“领教中策如何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居之中庸，不偏不倚，告诉他咱们计划，说明是假凤虚凰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有中策必有下策，敢问这下策如何？”

白惜香笑道：

“这下策最是简单不过，我传授一种奇异的武功，让他听你摆布，甘心受命。”



李中慧摇摇头，道：“下策太容易，上策太困难，咱们用中策好些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我也是这么想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笑道：“我去叫他回来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慢着，我得避开才好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那就有劳你去把风了。”

李中慧戴上面纱，大步行了出去，换回了林寒青。

白惜香招手呼叫道：“林相公请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林寒青抱拳说道：“白姑娘有何见教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我就要死了，你对我怎的还如此拘谨？”

林寒青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白姑娘为了挽救武林浩劫，不错把有限的生命时光，投入了江湖是非之中，其行是何等的可钦可敬。”

白惜香接道：“眼下有我白惜香，制服那西门玉霜；如若我死去之后，她一定要造成武林浩劫，那时又将如何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个，在下自知力有不逮，徒叹奈何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如是有能挽救此劫，你可愿尽些心力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全力以赴，死而不悔。”

白惜香盈盈一笑，道：“你武功非她之敌，智谋难以和她相较，如何才能胜她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得姑娘指点了。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只怕你不肯听我的话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只要能使天下英雄受益，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林寒青，你要仔细的想一想，须知大丈夫一言九鼎，岂是儿戏的事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白姑娘但请吩咐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我要你单人匹马，独闯脂粉阵，内无里应，外无救兵，你敢不敢去？”

林寒青愕然说道：“脂粉阵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不错，脂粉阵！那脂粉阵内变化万千，非大智大勇、豪气凌霄的英雄，决不敢轻身相试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亦曾涉猎兵法，七十二阵之名，都曾熟记于胸，但却从未听过脂粉阵的名字。”

白惜香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问你敢不敢去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不解内情，如何一个去法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只要你有胆量前往，我自会指点你入阵之法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好吧！在下冒险一试。”

白惜香格格一笑，道：“第一阵由黄山世家的姑娘把守，你先试试看是否能冲的过去？”

林寒青恍然大悟，道：“白姑娘说笑话了。”

白惜香脸色一整，道：“正正经经的事，难和你说笑话？”

林寒青看她说的十分认真，不禁一呆，道：

“白姑娘，那脂粉阵形态如何？姑娘可否显示一二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芙蓉如面，冰为肌、杨柳腰，步步桥，多少豪杰英雄，尽倾一笑中……”

林寒青接道：“姑娘说的是……”

白惜香道：“李中慧，难道她不够美么？”

林寒青一皱眉头道：“白姑娘究竟要在下如何效力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试试李中慧那绵绵情愫，能不能钓上你这条鱼儿？”

林寒青正色说道：“在下自信不致为美色所迷，那西门玉霜虽是天生长姬，但在下还不信她就能使林某人拜倒在石榴裙下。”

白惜香娇声说道：“啊哟！好大的口气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白姑娘可是不信？”

白惜香清澈的双目中，突然闪动起一片神彩，苍白的脸上，泛起了两圈红晕，柔声说道：

“如若把那西门玉霜换了我，你将如何？”

林寒青征了一怔，道：“这个，这个，我想不出来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李中慧呢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李姑娘智慧绝人，柔肠侠骨，可算得巾帼英雄，在下对她十分敬仰。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嗯！由敬生爱，顺理成章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白姑娘究竟要在下如何效力，还望指教，在下这里洗耳恭听了。”

白惜香举起衣袖，拭去了头上汗水，缓缓说道：

“那西门玉霜的毒辣，你是知道了的，如是她真的放手施为，实不难造成一番浩劫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个在下明白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但她武功的高强，放眼当今江湖，很难找得出可与匹敌之人，何况她隐在暗处，忽来忽去，莫可预测，纵然是整个武林高手联手起来，只怕也是难以制服那西门玉霜，唯一的办法，就是能够事先侦知她的行踪，预作部署，或可和她一搏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如若要事先侦知她的行动，必得派人混入她们一群之中才行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不错，那人就选定了你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我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不错，选定了你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我和那梅花主人素不相识，如何能混得进去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让那西门玉霜自己把你捉去。”

林寒青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请恕在下愚昧，我实有些想不明白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这叫做美男计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古往今来，只有听人说过美人计，哪里还有美男计，我林寒青堂堂男子汉，岂能如此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别忘了，你已经早答应我，只要能使天下英雄受益，任何牺牲都在所不惜。”

林寒青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我林寒青愿为先驱，首当锐锋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你挡不了西门玉霜十招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血流五步，死而无憾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匹夫之勇，还觉得沾沾自喜，你死在西门玉霜手下，于武林大局何补？天下英雄，谁又是你的受益之人？”

林寒青，被她这利口锐词咄咄逼人的一问，顿时觉着无言可对，半晌

答不出话。

白惜香冷冷接道：“事先我已经出言警告过你，什么事想想再说，别要说的太快了，你却要充英雄，一回答应下来，如今却有些后悔了，是吗？”

林寒青轻轻叹息一声，遭：“在下并非怕难畏死……”

白惜香道：“不用说了，我问你答应不答应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答应什么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答应和那李中慧扮作情侣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那也未必就会引起西门玉霜的关注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那要试试我的运气，她会不会把你捉去，实则是一场微妙的赌注，输赢的后果，却是关系着数百人的生死，和武林今后的命运……”

她仰起脸来，两道清澈的目光，投注在林寒青的脸上，道：

“与会英雄虽多，但那西门玉霜只会关心两个人，一个是玄皇教主，另一个就是我了。我料想她必会千方百计的侦出我和那玄皇教主的作为，定然可见到你和李中慧卿卿我我的情形，只要留心到你，她就不能自禁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事情虽然简单得很，但说来包罗的因素却是复杂万端……”举手理一下散垂在鬓边的散发，接道：“你天生拘谨的性格，正是那西门玉霜性格中缺乏的一环，只要她留心到你，她必然会逐渐的自陷情网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因为我是这样子，难道她还会强过我不成？”

林寒青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林寒青昂藏七尺男儿，如若被人视作玩物，要来要去，还有何颜立足在江湖上？”

白惜香接道：“嗯！就是这一股劲儿，柔中带刚，拘谨中带有几分稚气和妩媚……”

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你必须答应，纵然是装作，也得装作得像样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此事关系着一个人的名节，那李中慧只怕也不会答应。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那李姑娘没有对我许过警言，也没有说一句让天下英雄受益的话，但她却为了对付那西门玉霜，不顾借名节受损。”

林寒青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不知白姑娘何以找到了在下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量才聘用，不偏不倚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好吧！如五日之内，仍未引起那西门玉霜的关注，在下可要告别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找人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我一位小师弟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告诉我他的名字、形貌，我替你找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于小龙，十三岁，唇红齿白……”

白惜香道：“够啦！余下的我自己会问他。就此约定，我要走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你要哪里去？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去还我女儿本色，咱们再见面时，我就要试试我的妩媚手段，能不能使你沉迷色情之中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姑娘如若不用武功，不使药物，在下自信有自恃之能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如若我要施用手段，那也不用和你谈这多话了。”转身缓步而去。

林寒青紧随其后，低声说道：“姑娘身体虚弱，不宜多费心神……”

白惜香陡然停下脚步，回过头，柔媚一笑，道：“你真的这么关心我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有由衷出，发自肺腑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我有什么好值得你怜惜？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姑娘智计超人，胸怀仁慈，不顾展弱之躯，力挽浩劫，难道不值得佩服么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我骨瘦如柴，面发苍白，憔悴不成人形，你看着不讨厌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正因如此，在下才觉得姑娘更令人起敬。”

白惜香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记着，我还有三月时光好活，惜怜我将白费一番心机……”

语音微顿接道：“李中慧名门世家，才貌双绝，你如能和她假戏真做，那才是珠联璧合，一对玉人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只答应……”

白惜香道：“不管你存心如何，你已经答应了这件事情，总须装作得天衣无缝。我去之后，你们自己谈吧！不用送我了。”缓步出室而去。

### 第三十七章

林寒青呆呆的站在厅中，望着白惜香的背影，逐渐消失不见，不觉黯然一叹，由心底泛出一片怜惜之心，只觉她以柔弱之躯，不顾自身安危，却为天下英雄谋命，磊落胸怀，实在是可敬可爱。

突听一声幽幽的叹息，起自身侧，道：“林兄别来无恙？”

林寒青只管仰着脸想心事，竟然不知有人走近身侧，转目望去，只见一个全身黑衣，面垂黑纱的女子，站在身旁，急急说道：“我很好，你是李姑娘？”

来人正是李中慧，伸手揭开了蒙面黑纱，道：“不错，小妹正是李中慧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白姑娘都对我说过了。”

李中慧微观羞意，说道：“她对你说什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她说，要咱们联手对付那西门玉霜，替天下武林谋命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嗯！怎么一个联法呢？”

林寒青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你不知道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知道得不够详尽，你可否再说一边给我听听？”

林寒青只觉很难措词，沉吟了良久，才道：

“她要咱们扮作一对假凤虚凰，以引那西门玉霜的关注。”

李中慧笑道：“如西门玉霜视而不闻，或是根本未来查看，那将如何是好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亦觉疑难之处甚多，李姑娘系武林世家，声誉是何等

清高，如此只怕玷污到姑娘名节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我以玄皇教主身份，和你交往，固可掩天下英雄耳目，怕的是情难自禁……”双颊陡然间泛起了一片红晕，垂下头去，不敢抬头。

林寒青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李中慧突然抬起头来，道：“你不用这个、那个了，我们黄山世家，百年来一直受着武林同道的尊敬了我虽是女儿之身，也不能丢了黄山世家的人，伤了李氏家风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姑娘说的是。”

只觉心中有千言万语，却是一句也说不出来，也不知从何开口才是。

李中慧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林相公呢？可有疑难之处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家有高堂，好在此事旨在用谋，并非认真，也不用上告家母了。”

李中慧扬了扬秀眉笑道：“你这样有信心么？”

林寒青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在下有些想不透姑娘言中之意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纵然是假风虚凰，但也得装作的像真的一般，你就不担心真的会喜欢我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自信可持之以礼。”

李中慧双目中闪动起了一片神光，道：“好吧！那咱们就试一试。”

突听室外传来周簧的声音，道：“白姑娘，咱们可以进去么？”

李中慧垂下了蒙面黑纱，道：“请进来吧！”

林寒青抬头看去，只见周簧当先而入，身后鱼贯随着皇甫长风。李文扬、皇甫岚等。

周簧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白姑娘哪里去了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她走了，诸位有什么事，对我说吧！”

周簧道：“咱们要请示那白姑娘一声，有什么吩咐我等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白姑娘已告诉了我，要诸位立时去侦察那西门玉霜的下落，明日午时之前，到此回报。”

周簧道：“好！咱们立刻动身。”当先向外行去。

李文扬回顾了玄皇教主一眼，欲言又止，转身而去，但见人影闪动，眨眼间走得一个不剩。

宽敞的大厅中，又只余下了林寒青和李中慧两个。

林寒青眼望着群豪去后，忍不住低声问道：

“那白姑娘可是当真的要他们去查那西门玉霜的下落么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怎么，你可是认为我说谎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李姑娘不要误会，在下只不过是随口问一声，别无用心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白惜香告诉我一件事，那西门玉霜不但武功高强，而且极擅长易容之术，她随时可能捞装成各种不同形态身份的人，混在我们身侧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错，咱们得时时小心提防才是。”

李中慧笑道：“咱们得随时给他机会……”

林寒青若有所悟啊了一声，凝目沉思了一阵，道：

“你和那白姑娘似是早已有了很周详的计划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嗯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知可否把内情告诉在下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不行，你如多知道一些内情，就多给西门玉霜一分疑

心……”

伸出雪白的皓腕，接过：“牵着我走吧！”

林寒青骇然一缩右腕。道：“到哪里去？”

李中慧掀起了蒙面黑纱一角，脸上是一片庄严神情，一字一句的说道：“从此刻起，你已是我的闺中密友，心上情郎。”

林寒青缓缓伸出手去，牵着李中慧的右腕，低声说道：“李姑娘，马上就开么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不错，一直到你被那西门玉露掳去。在这段时日中，你必得常伴妆台，画眉深闺，做我李中慧裙下之臣。”

林寒青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和白姑娘约好以五天之后，如西门玉霜还无动静，在下就要告别而去。”

说话间，人已到门外。

只见神、煞、鬼、魂四大凶人，早已在室外等候。

四人打量了林寒青一眼，却齐齐对李中慧抱拳一礼，说道：“教主可有差遣？”

林寒青征了一怔，欲言又止，心中却暗暗忖道：

“怎的这桀傲不驯的四大凶人，竟都加入了玄皇教中。”

只听李中慧道：“车马可曾备齐？”

红衣凶神恭道的说道：“车马已备多时，等候教主之命。”

李中意道：“你们随车护法，任何人不得接近车马。”

神、煞、鬼、魂，齐齐应了一声，转身向左行去。

李中慧施展传音之术，低声对林寒青道：“对我亲热一点，别让这四个人瞧出了破绽！”

林寒青只好右手加力，扶着李中意向前行去，转过了一个弯子，果见一辆华丽的篷车，停在道旁的青草地上。

红衣凶神打开了篷车垂帘，说道：“教主请上篷车。”

李中慧嗯了一声，回目对林寒青道：“扶我上车。”

林寒青只好乖乖应命，伸出右手，扶着李中慧，正待转身绕到车后，突听李中慧喝道：

“快上车来。”林寒青征了一怔，暗道：“这一定是叫我了。”翻身一跃，登上篷车。

李中慧随手放下车前垂帘，掀开垂面黑纱，盈盈一笑道：

“你不像我的深闺密友，倒像我的跟班仆男。”

林寒青尴尬一笑，道：“在下还不太习惯。”

李中慧笑道：“快些学吧！免得在众目睽睽下尴尬出丑。”

只听篷车外传来红衣凶神的声音，道：“属下等候命行车，但不知要驰往何处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东行十里，有一座吴氏宗打，到那里再行请示。”

红衣凶神应了一声，篷车陡然向前行去。

林寒青低声问道：“这四人桀傲不驯，随时都可能背叛你，怎可把他们视作心腹？”

李中慧斜倚车栏上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是为了要测验你的胆气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事关你的安危，与在下何干？”

李中慧笑道：“这四人除了桀傲凶残外，还都是色中饿鬼，你伴我同行，

正如他们眼中的钉，随时存着杀你之心。”

林寒青点点头，殖：“原来如此！”

李中慧接道：“不过，他们此刻对我尚十分恭顺，有一天，他们背叛我时，第一个要杀的人是你！”

林寒青谈谈一笑，道：“我不怕他们。”

李中慧突然伸出手去，扶在林寒青的肩上，柔声说道：

“我讲的句句是实话，这神州四大凶人，凶暴成性，出手就要杀人，心目中毫无是非之念，而且不择手段，随时都可能暗算你，你要特别的小心留意。”

林寒青心中忖道：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偏要带四大凶人来，这岂不是自找烦恼？

李中慧回顾了林寒青一眼，道：“怎么不讲话，可是有些怕了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如若真的被他们暗算而死，只怕李姑娘也难有好的收场。”

李中慧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咱们现在已经是祸福与共，生死同命的夫妻了！”

林寒青一皱眉头道：“你好像很开心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自然啦！”

突然一声厉叱，紧接着响起了一声惨叫。

林寒青掀开垂帘一角望去，只见一个负锄的农人尸体，横在道旁。

红衣凶神当先开道，那人显然是他所杀，但那红衣凶神竟连望也未望那尸体一眼。

林寒青放下垂帘，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

“四大凶人之名，果非虚传，这几人的残忍，当真是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一个荷锄农人，大概是让路漫了一些，被那红衣凶神一掌击毙，弃尸道旁。”

他虽然尽量的忍耐着，使声音保持平和，但仍无法完全掩去内心的激动，声音中微微颤抖。

李中慧双目中神光闪动，也似为红衣凶神的暴行激怒，拉上蒙面黑纱，掀起车帘，冷冷喝道：“停车！”奔行的马车陡然停下来。

李中慧缓缓移动身躯，探出车外，肃然说道：“哪一个杀了人？”

红衣凶神一抱拳，道：“属下出手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玄皇教虽然不似其他门派一样，但教中亦有规矩，你们既入了玄皇教，就该受教中规戒约束，不能任性非为。”

红衣凶神道：“咱们玄皇教中不许杀人么？”

李中慧冷冷说道：“不许妄杀无辜和不会武功的人。”

红衣凶神天生残暴，野性难驯，抗声说道：

“那人眼看教主马车行来，不肯早些让避，杀之何惜？”

李中慧怒道：“你敢对本教主如此无礼？”

红衣凶神双目中神光暴闪，似想反唇相激，但他终于忍了下去，缓缓垂下头去，道：

“属下敬领责罚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你用哪只手伤了那农人之命？”

红衣凶神道：“左手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好！你就自断左手一根手指。”

林寒青吃了一惊，暗自提气戒备，心中忖道：这等重罚，只怕他不肯接受。”

红衣凶神双目中厉芒连闪，右手缓缓由怀中摸出一把匕首，说道：

“这断指之罚，不觉太重一些么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你如不愿听去手指，还有一条路可以选择。”

红衣凶神道：“什么路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那就是离开本教，叛我而去。”

红衣凶神哈哈一笑，右手匕首一挥，左手小指应手而断，鲜血狂喷而出。

李中慧一缩身退回车中，放下垂帘。

红衣凶神捡起地上小指，一口吞入腹中，说道：“禀告教主，可要起程？”

李中慧冷冷说道：“驰往原定之处。”

红衣凶神应了一声，车马又向前行去。

林寒青低声说道：“你罚他断去一指，岂不是加深了他心中的记恨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对付这等凶恶之人，如不使用严刑峻法，如何能使他们畏服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恩威并济，才是待人之道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那要看什么人了，如果像四大凶人一般的残暴之徒，全然不解恩义二字，那就非要重罚酷刑，才能使他们心生戒惧。”

林寒青不再多言，心中暗道：你心中这般明白，却偏生带了这四个人随身护法，岂非明知故犯？

篷车一片寂然，两人谁也未再开口。

过约一盏热茶时光，篷车突然停了下来，车外传来红衣凶神的声音，道：

“莫告教主，马车已到了吴氏宗祠。”

李中慧整好蒙面黑纱，掀起垂帘，缓步走下车去，说道：

“两个留这里守护马车，两个跟我进去。”

红衣凶神环视了三个兄弟一眼，道：

“老二、老三随教主进入祠中，老四留这里陪我守护马车。”

绿衣凶煞，黄衣怒鬼应了一声，并肩而出，紧随在李中慧身后，缓步向中行会。

林寒青抬头打量了四周形势一眼，暗道：那夜和白惜香被人引来此地，不就是这座吴氏宗祠么？这李中慧也找来此地，不知是何用心？

他心中虽有着重重疑窦，但却未多追问。

李中慧进了铜门，回顾了绿衣恶煞一眼，道：“你在前面开道。”

绿衣恶煞应了一声，大步向前行去。

李中慧和绿衣恶煞，保持五六尺的距离，走在第二，林寒青和李中慧错后一肩，黄衣怒鬼走在最后。

这吴氏宗祠十分广大，也十分荒凉，四人深入数丈，过了一重庭院，竟不见一个人影。



林寒青暗中留神四周，希望能找出西门玉霜留下的痕迹。

登上了几层石级，到了二门前。绿衣恶煞飞起一腿，踢在门上，砰然大震，木门大开。

李中慧缓步登上石级，低声对林寒青道：“对我亲热一些。”

林寒青一皱眉头，伸出右手，拉住了李中慧的柳腰。

绿衣恶煞狠狠瞪了林寒青一眼，道：“莫告教主，还要往后面走么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嗯！到后段瞧瞧。”

绿衣恶煞回头行了几步，又转过身来，问道：“在这荒凉阴森之处，可许出手杀人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那要看对方是什么人了。”

绿衣恶煞道：“在这等荒凉所在，自然是不会有什么好人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许你出手，但却不许你妄伤人命。”

绿衣恶煞冷然一笑，道：“好！那我就把他打成残废就是。”转身向前走去。

李中慧施展传音之术，对林寒青道：“身置险地，分有恶仆，随时可能回口反噬，这是个内忧外患的险场，你必得保持镇静，随时准备应变。”

林寒青只觉肩头上陡然挑起了一付千斤担子，似乎李中慧已把自己生死，付托于他，不禁心头一震，暗道：明明是你来此地，无事找事，事到临头却把担子放在我的肩上。

但想到她是一个女流之辈，也只好承担下来，说道：“如咱们遇上凶险，你一定会是死在我后面。”

李中慧笑道：

“咱们是一对同命鸳鸯，你如真的在吴氏宗祠中遇难而死，我想活只怕也活不下去。”

谈话之间，已到了后殿，只见后段殿门紧闭，四无人迹。

绿衣恶煞直将到殿门前面，才停下了脚步，回头问道：

“敬禀教主，可要打开殿门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自然要打开殿门。”

绿衣恶煞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咱们玄皇教中规矩，太过森严，在下请示教主之前，不敢擅自作主。”飞起一脚，踢在紧闭的殿门上。

此人功力惊人，那样厚重的殿门，竟然被他一脚踢的呀然大开。

只见殿堂中，一条长长木几，正中一座金字牌位，写的是“吴氏历代先祖神位”。

旁边依序排列了无数小形金字牌，上面各写名号。

除了这些供奉的牌位外，再无其他之物。

黄衣怒鬼道：“哼！臭牌位倒是不少。”

只见李中慧那蒙面黑纱四下转动，打量了一阵，沉声对绿衣恶煞、黄衣怒鬼说道：

“你们到门外把风去。”

黄衣怒鬼道：“如有人要进正堂，可要放他进来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那就先通报我一声。”

黄衣怒鬼道：“如他不待，硬向里闯，那该如何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你要双手何用？为何不出手拦阻他？”

黄衣怒鬼道：“我怕杀了人受断指之罚，纵有一身武功，也不敢施用出

来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点他穴道，生擒活捉，不得伤他性命。”

黄衣怒鬼道：“咱们神、煞、鬼、魂四兄弟，杀人成习，一向出手很重，只怕是难以拿捏到那伤而不死之处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你只要不怕那断指之罚，尽管杀人就是。”

黄衣怒鬼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在下生有十指，杀一人断一指，也该有十人好杀！”

笑声中转身一跃，和绿衣恶煞并肩跃出室外。

林寒青眼看两人避出室外，说道：“你把两人谴出室外，不知是何用意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等一个人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西门玉霜。”

林寒青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西门玉霜？她是和你约好的么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你破坏了她的预布毒计，使她吃了一次败仗，被逼订立城下之盟，三月内不得在武林中胡作非为，她心中对你之恨，尤过白惜香。”

林寒青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你被她许为敌手之一，如有杀你的机会，也决不会轻轻的放过你。”

语声甫落，突听黄衣怒鬼大喝之声，道：“站住！你找什么人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西门玉霜来了，你要小心一些。”

只听绿衣恶煞怒道：“好小子！你要找死，怪不得我了。”只听呼呼两声，紧接着传入了一声闷哼，似是有人在室外拚了两掌，一人吃了苦头，闷哼出声。

林寒青伸手探入怀中，取出参商剑，道：“我去瞧瞧。”

李中慧一把抓住林寒青，道：“不用多管闲事，恶煞、怒鬼，决然拦不住西门玉霜。”

但闻黄衣怒鬼的声音喝道：“敬禀教主，有人闯进来了。”

余音未绝，突见一个青衣人大步走了进来。

来人脸上带着一副血红的面具，只露出两只神光炯炯的眼睛，不停的转动。

林寒青暗提真气，短剑平胸，蓄势戒备。

李中慧冷冷喝道：“取下你戴的面具！”

那青衣人道：“你为何不先取下你蒙面黑纱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我不用了。”

青衣人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因为我不取下蒙面黑纱，你已知是谁了。”

青衣人道：“你猜猜我是何人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西门玉霜。”

青衣人道：“我家东主，是何等高贵的身份，岂肯轻易来此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她既和我约好，为何不亲自赶来？哼，没有信用！”

那青衣人冷冷说道：“她也不用前来，已了解你们的一举一动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我和那西门玉霜相约，除她之外，不和别人谈话，不论你是什么身份，咱们也不用多搭讪，我们告辞了。”

那青衣人缓缓取下面具，看去果然是一位唇红齿白的俊俏人物，但她

发型来变，一眼就可瞧出来是女子穿着男装。

只见她转动身子，望着那木几供奉的长列牌位，说道：

“不行啊！人家是和你约好而来，不肯和我搭讪，怎么办呢？”

只见那正中牌位之后，人影一闪，室中突然多了一个长袍白发的老人。

李中慧道：“你可是很留恋那梅花主人的昔年事迹？”

那人淡淡一笑，避而不答的反问道：“你一定要见我么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我们要见的是西门玉霜。”

那人道：“我就是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我如何能相信你？”

西门玉霜缓缓取下面具，冒出一张宜嗔宜喜，绝世美丽容貌，接道：“教主你该信了吧！”

李中慧道：“还是有些不信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你的声音有些不像。”

西门玉霜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要听哪一处的方言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这一句像了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你心中再无怀疑了么？”

李中慧道：

“你相约我们在此相见，自己知故弄玄虚，先要属下来戏弄我们一番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

西门玉霜道：

“我要防你不来，防你借用化身，防你在这里设下埋伏，所以我不得不小心一些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好！咱们不谈这件事了，你约我来此，是何用意？”

西门玉霜望了林寒青一眼，道：“不知可否造出你护驾之人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不用了，他和我情同一人，福祸与共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林寒青？他不是和那白惜香走在一起么？”

李中慧伸手掀开蒙面黑纱，道：“不会的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”

西门玉霜两道眼神一直盯在林寒青身上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你可是说他对你很好么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海枯石烂，此心不变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

“我只瞧他水汪汪一双桃花眼，就可断言他风流成性，你如太过相信他，必然要吃苦头。”

李中慧心中暗道：“白惜香果有先见之能，看来她就要上钩了。”口中却冷冷说道：

“你约我们来此，只为了讲这几句话么？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我要奉劝一件事情。”李中慧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我要你放弃和我敌对之想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西门玉霜道：“你说吧！”

李中慧道：“如你肯放手江湖中的恩怨，咱们立时可化敌为友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你不要误会了我的意思，我是爱惜你的才华，才这般奉劝你，如不肯听我忠告，到时候可别怪我手段毒辣。”

李中慧心中暗暗吃惊，忖道：如若立刻闹翻，眼前就要吃亏，当下笑

道：

“任你手段通天，我至少还可有三个月日子好过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

“还有八十六天好活，如若你不肯答应，约期一届，我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玄皇教主。”

李中慧眼看林寒青已引起她的注意，当下说道：“如无别事待商，我们就要告辞了。”

西门玉霜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可知三月后的杀身之祸，已于今日种下？”

李中慧道：

“我知道，咱们今日一晤，更合你救我之心，能得你这般看重，本座甚为荣幸。”

西门玉霜冷冷说道：

“你如有求我的事，今夜三更时分再来，万一不能来、让他来也是一样。”

李中慧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求你？”

西门玉霜冷然一笑，道：“怎么？你敢说不会么？”

李中慧缓缓戴上蒙面黑纱，道：“也许会，如若我有需要，定然会依约而来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咱们这场约会，叫作不欢而散，唯一的收获，是又何下今夜之约。”

李中慧心中动了怀疑，问道：“你好像很有把握，料定我们今夜要来？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不错，就是你们两个人中的一个，唯一不敢断言的是你们哪个敢来而已……”

话声微顿，又道：“一个人生死大事，不是儿戏，别延误时间，耽误了性命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谁的性命？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眼下还不知道是谁，不过一定是你们两人中的一个。”

李中慧怒道：“你可是暗中对我们下了毒手？”

西门玉霜笑道：“我一直站着未动，何况你武功虽然非我之敌，但警觉性甚高，就算我确有暗算你的用心，只怕也难得手。”

李中慧暗道：这话倒也不错，她武功虽然高过我，但如说暗算我，谅她还难办到，便牵着林寒青一只手，大步出了铜门。

只听身后传来西门玉霜的连声冷笑，道：

“任你是铁打金刚，铜浇罗汉，也难忍受那毒性发作之苦。”

李中慧充耳不闻，直出大厅。

转头望去，只见那绿衣恶煞和黄衣怒鬼，并肩站在室外，那股嚣张不可一世的气焰，早已消失不见，想是刚才吃了苦头，才变得这般老实。

李中慧装作不知的说道：“你们两人断后。”牵着林寒青当先而行。

出了吴氏宗祠，红衣凶神和白衣怨魂竟然一齐迎了上来，齐齐欠身作礼。

林寒青见两人突然这般的驯服起来，心中好生奇怪。

只见李中慧一挥手，道：“不用多礼。”直上篷车。

四大凶人一反常态，鱼贯的随在身后而行，直待李中慧登上篷车，放下了车帘，红衣凶神才恭恭敬敬的说道：“敬京教主，行在何处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原路折返。”

红衣凶神应了一声，驰车而行。

林寒青低声说道：“怎的这四人好像换了四人般，变得驯服起来了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他们吃了西门玉霜的苦头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那西门玉霜一直隐身在那灵牌后面，从未和四人见面，四大凶人如何会吃了她的苦头？”

李中慧缓缓取下了蒙面黑纱，摇摇头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好毒辣的手段！”

这句话突如其来，只听得林寒青莫名其妙的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唉！我们上了西门无霜的当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你越说，我是越听不明白了，上了她的什么当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咱们都中了毒。”

林寒青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中了毒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不错，她借着和咱们讲话的机会，暗中施放出无色无味的毒粉。”

林寒青暗中运气一试，只觉毫无异样之感，说：“我怎么觉不出来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如能觉得出来，也不是西门玉霜了。”

伸手拨开车帘，向外瞧了一眼，道：“转向左面。”

红衣凶神应了一声，马车转入左面一条小路上。

林寒青茫然说道：“咱们要去哪里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去见白惜香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你们好像都事先安排了约会，却把我一个人蒙在鼓里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这有什么不好，反正你也吃不了亏。”

她似是自知说错了话，回目一叹，柔声说道：“别怪我，我心里烦的要死！”

林寒青淡淡一笑，默不作声。

李中慧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怎么不说话，可是生气了？”

林寒青摇摇头道：

“反正咱们是志在行谋，扮装的假风虚凰，不论你如何责骂我也不要紧。”

李中慧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所以，你一点也不关心我中毒的事？”

林寒青讶然说道：“你中了毒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西门玉霜舍不得对你下手，只有拿我来出口气了。”

林寒青只觉她一言一字中，都充满了激忿之情，很难想出适当的措词回答，长长叹息一声，垂首不言。李中慧似是心头怒火更大，冷然接道：

“你明白了吧！西门玉霜要咱们三更时分赴她之约，是说给你一个人听的。”

林寒青心中茫然，暗道：这不是如了咱们之愿么？你发的什么脾气？”

只听红衣凶神说道：“启禀教主，前面已无行车之路。”

李中慧整好蒙面黑纱，一掀车帘跳了出去。

林寒青看她憋了一腔怒火，似是随时随地都可能暴发起来，心中暗道：我离你远些，你就是想发作也找不到我的头上。

只听李中慧高声喝道：“为什么不下来？躲在车中干什么？”

林寒青呆了一呆，跃出马车，流目四顾，只见一片荒野，心中大为奇怪，暗道：四面不见一处房屋，白惜香住在何处？

李中慧道：“瞧什么？跟着我走就是。”

林寒青暗道：好男不跟女斗，你脾气大，我不相惹你就是，随李中慧

身后行去。

李中慧行了几步，突然回身对四大凶人说道：

“你们好好地守在车旁，不用跟着我了。”也不待四大凶人说话，转身疾奔而去。

林寒青看她愈跑愈快，也只好放腿疾追，片刻间已跑了四五里路，到一片杂林旁边。

紧依杂林之旁，有一座茅草农舍，李中慧四下打量一阵，直奔入农舍中。

虽是茅屋土墙，但却打扫得十分干净，厅中放了一张木桌，两张竹椅。

李中慧轻轻咬了一声，道：“白姑娘在么？”

右侧布帘启动，缓步走出来一身雪衣的白惜香。

她已换着女装，长发披垂，襟插黄花，清雅绝俗，弱不胜力，右手扶在土墙上，娇声笑道：

“请入我香闺吧……”目光转注到林寒青脸上，接道：

“深山育俊鸟，茅屋出佳丽，看看我今日容色如何？”

李中慧突然除下了蒙面黑纱，抢先说道：“果不出白姑娘的预料，我见到了西门玉霜。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那很好啊！”

李中慧道：“想不到她竟然暗中施毒。”

白惜香笑容一敛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，咱们到里面谈吧！”当先掀帘而入。

李中慧、林寒青紧随着进了内室。

内室中布设的简单，除了一张木榻上，绣被锦帐之外，只有两张竹椅。

林寒青心中暗道：她这般娇弱的身体，却偏又喜欢过这些奇奇怪怪的生活，夜宿荒庙，出入茅屋，这女子也算得一位奇人。

只见白惜香举起了雪白的衣袖，拂试一下竹椅上的灰尘，说道：“两位随便坐吧！”

李中慧回顾了林寒青一眼，道：

“你说吧！把详细的经过之情，告诉白姑娘。”

林寒青心中暗道：最难测度女人心，果是不错，她急急忙忙的赶来此地，大有片刻延误不得之势，但此刻却又似不着急了，心中在想，嘴里却是仔细的说出了部吴氏宗词中的经过。

白惜香听得十分仔细，凝目沉思了一阵，才道：

“如是经过不错，她可能真的暗中动了手脚，纵然是用毒，也不是普普通通的毒品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我相信她不是虚言恫吓，今夜三更之前，必然会毒性发作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你们运气试试内腑，看看是否有中毒之征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觉不出来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如是能查觉出来，咱们也可能早作准备了。”

白惜香突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用怕，她在施用诈语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那她是虚言恫吓了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那也不是，她先用诈语在你们心灵之中植下了中毒的印象，使你们心中疑神疑鬼，赴她之约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她何不约我们三更赴会就是，为什么要施用诈语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她找不出借口，说你们中了毒，岂不是很好的办法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唉！她这般作法，用心何在呢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她要在你的心中留下了一道阴影，使你挥之不去，先自乱了章法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今夜可要赴她之约？”

白惜香摇摇头：“不要去，如若处处在她的意料之中，咱们就先自落了下风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难道置之不理么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那未免太过李强，咱们要想个出她意外的办法才好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想什么办法呢？我实在想不出更好之策，还得白姑娘借着代筹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那西门玉霜如等至三更时分，不见你们赴约，必然激忿异常，先让她气上一阵，待三更过后，你再遣人送上一封信，告诉她你毒性发作，如她一定要见你，就要她和那送信的同来见你……”

李中慧道：“如她不肯来呢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我想她一定会来，如她不肯来，咱们再想办法不迟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那我要怎么办呢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你会装病么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维妙维肖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那也不要，你要让她一眼之下，就瞧出你是装作——”

目光转到林寒青的脸上，道：“你要去陪着李姑娘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你要对李姑娘爱护备至，装出一副情深万种的模样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要如何一个装法？在下只怕是力难胜任。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你如不善装作，那就当真作吧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

“另一方面，你要对那西门玉霜冷淡，但也不能不理她，这中间要如何拿捏得恰到好处，你自己瞟着办吧！”

李中慧道：“白姑娘一番话，使我茅塞顿开；这办法确然不错，先使她气怒难平，失去了冷静，才可能冲动从事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你果是聪明绝伦，一点就破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小妹就此别过，我也该去准备一下了。”

白惜香突然一整脸色，十分庄严的对林寒青道：

“你要牢牢记着我的话，不可擅自作主，也不可任性行事，自作聪明，需知此事关系天下英雄安危，你不能破坏大计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尽力而为就是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好！你们可以回去了，我也要搬家了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搬家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不错，你们来此一次，定然已引起西门玉霜的怀疑，我如不及早搬走，定然会被她寻着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那我们要如何找你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不用你找，我自会通知你们。”

李中慧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看将起来，你比我辛苦多了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我觉得很快乐，能碰上西门玉霜这般的劲敌，或可能多活

上一些日子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我们就此别过。”一欠身，牵着林寒青走了出去。

白惜香望着两人并肩而去的背影，心中突然泛起一阵莫名的伤感，举起衣袖，掩面奔上木榻。

李中慧似是尽扫愁苦，一路上喜气洋洋，笑语如珠，和来时大不相同。

林寒青心中暗自奇怪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什么欢乐事，值得你这般高兴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怎么？你不高兴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我想不出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。”

李中慧笑道：“我适才被西门玉霜一番作语蒙藏了灵智，不知要如何才好，因此才觉着十分烦恼，但听得白姑娘一番话，解去我心中之结，自然是变的高兴了。”

林寒青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李中慧突然加快了脚步，奔到马车停留之处，只见神、煞、鬼、魂四大凶人，都在闭目调息，头上汗水隐隐，似是刚经过一番恶战。

红衣凶神微一睁眼，立时欠身说道：“教主回来了。”

李中慧道：

“你们刚才和人动过手了？”

红衣四神道：“来人武功高强，大出我们意外，我们四兄弟一齐出手，才把他逼退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来人是谁？”

红衣凶神道：

“不知道，他既不肯通报姓名，亦不肯现示真面目，但手中的剑招，却是辛辣的狠。”

李中慧啊了一声，道：“那人是男的还是女的？”

红衣凶神道：

“男的，他要搜查教主的车马，被我拦住，说不过三言两语，那人突然拔剑出手，而且出手到招毒辣无比，属下接他两剑，几乎被他刺中。”

李中慧道：

“你们辛苦啦！”打开车帘，跃上马车。

林寒青紧随着上了马车，说道：

“四大凶人突然对你这般驯服起来，只怕是别有原因，你不能掉以轻心。”

李中慧笑道：“你为什么这样关心我？”

## 第三十八章

林寒青呆了一呆，答不上话，心中暗道：我好意警告于你，有什么不对？这四大凶人天生恶性，你如不小心防备，定然要吃他们大亏。

只听红衣凶神问道：“车行何处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回去。”红衣凶神应了一声，马车便向前奔驰而去。

李中慧取下面纱，很仔细的在车上搜了一遍，不见有何异状，才低声对林寒青道：



“你相信那红衣凶神的话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相信。”

李中慧取下面纱，笑道：“他说的都是实言，你为什么不相信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说谎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四大凶人如会说出这般的谎言，那也把他们看的大阴狠了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我有一件事情请教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什么事？”李中慧道：“西门玉霜、白惜香和我，你喜欢哪一个？”

林寒青想个到她会突然提出此事，不禁怔了一怔，道：

“这个，都谈不上，不过，三位都是在下心中敬佩的人物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千万年来，武林中事，大都由你们男人主宰，但是此刻，却出现了一个新的形势，数十年内武林的劫运，可能要掌握在女人手中。”

林寒青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白惜香和那西门玉霜以及李姑娘，都算得不世怪人……”

李中慧接道：“不要把我扯进去，我武功不如那西门玉霜，讲智谋难及白惜香，两雌相争的武林形势中，我不过担任穿针引线人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白姑娘居于幕后，真正和那西门玉霜对面斗力、斗智的还是你李姑娘，”

李中慧道：“我担忧的是那白姑娘身体太过虚弱，难以支持到分出胜负。如着她不幸中途而逝，这一场卫道之战，咱们是必败无疑！”

她脸色突然一整，变的十分凝重，接道：“因为我是女人，对女人知之较深，万一那白惜香中途不幸而逝，这付担子就要落在你的肩上了。”

林寒青茫然说道：“我……”

李中慧道：“不错，你，如果你不愿眼看武林遭劫，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。”

林寒青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哪两条路？”

李中慧道：

“一条是真心全意的去爱那西门玉霜。如若她对你动了真情，就不会作出狠毒的事来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另一条呢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你这种人做不出来，不说也罢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何以见得？我偏要做出给你瞧瞧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暗携剧毒，借机会毒杀那西门玉霜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暗施毒手，未免有欠光明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兵不厌诈，愈诈愈好。为了千百人的生死，毒杀个西门玉霜，有何不可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到时候再说吧！现在未免言之过早。唉！我一个堂堂男子，受你们这般摆布。日后江湖之上，不知把林寒青说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的了。”

李中慧笑道：“武林豪侠，香闺情郎，传诵千古，不知羡慕多少美丈夫……”

只听车外传来红衣凶神的声音道：“禀告教主，行车已至宅院。”

李中慧戴上蒙面黑纱，低声对林寒青道：

“不论你是否愿意，都得装出副深情款款的模样，扶着我走进去。”掀开

车帘，行了出去。

这是一处高大的宅院，红门绿瓦，一看就知是豪富之家。

林寒青扶着李中慧当先而行，四大凶人鱼贯随在身后，过得大门，是一座很大庭院，庭院中栽植了不少花树。

李中慧回头对四大凶人说道：

“你们就留在前院厢房中吧！二门为界，不听招唤，不得擅入二门。”

四大凶人应了一声，齐齐欠身作礼。

李中慧扶着林寒青，突然加快了脚步，直入二门。

林寒青低声问道：“这是什么所在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玄皇教徐州分舵，快些扶我进入东面跨院中。”

林寒青目光转动，整个的广大宅院中，不见人迹，当下加快脚步，向东行去，绕过一片花畦，果见一个月门。

李中慧放开了扶在林寒青肩上的右手，快步进入月门，直奔上房。

这是座市设精雅的小厅，左角处一道小门，通往卧室，李中慧取下了蒙面黑纱，笑道：

“随便坐吧，在这里我是主人，该我来侍候你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心中有点疑问，不知是否可问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你说吧！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这样大的宅院，定然是豪富之家，应该仆从如云才是，何以竟不见一个人迹？”

李中慧笑道：“仆从奴婢，都已经连夜迁走，如今留在这宅院中的都是我玄呈教中高手，表面上你瞧不出一点戒备，事实上却是戒备森严，步步杀机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我怎么瞧不出一点形迹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他们各人都有着一定的方位，有的隐身在花丛之内，有的藏在房中，一经发动，连锁攻敌，你不解奥秘，自然是瞧不出什么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是啦！你准备今夜诱那西门玉霜到此，把她搏杀于此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我作此布置之时，确有此心，但这等孤注一掷之策，太过行险，万一不成，岂不是反蒙其害，此刻，我已改变了主意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你这预定之谋，那白惜香可曾知道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不知道，今日咱们吴氏宗祠之行，变化又出我意料，使我自觉才智实难和那西门玉霜匹敌，更减我行险之心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此刻你作何打算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依照白惜香之言行事，撤除这宅院中的戒备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撤除戒备，未免太过行险，在下之意，暂时按兵不动，作个备而不用如何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嗯！瞒得过你，却瞒不过西门玉霜。咱们这等森严的戒备，只怕要激起她反抗之心，引起一场火拚，既然不打算上刻和她翻脸动手，那就不如大方点好，撤除戒备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李姑娘思虑周详，在下难及。”

李中慧笑道：“西门玉霜来时，你难道也要这般称呼我李姑娘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称你李姑娘，那要称你什么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这样太生疏，如何能骗过那西门玉霜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如何才能骗得过她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你今年几岁了？”林寒青道：“虚度二十一秋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可有姊妹兄弟？”林寒青道：“上无兄姊，下无弟妹。就是在下一人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嗯！所以，你性格很孤独。”林寒青轻轻叹息一声，欲言又止。

李中慧道：“我小你三岁。可以称你为兄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李中慧道：“不用这个那个，你如是不愿叫我妹妹，那就叫我的名字好了。唉！咱们虽是在作戏，也得要让那西门玉霜看起来有如真的一般……”微微一笑，接道：

“我要用最温柔的办法，使你感觉女人并不可怕。”

林寒青只觉得无言可对，淡淡一笑，默不作声。

李中慧突然起身行到门口，高声问道：“何人当值？”

只听月门外有人高声应道：“在下当值，教主有何吩咐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你进来，我有话说。”

语声甫落，大门外微步走进来一个全身劲装的大汉。

林寒青凝目望去，只见那大汉一身草绿衣裤，左肩背刀，右肩上却斜插着一个圆形绿筒，既不像兵刃，也不像暗器，不知装的何物。心中暗道：这玄皇教总是脱不了形迹诡异。

只见那人抱拳对玄皇教主施礼道：“教主有何吩咐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传我之令，要他们一律撤出此宅。”

那大汉应了一声，转身而去。

李中慧道：“神、煞、鬼、魂，四大凶人留在这里。”

那大汉绝不多问，回身抱拳，听完之后，又转身而去。

林寒青道：“玄室教规戒倒很严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四大凶人，天性是何等的恶毒，但他们也将逐渐的屈服在我李中慧的手下。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姑娘这统驭之能，实叫在下敬服，能使那四大凶人驯服，恐难再找出第二个人。”

李中慧道：

“那是夸奖了，西门玉霜和白惜香能耐，决不在我之下，我能作到，绝对难不住她们。”

林寒青正待答话，曾见那绿衣大汉，又匆匆走了进来，报道：

“属下已传教主之令，三十八位高手，尽皆撤出此宅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你们在十里外第二分舵，候我之命，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一步。”

那绿衣大汉应了一声，回头就走。他说话时，一直是抱拳而立，毕恭毕敬。

李中慧待那绿衣大汉背影消失，牵着林寒青走向客室，笑道：

“现在，这座广大的内宅中，只有你和我两个人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如若那西门玉霜要来，大可畅行无阻了。”

李中慧眨动了一下大眼睛，道：“怎么，你很怀念她？”

林寒青先是一怔，继而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咱们这话般安排，不都是等着让她瞧的么？”

李中慧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假如一切发展，都在那白惜香预料之中，我真不知要如何排遣心中一股嫉忿和化苦。”缓缓向内室走了进去。

林寒青望着她的背影，流露出无限的凄凉，步履间，亦显得沉重无比。似是双腿上带了重铅，行动十分缓慢。

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，天色已完全黑了下来，李中慧进入卧房之后，似是投放到海中的砂石，不再闻一点声息。

林寒青突然觉着腹中饥饿起来，但又不便呼叫，只好强行忍了下去。

月上树梢，夜空寂静，除了风拂花草，发出轻微的沙沙之声外，广大的宅院中，再也听不到别的声息。

林寒青心中暗道：这李中慧定是睡着了，如是那西门玉霜此时来到，真不知该如何对付她才是。心念未完，突然火光一闪，回头望去，只见李中慧那卧室之中，突然亮起了一片灯光。

林寒青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你睡醒了么？”

房中传出来李中慧的声息，道：“睡醒了，现在什么时光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初更将过，二更未到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你去前院要那红衣凶神进来。”

林寒青略一沉吟，依言而去，带来了红衣凶神，说道：“人已请到了。”

卧室中传出来李中慧的声音，道：“要他进来。”

林寒青听得怔了一怔，暗道：你那闺房重地，岂可随便让人进去？只道听错了话，接道：

“可是要他进入房中去么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不错，要他一个人进来。”

林寒青口中应了一声，心中却是大感奇怪，忖道：什么话，非得要他进入房中去讲么？

红衣凶神回顾了林寒青一眼，大步直向房中行去。

林寒青缓缓坐在一只木椅上，等了足足有将近一顿饭的工夫之久，才见红衣凶神大步走了出来。

在这段时光中，林寒青心底生出了各种揣想，眼看那红衣凶神出得房来，问也没有问他一声，扬长而去，心中突然有种说不出的忿怒，但又无法发作，望着红衣凶神背影消失，呆呆出神。突觉一只手伸了过来，搭在肩头之上，耳际间同时响起了李中慧的笑声，道：

“你在想什么心事？”

林寒青只觉由心底生出了一种厌恶之感，伸手一拨，推开了李中慧道：“不用你管。”

李中慧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心中可是很讨厌我？”

林寒青冷冷说道：“不错！怎么样？”

李中慧突然晃燃火摺子，点起了房中的烛火，笑道：

“别忘了今夜咱们还得合作对付那西门玉霜。”

林寒青目光一转，发觉了李中慧眼圈红肿，似是刚刚哭过一场，胸中憋的怒火，再也无法发作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李姑娘说的是。”

李中慧看他突然之间，嫉火全消，不禁一呆，黯然垂下头去，说道：

“想那西门玉霜就要来了，咱们也该准备一下才是。”

林寒青缓缓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在下听候吩咐。”

李中慧缓缓转过身去，直入卧室，片刻之后，高声叫道：

“挂上室门，熄去烛火，进入卧室来吧！”

林寒青依言熄去烛火，挂上室门，缓走入内室。

只见李中慧身披薄纱，拥被而坐，伸出纤纤玉手，指指那榻边木桌说道：

“此刻，我已经是病人了，你必得好好服侍我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好吧！你现在要什么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先给我倒杯茶来。”

林寒青转身取过茶杯，倒上香茗，转脸看去，李中慧已仰卧下去，锦被覆体，只露出一个头来，长发散垂枕畔，眉目间似笑非笑，柔声说道：“送过来。”

林寒青缓步行近榻前，放下茶杯，道：“西门玉霜还未到来，这般造作岂不是早了些么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到时候也许你作的不像，岂不要露出马脚？”

林寒青送上香茗，坐在木椅上，一语不发。

那李中慧出身武林第一世家，人既美艳，才华又高，江湖之上，人人对他敬重，这几日受尽了林寒青的奚落，愈想愈觉羞忿难耐，冷笑一声，转过身去。

林寒青似是自知言语神态间有些过分，转目望去，李中慧已背转去，心中想说几句抱歉之言，又觉着羞于出口。

香闺锦帐，红烛高烧，这该是多么香艳的风光，但事实上，却是一个尴尬异常的局面。

时光在沉默中悄然溜走，不知过去了多久。

蓦地里，传入来一阵叩门之声，惊醒了两人，也打破了这冷漠的沉默。

李中慧霍然转过身来，脸上如罩着一层寒霜，冷冷说道：“开门去！”

这三个字说的冷冷冰冰，望也未望林寒青一眼。

林寒青低声说道：“大概是西门玉霜来了，咱们应亲……”他本想说亲热一些才对，但见李中慧那等冷冷冰霜的神色，竟是接不下去。

李中慧道：“我要你开门去，听到没有？”

林寒青呆了一呆，转身而去。

打开了两扇木门，立时响起了西门玉霜的娇笑，道：“劳驾了。”也不待林寒青相让，身子一侧，疾如飘风一般，由林寒青身侧溜了过去，直冲卧室。

林寒青紧随而入，见那西门玉霜已停身在木榻前面，心中暗暗吃惊道：好快速的身法。

李中慧面壁而卧，对西门玉霜的来到，浑似不觉。

西门玉霜冷冷一声，道：“你装的很像啊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要惊动她，什么话和我谈也是一样。”

西门玉霜陡然转过头来，道：“你是她什么人？”

林寒青只觉此言很难答复，沉吟了良久，道：“朋友。”

西门玉霜冷然一笑，道：“你们为什么不去赴约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她病了，不能行动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白天还好好的，晚上就病了，又不是纸扎的人，哼哼！”

骗得过别人，如何能骗得过我西门玉霜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你有何见教，现在说也是一样。”

西门玉霜陡然伸出手去，一把抓住了李中慧。

林寒青急声喝道：“不要动她！”呼的劈出一掌。

西门玉霜头也不回的微微一侧，险险的避过一掌，冷冷说道：“你如再妄动一下，我就扭断她的右臂！我虽然答应了那白惜香不杀人，但却没有答应她不伤人。”

林寒青果然不敢再行出手，疾退三尺，说道：

“伤害一个没有抗拒之力的病人，岂是英雄行径？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她好好的哪里有病了？”

李中慧缓缓回过身，道：“我中了你的毒。”

西门玉霜柳眉一耸，突然放开李中慧的手臂，格格大笑道：“你很相信我的话么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以你梅花主人的身份，自是不会胡言乱语。”

西门玉霜双颊微红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如想加害你，也不用暗中下毒。”

李中慧一挺而起。道：“那你是用诈了？”

西门玉霜脸上笑容突然收敛，冷冷说道：

“隔物传毒，乃武林中上乘用毒之法。不是我西门玉霜夸口。当今武林之中，除了我西门玉霜之外，只怕还难找出第二个人。不论何人，只要和我见过一面，都可以中我之毒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白惜香此道如何？”

西门玉霜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她很难测度，但我料想她没有习练隔物传毒之能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此刻，我们都已有中毒的可能了？”

西门玉霸道：“那要看我会不会下手了。”

李中慧缓缓站起身子，说道：“嘉宾临门，我不能不稍尽地主之谊。”

她穿着一身蝉翼薄纱，烛光下隐隐可见那玲戏的娇躯，灿然肤色。

西门玉霜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标致的身段，曲线玲现，肌肤如雪……”

目光转注到林寒青的身上，接道：“你的艳福不浅！”

李中慧道：“比起你西门玉霜小妹是自叹弗如。”说罢缓步出室而去。

烛光摇红的香闺中，只余下了西门玉霜和林寒青。西门玉霜似是经过了一番修饰而来，淡扫峨眉，薄施脂粉，一袭淡绿劲装衬托出了动人的玲珑身材，雅淡素服中，别有一番撩人风韵。

林寒青暗道：果然是一代尤物！别过脸去，不敢多看。

西门玉霜两道摄魂秋波盯注在林寒青的脸上，冷然一笑，道：

“她跑出香闺，丢下你一个人，是何用心？”

林寒青仰脸望着屋顶，说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哼！别认为我会上她的当，管教她白费一番心机就是。”

林寒青暗暗忖道：这女人果然厉害。如果被她识破，这番心机，当真是白费了！

心念转动，耐不住问道：“什么心机？”

西门玉霜突然展颜一笑，道：

“她想在这宅院中埋伏人手，杀了我，可是她又没有胆子。”

林寒青暗暗吁一口气，道：

“这广大的宅院之中，除了神、煞、鬼、魂之外，别无一个伏兵，你此言从何说起？”

西门玉霜笑道：“我说她没有胆子，中途又变了心意，撤走伏兵。”

林寒青暗道：此人的是厉害，耳目如此灵敏。

西门玉霜不闻林寒青答话，又道：“她到哪里去了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大概去整备酒菜，准备款待嘉宾。”

西门玉霜冷冷说道：“她以玄皇教之尊，难道连个使唤的丫头都没有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自然是有，不过，眼下都不在身边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为什么？难道料定我今夜会来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那也不是……”

西门玉霜突然格格一笑，道：

“我明白了，她差走了随身丫头侍女，却留下你在此地陪她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姑娘如此说，那也不能算错。”

西门玉霜眼波流动，上下打量了林寒青一阵。道：“她待你很好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能算坏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你对她呢？”

林寒青略一沉吟，道：“情深如海……”

西门玉霜冷冷接道：“你有什么好，她要这般待你？”

林寒青微微一怔，道：“情有所钟，这些事不用你管。”

西门玉霜笑道：“我偏要管呢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想不出，你要如何一个管法？”

西门玉霜笑道：“办法多的很，我要你们终日不能相见，尝尝那相思之苦，岂不是一件大大的开心事情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我们心有灵犀，十年八年不见面，也是一样。”

西门玉霜脸色一变，冷冷说道：“我不信世上真的心灵相通的事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你心怀仇恨，嗜杀成性，这些事你自然不懂。”

西门玉霜怒道：“你懂什么？我倒要瞧瞧看男女之间，是否有真的情爱？”

林寒青目光一转，瞥见李中慧手托木盘，站在门内，双目中情爱横溢，凝立不动，瞧看自己，不禁脸上一热，不再理会西门玉霜，快步行了过去，接过她手中木盘。

那木盘之中，除了四样精致的小菜之外，还有一壶烫热的酒。

李中慧缓步行入室中，说道：

“不知西门姑娘驾到，未备佳肴。几味小菜，一壶热酒，还望西门姑娘多多担待。”

西门玉霜原本觉着憋了一般无名怒火而来，再和林寒青抬了几句杠子，更觉气闷难受，她为人本就孤傲自负，好胜之心奇强，心中火了起来，什么事都能做出，本想借个事故发作，好好捉弄两人一顿，或是毁去李中慧的容貌，但见李中慧如此诚恳客气，心中虽有一腔怒火，却也发作不出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教主亲下厨房，叫我如何敢当。”

李中慧笑道：“不成敬意，请随便食用一点。”

她早已得到白惜香的警告，对待西门玉霜，不能太强硬，要忽柔忽刚，使她无法发作，刚柔之间以柔为主，如是太过刚强，说不定会立刻招来杀身

之祸。

西门玉霜缓缓坐了下去，道：“咱们乃是敌对相处，你这般对待我，不觉着太好些么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你已答应那白惜香三月内，不安伤一人，在这三月之内，咱们暂可为友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不用你提醒，我记得很清楚。”

李中慧脸色突然一整，道：“但三月之后，咱们就各行其是，各逞其能，作一场生死之斗。”

西门玉霜格格一笑，道：“如若我没看走眼，白惜香活不过三个月的时间，如是那白惜香死去之后，你倒是唯一可和我对手之人。”

李中慧心中一凛，道：“我怎么未听那白惜香说过她死亡的事。”

西门玉霜冷笑了声，道：“她也许不敢说，不过，她决活不过三个月就是，你如不信，再见她面时，何妨问问她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白姑娘有如见首不见尾的神龙，小妹就是想找她，也是无处可寻。”

西门玉霜突然举起筷子，每样吃了一口，又自斟一杯酒，一饮而尽，笑道：

“不知教主是否相信，贱体是百毒不侵。”

李中慧也喝了一杯酒，把每样小菜尝了一口，道：

“小妹没有西门姑娘之能，不论何种毒物，都可使我中毒而亡。”

西门玉霜微微一笑道：“古语说英雄相惜，今日方知古人诚不欺我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可惜咱们是冰炭不同炉，异道难相谋，三月之后，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就凭今宵你一番款待盛情，你我之间，日后都不会死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小妹自知难是敌手，败亡必然……”

西门玉霜接道：“败虽必然，亡却未必，你杀不了我，我不愿杀你，岂不是都不会死。”

林寒青突然插口说道：“那烈妇冢前的英雄大会不及天下英雄半数，但依当时情势而论，如果人人奋勇，和你拚命，你也未必有把握必胜无败。”

西门玉霜冷冷说道：“如非白惜香从中插手作梗，料他们都难逃我毒手，此刻对酒相论，他们早已经身化劫灰。”

林寒青不服的说道：“天下能有一个白惜香，怎知没有两个，三个？”

西门玉霜怒道：“你可是信我说的话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姑娘把话说得太满，只怕行起来，未必就能够力从心愿。”

西门玉霜目光转注到李中慧的脸上，严肃的说道：“这人在你玄皇教是何身份？”

李中慧道：

“他不是玄皇教人，我们玄皇教中戒规森严，教中弟子，在我面前，素来不敢多口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他和你们玄皇教是毫无牵扯了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他虽和玄皇教无关，但却和我很好……”她长长叹息一声，缓缓说道。

“西门姑娘，咱们都是女儿身，强煞了又能如何？日后还不是择人而事，嫁为人妇，绕膝儿女，将会消磨去咱们的雄心壮志……”



西门玉霜冷冰冰的接道：

“你为什么要嫁人呢？我不信一个女人，就非得择人而事不可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小妹在数年之前，何尝不是也有此想……”她目光一掠林寒青道：

“那时，我视臭男人一个个如同草芥，俯拾皆是，但自从和他见上一面之后，竟是不自觉作茧自缚……”

西门玉霜喝干了面前的酒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唉！我也不怕你耻笑小妹，我此刻已经雄心消沉，厌倦了江湖生涯，但很能摆脱这玄皇教主之位，和他携手息隐于山林之间，坐山看虎斗，笑傲白云间，是何等自由自在的生活啊！”

她聪慧绝伦，极善做作，说来一片悠然神往之情。

西门玉霜凝目瞧了林寒青一眼，叹道：“我实在瞧不出他有哪些好处，值得你这般倾心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姑娘洒脱不群，不知人间情爱滋味，不说也罢。”

西门玉霜大眼睛眨动了一阵，流露出满脸迷惘之色，道：“我想请教一事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但凭吩咐，小妹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我手下除了几个贴身女婢之外，大都是男人，其中有不少倜傥英俊之人……”目光转注到林寒青的脸上，接道：“那要比他强的多了，为什么我就觉不出什么呢？”

李中慧笑道：

“也许是你天生冷漠性格，也许是你练的武功路子不同，早已没有了七情六欲。”

西门玉霜嗤的一笑，道：“承你这般看得起我，我倒为你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。”

李中慧凝目沉思了片刻，道：“小妹想不出有何良策，还望指教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你找他一个错处，把他杀了，岂不就没有烦恼了么？”

李中慧呆了一呆，笑道：“我如能够杀得了他，那也不用烦恼了。”

西门玉霜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些事，我当真是想不明白，咱们不用谈它了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如是有一天，你遇上自己喜爱之人，你就会想到小妹今宵之言……”

西门玉霜冷冷接道：“我想，这一辈子，我是永远不会遇上了。我练瑜伽摄心术，已然小有成就，今生今世，再不会为情烦恼。”

林寒青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瑜伽摄心术，旁门左道之学，乃不登大雅的诡奇武功。”

西门玉霜霍然站起，怒道：“我和玄皇教主说话，那个要你多口？”

林寒青只觉一股羞忿，泛上心头，暗道：大丈夫可杀不可辱，你武功高强，至多把我杀死，愈想念觉恼怒，拍案而起，道：“姑娘出口伤人……”

西门玉霜接这：“骂了你又当如何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喧宾夺主，你给我滚出去！”

西门玉霜征了一征，涌现出满脸杀机，道：“你骂哪一个？”

目光转注到李中慧脸上，道：“教主恕我放肆，今宵我要好好教训这臭男人一顿。”

右手一挥，扫了过去。

李中慧道：“西门姑娘，请看在小妹份上，不要和他计较。”

事实上，这番话已是白说，西门玉霜掌势，早已劈出。

林寒青身子一闪，疾退五尺，避开一掌。

西门玉霜道：“我倒要瞧瞧你能躲开几招？”柳腰一挺，人已跃过桌面，左手虚发一招，立时有一股潜力，逼住了林寒青的双掌，右手紧随拍出。

林寒青背已靠壁，退无可退，两手又被西门玉霜内力逼住，施展不开，眼看一只纤掌卷来，就是无法躲避，只听篷然一声，右肋中了一掌。

这一掌打的很重，林寒青身子摇了两摇，几乎栽倒。

西门玉霜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如再敢放肆，我就当场废了你的武功。”

林寒青微闭双目，暗中一提真气，止住伤疼，一语不发。

李中慧目光一掠林寒青，只见他脸上肌肉颤动，虽然极力在压制内心的激忿，但却无法掩饰眉宇间泛起的煞气，心中暗暗担忧，忖道：他乃生性倔强之人，如何能忍受这等羞辱？但双方武功悬殊，真的动起手来，万无幸胜之机，就算我全力助他，也是难有胜算。

她心中反复思忖，竟是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。

但见林寒青缓缓睁开双目，望着西门玉霜凄然一笑，道：“西门姑娘的武功，果然高强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你倒也算得个识时务的人。”

林寒青脸色忽然一变，冷冷说道：“不过，在下并不佩服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你要如何才佩服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除非是西门姑娘杀了在下灭口，要说佩服二字，今生休有此想！”

西门玉霜道：

“我答应那白惜香三月不伤人命，你求死虽难，但我可废了你一身武功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大丈夫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在下今日受此羞辱，实有生不如死之感，我还要讨教姑娘的剑术。”

西门玉霜回顾了李中慧一眼，笑道：“他这口气咄咄逼人，迫我出手，自是怪我不得了，我废去他一身武功，也可为你解除烦恼。”

李中慧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，我将终生一世，守在他的身旁……”

西门玉霜脸色一变，道：“我就拼着背弃约言，把他乱剑分尸”！

李中慧突然格格一笑，道：“我们福祸与共，生死同命，你如要杀人，那就得连杀两个！”

西门玉霜呆了一呆，冷冷说道：“你可是觉着，你们两个人，就可以胜过我么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小妹自知绝非敌手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那你为什么还要求死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以身殉情，死而何损。”

西门玉霜叹道：“痴情女子负心汉，自古皆然。我如是杀了你，他就未必会以身相殉。”

李中慧双目神凝，投注在林寒青脸上，默然不语。

林寒青心中大为感动，肃然说道：“在下有得一口气在，决不容有人损伤到她。”

西门玉霜缓缓坐下去，说道：“你们两个人真的想死在一起么？”

李中慧笑道：“你如是有些不信，那就何妨一试，我们引颈受戮。”

西门玉霜霍然站了起来，道：“我确实有些不信，哪一个先来受死？”

李中慧娇躯一侧，迎了上去，道：“小妹自知非敌，也不用还手了，西门姑娘请出手吧！”

突听林寒青大声喝道：“住手！”疾如飘风般冲了过来，接道：

“在下不甘束手就缚，姑娘如要出手，还请先杀在下！”

西门玉霜举起的右掌，缓缓放了下来，道：“你们这般争先受死，叫我无法下手了。”

李中慧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你现在可是信了？”

西门玉霜双目眨动了一阵，投注在林寒青脸上，道：“我仍是有些不信。”

李中慧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还要如何才信？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我要把他带走。”李中慧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把他带走？”

西门玉霜接道：“不错，不过你尽管放心，我又不会抢了他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那你为什么要带他走？”西门玉霜突然一伸右手，点了过去。

林寒青眼看西门玉霜一指点了过来，只觉封架不住，闪也闪避不开，略一犹豫，肩头上已中了一指。西门玉霜手法奇快，右手点了林寒青的穴道，随手一挥，已把林寒青挟入腋下，笑道：“三月之后，我大开杀戒之日，才把他交还于你，我就信你之言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别说三个月了，就是三年三十年，海枯石烂，我也相信他不会变心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好！咱们走着瞧吧！”

李中慧道：“但你得答应我不许伤他。”

西门玉霜笑道：“三月之后，我还给你时，包管他毫发未伤，只不过变心而已。”

也不容李中慧再说话，纵身一跃，穿出室门而去。

李中慧目注西门玉霜消失的去向，呆呆出神，良久之后，才缓缓走回榻边，和衣而卧。

且说西门玉霜，挟持着林寒青，一口气奔行了十几里路，才停了下来，挥手两掌，拍活了林寒青的穴道。林寒青似是已自知动手只不过徒自取辱，索性不再还手。

西门玉霜冷冷说道：“你们搞的什么鬼，快些据实说来，如有一句虚言，当心我点你的五阴绝脉，让你尝试一下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的痛苦。”

林寒青四顾一眼，默不作声。

西门玉霜怒道：“我说的话，你听到没有？”

林寒青缓缓抬起头来，道：“听的字字入耳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好，说吧！你们这些安排，用心何在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依据在下之意，在那宅院之中埋伏不了数十高手，等待你去了之后，一声令下，全部一拥而上……”

西门玉霜笑道：“姑不论能否杀得了我，但你们这方法，就不觉有欠光明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杀你一人，可救无数人的性命，虽然伏兵围攻，有欠光明，

但那也管不得许多了。”

西门玉霜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既是早有预谋，为何又中途变卦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因那玄皇教主极力反对，不得不中途撤走伏兵。唉，可惜呀，可惜！”

### 第三十九章

西门玉霜道：“可惜什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可惜他们未能听我之言，如是肯依我方法去做，此刻你不为乱剑分尸，亦必被生擒活捉！”

西门玉霜格格一笑，道：“你好像很有信心，似是那埋伏的人手，就一定能取我性命。”

林寒青虽然不善谎言，但此刻为形势所迫，既然说了，只好编造下去。

他仰望夜空，长长吁了一口气，接道：

“那数十高手，不但各负绝技，而且人人都会一种暗器。那暗器都是淬毒之物，如是有一击中，不论武功如何高强，也是难以逃得性命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你说的这般严重，倒叫我以未能一试为憾。”

目光停注在林寒青的脸上，接道：“你和那玄皇教主，可是当真的很好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你有目可看，有耳可闻，难道还是骗你的不成？”

西门玉霜格格一笑，道：“你们那般相爱，我偏不让你们如愿。”

林寒青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要如何？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我要把你们活活拆散，我要你把她视作陌路人，若不相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你要施展摄心术，控制我的神志，使我听你之命？”

西门玉霜道：

“那办法，虽然有效，但却不是出自你的内心；何况，你总有清醒之日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你可是要对我下毒？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你如被毒物所伤，如何能瞒过那玄皇教主？”

林寒青暗道：既不用摄心术，又不用毒，这倒是难以猜测了，这女魔头，不知要如何摆布我？

西门玉霜举起右手，理理鬓边散发，笑道：“我要使你心甘情愿的不理那玄皇教主。”

林寒青冷冷说道：“你既不用毒，又不施展摄心术，在下想不出姑娘有什么办法？”

西门玉霜笑道：“你可是有些不信？”

妙目缓缓转了两转，接道：“那玄皇教主客色，比我如何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一直未曾留心到姑娘的容貌，很难评断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你现在瞧瞧也不迟啊！”

林寒青抬头望着夜空星辰，漠然答道：

“那玄皇教主，对我情意深重，在下已和她有过约言。”

西门玉霜接道：“什么约言？”

林寒青心中暗道：那李中慧和我本无约言，此等大事，岂可随口捏造。他心中风车般转了一阵，仍是想不出适当措词，但形势迫急，势又不能迟延，情急之下，失声说道：“我们对月证情，终生不变。”

西门玉霜偏着头想了一阵，道：

“好吧，既然你不能弃她，那只有让她弃你了！”

林寒青心中大感不安。想到这一时情急之言，恐将伤损到李中慧名节，日后如何向她交代？他心有所思，根本没有听到西门玉霜讲的什么。

西门玉霜缓缓伸出手去，一把扣住了林寒青的脉穴，笑道：

“走，我要证明一件事给你瞧瞧。”

林寒青脉穴被扣，纵想反抗，也是无能为力，只好随着她向前行去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西门玉霜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现在不告诉你，到时间你自然就会知道。”

林寒青也不再多问，任她牵着手向前行去。

走了一阵，西门玉霜忽感不耐，怒声说道：“你不会走快些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你为什么不放开我的腕脉要穴？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好倔强的脾气！”探手点了过来。

林寒青只觉穴道一麻，晕了过去。

待他清醒之后，感觉到自己正捆绑在一座木榻之上。双目被一层厚布遮住，一片漆黑，暗中运气，只觉双手也被绑着，无法挣动。

耳际响起了混乱的步履声，似是这室中有着不少的人。

只听一个娇细的声音说道：“把鼻子再削两条刀痕。”

林寒青只听得由心底泛起一阵寒意，直上顶门，暗道：他们要破坏我的五官。”

但闻铁器相撞之声，传入耳内，紧接着脸上一凉，心中暗道：完了，不知他们要在我脸上划下多少疤痕？

只听一个娇柔的声音说道：“唉！小翠呀！算了吧！我瞧是已经够难看了，你要把他弄成什么样子，才算满足呢？”

另一个女子笑道：“听东主说道这人脾气很坏，有着视死如归的豪气，这改头换面的事，他也不会放在心上。”听她说话口气，当是小翠无疑了。

林寒青心暗道：丑美虽非大事，但故！日亲友，此后相逢不相识，岂不是一桩大难之事，不知要费上多少口舌，才能解说的清楚。

付思之间，那娇柔的声音，重又传了过来，道：

“小翠呀！你瞧他满脸汗水，怎么说他不害怕呢？”

小翠咦了一声，道：“怎么？他已经醒过来了？”

林寒青只觉胸中憋了一腔怨忿，忍不住接口说道：“在下醒来多时，那西门玉霜何在？要她来此见我。”说话之中，潜运内力一挣，只觉双手、双腿、臂弯之处，捆绑的甚为坚牢，竟无能挣开一处。

全室中突然沉默下来，久久不闻声息。

林寒青只觉胸中闷气膨胀，憋的难过至极，大声喝道：“小翠、小翠……”

只听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，答道：“你喝叫什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解开眼上的东西！”

小翠冷冷说道：“不行，你脸上刀痕还未结疤，让你瞧到了那还得了。”

林寒青大声吼道：

“我不怕，快些解开我身上绳索。”只觉肋间一麻，又被人点了穴道，隐隐间，觉得被人撬开了牙关，灌下去一些苦汁，人就晕迷了过去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待他第二次清醒之后，处境已然大变。

两只红烛融融高烧，照的满室通明。

案上铺着白绫桌布，四壁间一片雪白，都是白绫幔遮。

床上是白色垫子，盖的白色被子，除了那两只红烛之外，全室中一片雪白，不见杂色。

林寒青环顾了四周的景物一眼，伸手向脸上摸去。

手触之处，一片柔软，满脸都是柔和的纱布。

他虽然有着视死如归的豪气，但无法忍受这改变面目的恐怖，只觉一股凉意，由背脊直冲顶门，全身瘫软在木榻之上，心中暗道：完了完了，他们不知要把我糟塌成什么样子，听那小翠口气，定然是把我改成了一个奇形怪状的面孔。

只听木门呀然，一个全身白衣、手托木盘的美丽少女，缓步走了过来。

林寒青一挺身，坐了起来，正待发作，那白衣少女已抢先说道：

“相公脸上刀伤未愈，不宜行动，还是请坐下休息的好。”

也不待林寒青答话，轻伸皓腕，取过木盘上的磁碗，道：

“这一碗参茸保元汤，相公诸快些吃下。”

林寒青冷冷说道：

“我好好的，吃什么参茸保元汤。”挥手推去。

白衣女一沉右手，避开了林寒青的掌势，道：“翠姑娘的吩咐，说相公改换面目时，失血很多，连武功也受了影响，要相公喝下这碗参茸保元汤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那翠姑娘，可是叫小翠么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是啊！不过小翠是东主叫的，我们都称她翠姑娘。”

林寒青暗中运气一试，果然觉着胸腹之间，隐隐作痛，心头更是黯然，忖道：“完了，不但面目全非，连武功也被她废去，这西门玉霜当真的毒如蛇蝎。”

只听那白衣少女说道：

“相公请吃下这碗参茸汤，小婢还有……”

林寒青举手一挥道：“我不要吃，你去找小翠来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找翠姑娘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小翠，小翠，快去给我找来。”

白衣女婢眨动了两下圆大的眼睛道：

“小翠姑娘身份高过小婢甚多，我找她要说什么呢？”

林寒青激动的心情，逐渐平复下来，道：“就说我找她来。”

白衣少女口嗯了一声，道：“说相公找她，就行了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不错，你就说我找她，要她立刻来此见我，如是来得晚了，我要放火烧了这幢房子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相公贵姓啊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我叫林寒青，快些去吧。”

那白衣少女，放下手中的木盘和参汤，快步出室而去。

林寒青目光流转，希望能在室中找出一面铜镜，照照自己，是何怪状，

但他失望了，这室中除了两只高烧的红烛之外，再无其他之物，黯然一叹，倒向木榻。

只听一个女口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你要找我。”

林寒青缓缓坐起身子看去，只见一个全身墨绿、面目娟秀的少女，站在木榻旁边，当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就是小翠么？”

绿衣女道：“不错，林相公找我来，不知有何吩咐？”

林寒青一瞥那敞开的木门道：“那丫头忘记带上门了。”

小翠道：“这室中虽然门户洞开，不见防守之人，但我对相公的保护严密的很，昨宵连来了两批夜行人，均被咱们击退，只因敝东主许下了三月不杀人的诺言，才使来人全身而退。”

林寒青心中暗道：来人不知是谁，但想定然和我有关，口中却冷冷的说道：

“她把我五官弄成什么样子，快取面铜镜来给我瞧瞧。”

小翠笑道：“相公放心，敝东主的手段高明绝伦，此后相公，终身都是那副模样，瞧的日子正长，何必急在一时呢？”

林寒青心头急躁，怒声喝道：“不行，我现在就要瞧瞧。”

小翠道：

“此刻相公的脸上，包满了白色的纱布，纵然取来铜镜，也是难以自见容貌。”

林寒青伸手摸去，果然是满脸厚厚的白纱，除了眼睛和嘴巴露出之外，连两耳都包了起来，心中暗道：是了，我说这丫头进来之时，何以不闻声息，原来我双耳也被掩了起来。

只见小翠举起衣袖，掩口大笑，只关的双肩乱抖。

林寒青怒喝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小翠强行忍下笑声，道：

“我想到故东主那高明手段，当真是高明的根，纵然是华陀重生，也是难以及得……”

林寒青怒声喝道：“她将我改成什么怪样子了？”

小翠道：“小婢纵然能舌翻莲花，也难以形容出……”似是忍俊不住。又格格大笑起来。

林寒青心中愈是忿怒，厉声喝道：“有什么好笑的，你说明白了再笑不迟。”

小翠道：“小婢实在是形容不出来，那样子当真是滑稽的很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论是何等奇形怪状，我林某人也不放在心上，但我要早些知道……”

他黯然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你说吧！不管是何等怪模样，都不要紧，你放心的说吧！”

小翠道：“相公既是不放心上，又何苦要急欲知道呢？”

林寒青忍不下心头怒火，秤的一声，一掌击在木案之上，大声道：“你说是说不说？”

他这一掌，用力甚大，只震的木案摇动，烛影摇红。

小翠婉然一笑，道：“相公不用生气，小婢说出就是。”

她仰起脸来，凝目沉思，仍是久久不言。

林寒青怒道：“你怎么还不说呀！”

小翠道：“这措词实在难想的很。”

林寒青心中一寒，暗道；不知他们把我五官面容，改成了什么样子？竟是连形容的措词，也想不出来。

只见小翠皱了皱柳眉儿，道：“鼻子好像是移了位置……”

林寒青吃了一惊道：“什么？鼻子岂是可移动的么？”

小翠道：“不是鼻子真的移位，而是看上去，好像移了位置一般。”

林寒青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再说吧！”

小翠道：“眼下面，用刀割开，涂上数种颜色，相公那刀伤长好之后，那颜色就和血水混了起来，今生一世，也不会被水洗去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好毒辣啊！好残忍啊！还有什么？”

小翠道：“在相公那顶门之上，好像雕刻了一片花纹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什么花纹？”

小翠道：“就小婢记忆所及，好像是一幅‘寒江垂钓图’。”

林寒青一跃而起，道：“什么？为什么要在我脸上，雕出这幅图案来？”

小翠道：“敝东主说，相公经过她一次易容的手术之后，天下的女人，再也不和你亲近，从今之后，只有你孤苦一人，有如‘垂钓寒江的老翁’，故而在你顶门之上，刻下了一幅‘寒江垂钓图’。”

林寒青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小翠道：“在你左右双颊之上，也各雕了一两个字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刻的什么字？”

小翠道：“左颊之上，刻的是孤苦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右颊上刻的什么？”

小翠道：“伶仃。”

林寒青突然纵声而笑，道：“好一个孤苦伶仃。”

只听一个冷冰冰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胆大的丫头胡说什么？”

小翠一听那呼喝之声，登时全身一颤，垂下头去，道：“小婢罪该万死！”

林寒青转头望去，只见西门玉霜当门而立，粉面上罩着了一层寒露，星目神光如电，逼视着小翠，恼怒之情，形诸神色。

那小翠有如待宰的羔羊一般，适才那副神气活现之态，尽皆敛去，全身微微的抖动。

林寒青高声说道：

“不用怪她，是我道她说的，如她该受何等责罚，加到我的身上就是。”

西门玉霜缓缓把目光移注到林寒青的身上，道：“你可是认为我不敢？”

林寒青哈哈大笑道：

“你在我面容之上，刻下了奇奇怪怪的图案，还有什么事作不出来，但我林某人，却有着承受的胆气，姑娘还有什么毒辣阴狠的办法，尽管请施展出来就是，杀一刀和杀手刀有何不同？”

西门玉霜淡淡一笑，挥手对小翠喝道：“你出去！”

小翠如获大赦，应了一声，急步而出。

西门玉霜缓步走到了木榻旁侧，笑道：

“如若那玄皇教生真的是对你有情，你纵然一脸奇奇怪怪的花纹图案，有何要紧？”

林寒青冷笑一声，欲言又止，缓缓闭上双目，倒卧在木榻之上。



西门玉霜扬了杨柳眉儿，接道：

“等你的伤好了之后，我就带你去见那玄皇教主，告诉她你的身份，如若她仍然对你如往日一般的深情爱护，我就相信世间当真有真情二字。”

林寒青双目未睁，冷冷说道：

“你只是为了要证实这一句话，就在我脸上雕下无数的奇怪花纹？”

西门玉霜笑道：

“玄皇教主肯对你深情款款，那是为了你长的英俊潇洒，如若容貌不改，对你用情的又何止玄皇教主一人，如今形貌大变，不复是昔日的英俊容貌，玄皇教主真有情，她可以如愿以偿，除她之外，再不会有别的女人喜欢你了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知在下脸上的刀伤痕迹，几时能好？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快的很，两天之后，我就可以除去你脸上包的白绫。”

林寒青长长叹息一声，默然不语。

西门玉霜嗤的一笑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我在想我仍该好好的活下去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你也不用太过担心，如若是世间当真无人收留于你，还有我西门玉霜可以把你长带身边。”

林寒青冷冷说道：

“只要我有杀你的机会，纵然玉石俱焚，我也不会放过。”

西门玉霜笑道：

“再给你十年去苦练武功，你也是难报此仇，这一点，我决不担心……”

缓缓站起身子，接道：

“你好好休息吧，两天之后，我来除去你脸上裹伤白绫，送你去见那玄皇教主。”

虽只是两日时光，但在林寒青的感觉中，却比过了两年还长，两日来，他受尽了优渥礼遇，食的是山珍海味，住的是锦帐绣被，吴婢侍候，无微不至，但林寒青却是席难安枕、食不下咽，两口未出一言。

第三日中午时分，西门玉霜果然依约而来，身后紧回着美婢小翠，捧着一个玉盘。

林寒青春那木盘之中，除了一把剪刀之外，还有一个玉瓶，瓶色如墨，也瞧不出瓶中放的何物。

西门玉霜伸手取过玉盘中的利剪，笑道：“过来吧！”

林寒青大步行了过去，昂首挺胸的一站，道：

“姑娘尽管出手。”声音平和至极，毫无畏惧之感。

西门玉霜扬起手中利剪，道：

“片刻工夫之后，你就可以见到了自己奇形怪状的容貌了，你心中怕不怕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两日来，在下已想通了生死的事，千古艰难唯一死，我既然不畏死亡，何在乎这区区的容貌。”

西门玉霜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

“好一个英雄胸怀。”挥动手中利剪，片刻之间，尽除林寒青脸上裹伤白绫。

林寒青伸手一摸面颊，果然是高低不平，疤痕宛然。

西门玉霜道：“小翠快去取面铜镜来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用照了，咱们可以走啦！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到哪里去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你不是要带我去见玄皇教主么？”

西门玉霜笑道：“照照你自己那到尊容，你再决定不迟，小翠快去取铜镜来。”

小翠应声而去，片刻之间，手捧铜镜而至，递向林寒青，道：“相公请接铜镜。”

林寒青缓缓接过铜镜，举手一照，只见铜镜之中，现出一幅图案错杂，形状古怪的面孔。

西门玉霜笑道：“我的手术如何？”

林寒青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好一副奇形怪状的面孔。”缓缓把铜镜交还小翠。

西门玉霜一皱柳眉儿，道：“怎么？你一点也不难过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样很好，咱们可以走了。”

西门玉霜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可是很怀念那玄皇教主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错，怎么样？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我劝你别存太多的奢望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劳关心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好！我倒要瞧瞧那支皇教主是否还像昔日一般对你？”

回目对小翠说道：“备我马车，咱们一起去见那玄皇教主。”

小翠应了，大步而出，片刻之后，重又走了回来，道：“马车已齐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

“你面容初变，也许在行动之间，还不太自然，乘车而行，可避免引起行人注目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有劳姑娘费心了。”大步向外行去，直登马车。

西门玉霜紧随林寒青的身后，登上马车，小翠跨辕扬鞭，车声辘辘，向前行去。

西门玉霜对林寒青漠然无动于容貌改变一事，心中大感茫然，这和预料的反应，竟然是背道而驰。她强自忍着心中重重疑云，端然而坐，暗中却留心着林寒青的一举一动。

只见他微闭双目，倚在车栏上，不言不笑，叫人难以猜测他心中意图。

车中一片沉默，只有输精轮声，划破原野的自寂。

大约有半个时辰，奔行的马车突然停了下来。

耳际传过来小翠的声音，道：“启禀东主，已到玄皇教主的宿住之处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叩门求见。”

小翠应了一声，跃下马车而去，片刻工夫，重回车前，欠身说道：

“玄皇教主亲率教中高手，迎近于大门之外。”

西门玉霜回顾林寒青一眼，道：“下车吧！就要见到你日日夜夜想念着的玄皇教主了。”

林寒青略一犹豫，道：“姑娘先请。”

西门玉霜一掀车帘，当先下车，林寒青紧随其后而行。抬头看去，只见李中慧带着桑南樵和一位容貌如花的少女，迎客于台阶之下，身后排列着八个身佩彩带的黑衣人。

林寒青暗自叹息一声，忖道：别后不过三月时光，但却对面不相识了。

只见西门玉霜一挥手道：“又劳教主远迎了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理该如此，姑娘请入内院待茶。”

西门玉霜也不客气，大步向前行会，小翠一拉林寒青，紧随在西门玉霜身后。

场中之人，似是都被林寒青那满脸奇怪图案吸引，忍不住多瞧几眼。

一行过二门，穿花廊，直入宅后厅。

西门玉霜紧行一步，低声对李中慧道：“请教主摒退左右，我有话说。”

李中慧略一沉吟，挥手对桑南推等说道：“你们不用过去了。”牵着西门玉霜，直入厅中。

大厅是早已摆好细点。两个青衣美婢，捧玉盘献上香茗。

李中慧挥手命二婢退出大厅，道：“姑娘有什么话，现可以说了。”

西门玉霜扬起玉手，指着林寒青道：“教主识得此人么？”

李中慧星目流转，打量林寒青一阵，道：“不认识。”

西门玉霜笑道：“教主不要小觑了他，他虽然其貌不扬，但武艺却是高强的很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西门姑娘的手下，自非泛泛可比，这位英雄想来是苗族中的高手？”

西门玉霜嗤的一笑，道：“汉族中人，亦有文身的习惯，并非只有苗族中人才有。”

李中慧道：

“汉族中人，虽亦有文身的情事，但大都刺在前胸或后背之上，似这般刺在脸上，倒是闻所未闻，不是小妹孤陋寡闻，就是西门姑娘故弄玄虚。”

两人对答之间，林寒青一直垂首不言，他心中虽然悲苦，但受脸上交错花纹掩遮，神情之间，却是看不出一点可疑之状。

西门玉霜举手一招，说道：“过来。”

林寒青来时的豪气，似已全然消退，应手行了过来。

西门玉霜笑道：“你日夜想念那玄皇教主，见了面怎的却不说话了？”

李中慧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我们素不相识，他为何要日夜想念着我？”

西门玉露格格一笑，道：“此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自己一副模样子，但却怀念着教主的美艳容色，而且朝思暮想，念念难忘。”

李中慧眼珠儿转了两转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！”

西门玉霜笑道：“教主可是有些不信么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小妹相信以姑娘的身份，决然不会随口捏造谎言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教主既然信得过我，那是最好不过。”

李中慧缓缓站起桥躯，秋水凝神，望着林寒青，缓缓说道：“你当真认识我？”

林寒青点点头，道：“小可虽然识得教主，只怕教主已然不识在下了。”

李中慧只觉声音很熟，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林寒青长长叹息一声，默然不语。

西门玉霜冷冷说道：“为什么不说你的名字？”

李中慧柳眉耸动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说吧！本座恋旧之情，最是深重。”

林寒青仰脸望着屋顶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在下林寒青。”

李中慧脸色一变，但一刹那间，又恢复了镇静之色，缓缓伸出雪白的玉腕，抓住了林寒青的左腕，柔声说道：

“西门玉霜把你面容毁去，认为我必将会拒你于千里之外……”

格格大笑一阵，接道：“但我却偏不要她猜中。”

西门玉霜笑道：“你很怜惜他，是么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要如何才能证明我对他一片真情？”

西门玉霜凝目沉思片刻，道：“办法倒有一个，只怕教主不肯，说了也是枉然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只要有办法，不管赴汤蹈火，本座在所不辞。”

西门玉霜霍然站起身来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是当真的不嫌弃他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不错，别说你毁了他的面容，就是你毁了他的五官四肢，害他成残废之身，我也一般对待于他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我不信。”

李中慧说道：“要如何你才肯信？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除非你立刻嫁他为妻。”

李中慧微微一呆，道：“这些事你也要管。”

西门玉霜格格一阵大笑，道：“林寒青，你信了我的话么？若是这玄皇教主，真的是对你有情，那就不用犹豫不决了。”

林寒青突然一挺胸，道：“大丈夫生于人世，岂可计较外貌的美丑，在下虽为你西门玉霜毁去了外貌，但并没有自苦际遇，悲绝生机。”

西门玉霜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只是要你知道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情意，都有着一定的条件，这条件一旦消失，交往的情意，也将随着变质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

“不过，你尽管放心，我虽然毁了你容貌，但却会把你常带在身边，情天波起，玉人变心，只为了你的面目可憎！”

## 第四十章

林寒青厉声接道：“我林寒青顶天立地，岂能受人惜怜。”放开大步，向外行去。

李中慧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不要走！”纵身一跃，追了过去。

西门玉霜右手一挥，一股潜力，推了过来，挡住李中慧。

就这一缓之间，林寒青已奔出大厅，放腿狂奔而去。

李中慧不及防，吃西门玉霜掌力一挡，震退两步，再起追赶时，早已不见林寒青的踪影。

西门玉霜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你伤了他的心，昔日的情爱愈深，他对你的怨恨也愈深，不用再追他了。”

李中慧黯然说道：“你答应过，不伤害他，言犹在耳，你却毁约背信。”

西门玉霜笑道：“我西门玉霜答应之言，岂肯失信于你。”

李中慧怒声喝道：“你毁了他的容貌，谁道还不算伤害他么？”

西门玉霜格格一笑，道：“只怪你对他用情不真，如何能怪到我的头上。”

李中慧凝目沉思了片刻，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明白了……”

西门玉霜笑道：“棋差一着，满盘皆输，好姑娘，你明白的太晚了，在三月限期未满足之前，我先让你尝尝悔恨之苦。”

目光一掠身侧的小翠，接道：“咱们也该走了？”款移莲步，缓缓向外行去。

李中慧强自振起精神，道：“小妹这里送行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不敢有劳。”加快脚步，疾奔而去。

李中慧望着西门玉霜消失的背影，只觉化苦于种，涌上心头，忍不住两行热泪夺眶而出。

且说林寒青满怀羞忿，放腿狂奔，急不择路，越屋而行。

这宅院之中，虽然埋伏有很多玄皇教中高手，但因没有教主之命，也无人出手拦阻，任他畅行而去。

林寒青一口气奔行了十几里路，到了一处四无人迹的荒草之中，才停下来。

转眼望去，只见一株高大的白杨，孤独屹立在荒草之中，白杨树下，有一个砖瓦堆砌的小庙，庙后有一块光滑的大石，林寒青缓步行了过去，就小石之上坐下。想到这副奇形怪状的面容，纵然是母子相见，也是不会认识，不禁心头黯然，仰脸望天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

“想材寒青初入江湖，身世还未查明，竟然遇此大变，成此丑怪之貌，今后何去何从……”

突听一声冷笑，传了过来，道：

“你男子汉，大丈夫，纵然容貌丑些，打什么紧，像我一个女孩子家，生成这般一副丑陋面容，那才是人生大恨之事。”

林寒青吃了一惊，霍然站起，回头望去，只见丈余外一片及膝的荒草地上，站了一个奇怪无比的女子。

那女子穿了一身黑衣，一张半边赤红、半边苍白的脸，长发乱披，黑白混杂，偏是说话的声音娇脆无比。

林寒青打量了那女子一阵，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黑衣少女道：“我没有姓名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没有姓名？”

黑衣女道：“我生的这样丑怪模样，父母却又给我起了一个又娇又甜的名字，实叫我难以说的出口。”

语声顿了一顿，又道：一不过，江湖之上送了我一个绰号，倒是和我的模样恰当的很。”

同病相怜，林寒青不觉间动了好奇之心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什么绰号？”

那黑衣女道：“他们叫我阴阳罗刹。”

林寒青暗暗忖道：“你这副奇形怪状的脸，被称作阴阳罗刹，倒也是名符其实。”

只见那阴阳罗刹，突然举步而行，直对林寒青走了过来。

如是往昔，林寒青遇上这么一个怪人，心中定然有些畏惧，但此刻却有着无限亲切之感。

阴阳罗刹行到林寒青身前两三尺处，林寒青仍是毫无畏缩、退避之意，只好自行停了下来，接道：

“他们叫我阴阳罗刹，除了我生的形容可怖之外，和我暴急的脾气，也有着很大的关系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你很易发怒？”

阴阳罗刹道：“不但容易发怒，而且出手就要杀人，尤其是那些自命英俊蔚洒、容色娇美的男女少年，只要犯到我的手中，很少能留下性命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也难怪，那些青年男女，瞧你这形貌的怪人，不是冷言热刺的讥笑，定然是深恶痛绝的恐怖之情，那自是难以忍得下去。”

阴阳罗刹嫣然一笑，露出一排细小、整齐牙齿，说道：

“不错，那些人那副嘴脸，实叫人无法不动杀机，想来你也是和我一般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不如姑娘甚多，还未曾为此杀人。”

阴阳罗刹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兄台当真是天下第一等好人了。”

林寒青想到适才所受西门玉霜的讥笑，以及李中慧那强作笑容，克制自己的那份委屈神情，忍不住一股怒火由心中直冒出来，说道：

“那也不是，也许从此以后，在下也将大开杀戒了。”

阴阳罗刹喜道：“好极了，我阴阳罗刹，终于遇上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小妹还未清教兄台姓名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林寒青……”突然心中一动，住口不言。

那阴阳罗刹却似未曾注意到林寒青的神色，喜孜孜的接道：

“林寒青，林寒青……不好，不好，这名字太文雅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姓名只不过是人生过程中一个分辨的标识，那也没什么重要。”

阴阳罗刹道：“如是林兄不嫌弃小妹多口，小妹倒是有个很好的绰号，送给林兄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什么绰号？”

阴阳罗刹道：“小妹这张脸，一半红、一半白，故有阴阳罗刹之号，林兄那张脸却是花纹交错，说形状的古怪，实不在小妹之下，因此，小妹想林兄如肯称花面罗刹……”

林寒青自言自语道：“花面罗刹！哈哈！倒也是名符其实。”

阴阳罗刹道：“小妹生平之中，除了生我的父母之外，可算是未曾和人有过往来，今日和林兄一见，竟不禁引为知己，唉！这也许是小妹自作多情了。”

林寒青心中暗道：“同病相怜，那也是人情之常。”

只听阴阳罗刹长叹一声，接道：“只不知林兄是否肯折节下交？”

林寒青心中忖道：

“听她口气，满怀恨世嫉俗之恨，如若和她攀交，今后只怕难免要受她影响。”

只听阴阳罗刹说道：

“唉！只因我这面孔生的难看，为世人遗弃，一生之中，从未交过一个人，今见林兄，不禁动了同病相传之情，如若林兄看我不起，那就算我白说了，小妹就此道别。”

慢慢转过身子，缓步而去。林寒青道：“姑娘止步。”

阴阳罗刹陡然转过身子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

“小妹活了二十余岁，今日第一次听人唤我姑娘。”

林寒青暗道：

“此人当真是可怜的很，唉！想我林寒青日后还不是和她一般的受尽世人的冷淡！”

只听阴阳罗刹说道：

“林兄如肯答应和小妹交往，小妹愿与林兄分享武林中一大隐秘。”

林寒青心中一动，道：“什么隐秘？”

阴阳罗刹道：

“世人见得我这一副奇怪面孔，无不视作妖魔鬼怪，因此，世界虽大，却使我有着无处存身之感，只好拣那些人迹罕至之处，逃尘避世，终年出没深山大泽之中，竟被我无意中发现了—位前辈奇人的府弟，那里面留有他—生心血……”话至此处，却突然住口不言。

林寒青已为她说动了好奇之心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不知那位前辈奇人，遗留的何物？”

阴阳罗刹道：

“遗留了一本手册，上面记的尽是绝世武功，和一十个图解，小妹费时三日夜，才把那本册看完，不是我危言耸听，如是一个人学得那手册的武功，当今武林，实难找出敌手。”

林寒青心中暗道：“我有一身血海深仇，和谜一样的身世，不论揭开身世之秘，或是报毁容之仇，都必须绝世武功才行。”

阴阳罗刹道：“林兄既是一时间难作决定，小妹岂能相强，你好好的想上一天，明天日落时分，咱们再在此地会面，小妹再听林兄的答复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用想，我立刻就可以决定了。”

阴阳罗刹清澈的双目中，流现出无比渴望之色，凝注在林寒青的脸上。

林寒青道：“你生具奇貌，我却是为人毁容，但咱们的际遇却是一般模样，世人无知，以貌取人，只为了咱们面貌难看，就无缘无故的为人遗弃，如若咱们能学得绝世武功，也可以为世间丑怪之人出一口气。”

阴阳罗刹道：“小妹亦有此想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如蒙姑娘不弃，咱们就指日为誓，此后以兄妹相视。”

路阳罗刹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以兄妹相视，未免太过刻板，咱们此后，可以兄妹相称，患难与共，相辅相助就是，不必限于兄妹之情。”

她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你今年几岁了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今年二十一岁。”

阴阳罗刹道：“那是巧的很，小妹今年也是二十一岁，但不知林兄是那日生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我是四月初三。”

阴阳罗刹道：“哎呀！当真是不好意思，我是二月初四，大了你一个多月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既是姑娘大我两月，在下是小弟了。”

阴阳罗刹笑道：“唉！我决非有心占你便宜，实情如此，我想咱们不用以年龄算啦，干脆我称你为兄就是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要紧，我称你姊姊也是一样。”

阴阳罗刹道：“好吧！那我就有叫你一声兄弟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姊姊不用客气，有什么事，只管吩咐就是。”

阴阳罗刹仰脸望天色，道：“兄弟，为姊的还有一点私事待理，明日午时，咱们仍在此地相见，同赴那位前辈异人的府第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姊姊有事，尽管请便。”

阴阳罗刹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此刻距明日中午，还有半日一夜之久，兄弟要到哪里去渡此一宵？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不瞒姊姊小弟此刻是居无定处，行无定止，姊姊既有私事持理，小弟自是不便同行，我随便找个荒僻无人之处，住上一宵，明日午时分，在此相见便了。”

阴阳罗刹道：“我本该带兄弟同去，但因路途太过遥远，只怕兄弟太过疲劳。”

林寒青口虽不言，心中却是大为不服，忖道：我不信你轻功就强我很多。

阴阳罗刹似是已看透了林寒青的心意，微微一笑，垂首一声低啸。

只听一阵得得蹄声，传了过来，一匹全身通体墨黑的骏马，急急奔过来。

这匹马鬃毛奇长，直垂腹间，看上去不太像马，但却又说不出是何物，背上早已配了雪白色的鞍蹬。

黑马白鞍，看上去显得十分耀目。

阴阳罗刹纵身跃上马鞍，说道：“兄弟，你如想和为姊的同乘，那就请上马吧！”

林寒青看那马鞍，长不过两尺，如是两人坐在鞍上，必得扶拖而坐，寒天白日，男女同鞍，成何体统。念头转动，挥手笑道：

“小弟不去了，明日午时准在此地等候姊姊就是。”

阴阳罗刹道：

“好！为姊的就此别过了。”一带缰绳，快马转头而奔，去如闪电，眨眼不见。

林寒青望着阴阳罗刹如飞而去的背影，心中暗暗赞道：好快的马儿。

辽阔的原野上，恢复了原有的寂静，反照夕阳，拖长了林寒青的人影，孤独的伸延在草原中，显得是那般的寂寞。

他举起手来，摸摸脸上交错的花纹，心中说不出是恨是苦，信步向前行去。

这是一片广阔的草原，一眼间不见边际。

林寒青茫然而行，未分辨东、西、南、北，李中慧那犹豫的神情，是他意识到自己已被人间遗弃，和阴阳罗刹的一席谈话，又令他生出一份豪情壮志，他要在武功上出人头地，使人间能改变以貌取人的观念。

落日西沉，夜色凄迷，一声夜果，惊醒了林寒青的镜乱的心情，他仰起脸来，长长吁一口气，突然感觉腹中饥肠辘辘，这才想到一日夜未曾进过食物。

流目四顾，一片黑暗，遥远处，隐现一点灯火。

林寒青长叹一声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

“我必得好好的爱护自己的身体才是，世人遗弃了我，我不能也自暴自弃，我要练成绝世的武功，揭穿自己身世之谜，母亲含辛茹苦，抚养我廿年，望子成龙之心是何等的殷切，我岂能因面貌被毁，而消沉壮志，伤了母亲之心。”

心念一转，愁怀顿开，望着那一点遥现的灯光，放步奔去。



这是一座竹篱环绕的茅舍，孤零零的矗立在荒凉的草原中。极尽目力，四外不见灯光。

林寒青绕着那环围竹篱行了一周，只觉腹中饥肠更是难耐，忍不住高声说道：

“有人在么？”

茅舍中传出来一个苍老的声音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夜行人腹中饥饿，想来讨一点食物。”

茅屋中又传出那苍老的声音道：

“请怨老夫卧病在床，不能迎迓，自己请进来吧！”

林寒青暗道：这老人好大的胆量，孤独住在这等荒凉所在。忖思之间，人已推门而入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一个花甲老翁，一脸病容，横躺在木榻上，旁侧木案上放着一只燃起的火烛。只研那老人惊叫一声，坐起的身子突然又卧了下去。

林寒青呆了一呆，突然想起自己的丑怪面容，不禁黯然一叹，道：“老丈不用害怕。”

只听那老人苍凉的声音接道：“你是人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是人，只是容貌生的丑怪，惊扰老丈，在下心中甚感不安。”

那老人胆子逐渐壮了起来，又挣扎坐起，说道：“荒凉僻野，无物敬客，老伴和小女，又因事离家，只有劳驾客官，自行人厨取食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求食已感不安，怎敢再劳驾老丈。”

那老人道：“厨房就在厅左茅屋之中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失礼了。”退出厅门，转入左侧另一所茅屋之中。

房门虚掩，一推而开，但室中一片黑暗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林寒青运足目力望去，只见一张木桌之上，放着一张竹罩，心中暗道：想来竹罩之下，必是食物，这家居此荒野，想必是为生活所迫，我进过食物，倾囊所有银两留给他们就是。

取开竹罩，顿觉一股肉香，直扑鼻中。

他目力过人，虽在夜暗之间，仍可看出竹罩下放置菜肴，竟然十分丰富，大鱼大肉之外，还有一瓶美酒。

林寒青腹中饥饿，闻得肉香酒气，更是难耐腹中饥肠，立时大吃大喝起来，等他食用半饱，心中忽然一动，忖道：似此荒原僻野，哪来的这大鱼大肉。

心念一转，停下口来，正待退出室外，忽听那苍老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

“客人吃饱了么？”

林寒青缓步退出厨房，重又回到客厅，只见那老人已披衣而起，坐在床沿上，脸是一股似笑非笑的神情，望着林寒青，接道：“那竹罩下面菜肴，你吃了好多？”

林寒青一瞧那诡奇的神情，心中陡然泛起来一股寒意，道：

“在下实是腹中太过饥饿，把老丈的菜肴食用去了一半。”

那老人突然站了起来，哈哈大笑起来，满室回音震耳，烛火摇颤，忽暗忽明。

林寒青已从大笑声中，听出了这老人内功十分精深，心中暗道：“原来

他是在装病。”

只听那老人接道：“唉！年轻人，你当真是不肯用一点头脑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那老人道：“适才老夫说的一番话，你可是很相信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老丈装作的神态，维妙维肖，实叫在下无法不信。”

那老人笑道：“幸你只吃了一半，如是你把它完全吃了，此刻，你已经变了样子。”

林寒青茫然说道：“变了样子？”

那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变了样子，你可知老夫是谁么？”

林寒青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那老人道：“江湖上有一位大名鼎鼎伪造化老人你可曾听闻过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未曾听过。”

那老人脸色一变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既未曾听过，那就让你见识见识了。”

林寒青暗中运功戒备，道：“如何一个见识法？”

那老人道：“你食用的菜肴之中，有老夫配制独门妙药，再过片刻，药性就要发作，全身奇热无比，除了老夫有术疗治之外，世间再无疗救妙方。”

林寒青暗中运气一试，觉不出有何异样，当下说道：

“可是在药性未发之前，在下还可和你一决生死。”

那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夫先带你瞧瞧，你再和老夫动手不迟。”

林寒青好奇之心大动，道：“瞧什么？”

那老人伸手取过案上烛火，道：“你跟我来吧？”

说话中，手在床后壁间一推，登时现出一个仅容一人行过的门来。

林寒青心中暗道：既然遇上了怕也无益，索性放开胸怀，看个究竟出来。

那自称造化老人的，似是根本不担心林寒青逃走的事，自己当先走了进去。

这时，林寒青本有着足够的逃走机会，但他已动了好奇之心，竟是随那老丈走了进去。

门里面是一个简陋的茅舍，地上铺着硬青石，睡满了一地的人，而且个个都睡的十分香甜。

林寒青数了一只供有八人之多，当他看清了最后一个人时，登时心神大震，惊骇不已。

原来，那躺在最后的一个人，竟然是他日夜怀念，久寻不遇的于小龙。

那造化老人，放下手中的烛火，缓缓说道：

“老夫要为我造化门下，选择十二个弟子，你该是第九个了？”

林寒青强自忍下心中的激动，未叫出于小龙的名字。

这些日子来，他一连遭逢到难以预料的变化，反使他变的镇静了不少，缓缓把目光投注到那老人身上，说道：

“收录弟子的事，必得双方同意才行，如是在下不愿投入老丈门下呢？”

造化老人笑道：“我造化门下，收录弟子，素来是不问他是否愿意，如是被老夫看上了，不愿意也很愿意，如是老夫看他不上，纵然是苦苦哀求老夫，老夫也不会收他……”

他纵声大笑了一阵，接道：“在老夫亦不会无缘无故的强人入我门下，草原荒凉，茅舍简陋，但你却自动的送上门来，如是老夫看你不上，岂肯让

你大肉大鱼的吃我一顿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食用之物，在下愿十信奉上银子，了此一餐之恩。”

造化老人道：“入了我造化之门，那还能任你选择去留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老丈纵然费尽口舌，但我林某人决然是不为所动。”

造化老人道：“入我造化门前，必先身历一劫。”突然扬手一掌，劈了过来。

林寒青早已打好主意，只待这老丈一出手，立时抢过于小龙欲破壁而出，眼看掌力涌来，立时横向左侧移了两步，右手还了一掌，左手已提起了于小龙，飞起一脚，踢向壁间。

这茅屋竹壁，如何能受得他这一脚，应声裂开数尺。

林寒青左手抱着于小龙，右手护面，一挫腰，穿壁而去。

只听那造化老人呵呵大笑之声。传了过来，道：

“如若你难忍奇热，那就快回来老夫之处。”

林寒青出得茅舍，放腿疾奔，那老人走出茅舍，林寒青已奔出数十丈外。

造化老人也不追赶，退回茅舍，和衣而卧。

且说那林寒青奔跑了十余里后，突觉丹田之中泛起一股奇热，片刻间，遍布全身，不禁吃了一惊，忖道：看来那造化老人说的不错，这股奇热来的如此恶猛，只怕是不易抗拒。

他已不敢再奔行赶路，放下于小龙，盘膝坐了下来，运气调息，希望能借内功，化去这一股奇热。

他内功精湛，这一运气调息，果然大觉好转，心中暗道：造化老人危言耸听，造化门中奇药，也不过如此而已。

转眼望去，只见那于小龙仰面而卧，睡的仍然十分酣熟，心中大感奇怪，暗道：我抱着他奔行了十几里路，怎的还是这般沉睡不醒，当下高声叫道：

“小龙，小龙，快些醒醒。”

他一连呼叫了数声，仍不闻那于小龙相应之声，伸手摸去，只觉他鼻息均匀，毫无异常之征，再查他全身穴道，亦无异样，心中凝竅，更是深重，忖道：他既不像中了迷药，亦不像被人点了穴道，这昏睡不醒之状，是何奇症？

正自茫然无措，突觉丹田中又泛起了股奇效，这次来势的凶猛，尤过上次许多，肝脏肠脾，有如大火焚烧一般，痛苦之情，难以言喻。

片刻工夫，那奇热由丹田上冲而上，目中直似喷出火来。

这等创心碎胆的痛苦，已使他无法再行运气调息，口中奇渴，腹内绞痛。

他用了最大的忍耐，也是忍不住这等五内如焚的痛苦，狂叫一声，站了起来，向前奔去。这时，他的神智已被这起自丹田的高热，烧的有些迷乱，脑际中只有一个念头，找些冷水来喝，一面狂奔，一面大声呼喝着，水，水……。

只觉步履愈来愈是沉重，奔跑之势，也逐渐慢了下来。

空然间人影一闪，造化老人陡然出现，拦住了林寒青，大笑道：

“年轻人，你可是要喝水么？”

林寒青神智仍然有些清醒，隐隐间觉着有人在和他说话，高声应道：

“我要水，喝水……”

造化老人一把抓住了林寒青的右腕，道：“老夫带你去吧！”牵着他向前行去。

他似对四周甚熟，行不过半里路，已然找到了一座水池，放开林寒青笑道：

“年轻人，敞开胸怀喝吧！”

林寒青有如渴级奔泉，一跃而下，扑入了水池中，张口大喝。

直待腹胀如鼓，难再下咽，才停了下来。

经此一阵狂饮，内腑中奇热，消减了不少，神智也大为清醒，抬头望了去，瞥见造化老人，面带微笑，背手而立，不禁骇然失声，道：“造化老人！”

造化老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正是老夫，年轻人，你可相信了老夫之言么？”

林寒青爬出水池，坐在草地上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默然不言。

造化老人接道：“你虽然喝下了一肚子水，但只不过可使拥腹内奇热暂时消失一时，再过片刻，奇热重起，剧烈尤有过之，你纵然不停的喝水，直到生生胀裂了肚皮而死。”

林寒青想到适才腹中奇热泛遍全身的痛苦，不禁打了一个寒颤，但他生性倔强，仍然不肯低头认输，询问自保之法。

只听那造化老人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好倔强的脾气，老夫已收了八个弟子，人人性格不同，在老夫想像中的十二弟子，个个都要具有着不同的性格，你这倔强、保悍，视死如归的豪气，正是老夫需求的弟子之一。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在下虽然身中热毒，但宁可被内腑奇热活活烧死，也不愿列身你造化门下。”

造化老人哈哈大笑，道：

“老夫不愿多费心力，培育门人，让别人替我调教出来，待老夫看上之后，再为我收归门下，这是何等省力的事，就算忍受几句斥责，那也是大为划算的事。”

林寒青虽然对那造化老人，恨如刺骨，恨不得跃起一掌，把他活活劈死拿下，但他在药毒折磨之下，早已全身无力，有心无能。

只见那造化老人，探手入怀，取出一个玉瓶，放在地上，笑道：

“这瓶中三粒丹药，乃老夫苦心炼制的造化九，可解你内腑之中的热毒，不过，服用之后，即将和你刚才看到的八人一般，沉反不隍，待你醒来之后。就会淡忘了身世来历，为我造化门下之人……”

他纵声大笑一阵，接道：

“老夫虽然看上了你，但决不强迫你入我之门，只要你能忍受那热毒攻心之苦，不服们中药丸，仍可保你清醒神志，老夫言尽此，听与不听，悉由尊便，老夫去了。”

说完话，转身缓步而去。

林寒青突然想起一事，高声说道：“站住！”

造化老人果然停了下来，说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要问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如我不服用你瓶中药丸，会不会被那内腹奇热烧死？”

造化老人道：

“那奇热发作，虽是一次比一次厉害，但在十日之内，还不会活活把人热死，如是很快死去，岂不是太过便宜，还有谁肯入我造化之门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十日之后呢？”

造化老人道：“那就很难说了，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忍受过这个限期。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好吧！如若我受不了十日内腑中毒热之苦，再投入你造化门中不迟。”

造化老人道：“很好，你如能熬受十日，老夫愿以解热药物相赠，还你自由之身，决不再迫你入我造化门下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咱们就此一言为定。”

造化老人笑道：“好！年轻人，老夫祝福你有此毅力，忍过十日痛苦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十日之后，我要到哪里去找你讨取解药？”

造化老人笑道：

“不用你去寻找，第十日中午时分，老夫自会遣人送上解药。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在下这里先行拜领了。”突然站起身来，大步向前行去。

造化老人望着林寒青远行的背影，手拈长髯，点头赞道；

“好倔强的娃儿。”

这时，林寒青的神智，仍然清醒，大步走向原处，那于小龙早已不知去向，想来必是被那造化老人带了回去。

他仰脸望天色，分辨一下方向，缓步走向和阴阳罗刹约会之处。

他心中明白，腹内奇热，随时随地可以发作，但又怕耽误了阴阳罗刹的约会。

果然，行约西里左右，丹田之内，奇热又发。

林寒青急急停下来，盘膝而坐，运气调息，激发出生命潜力，和那奇热对抗。

他已有了经验，心知如让那热毒发作，再来运气抗拒，决是难以忍受，只有在奇热初发之时，试行运气阻止。

但感丹田冲起的一股奇热，迅速的遍布了全身，五脏六腑，迅速的起了感应。

这是一场艰苦的搏斗，林寒青运起了全身的功力和那迅速散布的奇热抗拒。

但觉那奇热愈来愈是厉害，心肝内脏，有如在大火之中焚烧，全身汗出如雨。

大约有一顿饭工夫之久，林寒青已然气力用尽，自知无能再和这热力对抗，默然一叹，忖道：这奇效之强，已越过了一个人所能承受的限度，我武功再强一些，只怕也难和它抗拒，但我林寒青乃堂堂男子，岂肯为了难忍奇热，去投入造化门下，那就不如让这发作的奇热，活活的烧死算了。

他一想到死亡，紧张精神负担，突然一松，暗道：“千古艰难唯一死，我既不怕死，还怕什么？索性闭上眼睛，仰卧地上，松开了全身关节，任凭那奇热蔓延、展布。

请看续集《天涯侠侣》



